

神聖的爭戰

THE HOLY WAR

附：本仁約翰傳

John Bunyan The Pilgrim Preacher

梅威廉 (William J. May) 著

本仁約翰 (John Bunyan) 著

神聖的爭戰

THE HOLY WAR

著者：本仁約翰 (John Bunyan)

本仁約翰傳

John Bunyan The Pilgrim Preacher

著者：梅威廉 (William J. May)

出版：拾珍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中央郵箱911號

<http://www.found-treasure.org>

E-mail: foundtreasurepob911@yahoo.com.hk

代理：種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巧明街110號

興運工業大廈一樓B1室

Tel: 2386-1223

Fax: 2728-0399

製作：活道製作印刷公司

Tel: 2771-8284

E-mail: liwordhk@yahoo.com.hk

二〇〇九年三月出版

Cat No. FT062

ISBN: 962 241 126 6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神聖的爭戰	5
-------------	---

本仁約翰傳	293
-------------	-----

第 一 篇 銅匠的兒子	294
-------------------	-----

第 二 篇 本仁約翰的童年	299
---------------------	-----

第 三 篇 哨兵的替身	306
-------------------	-----

第 四 篇 缺口之間的爭戰	313
---------------------	-----

第 五 章 銅匠的婚禮	320
-------------------	-----

第 六 篇 保衛「人靈城」戰役	326
-----------------------	-----

第 七 篇 被拘禁的傳道人	332
---------------------	-----

第 八 篇 受審	342
----------------	-----

第 九 篇 愛之勇敢	348
------------------	-----

第 十 篇 從獄中出來的傳道人	357
-----------------------	-----

第十一篇 一次遭圍捕的禮拜	366
---------------------	-----

第十二篇 十二年後	373
-----------------	-----

第十三篇 橋上的監獄	380
------------------	-----

第十四篇 從事善工益加努力	388
---------------------	-----

第十五篇 本仁的最後一次旅行	394
----------------------	-----

神聖的爭戰

THE HOLY WAR



本仁約翰(John Bunyan)著

引言

在我周遊四方之時，曾經過許多地方和國土。有一天，我偶然到了那個著名的宇宙大陸；那是一個非常廣大遼闊的地方。它位於兩極之間，並且恰巧在天的四角之中。那個地方有多水滋潤，有山有谷鮮艷地點綴着，地勢優美，並且大部分地方，至少凡是我所到過的地方都非常肥美，人民眾多，空氣也非常清新。

那些人並不是都屬於同一個種族，他們彼此的言語、習俗、或宗教，也各不相同；據說他們的差別就如同各行星的差別一樣大。有些是對的、有些是錯的，正如在環境較次的地方所見的情形一樣。

我在前面已經說了，我是在這個地方旅行。我在那裏旅行了很久，以至我把他們的言語，及風俗習慣全都學會了。說句老實話，我實在喜歡在那裏看見和聽見其中所發生的許多事情；若不是我的主人召我回家，要我替祂辦理家裏的事，替神管理家務的話，老實說我真願意長住下去，甚至願意終老於那裏呢。

人靈城

在這個華美的宇宙國中，有一座美麗而又精緻的城，名叫「人靈城」。這座城建築得非常精巧，場地寬廣，地位優越（我是指它原來的情形），真可說是天下無匹。這座城是建於今世與來世之間。根據我所能蒐集得着最好和最確實的記錄，它最初是沙代所造（創一26）。祂造這座城是為了祂自己的喜悅。這座城乃是祂所造之一切的模範

與榮耀，是出類拔萃的傑作，比祂在那個地方所造的任何東西都好。

據一些人說：人靈城在才建造起來之時，是一座極美麗的城，天使天軍也下來參觀；他們看見了，就都歡樂地歌頌。沙代不但把人靈城建造得如此美觀，祂也賜他管轄四圍的地區的大權。四圍的地區都受命要承認人靈城是他們的監督長，都受命要尊敬他。不但如此，人靈城本身有從它的王那裏所得確實的任命和權力，要其他一切受造之物都服事他，並且要管治一切抗命者。

在這座城的中央，建有一座極精巧和威嚴堂皇的王宮。這王宮就其堅固的程度而言，可以說是如同一座堡壘；就其情趣而言，它如同一個樂園；就其遼闊而言，全世界都能容納在它那裏（傳三11，中譯「永生」一詞，英譯作「世界」）。這個地方，沙代王是打算單為祂自己保留，別人是不能擅入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為了着祂自己的喜悅，一方面是因為祂不願這城受到陌生者的驚嚇。沙代在這地方也沒有衛兵看守，但卻把防守的事單單託給城裏的人。

人靈城的城牆建築得非常結實堅固，若不是城裏的人自己情願，它是永遠不會動搖或陷落的。因為在此正顯明了建造人靈城的卓越智慧，就是除非人靈城的人開門揖盜，無論如何頑強的仇敵都不能將它攻陷或毀壞。

這座著名的人靈城有五個出入的城門；這些城門與城牆造得一樣堅固，或開或關，全操在城裏的人手中，外人是絕對無法強行破門而入的。這五個城門的名字就是耳

門、目門、口門、鼻門、和覺門。

在人靈城中還有其他事物，我若一一提說的話，就會更加顯得這個地方榮耀與堅固。在城中時常都儲備有充足的糧食；它有當時存在世上的最好、最全備、最完善的法律。在城內沒有流氓、無賴、或賣國賊。城中的人都是正人君子，而且大家都堅強地團結在一起；你要知道，這是極難能可貴的事。此外，只要他們忠於沙代王，這城就時常蒙祂看顧保護，並且這城又是祂所喜悅的。

殆波羅斯叛變被逐

一次，有個神通廣大的殆波羅斯（意即「惡魔」）來攻打這座著名的人靈城，要佔據它，把它用來作他自己的住處。這個殆波羅斯是陰府的王，又是極其兇殘的暴君。你若願意，我們先要談一談這個殆波羅斯的來歷，然後再談他佔據這著名的人靈城的事。

這個殆波羅斯的確是一個神通廣大的王，但是他的行徑卻是卑污可恥的。至於他的來歷，他起先本是沙代王的一個僕人，是沙代造的，沙代並且把他安置在極高極有權柄的地位上，使他在祂的領土作執政掌權者。這個殆波羅斯曾被立為「早晨之子」（賽十四12），這是一個非常顯赫的地位。這個地位使他大有榮耀、使他大有光彩。他的心若不是貪而無厭，並擴張心欲如地獄一樣的話，他所得着的一切本來應該能滿足他的心。

他看見自己被抬舉到這樣高貴、尊榮的地位，心中還想得着更高的地位和尊榮。於是他便籌思怎樣才能得着那

個在沙代之下統管萬有的地位和權柄（但這個統管萬有的至高的地位，是沙代為祂的兒子保留的，而且祂已將這個地位賜給了祂）。因此，他先自己籌思這件事最好怎樣進行；以後，他就將他的心意向他其他幾個同伴表露出來，他們也都表示贊同。於是他們最後便決定襲擊王的兒子，把祂殺了，這樣產業便歸他們了。他們遂約定日期，定下暗號，在何處會合，在何處動手殺沙代的兒子。然而王和王子是無所不知的，通國中的事祂們是沒有一樣不知道的。王既愛祂的兒子如同愛自己一樣，祂知道了這件事，心中非常震怒；在他們着手進行他們的陰謀之時，就將他們所計劃的叛亂陰謀揭發出來，並剝奪了他們一切的地位和榮耀。後來祂就將他們趕出天庭，用鎖鏈捆鎖，把他們下在可怕的深坑中（彼後二4；猶大書），他們再也不能從祂手中得着一點恩惠，唯有等候祂為他們所定的審判，直到永遠。

群魔奉行作戰會議

他們被逐出天庭以後，也知道他們已經永遠喪失了從前的一切尊榮，自然更加惱恨沙代和祂的兒子（彼前五8）。他們在深坑中怒不可遏地走來走去，恨不得能找到甚麼屬於王的東西把它摧毀，以洩心頭的忿恨，向祂報復。

最後，他們偶然來到這個遼闊的宇宙國，就向着人靈城而來。他們既知道這城是沙代王的傑作之一，而且是祂所喜悅的地方，他們就商量下手襲擊人靈城。我剛才說：他們知道人靈城是屬於沙代的；因為當神建造並美化這城

之時，他們也在那裏。因此，他們一見這城，就不禁喜極狂呼，並且如同獅子捕食時發出吼聲一般說：「我們找到擄物了，現在我們要向沙代王報復祂向我們所行的了。」於是他們便坐下來，舉行作戰會議，看看最好用甚麼方法和策略將這著名的人靈城奪取過來；他們商討了如下的四件事情：

一、他們是否全體開到人靈城下進行這陰謀。

二、或者就照他們現在襤褸如同乞丐的樣子去坐在城下。

三、或者向人靈城坦白表明來意，或是用詭詐的言語和方法將城奪取過來。

四、或者從他們中間挑選幾位精明將士至城下，若見有城中的主要人物出現，便將他們射死；要看看那一種方法好些。

關於第一個建議，大家都不贊同，那就是說：最好不要全體都離開到人靈城前去，因為全體出動的話，可能驚動這城；但若是去幾位或只去一位，大概就不會有這種情形了。為了力言這種策略不當，殆波羅斯說（因為他現在開口說話了）：「若人靈城受了驚，那我們便無法攻取這城了，因為若非出於其自願，我們便無法進到城裏去。所以只可幾位，或一位去襲擊人靈城；而據我看來，就讓我自己去罷。」因此大家都贊同他這個意見。

至於第二個建議，大家也不贊成，認為決不可行；因為人靈城的人在此以前雖然已經知道，並且接觸到那些看不見的事物，他們卻從未見過他們的同類中有這樣悽慘、

這樣可憐的樣子；這是那一位兇猛的阿勒妥的意見。亞波倫接着說：「阿勒妥說的不錯！莫說全群去，即使一個去，也必驚動全城；城中一受驚，他們就會提高警覺，嚴加防守。若是那樣，正如剛才我主殆波羅斯所說，我們便休想能將城奪過來了。」

這時，那個神通廣大的巨無霸別西卜就說：「諸位所說的，都有理由；因為雖然像我們從前的樣子人靈城的人都曾經見過，但是他們從未見過我們現在這樣襤褸的樣子；因此據我看來，最好打扮成他們最熟悉的、最普通的生物前去，使他們不致發生懷疑。」大家都贊成這個意見；其次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殆波羅斯到人靈城去之時，最好打扮成甚麼形狀、甚麼樣子；有的就說這樣，有的就說那樣。

最後，路西弗說：據他看來，殆波羅斯大王最好假裝成城裏某種在他們手下的生物；他說：「因為那些生物，他們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在他們管轄之下，他們絕不會想到他們會對人靈城有何不利之企圖。為了要迷惑城中一切的人，就讓殆波羅斯大王假裝成人靈城的人視為最聰明的一種動物罷。」（參創三1；啟二十一-2）這個意見大家都鼓掌贊成；因此便決定請殆波羅斯大王假裝成一條龍，因為龍是當時人靈城的人都熟悉的動物，正如今日兒童熟悉的鳥兒一樣；因為沒有甚麼原始狀態的生物會使他們驚愕的；於是他們繼續商討第三個建議。

關於第三個建議，大家也不贊成，也是為了前述的理由，那就是說，人靈城民是強盛的民，人靈城又是一座堅

固的城（更不要說他們城中間的堡壘了），除非他們自願，否則便無法攻陷；「群」又說（因為是他開口答覆這個問題）：「況且，他們若發見了我們的企圖之時，就會使他們向他們的王求援；若是那樣，我們是必定失敗的。所以讓我們襲擊他們之時，假裝好人，用謊言假語和諂媚的話誑哄他們，不叫他們知道我們的企圖，捏造些事實和應許，使他們中計。這是奪取人靈城的方法，使他們自動打開城門給我們，並使他們要求我們進到他們中間去。我所以認為這計劃可行的理由，是因為現在人靈城中每一個人都是頭腦簡單、天真、善良、和真誠的；他們根本還不知道詭計、欺詐、假冒為善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不懂甚麼是欺騙，甚麼是口是心非。因此，我們若是這樣假裝的話，他們絕不會識破的；我們的謊言，他們會當作是實話；我們的假冒，他們會當作是真情。我們所應許他們的，他們就會相信；特別是我們若用謊言詐語誑哄他們，假裝極愛他們，說我們的目的只是為了他們的益處與榮譽，他們就必更會深信不疑了。」大家對於這個計謀毫無異議，一致贊成；因此他們就討論最後一個建議。

最後一個建議，大家都表示贊同。他們決定所要射殺的第一個人就是「拒惡」先生，或稱為「拒惡」將軍。這位「拒惡」將軍是人靈城中的一位大人物，殆波羅斯和他的全軍懼怕他比懼怕全人靈城尤甚。現在的問題是：誰去射殺他呢？這是一個待決的問題；他們便指定火湖的一位兇鬼提斯風去擔負這個任務。

謊言詐語欺哄城民

他們商議好了作戰計劃以後，就起來照着所決定的計劃去做。他們便全軍開赴人靈城，但大家都用隱身術前去，使人看不見他們。只有一位是例外，而他也不是以原來的形體前去，乃是假裝成一條龍的樣子。

先是他們浩浩蕩蕩來到城下，在耳門前坐下，因為那是探聽城外一切消息的所在，正如目門是眺望城外一切動靜的所在一樣。如前面所說：殆波羅斯率領他的大軍來到耳門前，並將射殺「拒惡」將軍的伏兵安置好了以後，他就靠近城門，叫人靈城的人來聽他講話。他沒有帶任何人，只帶了「惡念」先生一人與他同去，在一切困難的事情上作他的代言人。

如前面所說：殆波羅斯到了耳門那裏，便吹號叫人靈城的人來聽他說話。號聲一響，人靈城的首領如「無罪」將軍、「意志」公爵、「市長」公爵、「秘書」先生、和「拒惡」將軍，都下到城牆那裏，要看看是誰在那裏，並看看是甚麼事情。「意志」公爵一看，便見殆波羅斯站在城門前，他就問他是誰，為甚麼到這裏來，為甚麼用這樣奇怪的聲音驚動人靈城的人。

此時，殆波羅斯就溫柔像羊羔一樣，開口說：「城上諸位先生！你們一定知道，我的住址離你們不遠，我和你們本是近鄰，並且是奉王之命要向諸位致敬並為諸位效勞的。因此，我既要忠於自己又要忠於諸位，我有幾句要緊的話奉告；所以請諸位前來忍耐聽我訴說。首先，我要諸位知道，我到這裏來的目的，到後來就會充分證明，不是

為我自己，乃是為你們的益處。因為（說老實話）我今日是來指示你們怎樣可以掙脫束縛，得着自由，因為你們現在受束縛受奴役，尚不自覺。」

殆波羅斯說到這裏，人靈城的人都側耳而聽；他們心裏在想：「是甚麼呀！請快說是甚麼呀！」殆波羅斯說：「我所要對你們說的話，是關於你們的王及其法律，也關於你們自己，說到你們的王，我知道祂是大有權力的；但是，祂對你們所說的一切，既不真實，也不是為了你們的益處。

一、祂威嚇你們的話，是不實在的；祂禁止你們所作的事，你們即使去作也是沒有關係的。但即使有危險，然而為了吃一個小果子這樣小的事，就終日在怕受到最大刑罰的恐懼中過生活，這是何等難受的奴隸生活阿！

二、論到祂的法律，在我看來都是不合理的、繁複的，而且是使人難以忍受的。怎麼說它不合理呢？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因為刑罰與罪行不相稱；試想！吃一個果子就要死，請問是一個果子貴重呢？還是人命貴重？但是沙代王的法律就要你們行這樣不合理的事。怎麼說祂的法律太繁複呢？因為祂起先說，園中樹上的果子你們都可以吃；但後來又禁止你們吃其中的一棵。

最後，怎麼說祂的法律是使人難以忍受呢？因為別的果子都可以吃，為甚麼這一棵不可吃呢？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祕密；其實，你們若吃了，就會使你們有聰明，因為那樹名叫『分別善惡樹』，你們吃了就能分別善惡。

你們現在能分別善惡麼？不能，不能；你們若一直謹

守你們的王的命令，你們也就決然想像不到，使人有智慧，這是何等美好、何等喜樂的事。你們為甚麼要一直被蒙蔽在無知與盲目之中呢？你們為甚麼不想增加知識和悟性呢？你們這些著名的人靈城的居民呀！我老實對你們說：你們並不是自由之民！你們現在被一種難堪的威嚇捆鎖着、奴役着；不是由於甚麼理由，只不過由於沙代王的這一句話：『我要你們這樣你們就要這樣。』

其實，你們可知道，祂禁止你們作的那件事，你們若去作的話，就會使你們有智慧和尊榮了；因為那時你們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同神一樣。試問，有甚麼人比你們今日所受的奴軛更重呢？你們做人的下屬，並且被蒙在鼓裏，毫無自由。有甚麼捆鎖比盲目更難受呢？理智不是告訴你們，有眼不是比無眼好麼？自由自在不是比禁錮在臭氣滿溢的黑洞中好得多麼？」

當殆波羅斯正在對人靈城的人講這些話的時候，提斯風就向站在城門上的「拒惡」將軍瞄準，射了一箭，中了他頭部的要害；他便從城牆上掉下來，登時殞命，這使城民大驚，殆波羅斯則大喜。「拒惡」將軍一死（他是城中唯一的戰士），可憐的人靈城的人便勇氣全失，再無心拒敵了；但這正是殆波羅斯那個魔鬼所期望的。這時，殆波羅斯所帶來的代言人「惡念」先生便站起來，對城上的人講話，大意如下：

「諸位先生！今日我的主人將這一番大道理講給諸位聽，我們希望你們能採納這善意的忠告。我的主人非常愛你們；雖然他明明知道他這樣做會觸怒沙代王，但是他因

愛你們而甘願冒這種危險。他所說的話，句句都是真的，我在此無須再加上甚麼了；那棵樹的名字就可以把關於這件事情的一切爭論都解決了。因此我現在得着我主人的許可（說時他向殆波羅斯深深作了一揖），再加上幾句勸告的話；請你們仔細思想我主人剛才所說的話，請你們看一看那棵樹及其上富於希望的果子；請你們也要記着，你們現在所知道的只有一點點，你們若吃了那果子，你們的知識就必大大增加。若你們的理智不叫你們接納這樣好的忠告，你們就不像我想像中那樣明理的人了。」

城民中計開門揖盜

當城民見那棵樹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又能使人有智慧，他們就照着老「惡念」先生的話去行，摘下果子來吃了。有一件事，我本該早就告訴讀者的，就是當這個「惡念」先生對城民演說的時候，「無罪」將軍忽然仆倒身亡（他是中箭，或是中風或中毒而死，我倒不清楚；我想極可能他是吸着老「惡念」先生這個壞蛋口中的臭氣而死的）。

於是這兩個勇士都死了。我所以稱他們為勇士，是因為他們住在人靈城中的日子，都是人靈城的美麗和榮耀。但現在人靈城中再沒有一個剛毅的人了，他們都向殆波羅斯俯首稱臣，成為他的奴隸和順民了。因為當他們吃了禁果以後，立即酩酊大醉，把他們的好沙代王及其法律與嚴重的警告，全都忘記了，便打開耳門和目門，讓殆波羅斯及其全軍進去了。

殆波羅斯現在既入了城，他就隨即進到城中央，以使他的勝利盡量穩固。他發現這時城民都熱烈歡迎他。他看見這種情形，就心裏說：打鐵必須趁熱。於是再誑哄他們一番，說：「唉呀！我可憐的人靈城民阿！我今日到你們這裏來，是要使你們得尊榮，並使你們得着更大的自由；但是可憐的人靈城民呀！不好了！不好了！你們現在需要一位護衛你們的了；因為你們要知道，沙代聽見這裏所發生的事，祂就要來；因為祂獲悉你們掙開了祂的捆綁，鬆脫了祂的繩索，就要來使你們重作祂的奴隸。你們現在怎樣打算呢？你們願意再喪失自由，讓你們的特權再被剝奪，還是請一位來保衛你們呢？」

這時城民都異口同聲地說：「就請你來統治我們罷！」他接納了這個動議，便成了人靈城的王。這事以後，下一步就把堡壘和全城的兵力都交在他手中。於是他進到堡壘中；這堡壘是沙代在人靈城中為了祂自己的喜悅而建造的，但現在卻成了殆波羅斯的巢穴和營壘了。

殆波羅斯取城後的種種措施

殆波羅斯佔據了這座堡壘（也即是王宮）以後，他就派兵駐守，並且積極部署，以抗拒沙代王，和那些想來將城奪回去的敵人。

他這樣做了以後，還不以為這樣就夠安全了，他又着手改革，隨意將全城人事重加調整，隨意任免；因此市長（他的名字是「悟性」）及秘書（他的名字是「良心」）都被他撤換了。

將「悟性」市長及「良心」先生革職，關於「悟性」市長，他雖然是一個伶俐的人，而且是與人靈城其餘的人贊成讓殆波羅斯進來的人，但是殆波羅斯認為不可讓他仍居高位，因為他是一個明眼人（林前二14-15）。因此殆波羅斯不但把他革了職，並且建築了一座堅固的高塔，這塔正介於陽光的反射與悟性的王宮之間，這樣就使他的房屋內外及一切，都昏暗如同黑夜一般（弗四18-19）；他因為看不見光，便無異成了一個生來就瞎眼的人一樣。「悟性」市長被監禁在他自己的家中，如同禁錮在監牢中一樣；他的活動範圍也不能超越他自己的家園。他現在就算有心想為人靈城做點事情，還能做甚麼呢？他現在對於人靈城還有甚麼用呢？因此，人靈城在殆波羅斯管轄之下有多久，他就一直如同廢物一樣，與人靈城毫無益處。

至於「良心」先生！在城未陷落以前，他是一個熟悉王的法律的人，而且又是忠勇雙全、時常敢說實話的人；因他判斷正確，不徇情面。這個人殆波羅斯絕不能讓他留任，因為雖然他曾同意殆波羅斯進到城裏來，但殆波羅斯雖然用盡了一切的詭計和方法，也不能使這個人全然聽他指揮。

不錯！他對於前王的態度已大不如前，而且對於殆波羅斯所頒行的法律及指派的工作也有許多極其喜愛；但這一切還不夠，因他還未成為完全聽命的人。他有時會想起沙代來，而且怕沙代要依法辦他，這時他就會如同獅子吼叫一般，發言攻擊殆波羅斯了。有時，當他的脾氣發作的時候（你要知道，他有時會有極大的脾氣），他的聲音會

使全城震動；所以人靈城現在的王自然難容忍他這個人了。

所以殆波羅斯怕「良心」這個人，比怕城中任何人更甚。因為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他說的話實在使全城震動；他的聲音如同隆隆的雷鳴，也如同震耳的霹靂。所以殆波羅斯因為無法完全駕馭他，便設法敗壞這個老先生的德行，使他心思遲鈍，並在虛榮的事上使他越發硬心。殆波羅斯照着自己所擬定的計劃去做，果然馬到功成：他慢慢地使他墮落，使他犯罪作惡；最後他不但敗壞了一切德行，而且幾乎完全失去了一切對於罪惡的意識。這是殆波羅斯所能做到的最高限度。因此他就籌思另一個計劃，就是去說服城裏的人使他們相信「良心」先生已經瘋了，叫他們因此不要理會他了。為了這個緣故，他曾論到他的脾氣說：

「若他不是發瘋的話，為甚麼他常常不能自恃呢？一切的瘋子都會發脾氣，都會狂言亂語，這個老朽就是如此。」

於是他用各種方法很快就使人靈城的人輕蔑、鄙視、且不理會「良心」先生所說的話。因為除了你聽見的以外，殆波羅斯還有辦法使這老先生在心情快樂的時候取消並否認他發脾氣之時所說過的話。這誠然是使人覺得他是可笑的另一種方法，而且使人再也不尊重他；現在他絕不會自動地為沙代說話了，時常都是到不得已之時才說。而且，他有時對於某一件事會大發雷霆，有時對於同樣一件事情卻又會閉口不置一辭；他現在就是這樣怪得使人難以

捉摸的。有時甚至全人靈城的人都在追求虛榮，都在跟着殆波羅斯的笛聲狂舞之時，他卻好像睡着了，有時又好像死了一般。

因此，有時在全城的人都被「良心」先生那如雷鳴的聲音所驚動，人把這事告訴殆波羅斯之時，他就會回答說：這個老先生所說的，既不是為了愛我，也不是為了憐恤你們，只是絮絮不休一時胡說罷了；這樣他便把一切都安撫並平息下來。

雖然「良心」先生每次喊叫，都是神的聲音從他裏面發出來，向人靈城的人指證他們的罪，但這欺騙人迷惑人的殆波羅斯會想法子使他們覺得自己仍然十分安全；他說，而且常常這樣說：「人靈城的人呀！你們要知道，不論那老先生怎樣喜怒無常，亂叫亂嚷，你們並沒有聽到沙代自己的聲音呀！」殆波羅斯還會故意這樣說：「你們看罷！他不重視人靈城的喪失和叛亂，也不提你們將城獻給我的事。他知道，雖然你們本來是屬於他的，但現在你們是合法地屬於我了；因此他讓我們自己辦交涉，他現在已經放手不理會我們了。」

他繼續說：「人靈城的人呀！不但如此，請你們想想，我曾如何竭盡所能為你們服事；我並且將世上我所有、所能得的最好的東西都賜給你們；而且我敢說：你們現在所遵守的法度和律例（你們這樣行來尊敬我），一定比你們先前在樂園中所遵守的給你們更多的安慰與滿足。你們也清楚知道，你們本來毫無自由，我現在卻讓你們大享自由。我沒有禁止你們不可作甚麼；我沒有頒給你們甚

麼法律規條，也沒有用審判來威嚇你們；我沒有叫你們任何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除了那個瘋子，你們知道我是指誰）；我讓你們各人如同王子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絲毫不受約束。」

因此，在「良心」先生有時使人靈城的人心中不安之時，殆波羅斯就會這樣使他們安靜、平息下來；而且用這種可咒可詛的演講，使全城的人都忿恨那個老先生，甚至有時想把他殺死。我聽說：他們時常這樣想，他若離開他們住在千里以外，那就好了；因為雖然現在他已經敗壞了，但是他們只要聽見他說話，只要他與他們同在，甚至只要看見他，尤其是當他們想起他從前如何威嚇他們、審判他們，就已經使他們感到極其驚懼不安。

但是，他們一切這樣的願望都顯然落了空，因他一直被保守在他們中間；除了說是由沙代的權能和智慧以外，我不知道這是甚麼緣故。而且他的房子極其堅固，如同一座堡壘一樣；若有匪類或暴徒想把他趕走，他只要拉起水門，就可以把他周圍的人全都淹死。

任用「意志」公爵現在暫不提「良心」先生的事，且說到著名人靈城的另一個大人物，就是「意志」公爵。

「意志」公爵這人是城中有名的世家，而且比許多人都富有；我若記得不錯，他在這著名的人靈城中還擁有某種獨享的特權。除此以外，他這個人很有本領、毅力、與勇氣，別人難得改變他的主意。但是不知道他是因他的身世、特權、本領，或甚麼別的事自誇（但總是由於驕傲），他不屑在人靈城中作奴隸；因此他決心在殆波羅斯

手下謀得一官半職，使他在人靈城中作個小小的官長。而且他本是一個任性的人，他老早就在那裏作長遠的打算了！因為當殆波羅斯在耳門演說之時，他是最先表示贊同接納殆波羅斯的忠告，贊成打開城門請他進去的人之一。因此殆波羅斯對他另眼看待，決定給他一個位置。殆波羅斯知道他為人既勇敢又強壯，便打算叫他擔任要職，辦理那些最重要的事務。

於是殆波羅斯便召見他，把心中那個祕密的意思告訴了他。既然起先他就願意讓殆波羅斯入城，因此他現在也願意服事他。因此，當暴君殆波羅斯一知道他願意效忠他，並知道他有這種心志之時，便立即委派他作堡壘的長官，作人靈城的總督，並作五大城門的總管。殆波羅斯在給他的委狀上有一句這樣說：在人靈城中，非經他允准，無論誰均不得擅自行事。因此，現在在人靈城中，「意志」公爵的地位僅次於殆波羅斯，現在在人靈城全城中，無論任何事情都必須依照他的意思和喜好去行（羅八7）。他也請了「心思」先生作他的助理；這個「心思」先生，無論言行舉動都與他一模一樣，因為這位先生與他的上司在本質上本是一體，在行動上也完全一致。現在全人靈城都在「意志」公爵和「心思」先生的控制之下，並且都照着他們的私慾去行（弗二2-4）。

我簡直無法忘記，當「意志」公爵這個人大權在握之時，他變得多麼兇狂。首先他斷然地否認他對於從前的主和主人負有任何義務；其後他便宣誓效忠他的大王殆波羅斯。等到他一就任以後，唉！除非你親眼看見，你就想像

不到這個人在人靈城中竟會作出這樣喪盡天良的事。

首先，他對「良心」先生極盡毀謗之能事，要將他置諸死地而後快。他不願意看見他，也不要聽他說話；當他看見他之時，他就掩住雙目，當他聽見他說話之時，他就塞住雙耳。他也不願意看見沙代的法律有一點遺留在城裏。例如，在他的助理「心思」先生家裏，有些寫着沙代法律的破舊的羊皮紙，但是他一看見這些東西，便把它們都丟在背後（尼九26）。不錯！在「良心」先生書房裏還存有一些律法書；不過他卻沒有辦法得着。他也常常自言自話說，「悟性」市長的窗戶太亮，不利於人靈城。他連一支蠟燭的光也不願意看見。現在他對於任何事情都不喜歡，只有殆波羅斯喜歡的，他才喜歡。

沒有人像他那樣，常在街上吹噓殆波羅斯王的勇氣、才智、及大榮耀。他常會走遍人靈城的街道，鼓吹他傑出的主人，甚至與流氓光棍為伍，目的是要趁機稱揚他的王。他無論何時何地遇見了這種人，就與他們為伍。在一切惡事上，不用人教他、不用人吩咐他，他就會去作。

「意志」公爵手下還有一個代表，名叫「愛戀」先生。他也是一個大大敗壞了的人，他已經完全屬乎肉體，放縱情慾，所以人們都稱他為「邪情」先生（羅一26）。他與「心思」先生的女兒「情慾」相戀，後來便結婚，並且生了許多兒女；我記得長子名叫「無恥」，次子名叫「讒謗」，三子名叫「恨責備」；這三個都是極壞的孩子。除此以外，他們還生了三個女兒，長女名叫「嘲真理」，次女名叫「輕蔑神」，三女名叫「報復」。這些兒

女都在城裏與人結了婚，而且也生了許許多多的兒女都是壞蛋，他們的名字在此恕不一一列舉了。

除像毀法

當殆波羅斯為他自己在人靈城這樣設置守備，把他認為好的人貶謫，把他認為壞的人抬舉起來以後，他便進行除像的工作。在人靈城的市場上和堡壘的大門上，有那可稱頌之沙代王的像。這像雕刻得非常極像（是刻在金版上的），是當世尚存最極像沙代的真像。殆波羅斯便命人把那像毀壞，這件事他是交給「無真理」先生去辦的。你必須知道，殆波羅斯既吩咐「無真理」先生要把沙代的像銷毀了，他同時又吩咐這個「無真理」先生把他自己那叫人望而生畏的兇惡的像立在原處；他這樣作，一方面對前王的一種侮辱行徑，同時也輕看了祂的人靈城的尊貴地位。

不但如此，殆波羅斯把人靈城中一切所能找到的沙代的法令、典章的痕跡，就如包含有倫理道德的教義及一切有關禮儀和真樸的文件，全都毀掉了。親族間的嚴正的關係，他也想消滅了。總而言之，在人靈城中沒有一樣美好的遺跡不是他和「意志」公爵所要毀壞的；因為他們的計劃是要假手於「無真理」先生把人靈城變成一頭畜牲，並變成一條淫豬一樣。

公佈新法則

當殆波羅斯盡其所能把一切法令及良好秩序破壞以後，他就進一步實施使人靈城與它的沙代王疏遠的計劃。

他一下令，他們就在人靈城的一切公共場所中將他自己所擬的虛妄之法規、章則、及命令公佈出來，那就是說：他給人靈城的人充分自由，可以任意放縱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約壹二16）；而這些都不是從沙代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他極力鼓吹、獎勵，並贊助一切淫蕩和邪惡的事。殆波羅斯在人靈城中大大鼓勵人行惡；他應許他們，他們照他所吩咐的去做，就有平安、滿足、喜樂、和幸福，絕不會因所作的事受審問。

人靈城現在既完全服從了他的命令，而且完全聽從了他的指揮，城中除了高舉他的事物以外，便甚麼也聽不見、看不見了。

另立手下

殆波羅斯既把「悟性」市長和「良心」秘書革職以後，他便想起在他未來以前，這座城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他怕自己若不能保持其偉大的話，他們隨時都會起來反對他所加於他們的損害。因此（為了要叫他們看見他無意減損他們的威榮，也無意剝奪他們的任何利益），他就從他的心腹中挑選適當的人物作市長和秘書，這兩個人既能使他們滿心悅服，又能討他喜歡。

殆波羅斯所挑選出來作市長的人，名叫「情慾」公爵，他是一個耳又聾眼又瞎的人。他無論以平民的身份或市長身份所作的一切，都是出於他的天性，如同畜類所作的一般。然而使他更加顯得下流的（不是以人靈城的人的眼光來看，乃是以那些看見人靈城敗壞到如此地步便心中

憂傷的人的眼光來看），就是他絕不會愛善，只會行惡。

那個代替「良心」作秘書的人，是一個非常卑鄙的傢伙，他名叫「忘善」。他不記得甚麼，只記得惡事，而且以作惡為樂。他的本性生來就專作害人的事，就連損害人靈城和其中一切居民的事，他也在所不顧。所以這兩個人因他們的職權及表率，真是害人不淺。因為誰都知道上樑不正下樑歪；在上的人既為非作歹，敗壞自己，在他們手下的人豈不全都要像他們一樣敗壞麼？

除了這兩個人以外，殆波羅斯在人靈城中又委派並任命了許多市議員和參事，於必要時，便可從他們之中遴選適當的人充任軍官、督察、及民政官員。這些重要人物的名字如下：「不信」先生、「傲慢」先生、「咒罵」先生、「好嫖」先生、「硬心」先生、「無憐憫」先生、「暴怒」先生、「無真理」先生、「守謊言」先生、「假平安」先生、「醉酒」先生、「欺騙」先生、「無神」先生——一共有十三人。其中以「不信」先生年紀最長，「無神」先生年紀最輕。

殆波羅斯也遴選了不少人充任區議員及其他職務的人員，如警察、警長、警官等等。這些人都是前面那些人的親屬，我為了節省篇幅，恕不將他們的名字一一列舉了。

建碉堡設司令

殆波羅斯在人事方面作了這樣的安排以後，他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城中建了幾座碉堡。他建了三座似乎是堅不可破的碉堡。他稱第一座為「蔑視堡」，因為建造這座碉

堡的目的是要控制全城，使全城的人不認識他們從前的王。他稱第二座為「午夜堡」，因為建造這座碉堡的目的是要使人靈城不知道它的真面目。第三座稱為「甜罪堡」，因為他用這座碉堡使人靈城再不致羨慕良善。

第一座碉堡緊靠日門，目的是要使那裏的光線變為黑暗。

第二座碉堡緊靠原來的堡壘，其目的是盡可能要使它變成更加昏暗。

第三座碉堡則建造在市場上。

殆波羅斯任命「藐視神」作第一個碉堡的司令，這個人是最褻慢的賊人；他是最先來攻打人靈城的暴徒中的一個。被任命為「午夜堡」之司令的人名叫「不愛光」；他也是最先來攻城的暴徒之一。被任命為「甜罪堡」之司令的人名叫「愛肉體」；他也是一個非常淫蕩的傢伙。在他放縱情慾之時，他就覺得比在神的樂園中還要甘甜呢。

現在殆波羅斯認為他自己已經安全了。他已經佔據了人靈城，並在其中設了防禦。他已將原日的官員革職，並任命了新的代替他們。他已將沙代的像全部毀壞，並代以他自己的像。他已將原日的法律書盡行焚毀，並將他虛妄的謊言作為城民必須遵守的金科玉律。他委派了新的官長，和新的參事。他為自己建造了新的碉堡，並派重兵駐守，他作這一切，都是為他自己的安全着想，是怕那善良的沙代或祂的兒子會來侵犯他。

使者報訊

你一定會想到，在這些事情發生以前，早就有人將宇宙大陸上人靈城失陷的消息報告給它的沙代王了。就是說，那個背叛祂陛下的臣僕殆波羅斯，不但奪取了那城，並且固守在其中了；這消息傳給了沙代王，並且傳得極其詳盡。

所告訴祂的事項如下：殆波羅斯最先怎樣用奸計、詭謀、謊言、及偽裝去攻打人靈城（城民原是思想簡單又天真純樸的人民）。又：殆波羅斯怎樣用詭計殺了那個與其餘的城民一同站在城門上的「拒惡」將軍。又「無罪」將軍怎樣仆倒身亡（有人說他是因悲傷而死，有人說他是吸了「惡念」先生口中的臭氣中毒而亡）。

使者接着又說：「『無罪』先生死了以後，這個『惡念』先生又替他的主子殆波羅斯作了一次簡短的演說，思想簡單的城民信以為真，便一致同意開了耳門，讓殆波羅斯和他的隨從進去佔據了全城。」使者又指明，殆波羅斯怎樣將「悟性」市長及「良心」秘書革職。使者也指出：「『意志』公爵已經成了一個叛徒和流浪者，他的助理『心思』先生也和他一樣；他們二人把全城弄得天翻地轉，並教人行惡。」使者又說：「這個『意志』公爵十分得殆波羅斯信任，殆波羅斯把人靈城的一切要衝都交了他掌管；又立『愛戀』先生作『意志』公爵的代表，積極從事背叛的工作。」

使者又說：「『意志』公爵這個怪物，並且公開否認他的王沙代，全心信賴殆波羅斯，並與他立約。」

使者又說：「除此以外，那個新王，就是那個叛逆的暴君，又從其親信中挑選人出來作市長和秘書。他委派了『情慾』先生作市長，委派了『忘善』先生作秘書；他們是全人靈城裏最下流的人中的兩個。」這個忠信的使者又繼續報告，說殆波羅斯遴選了那一種人作新的市議員；並在人靈城中建築了不少堅固的要塞、望樓、和碉堡。使者也報告說（這件事我幾乎忘記了），殆波羅斯又如何把人靈城的人武裝起來，他們的王沙代若來使他們重新歸順，他們就為他起來抵抗祂。

父子立約

這個傳報消息的使者不是私下訴說，乃是在天庭中公開發告這些事情，沙代王和祂的兒子以馬內利，及天使長、天使天軍，全都在場聽見了這一切。若有人在場的話，就會驚奇他們聽見人靈城陷落的消息時，心靈中是何等憂愁悲哀。只有沙代王和祂的兒子早就預見了這一切，並且雖然祂們沒有告訴每個人，但祂們早就準備了解救人靈城的計劃了。

然而因為祂們也要有分於哀悼人靈城的不幸，所以祂們也為人靈城的喪失感到極其難過。沙代王坦白地說：祂心中非常憂傷，而你也一定可以確信，祂的兒子以馬內利也與祂同樣感到萬分難過（創六5-6）。就是這樣祂們使周圍的一切天使天軍都確信祂們愛人靈城並憐憫人靈城民。

當沙代王和祂的兒子退到私室去之時，祂們又再磋商祂們從前所擬好的計劃，那就是，人靈城既有一時期要喪

失，最後自然還要得回來；在得回來時，要使沙代王和祂的兒子都因此得着永遠的名聲和榮耀。因此，經過這次磋商以後，沙代的兒子——一個親切而又俊秀的人，而且是一個時時都萬分憐愛那些在苦難中之人的人。但是祂心中卻極其恨惡殆波羅斯，因為他想搶奪祂的王位和尊榮——就與祂的父親握手，答應作祂的僕人去把人靈城得回來，而且決不反悔（賽四十九5；何十三14；提前一15）。所商定的要點乃是這樣：預定在某一時候，王的兒子要到宇宙大陸去，在那裏用公道公正的方法，補救人靈城愚昧的行動作為，藉此立定一個穩固的根基，使人靈城得以從殆波羅斯及其暴政下被完全拯救出來。

此外，王子以馬內利又決定在適當的時候，甚至在殆波羅斯仍佔據着人靈城之時，就向他宣戰。祂要用祂大能的膀臂將他從碉堡、從巢穴趕出去，把人靈城取來作祂自己的居所。

沙代和祂的兒子既然這樣決定以後，便吩咐秘書長公爵把所決定的事情記錄下來，並通告週知宇宙大國的每一個角落；通告內容的大意如下：

「為通告事，沙代大王的兒子以馬內利，已與父王立約，要將人靈城奪回歸與父王。祂並且要用祂無比之愛的能力，將人靈城變成一個更好更快樂的地方，比殆波羅斯竊據以前遠勝千萬倍。」

這個通告因為張貼在各處，所以使暴君殆波羅斯非常吃驚；他自忖說：「從今以後，我就要受騷擾了，我的居所也將被奪去了。」

但是當這件事情（我是指沙代王和祂的兒子所擬定的這個目標）初傳到天庭之時，天使長、天使、天軍的反應怎樣呢？起先，他們低聲逐個逐個傳述，其後則傳遍整個王宮，大家都驚奇王和祂兒子為不幸的人靈城所着手實施的榮耀計劃。朝臣們為王或宇宙國每作一事時，都禁不住要將王和祂的兒子對於人靈城之愛的名聲一同傳開。他們喜不自勝，無法讓這消息單在天庭中傳開；不待通告寫好，他們已下到宇宙國中，把這消息傳開了。

殆波羅斯急對策

正如前面所說，這消息最後也傳到殆波羅斯耳中，使他異常不安；因為你必定想像得到，他聽見這樣於他不利的計劃，心中不知所措；但是經過一番考慮以後，他便作了如下的決定：

嚴防消息傳進城內

第一、就是（若可能的話）不要讓人靈城的人聽見這個好消息；他說，「因為若他們知道他們的前王沙代和祂的兒子以馬內利要來造福人靈城的話，那還得了，他們豈不都要背叛我，去歸降沙代麼？」

為了實施他這個計劃，他便召了「意志」公爵來，向他說諂媚、籠絡的話，也叫他要日夜嚴緊的看守一切城門，特別是耳門和目門；他說：「因為我聽見一個消息，說有人要來煽動城裏的人造反，重使他們作奴隸。」他又說：「我盼望這只是謠言，不過，無論如何，不可讓這

個消息傳到人靈城來，免得叫城裏的人不安。我想你也一定不喜歡聽見這個消息吧！我是最不喜歡聽見這個的。我以為這時我們必須運用我們的智慧及警覺，把一切會使我們的百姓感到不安的謠言闢除。因此我要求你在這事上照着我所說的去行。要多派人日夜看守每一個城門。要盤查一切進城的人，若不確知他是我們的同路人，就不准他們進城。」殆波羅斯又說：「此外，你要派出偵探，在街上巡查，並授權給他們，若發現有甚麼人圖謀對我們不利的事，或提說沙代和以馬內利的陰謀，就要採取斷然的措施，或就地正法。」

因此，「意志」公爵就照着殆波羅斯所吩咐的去行，嚴密地盤查出入人靈城的人，使不利於他們的消息不致傳到人靈城中。

誘使城民與他立約

第二、作了第一步對策以後，殆波羅斯的下一步驟就是盡他所能的使人靈城變成更加鞏固，要城民與他立約：就是要他們永不背叛、永不賣國、永不想更改他的法律；乃要他們承認他是他們合法的王，並反抗以任何藉口想來奪取人靈城的仇敵；而且要認定沙代是沒有權力可以解除他們這與死亡所立的約，與陰間所結的盟約（賽二十八15）。

糊塗的城民對於這極可怕的契約，毫不猶豫地就一口應承了，好像鯨魚張口，把魚餌囫圇吞進肚裏。他們對於這件事覺得作難麼？不！他們反倒自誇他們對他們的王是

如何忠勇，並發誓不生二心，也不朝秦暮楚，喜新厭舊，背棄舊主；殆波羅斯使用這種方法把可憐的人靈城束縛得牢牢的。

激勵城民縱情逸樂

第三、但是殆波羅斯猜疑這一切還不夠堅固，他又進一步用另一種計劃把這個人靈城弄到更加敗壞的地步。因此他就命「污穢」先生寫了一張通告，貼在堡壘的大門上；通告的大意這樣說：食、色是人的本性，一切城民可縱情逸樂，任誰都不准加以禁止或防阻，免干王怒；他所以這樣做，是基於如下的理由：

（一）第一個理由，就是要使人靈城越來越軟弱，即便有救贖的消息傳來，他們也不會相信、不敢盼望，或同意那是真的；因為理智會告訴他們，罪惡越大，得救的盼望越小。

（二）第二個理由就是：即使他們沙代王的兒子以馬內利已經立下誓要拯救他們，但是看見人靈城墮落到這樣可怕，這樣褻瀆的情形，也許就會毀約，不來拯救他們了。因為他知道沙代是聖潔的，祂的兒子以馬內利也是聖潔的；他從自己痛苦的經驗中知道，他就是因為自己的罪孽和罪惡從至高之處被趕逐出來的。因此，還有甚麼比這更有理由使他作這樣的決定呢？但是，他怕這個策略也會落空，遂又想出另一個策略，即：

謊言激起反抗決心

第四、他設法使人靈城的每一個都相信，沙代派兵來攻打人靈城，是要把這城全然毀滅了。他這樣做，就可以棋先一着，使任何拯救他們的消息傳到他們耳中之時，立刻發生一種抵消的作用；他心裏這樣想：「因為我若先將這話傳出去，那末以後來的消息都要被這成見抵消了。因為當他們聽見沙代要來拯救他們之時他們就會想，沙代豈不是來毀滅他們麼？」因此，他就召集全城的人到市場上去，在那裏他使用詭詐的舌頭對他們這樣說：

「諸位先生！諸位朋友！你們知道你們都是我合法的臣民。你們知道我從與你們同在的頭一天起直到現在，我對你們是何等寬大，你們在我統治之下享受着何等大的特權與自由；我這樣做是為了你我的榮譽，也是為了你們的滿足和快樂。我的城民呀！現在外面有風聲說，這城要遭難了；我聽見這風聲就為你們擔憂。因為我從『路西弗』將軍那裏得着消息（一向他的消息最靈通），說你們從前的沙代王正派兵來攻打你們，要把你們完全毀滅、剷除淨盡。人靈城呀！這就是我今天召集你們到這裏來的緣故，就是要教你們在此時最好怎樣行。在我來說：我只是一個人，我若貪求自己的安逸，任你們落在危險之中，是很容易解決我自己的問題的。但是，我深切地關懷你們，我萬分不願意撇下你們，我甘願冒莫大的危險與你們同生死。我的臣民呀！你們打算怎樣呢？你們現在是要背棄你們的老朋友，還是準備和我站在一邊呢？」這時他們都異口同聲喊着說：「不願者，就把他治死！」

於是殆波羅斯又說：「我們希望免死，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因為這個沙代王是不會這樣行的。不錯！最先祂也許會在我們面前坐下來，假裝仁慈來和我們談判，這樣祂就可以更加容易而且少些麻煩重來做人靈城的主人了。所以祂無論說甚麼，你們連一個字也不要信；因為那些只是想服我們，使我們倒在血泊中作祂殘酷之勝利的戰利品罷了。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立下決心，和祂拼至最後一人，不要相信祂的任何條款；因為那等於開門揖盜。難道我們願意被人用花言巧語送掉我們的性命麼？我盼望你們會識破祂的詭計，免得後來受苦。

「但假定祂真的使我們屈服了之時，故示寬容，饒了我們之中一些下級人員的性命；但是你們這些上級的人員，特別是你們這些我在城中立為首長的人，還會一樣受到寬待麼？即使再假定祂全饒了你們的性命，祂一定要把你們『未自由』前的重軛或更重的軛加在你們身上，那時你們一生尚有甚麼幸福可言？你們能像現在一樣自由自在和祂同住麼？不能，不能；你們一定要受到那些折磨你們的法律的束縛，並且一定要做你們現在所厭惡的事。我要幫助你們，若你們也幫助我；我們寧願壯烈犧牲，也不願過奴顏婢膝的生活。血債，血債！沒有別的，只有血債，這是沙代現在向可憐的人靈城所發出的每一響號聲。請注意！我聽說祂快要來了。

起來！你們要武裝起來！趁你們現在還有空暇的時候，讓我來教你們幾套戰法。我有足夠的軍裝為你們預備了，從頭至腳都有；你們若披掛起來，必保無傷。所以請

你們到我的堡壘來罷；歡迎你們來武裝，起來去作戰。我那裏有頭盔、護心鏡、寶劍、和籐牌等等，必使你們善戰如勇士。

揚言擁有全副軍裝

「一、我的頭盔，又稱為護頭蓋，就是盼望無論過怎樣的生活，到最後都有美滿的結局。這也就是那些雖然照着他們心中的邪惡去行和酗酒，卻仍說他們必得平安的人都佩戴着的（申二十九19）。這是一件經得起考驗的裝備，無論是誰有了這頭盔，並且戴上這頭盔，就無論是刀槍利箭戈矛，都不能傷害他。所以我的人靈城民阿！你們要把這頭盔戴在頭上，就必能粉碎許多所加於你們的攻擊了。

「二、我的護心鏡是用鐵製成的（啟九9）。它是在我自己的國裏鍛造的，我所有的兵士都有這種裝備。說得明白一點，這護心鏡就是一顆硬心，也即是一顆堅硬如鐵，而且如同石頭一樣毫無感覺的心。你們若有了這個護心鏡，並把它佩戴起來，則慈悲不能感動你們，審判也嚇不着你們了。所以這是一切恨沙代的人，和願意在我麾下與沙代作戰的人所最必要的一種裝備。

「三、我的寶劍就是舌頭，是從地獄裏點着的；它能說沙代及其兒子，與其法度和人民的壞話（詩五十七4，六十四3；雅三6）。要使用這武器；它曾精鍊過兩千次。無論誰有了這把寶劍，並照着我的意思去使用這把寶劍，我的仇敵是決不能勝過他的。

「四、我的籐牌就是不信，就是對真道的真實性，或沙代所說要審判惡人的一切話表示懷疑（伯十五26；詩七十六3；可六5-6）。要使用這籐牌；它曾受過許多攻擊，有時甚至也確曾受過傷；但我那些與以馬內利作過戰的僕人，都證明以馬內利因他們的不信便不能傷及他們的身體。使用我這武器的正確方法，就是事情即使是真實的也不相信，不論對那一種事情或無論是誰說的都是如此。若沙代提到審判，你們不要理祂；若祂提到恩慈，你們也不要理祂。祂若應許你們甚麼，祂若發誓要向人靈城做甚麼，若那件事結果與人只有益而無害，你們都不要注意祂所說的話，你們要對一切真理表示懷疑，因為這才是正確地使用這不信的籐牌之法，而且是我的眾僕人所應當遵行的。凡不照我的話去行的，就不是愛我的，我也只能當他是我的仇敵了。

「五、我的另一個犀利的武器，就是啞口不禱告的靈，也即是不屑求憐憫的靈；因此，我的人靈城呀！你們要好好使用這武器。甚麼！求饒命麼？你們若要永屬於我，我絕不要那樣做。我知道你們都是硬漢，我也確信我已給你們配備了這擋護矢石彈丸劍戟的甲冑，必萬無一失。因此向沙代求憐憫的事，你們絕不要作。除此以外，我還有大槌、火把、箭、和死亡，都是極便利使用的精良武器，而且是有極大效用的武器。」

人靈城民武裝備戰

殆波羅斯用這些軍裝和武器將他們裝備起來以後，又

對他們這樣說：「要記着！我是你們的合法的王，而且你們曾起誓要效忠於我；所以我要你們記住這誓言，要顯出你們是人靈城的硬漢和勇士。你們也要記着我時常向你們所施的恩惠，你們沒有求我，我就把外面的東西都賜給你們了。我既將各樣特權、餽贈、特益、利潤、及尊榮都賜給了你們，因此有人要來奪取我的國土之時，你們人靈城中在我手下像獅子一樣的勇士，豈不應當起來向我表示效忠麼？我再講一句就完了。我們若能站住，勝過這次的攻擊，我確信，再過一點點的時候，全世界都是屬我們的了。當那日到來的時候，我忠實的心腹們呀！我會立你們為王、為王子、為官長，那時我們是何等光榮呀！」

殆波羅斯既這樣武裝了人靈城的人，叫他們起來抵抗他們那善良的合法的王沙代以後，他又加倍派兵看守各城門，就退到堡壘裏去了。人靈城的人為了表示他們的決心和勇氣，每日都操練他們的武器，互相教導作戰之法。他們也向他們的仇敵挑戰，並頌揚他們的暴君殆波羅斯。他們也自誇到了沙代與他們的王不免一戰之時，他們將如何勇猛。

沙代大軍的陣容

這期間，善良的沙代王一直都在準備差遣大軍，要把人靈城從僭竊的王殆波羅斯的暴政之下拯救出來。但是祂以為，起先最好不要差祂勇敢的兒子以馬內利前去，乃是先打發祂的一些僕人前去，觀察人靈城的情形，看看能不能藉着這些僕人使他們重新歸順他們合法的王。這支軍隊

有四萬多人，都是忠貞的勇士，因為他們都是來自沙代王自己的宮庭，而且是王自己挑選的。

他們由四位剛毅的將軍率領，每位率領一萬，浩浩蕩蕩的來到人靈城。這些將軍的名字及旗幟如下：第一位名叫「雷子」將軍；第二位名叫「定罪」將軍；第三位名叫「審判」將軍；第四位名叫「正法」將軍。這是沙代王所派遣去收復人靈城的四位將軍。

如前面所說：沙代王認為派遣這四位將軍到人靈城去十分適當，因為每逢戰事，他就差派這四位將軍作先鋒，因他們都是勇猛無比、不辭艱苦的勇士。他們能破堅冰，能藉劍鋒開路，他們的部下也都勇猛像他們一樣。

沙代王授與這些將軍每人一面軍旗，叫他們可以把旗幟飄揚起來（詩六十四），一方面是由於祂善良的動機，一方面是由於祂在人靈城所有的權利。

第一位將軍的旗手名叫「雷電」先生，軍旗是黑色，標幟是三個火紅的霹靂（可三10）。

第二位將軍旗手名叫「憂傷」先生，軍旗是灰色，標幟是一本敞開的律法書，其中並有火焰發出（申三十三2）。

第三位將軍的旗手名叫「驚嚇」先生，軍旗是紅色，標幟是一個燒着的火爐（太十三40-42）。

第四位將軍的旗手名叫「正義」先生！軍旗也是紅色，標幟是一棵無果子的樹，有一隻斧子放在樹根上（太三10）。

如前面所述，這四位將軍每人率領一萬人，他們都是

忠於王，在作戰之時都是勇猛無比的。

大軍出發

一天，沙代將這支大軍召集在一起，點過了名，就給他們都配上了適合他們的等級和任命的裝備。

沙代王既檢閱了祂的軍隊，就在眾軍兵面前一一囑咐這四位將軍，要他們都忠勇地去完成任務。祂所給他們的命令，雖然內容因他們的名字、爵位、身份、及等級而各有些微的差異，其形式是相同的；現在讓我把命令的內容抄錄如下。

人靈城的沙代大王向祂忠勇的「雷子」將軍頒佈對人靈城作戰的命令如下：

「『雷子』勇將阿！你現在率領我這一萬忠勇的精兵，奉我的名往那不幸的人靈城那裏去。你到了那裏的時候，要先向他們提出和平的條款（太十11-12；路十5）；並吩咐他們脫離那惡者殆波羅斯的軛及暴政，出來歸順我，因為我原是他們合法的王和主人。你要吩咐他們，也要把城中一切屬於殆波羅斯的東西都清除淨盡；你要留意，他們歸順的意思必須是誠實無偽的。你吩咐了他們以後（他們若真的歸順我），你就要盡你的力量，派兵把守人靈城。他們若歸順我，你就不要傷害其中任何生靈，你要待他們如同你的朋友或弟兄一樣；因為他們都是我所愛，他們都是我所寶貴的。你又要告訴他們，我到了時候會到他們那裏來，並叫他們知道，我是有憐憫的。

「但若你雖然向他們招降，並出示你的權柄給他們

看，他們仍然反抗你、抵擋你，依舊叛逆的話，我命令你，這時你要用一切的機巧、權能、才智、及力量，使他們就範。即此佈達。」

沙代所囑咐其餘三位將軍的話，也與此大同小異。

這四位將軍既從他們的王手裏接受了權柄以後，就在所定的日期及預定的地點會合，每一位都穿戴着適合他的使命的英武裝備。於是，他們在沙代重新叮囑以後，便擎起旌旗，浩浩蕩蕩開赴人靈城。「雷子」將軍統領前隊，「定罪」將軍及「審判」將軍居中，「正法」將軍殿後。他們要走極遙遠的路程（因為人靈城離沙代的宮庭極遠），經過許多人民、眾多的國家和地方；但所經之地均秋毫無犯，無論到了何處，都帶給人祝福（弗二13、17）；他們路上一切的費用，都是由王供給。

他們這樣行軍過了許多日子以後，最後人靈城便遙遙在望了。將軍們看見那城的情形之時，都不禁為它哀哭；因為他們立刻就見到它屈服在殆波羅斯的命令、手段、及陰謀之下的慘狀。

他們來到城前，對着耳門（因為那是聽聲音的地方）安營掘壕以後，就準備攻城。

殆波羅斯妖言惑眾

城民望見這樣雄壯的大軍浩浩蕩蕩而來，見他們步伐整齊，不亂行伍，武器閃閃發光，旌旗招展，初時大家都從家裏出來觀看。但是那個狡猾的狐狸殆波羅斯，怕百姓看見這陣容以後，會一聽見招降便立即打開城門投降，於

是急忙從堡壘下來，把百性招聚到城中，就在這裏用如下的謊言欺哄他們。

他說：「諸位先生！雖然你們是我所信任所親愛的朋友，但是今日的事，我不能不稍為責備你們。你們出去看那些來圍攻人靈城的軍隊，真是糊塗極了。你們知道他們是誰麼？你們知道他們從何處來麼？你們知道他們的來意麼？他們就是我從前老早就告訴了你們那要來毀滅我們的軍隊。故此，我曾費盡力量把你們武裝起來，使你們的鬥志堅強起來。既然如此，你們一看見他們的時候，為甚麼不大聲喊叫，點起烽火，給全城報警，使我們大家都採取防禦姿勢，並準備向他們挑戰呢？你們若那樣行了，就真是表現出是合我心意的人了。但是你們現在所行的，卻使我有萬分擔憂——我說萬分擔憂——恐怕當他們和我們要開始交戰之時，我會發現你們已經沒有膽量抵擋他們了。我為何吩咐你們要小心防備，並加派雙倍的人員看守各城門？我為何要竭力使你們剛硬如鐵，使你們的心如一塊磨石？你們想想，難道是要你們如同婦人一樣，又如同一群傻子去觀看你們的死敵麼？呸！呸！你們現在要採取防禦姿態，敲起鼓來，集合起來準備作戰，使我們的仇敵知道，人靈城的人都是勇士，都是不可輕侮的。

「我現在不再呵叱你們，也不再責罵你們；但是我警告你們，以後再不可有這樣的舉動了。以後若沒有我的命令，你們中間無論何人都不准在城牆上伸首往外看。你們現在聽見了我說的話，你們就要照我所吩咐的去行。若是這樣你們就使我安全地與你們同在，我也要為你們的安全

和榮譽，好好照顧你們，如同照顧我自己一樣；完了。」

城民聽了殆波羅斯這一番話，態度大變，嚇得面如土色，大家都滿街亂走亂嚷說：「來幫手呀！來幫手呀！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裏來了。」也沒有一個人能安靜下來，他們如同發狂的人一樣，大嚷說：「毀滅我們的人來了阿！」殆波羅斯看見這種情形，便自言自語說：「好極了，我最喜歡你們這樣做；你們這樣行，正合我的心意；你們現在所表現的是表明對於你們的王的忠順。只要你們時常這樣，敵人若有本領便只管放馬過來罷！」

多次招降

沙代王的軍隊在人靈城前扎營還不到三天，「雷子」將軍便吩咐他的號手下到耳門去，奉沙代大王的名叫人靈城的人來聽他主人要他傳給他們的信息。於是這個號手（他名叫「留心聽」）便遵命到耳門那裏，吹起號來，但是沒有人理會，因為殆波羅斯曾這樣吩咐，不要理會他。號手於是回到營中，將經過稟告「雷子」將軍。「雷子」將軍聽了，心中憂愁，便叫號手回去休息。

後來，「雷子」將軍又差號手到耳門去吹號，像上次一樣叫城民來聽，但是城中仍然毫無動靜，沒有人出來，也沒有人答應，因為他們的王殆波羅斯曾這樣吩咐，他們便唯命是從。

於是將軍們和其他野戰官長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商議應採取甚麼策略去攻取人靈城。討論的結果，他們決定叫那號手再去一次，若城中仍不理會，便叫號手告訴城裏

的人，他們就要用武力強迫他們就範（路十四23）。

於是「雷子」將軍便吩咐號手到耳門去，奉沙代王的名大聲吹號，叫城民立即到耳門來聽王的大將們的話。於是號手便前去，遵命吹起號角來；他在耳門吹號，第三次叫城民來聽。他並且說：若他們仍然不理會的話，祂的王子的將軍們就會下來，用武力使他們歸順了（賽五十八1）。

這時，人靈城的總督和城門總管「意志」公爵（這個「意志」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個變節者）便站起來。他大聲喝問號手是誰，並問他從何處來，又為甚麼在城門前發出這樣使人討厭的噪聲，又講這樣使人難受的話。

號手便回答說：「我是沙代大王的大將『雷子』將軍的部下。你和你們全人靈城的人都背叛了沙代大王，並且冷待了祂，我的主人『雷子』將軍現在有一個特別的信息要傳給這城，也傳給作為祂城中一份子的你。你們人靈城的人若安靜敬聽，那就好了；若不然，你們必自吃其果。」

於是「意志」公爵回答說：「我會將你的話稟告我主，看看他要怎樣說。」

但是號手立即回答說：「我們所帶來的信息不是對殆波羅斯講的，乃是對不幸的人靈城講的。我們根本不管殆波羅斯要怎樣回答，也不會理誰來為他回答。我們是奉命到這裏來，將城從他殘酷的暴政之下釋放出來，並要說服人靈城的人，使他們像從前一樣歸順至高的沙代王。」

「意志」公爵便說：「我會把你的話傳給全城的人聽

的。」

號手就回答說：「先生！請你不要欺騙我們，惟恐你這樣做，你自欺更甚。」號手又接着說：「因為我們已經決定了，若你們不是和和平平地出來歸降的話，那末我們就要向你們開戰，用武力使你們屈服。我要給你們一個記號，你們就知道我現在所說的是真是假——明日你們必看見有火紅霹靂為標記的黑旗插在山上，那就是向你們的王挑戰，和我們決心使你們歸順你們的主和合法的王的記號。」

於是前面的「意志」公爵便離開城牆，號手也回營去了。號手一回到營中，沙代大王的將軍們及軍官們都聚攏了來，想知道城中有沒有人來聽，以及此行的結果如何。於是號手就將經過報告給他們聽。

勇敢的「雷子」將軍聽了就说：「讓我們仍然在戰壕中靜候片時，看看動靜再說。」

四將軍宣明聖旨

快到人靈城的人要出來聽「雷子」將軍及其隨員講話的時候，有命令要沙代營的全軍都武裝起來，準備採取行動；若人靈城的人肯聽從，便立即以慈悲待他們；若不然，就用武力使他們屈服。那日子一到，眾號手便一齊吹起號來，叫全營的軍兵都準備去做那一天所要做的工作。但是，當人靈城的人聽見沙代營中的號聲，都以為沙代的軍隊就要來毀滅他們，他們心中起先非常驚恐。但是過了一會，他們鎮定下來以後，他們也準備迎戰；若沙代的軍

隊來攻城的話，就準備和他們一拼。

到了所預定的時刻，「雷子」將軍決意要聽聽城民的答覆；因此他就叫號手再吹號，叫人靈城的人來聽他們沙代那裏所帶來的信息。於是號手便前去吹號，他一吹號，城民就都起來盡他們所能的緊緊守住耳門（亞七11）。等到他們都上城上之時，「雷子」將軍就要市長公爵來聽旨；但那時是「不信」公爵接了「情慾」的任當市長。於是「不信」公爵便上到城頭上來。「雷子」將軍定睛一看，就大聲說：「不是這個人。人靈城原日的市長『悟性』公爵在那裏呢？我要他來聽旨。」

那時殆波羅斯（因為他也下來了）就對「雷子」將軍說：「將軍閣下！你好大膽，你至少已經四次來招降，要人靈城投降你們的王；我不知道你憑着甚麼權柄，我現在也不和你爭論這件事。所以我要問你，你若有自知之明，你這樣來騷擾，有何理由，又是何居心呢？」

「雷子」將軍

「雷子」將軍卻絕不理會殆波羅斯或他所說的話，仍繼續對人靈城的人說：「你們這些不幸而又背逆的城民呀，你們要知道，我的主人沙代大王是最有恩典的王，祂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將祂的聖旨傳給你們（說着，就將祂的委任狀向城上一揚），叫你們歸順祂。祂吩咐我說：你們若接受我的招降，我就待你們如同我的朋友或弟兄。但是祂也吩咐過我說：若向你們招降，你們仍然叛逆，不肯聽從，我們就要用武力使你們屈服。」

「定罪」將軍

然後「定罪」將軍便站起來說：「人靈城呀！人靈城呀！你要聽我說。你從前因清白無罪而著名於世，但是現在你已經敗壞，變成虛謊和詭詐的住處了（羅三10、19-23，十六17-18）。人靈城的人呀！你們剛才已經聽見我的弟兄『雷子』將軍所說的話；你們本已背叛了我們的王沙代，祂現在向你們提出和平的條款，要饒恕你們的罪；你們若肯接受，這就是你們的智慧，也是你們的幸福。祂滿有力量把你們撕成碎片，在祂發怒之時，也沒有人能在祂面前站立得住（詩五十21-22）。

你們若說你們沒有犯罪，沒有背叛我們的王，你們自從背棄祂的那一日起（這是你們犯罪的開始）一切的行動，便足以指證你們的不是。你們聽從暴君殆波羅斯，接納他作你們的王，那不是罪麼？你們拋棄沙代王的法律去歸服殆波羅斯，那不是罪麼？你們現在拿起武器，緊閉城門，起來抵抗你們的沙代王的忠僕們，這不是罪麼？既然如此，你們就要接納我的弟兄『雷子』將軍的勸告，不要錯過這寬大處置你們的時候，立即同你們的對頭了結罷（路十二58-59）。唉！人靈城呀！不要聽信殆波羅斯用花言巧語牢籠你們的詭計，使你們遠離慈憐，使你們陷於無窮的痛苦之中。也許那欺騙人的傢伙還會使你們相信，我們到這裏來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呢。其實，我們到這裏來的緣故是因我們順從王的命令，並且因我們愛看見你們都享福。

「人靈城呀！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想想，沙代王這樣

謙卑地對待你們，這豈不是使人驚奇的恩典麼？現在祂藉着我們和你們理論，低聲下氣地勸你們，求你們歸順祂，與祂和好（林後五18-21）。祂是少不了你們麼？絕對不是；你們才少不了祂。但祂是有憐憫的，祂不願你們死亡，乃願你們回頭而活。」

「審判」將軍

「審判」將軍便站出來說：「你們這些人靈城的居民呀！你們背叛悖逆沙代王要到幾時呢？你們要知道，我們以堂堂的陣容到這裏來，不是來傳達我們自己的心意，也不是來為自己報仇；乃是我的主人沙代大王差遣我們到這裏來，叫你們歸順祂。你們若不和和平平地來歸順祂，我們奉命要用武力使你們屈服。你們不要自己以為，也不要聽那暴君殆波羅斯的話，以為我們的王沙代不能用祂的能力使你們屈服，不能把你們踏在腳下；因為祂是創造萬物的主，祂若摸山，山就冒煙。祂仁慈的恩門並不是永遠開着的；因為那降罰的日子臨近，勢如燒着的火爐；刑罰的日子並不遲延，必速來到（瑪四1；彼後二3）。

「人靈城民呀！你們已經多次觸怒我們的王，現在祂向你們施出憐憫，你們還當小事麼？祂現在仍然向你們伸出金杖，而且還沒有在你們面前關上祂的恩門；難道你們要激怒祂使祂這樣做麼？若是這樣，請你們留心考慮我現在所說的話；這恩門必永遠不再為你們開啟了（伯三十六14、18；詩九7；賽六十六15）。你們若說：你們不理祂；但審判就在祂面前，所以你們要投靠祂。要小心，因

為祂一發怒，你們就完了；那時，無論多少贖價也不能救贖你們了。祂難道會看重你們的財富麼？絕對不會；金子和一切財富的力量，祂都不會放在眼裏。祂已經為審判擺設了寶座，因為祂來必如烈火，祂的車輦像旋風，祂的忿怒可怕，祂的斥責如同火焰。所以人靈城民呀！你們要小心，免得你們惡貫滿盈，就受到祂公義的審判。」

在「審判」將軍對人靈城講這些話的時候，有人看見殆波羅斯在那裏發抖。但是「審判」將軍接着又說：「你們這些不幸的人靈城民呀！為甚麼還不打開門迎接我們呢？我們是你們的沙代王的代表，我們看見你們回頭而活就歡喜。當審判臨到你們的時候，你們的心還能忍受得住麼？你們的手還有力量抵擋得住麼？（結二十二14）我對你們說：你們能喝我們的王為殆波羅斯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那忿怒的杯，如同人喝美酒一樣麼？你們要好好及時想一想！」

「正法」將軍

這時第四位大將「正法」將軍就站出來說：「人靈城呀！你從前雖然著名，但現在卻像無果子的枝子；你從前是至高者所喜愛的，但現在卻成了殆波羅斯的巢穴。你也要留心聽我說：並聽我奉沙代大王之名所要對你說的話。看哪！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所以凡不結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太三7-10）。

「人靈城呀！你直到如今都是一棵不結果子的樹；你所結的盡都是荊棘和蒺藜。你的壞果子表明你不是一棵好

樹；你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掛都是苦的（申三十二32）。你背叛了你的王；看哪！我們沙代王的權能和力量——就是放在你根上的斧子。你怎樣說呢？你要不要回頭呢？我再說：請告訴我，在斧子第一次砍下來以前，你要不要回頭呢？我們的斧子還沒有砍斷你的根以前，必須先放在你的根上警告你；在此二者之間，所要求的你要悔改，而且這是你唯一能及時悔改的時候。你作何決定呢？是你回頭，還是我砍下去？人靈城呀！若我砍下去，你就完了；因為我受命將斧子放在你根上，也受命要將你的根斬除；除非你歸順我們的王，否則無人能阻止我執行我所受的命令。人靈城呀！若慈憐不能將你打動，那麼，除了被砍下、被丟在火中焚燒以外，你還有甚麼別的用處呢？

「人靈城呀！忍耐和寬容並不是無限的，至多是一年、二年、或三年；但你若背叛了三年還不悔改（其實你已經超過了這期限），就要把你『砍了』（路十三8-9）。你以為這些話只是恐嚇麼？你以為我們的王能說不能行麼？人靈城呀！你到時將會發現，罪人若輕看或蔑視我們的王的話，祂的話對他們不但是警告，而且是燒着的火炭。

「你已經成為累贅多時，你還要這樣繼續下去麼？你的罪已經使這支大軍臨到你的城下，難道你還要逼它向你施行審判麼？你已經聽見了各位將軍所說的話，但是你現在還緊閉着城門。人靈城呀！你說罷！你是仍然冥頑不靈，還是願意接受和平的條款呢？」

這四位高貴的將軍所說的勇敢的話，人靈城的人卻不

聽；雖然這種聲音曾震動耳門，但是其力量尚不能衝破那門。最後城民想要一些時候來準備回答這些要求。將軍們便告訴他們，他們若把「惡念」丟下城來，讓他們照着他所行的惡事報應他，他們就可以給他們考慮的時候。若他們不把「惡念」丟下城來，他們就不給他們考慮的時候；他們說：「因為我們知道，『惡念』若一日留在城中，一切好的意見都會給他破壞，結果只有害無利。」

殆波羅斯當時也在場，他不願喪失他的忠僕「惡念」先生，因為他是他的代言人，當時就想親自出來答話；但是轉念之間，他想這樣做不好，便吩咐當時作市長的「不信」公爵去答話；他說：「『不信』市長，你去答覆這些叛黨罷！盡量說：使人靈城民都聽見並了解你所說的話。」

城民硬着頸項

於是「不信」市長就遵殆波羅斯之命出去答話，說：「各位先生！我們看見你們到城下來扎營，攪擾了我們的殆波羅斯王和人靈城的人；但你們是從何處來，我們不想知道；你們說你們是甚麼人，我們也不相信。你們大言不慚地告訴我們，說你們有從沙代王得來的權柄；但祂憑着甚麼權利吩咐你們這樣行，我們也不要知道。」

「你們也說，沙代王曾給你們權柄叫這城的人拋棄他們的主人，出去歸降你們的沙代大王；你們用花言巧語告訴他們，只要你們這樣做，便不咎既往。」

「你們而且還更進一步威脅他們，恐嚇他們說，他們

若不照你們的話去行，就要毀滅這城。

「將軍們呀！不管你們是從那裏來的，也不管你們的目的是何等正當，但是你們要知道，無論我主殆波羅斯，或是我『不信』本人，或是我們勇敢的人靈城民，我們都不理會你們是甚麼人、不理會你們所說的話，也不理會你們所說那位差你們到這裏來的王。祂的權能、祂的偉大、祂的報復，我們一點也不怕，我們也不投降。

「至於你們用戰爭來威嚇我們，我們並不是弱者，我們必定和你們周旋到底。我告訴你們：我們看你們不過是一些惡徒光棍，既背叛了你們的王，便出來到處騷擾，一面想用花言巧語欺騙人，一面又大言炎炎恐嚇別人，想使不識你們詭計的傻子棄城給你們，然而人靈城卻不是這樣容易受騙的。

「總之，我們不怕你們，我們不懼你們，也不接受你們的招降。我們要緊閉城門，我們的地方我們不要你們進來。我們也不准你們老是這樣坐在我們面前，我們的百姓要安靜度日，你們在這裏會打擾他們（路十一21）。因此，你們趕快起來收拾行囊回去，否則我們就要放炮打你們。」

老「不信」市長講完了這篇演辭，兇狂的「意志」公爵隨即又來補充一番；他說：「各位先生！我們已聽見了你們的要求，和你們威嚇的響聲，並聽見了你們招降的聲音；但是我們不怕你們的武力，我們不理會你們的威嚇，我們從前怎樣，現在還是怎樣。我們現在命令你們，限你們三天之內就離開這地方，否則你們便會知道，你們敢把

人靈城中熟睡着的獅子殆波羅斯吵醒了，是不是合算。」

「忘善」秘書也插嘴說：「各位先生！你們已看見我主們都用溫言回答你們的惡語；而且，我聽見他們叫你們安安靜靜地離開這裏；因此，請你們接納他們的好意，離開這裏罷！我們可以出來用武力對付你們，使你們試試我們的刀鋒；但是因我們喜歡安樂自在，所以我們不喜歡傷害別人，或干涉別人。」

說到這裏，人靈城的人都齊聲歡呼，彷彿他們靠着殆波羅斯和他的同僚已經打了一場勝仗。他們也鳴起鐘來，大大歡樂，並且在城上跳舞。

殆波羅斯此時也回到堡壘裏去，「不信」市長公爵和「忘善」秘書也回自己的地方去了；只有「意志」公爵特別小心看守城門，把各門加上雙鎖雙門，並派加倍的衛兵把守；特別是耳門，更加意防守，因為沙代王的軍隊最想從這門攻進來。「意志」公爵任命老「成見」先生作把守這座城門的衛士長。這個老「成見」是個鐵面無情、脾氣暴躁的傢伙。「意志」公爵派六十名聾子在他手下；這些人對於這種守門的工作最能勝任愉快，因為無論是沙代的將軍們所說的話，或是沙代的兵士說的話，他們都全不理會。

戰事正式開始

當各位將軍聽見城內官長的答覆，又看見他們不能使城中原日的居民來聽沙代的話，並看見人靈城決意要與沙代的軍隊開戰，他們就接受挑戰，要用武力來對付人靈

城。首先，他們增兵對着耳門；因為他們知道，除非他們能從這門攻進去，否則便沒有辦法拯救城裏的人。這樣部署好了以後，他們就叫其餘的部隊各歸本位。以後，他們就發出口令，這口令就是「你們必須重生」。於是他們便吹號；而城裏的人也立即吶喊回應，一炮還一炮，戰事便正式開始。城裏的人早已在耳門的城樓上安裝了兩尊大炮，一尊叫做「志氣高大」，另一尊叫做「頑固」。他們非常信賴這兩尊大炮。這兩尊大炮是殆波羅斯的鑄造家「張狂」先生在堡壘中鑄成的，都是很犀利的武器。不過，沙代的將軍們看見這兩尊大炮時十分謹守戒備，雖然有時所發的炮彈帶着怪聲掠過他們的耳邊，但卻不能傷害他們。城民深信，他們用這兩尊大炮，必能使沙代營大受騷擾，而且能夠把城門守住；不過後果顯明，他們其實並沒有甚麼戰果可誇。

人靈城還有別的小兵器，他們也用那些小兵器來和沙代營周旋。

沙代營的軍兵也非常勇猛地作戰，真可以說是奮不顧身，連連發炮攻城及耳門；因為他們看見，除非他們能轟開耳門，便無法破城。沙代的將軍們曾帶了幾架甩石的機弦，和兩三部衝城車；所以他們就用甩石的機弦轟擊城民和他們的房屋，並用衝城車想把耳門撞開。

沙代營與人靈城經過不少大小的劇戰，沙代的將軍們用他們的兵器想要轟倒耳門上的城樓或轟開耳門，從這裏打進城去。但是人靈城在殆波羅斯的忿怒「意志」公爵的勇猛、和「不信」市長及「忘善」秘書的指揮之下，卻吃

立不動。沙代大軍整個夏天的進攻似乎是徒勞無功了，人靈城方面卻佔了優勢。各位將軍看見繼續進攻無濟於事，便暫時作戰略撤退築壘固守，以待來春。在這交戰場之中，你必定能想到雙方都傷亡慘重；下面就是關於雙方傷亡的簡單記錄。

雙方戰果

當沙代王的將領們從天庭下來去打人靈城，在陸上行軍之際，他們遇見三個想投軍的青年；這三個人看起來都有膽有識而且能幹的。他們的名字是「傳統」先生！「人智」先生！和「人造」先生。於是他們便來到將軍們面前說明來意，表示要為沙代效勞。將軍們就將他們的目的告訴他們，並叫他們不要鹵莽從事。但是這三位青年說：他們已經考慮過這件事情，並且聽說沙代大軍正向目的地進發，所以特地趕來，希望能投效在將軍們麾下。「雷子」將軍因見他們有膽識，於是便將他們收編在他的隊伍中，一同開赴戰場。

戰事爆發以後，在一場激戰中，「意志」公爵手下的人馬從人靈城的暗道出擊，正遇見「雷子」將軍的後隊人馬，這三個人剛好在那裏；他們就把這三個人擄去，解到城中，下在監裏。不久，人靈城中就把這消息傳開了，說：「意志」公爵的部下俘擄了沙代營中三個著名的人物；最後這消息也傳到住在堡壘裏的殆波羅斯耳中。

殆波羅斯於是召見「意志」公爵要知道這件事是否確實。「意志」公爵來了，殆波羅斯就問他，他就把實情告

訴殆波羅斯。於是殆波羅斯就下令把那三名俘擄解到他面前來。他們來了，殆波羅斯就查好他們的身份、籍貫、及他們在沙代營中的職務，他們就一一據實相告。以後，殆波羅斯便吩咐將他們關押。

過了不多幾天，殆波羅斯又召了他們來，問他們願不願意效忠於他，去反抗他們從前的將領。他們就對他說，他們不大相信宗教，卻信命運，現在大王既然願意收容他們，他們當然願意服事他。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在人靈城中有一個「都可」部隊長，他是一個大實行家；殆波羅斯就寫了一封信，打發這三個人到「都可」部隊長那裏去，請他收編他們在部隊之中；信上這樣說：

「『都可』愛將：這三個帶着我親筆信來見你的人，願意為我作戰；因此我想，把他們交給你指揮，是最好不過的了。所以請你為我收納他們，遇有需要時，就利用他們和沙代及其軍隊作戰。特此佈達。」

於是他們就去晉謁「都可」部隊長，他就接待他們，並叫二人作侍衛；但他叫「人造」先生作替他拿兵器的人。這事我在此暫時擱置，現在再轉過去敘述沙代營那一方面的事。

沙代管的軍兵也得着了相當的戰果；因為他們轟穿了市長公爵的屋頂，使他無遮無掩。他們用甩石的機弦幾乎把「意志」公爵打死了；但是他過後又復元了。不過，他們還打死了許多參事，因為他們一炮就打死了六個：即「咒罵」先生、「好嫖」先生、「暴怒」先生、「不守諾言」先生、「醉酒」先生、和「欺騙」先生。

他們也轟毀了耳門上的兩尊大炮，使它們橫臥在地上。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沙代大軍曾作戰略撤退，築壘固守，以待來春，但他們仍時常設法騷擾人靈城。他們使人靈城的人再不能像以往那樣高枕無憂了。他們也使他們再不能像從前一樣無驚無擾地沉迷於酒色了；因為他們不時要受到沙代營的軍兵的驚擾，一時在這個城門、一時在另一城門、一時所有的城門都同時受到騷擾。沙代的軍兵常在最漫長的夜裏，最寒冷的天氣中，即是在最不合宜的時間，出動驚擾他們，使他們想在冬天休養生息也是不能。有時城外號聲震耳，有時甩石的機弦又向城裏發射石頭。有時一萬名沙代的軍兵會在半夜繞城吶喊，向人靈城的人挑戰。有時城中有人受了傷，他們淒慘的哭聲和喊聲四處可聞，更使憔悴的城民憂上加憂、苦上加苦。我敢說，就連他們的王殆波羅斯，在那些日子裏也寢食不安。

再度三次招降

我聽說：「在那些日子中，人靈城的人開始有了各種互不相合的思想。」有人說：「這樣怎能活下去！」別人就會回答說：「不要緊，不久就會好了。」又有人會站起來說：「我們不如歸降沙代，了結這場苦難罷。」有人便會心驚膽顫地說：「我怕沙代不會收納我們了。」殆波羅斯未佔據人靈城以前的「良心」秘書，也開始大聲說話了，他的聲音在人靈城的人聽來，現在簡直如同打雷的聲音一般。他的聲音與城外沙代軍兵的吶喊混成一片，使人靈城的人更加害怕。

人靈城中的情形也與前大不相同；城民從前所戀慕的東西，現在都沒有了（路十五15）。人靈城的一切美麗及賞心樂事，現在都消失了。城民的面上現出了縐紋，有些還現出死亡的陰影。人靈城現在是何等渴望能平安無事，並心滿意足地過活阿！

在寒冬時，將軍們（藉「雷子」將軍之口）吩咐號手到人靈城去招降，叫城民歸降沙代大王。他們曾一次、二次、三次打發號手去勸城民速速投降。就我所知，若不是老「不信」市長的反對，和「意志」公爵的思想那樣多變的話，城民早就投降了。殆波羅斯也開始如癡如狂；但講到投降，人靈城的人還沒有完全取得一致，因此他們仍然在恐怖中過日子。

我剛才說過，在這個冬天，沙代王的軍隊曾三次打發號手到人靈城去招降。

號手第一次到那裏去之時，是用和善的話勸告他們，說沙代尊貴的將軍們看見他們的不幸，如何悲傷，又如何因看見他們這樣竟不肯得着釋放，而感到難過。他又說：沙代的將軍們叫他告訴他們，若他們現在肯自卑，出來投降，有憐憫的沙代王仍會赦免他們從前背叛祂的大罪，也不記念他們從前悖逆的大惡。號手既勸告他們不要自我毀滅，不要與自己反對而自討苦吃以後，就回營去了。

號手第二次去的時候，所說的話就較前嚴厲了。他吹過號以後，就告訴他們說：他們若執迷不悟，繼續背叛的話，勢必激怒沙代將軍們的心，使他們決心把城攻下，把他們的白骨拋棄在城前。

號手第三次去的時候，所說的話就比前兩次更加嚴厲；他告訴他們說：由於他們始終抗拒，他就不知道沙代的將軍們現在還肯施恩與他們，或是就要來審判他們了；他說：「他們吩咐我來向你們招降，要你們開城來迎接他們。」號手說了這話，就回營去了。

和平談判

這三次的招降，特別是最後兩次的招降，使人靈城中大起恐怖，城中便立即召開會議。會議的結果，決定請「意志」公爵到耳門上去，吹起號來，招請沙代營的將軍們前來談判。「意志」公爵在城上一吹號，沙代的將軍們就都穿上全副戎裝，並各帶着一萬精兵上來。城民就告訴將軍們，說他們已經聽見了並且考慮了他們的招降，現在願意出來，在某些由他們殆波羅斯大王指定的條款下與他們，並與他們的沙代大王講和；他們所提出的講和條款如下：

一、他們現任的市長（「不信」）、和「忘善」先生、及勇敢的「意志」公爵，必順在沙代手下仍任原職、作人靈城、堡壘、及各城門的主管。

二、現在一切效忠他們殆波羅斯的人，沙代不得將其中一人放逐，仍要讓他們享有現在所享有的自由。

三、要准他們享有若干權利和特權；那就是說：他們的王殆波羅斯既然現在和從前一直都作了他們唯一的主和大能的保衛者，他所賜與他們，以及他們在他治理時早就享受的權利，要准許他們繼續享受。

四、若不經他們自己的抉擇及同意，不得另立新法律，另設新官吏或官署管轄他們。

他們說：「這四項是我們所提的和談條款；若同意的話，我們就歸降你們的王。」

但當沙代的將軍聽見他們這蠻橫的和談條款與無理的要求之時，他們就請尊貴的「雷子」將軍對他們說了如下的話：

「人靈城的居民呀！當我聽見你們與我們談判的號聲之時，我老實說，那時我真是高興。當你們說：你們願意歸降我們的沙代王之時，我更是高興。但是，當我聽完你們所提那些糊塗條款之時，見你們把絆腳石放在自己面前，我的高興便立即消失，我起初對你們悔改回頭的期望也立即變成恐懼。

「我相信，你們向我們所提出的這些條款，一定是人靈城的那個死敵老『惡念』先生所草擬的；但是這樣的條款，是任何服事沙代的人都聽不入耳的（提後二10）。所以我們一致拒絕你們所提的條款，並認為是大逆不道至極。

「然而，人靈城民呀！你們若願將自己交在我們手中，或者說得更恰當一點，你們若願意交在我們的王手中，並信任祂必會為你們立下祂眼中看為美好的條款（我敢說，那些條款你們會覺得是最有利於你們的），我們就會接納你們，與你們講和。但是，若你們不信任我們的沙代王，那末事情就和以前一樣，我們就要照着所擬定的來做了。」

這時市長老「不信」公爵便大聲喊說：「我們又不是傻子，那有人伸出雙手來任他們的仇敵擺佈的呢？在我來說：我是絕對反對無條件投降的，我們可知道他們的王的手段和脾氣麼？我聽人說：祂的臣民只要有絲毫的差錯，祂就要大發雷霆；而且我還聽人說：祂所要求的，總是過於他們所能做的。因此，人靈城民呀！你們要用智慧，好好審量這件事；因為你們若一旦屈服，你們就是將自己交在別人手中，你們就不能自由自主了。因此，你們若將自己交在一個有無限權力的人的手中，那就是世上最愚笨的事了；因為即使你們現在真的悔改了，但是絕不會得着公正的申訴。你們若落在祂手中之時，你們可以確實知道祂會饒了誰、殺了誰，或確知祂不會把我們通通殺光，把別處的人遷移到這城來居住麼？」

市長公爵這一番話，把一切和解的希望都粉碎了。因此，沙代的將軍們和全軍只好回營；市長也回堡壘同他的王殆波羅斯報告去了。

殆波羅斯已經等候他多時，因為他聽說他們已經開始談判了。因此，當「不信」市長踏進國務廳之時，殆波羅斯就招呼他說：「歡迎你！今日的事怎樣了？」於是「不信」公爵就同殆波羅斯深深拜了一拜，然後將經過的情形報告給他聽，說：「沙代的將軍們如此如此說：我如此如此說。」殆波羅斯聽了，心裏非常高興，就對他說：「市長——我忠誠的『不信』公爵，我已經十多次證實了你的忠誠，我從未見你有何差錯。我現在應許你，倘若這次戰勝了，我就把一個遠比人靈城市長公爵更尊貴的位置賜給

你。我要任命你作我的全權代表；你的地位僅次於我，你要執掌大權，統管萬民。你要捆綁他們，使他們不能反抗你；在我的臣僕中，除了那些甘願在你的羈絆之下過活的人以外，誰也不能自由行動。」

市長公爵就十分得意地從殆波羅斯面前退出來，大搖大擺地回家去，心想不久就要高陞了。

一場騷動

雖然殆波羅斯和市長公爵這樣約好了，然而這回對沙代將軍們的拒絕卻激起了人靈城民發生叛變。因為當老「不信」市長公爵到堡壘去把經過報告他的主並向他道賀之時，殆波羅斯未到人靈城以前原來的市長公爵，就是「悟性」，以及原來的秘書「良心」先生，已獲悉在耳門所發生的事（因為你必須知道，他們不准加入那場辯論，惟恐他們會因沙代的將軍們說的話而叛亂；但是，他們已經獲悉在那裏所發生的事，因此極其關心這件事），因此他們就招聚城中的一些居民，開始使他們看出沙代的高貴之將軍們的要求是合理的，並體認到老「不信」市長公爵的話所招致的惡果；那就是說，他講話之時對將軍們或對他們的王沙代都沒有尊敬的心；他並且暗示他們不忠及叛逆。他們說：「他說：他不會應承他們的提議，此外，他又加上一個假定，說，對方會毀滅我們；但是在此以前，對方曾向我們說明，他要向我們施憐憫，『不信』說這話，豈不就是暗示他們不忠和叛逆了麼？」

眾人聽見「悟性」先生和「良心」先生的話，都相信

那老「不信」市長確實作了大惡，就非常痛恨他；他們成群成群地在各處並在人靈城每條街道的轉角上聚集。起先他們是喁喁私語，後來就公開議論，再後他們就跑來跑去，連走連喊說：「沙代的勇將們呀！我們真願意作你們和你們的沙代王治下的子民！」當「不信」市長公爵聽見城民起了騷動，他就立即下去安撫城民，並想用自己的威勢鎮懾眾人。但是他們看見他，便都一齊向他跑來，若不是他一看情勢不對，便趕快逃入屋裏躲藏起來，恐怕他便非遭殃不可了。然而眾人還一同猛攻他的房屋，想把那房屋拆了；只因那房屋太堅固，他們才無可奈何。這時他才壯了膽子，在窗口對眾人講話。他說：「各位先生！今天這樣騷動，究竟是甚麼緣故呢？」

這時「悟性」市長就回答說：「就是因為你和你的主子對沙代的將軍們太無理了。你有三件大錯：第一、你們不讓『良心』先生和我諦聽你們的談話；第二，你們所提的和平條款，是他們絕對無法接受的，除非他們打算讓他們的沙代只作有名無實的王，而城民仍然可以依法在祂面前過着淫蕩和虛浮的生活，結果殆波羅斯在這裏仍然是握有權力的王，而沙代只是名義上的王。第三，沙代的將軍們已經向我們表白，在甚麼條件下他們才接納我們、才以恩慈待我們，但你卻用傲慢無理和邪惡的話全都拒絕了。」

當老「不信」市長聽見了這話之時，就大聲說：「造反了！造反了！人靈城中凡忠於殆波羅斯的朋友們，快快武裝起來！快快武裝起來！」

「悟性」市長說：「先生！你自然可以隨意曲解我的話的意思；但是我認為這樣崇高之主的將軍們，你是應當好好對待他們的。」

老「不信」市長便說：「這是較好一點的對待了，但我所說的，我是為我的王和他的國說的，並且是為要安撫眾民；但今日卻因你們不法的行動，使他們起來背叛我們了。」

於是原日的秘書「良心」先生就回答說：「先生！你不應當這樣曲解『悟性』市長所說的話。極顯然地，他說出了實情，你實在是靈城的敵人。你要知道，你用口作惡，說出無禮莽撞的話，你又使沙代的將軍們憂傷難過；你這樣行，使人靈城蒙受重大的損害。你若接受了和平條款，在靈城周圍的號聲和打仗的聲音現在就已止息了；但是現在可怕的聲音仍在，就是因為你說話沒有智慧。」

老「不信」市長就說：「先生！只要我還有這條老命，我一定會將你的話傳達給波羅斯，他必會答覆你。目前，我們總要謀求靈城的好處，但我們決不請教你。」

「悟性」市長說：「先生！你的王和你都是外國人，不是靈城本城的人；誰敢擔保你們把我們陷入更大的困難之時（那時你們也會看見，為安全起見，非逃命不可），不會把我們撇下，自願逃命；或是放一把火，你們便一溜煙走了，或把城燒光了，卻把我們撇在廢墟之中呢？」

「不信」市長說：「先生！你忘記了你是總督所治理

之下的老百姓，既然如此，你就應當有自老百姓的樣子；你們要知道，我主我王若聽見今日的事情，他可不好惹的阿！」

當他們正在互相責罵之時，「意志」公爵、「成見」先生、老「惡念」先生、和幾位新任的參事與市議員，從城上下來，便問這次的騷動是甚麼緣故。因為大家都搶着開口，結果一個字也聽不清楚。於是吩咐大家都不要作聲，這時那個老狐狸「不信」就開口說話了；他說：「在這裏有兩個脾氣暴躁的傢伙，因他們性情兇惡，同時我怕他們是受了『不滿』先生的慫恿，今日招聚了這群人來和我作對，而且還想煽動全城的人背叛我們的王。」

在場的殆波羅斯人都站起來齊聲說：事情誠然是如此。

當那些與「悟性」市長及「良心」先生站在一邊的人，看見情勢不對，看見對方人多力大，便趕快來幫助他們；於是便成了兩大對壘的陣勢。這時，在「不信」公爵那一邊的人要把「悟性」市長和「良心」先生立即送進監牢；但是另一邊的人則說不可。於是他們再次誇耀己方的陣容；殆波羅斯人齊聲高呼老「不信」、「忘善」、新任參事們，以及他們的大王殆波羅斯萬歲；而對方也立即高呼沙代、將軍們、祂的法律、他們的恩慈萬歲，並稱揚他們的條件和手段。這樣口角了一陣以後，祂們便動武，互相扭打起來。良善的「良心」老先生兩次被殆波羅斯人那一邊的「麻木」先生打倒在地。「悟性」公爵也險些被槍打死了，但放槍的人沒有瞄準，否則他就要死於非命了。

殆波羅斯人那一邊也有許多人傷亡；有一個殆波羅斯人名叫「鹵莽」先生！他被「意志」公爵的僕人「心思」先生把腦髓都打了出來。老「成見」先生被人一腳踢落污泥中；我看見他在污泥中打滾，真是覺得好笑。因為雖然在不久以前，他被任命為一隊殆波羅斯人的隊長，城民大受其害，但是現在他們把他踏在腳下，他被「悟性」公爵那一邊的人把他的頂蓋打落在地。「都可」先生在這場扭打中成了最忙亂的人，他在兩邊跑來跑去，說好說歹，但是兩邊的人都恨他，因為他不忠於任何人。他因自己太莽撞，被人打斷了一條腿，那個打斷他的腿的人，還想把他的頸項扭下來呢。

但是不要忘記，雙方都傷亡慘重。你看見「意志」公爵與前大不相同，一定會感到奇怪；他似乎袖手旁觀，既不幫這一邊，也不幫那一邊，只帶着微笑在看老「成見」在污泥中爬上跌下的情景。在「都可」隊長一拐一拐地上到他面前之時，他似乎也沒有多大留意他。

騷動過後，殆波羅斯就打發人叫了「悟性」市長和「良心」先生來，把他們二個人下在監裏，指他們是這次最重大之騷動的首兇和主使人。於是人靈城再平靜下來，而這兩個囚犯在獄中卻受盡各種虐待。殆波羅斯想把他們放逐到城外去，但是這時這樣做沒有用處，因為各城門口都有戰事。

再次招降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我們前面所敘述的故事上來。沙代

的將軍們離開城門回營以後，即刻召開作戰會議，商議下一步怎樣行；有的說：「我們即刻上去，把城攻陷。」但是大多數的意見贊成再向他們招降；他們所以想這樣做是最好的理由，是因為就他們所知，城民現在比從前更有這種意向了；贊成這個意見的人說：「他們中已有人有投降的意向，我們若現在即刻對他們採取猛烈的措施，必引起他們的反感，使他們更不願接受我們的招降了。」

因此他們大家都同意這緩攻的計策，叫了一名號手來，把當說的話傳給他，規定他出發的時刻，並祝他「一帆風順」。沒有過多少時候，號手就起程前去。於是他來人靈城牆那裏，直朝耳門而來，到了這裏，就遵命吹起號來。當時城裏的人就出來看是甚麼事情，號手就對他們說了這下面的話：

「又硬心又可憐的人靈城民呀！你們愛戀罪惡要到幾時呢？你們這些愚頑的人呀！你們以輕蔑為快樂要到幾時呢？你們到現在仍藐視和平及得釋放的提議麼？你們現在仍不理會沙代的好意，還去信賴殆波羅斯的謊言和欺詐麼？你們以為當沙代把你們克服了之時，你們想起你們對沙代這種態度，會使你們心中得着平安和安慰麼，或者以為祂會因聽見你們暴怒的言語，就像蚱蜢一樣怕你們麼？祂懇求你們是因為怕你們麼？你們以為你們比祂還強麼？你們望一望諸天，看一看眾星，你們知道它們有多高麼？你們能阻止太陽在軌道上運行麼？你們能使月亮不發出光來麼？你們能數算眾星的數目麼？你們禁止雨從天上降下來麼？你們能叫海中的水上來，並使它遮蓋地面麼？你們

能看見每一個驕傲人，就使祂降卑，並使祂抱愧蒙羞麼？然而這些都是我們的王的作為，我們今日就是奉祂的名到你們這裏來，要使你們服在祂的權下；所以我現在奉祂的名再向你們招降，勸你們向祂的將軍們投降。」

寧死不屈

城民聽見這話，呆若木雞，不知回答甚麼好。因此殆波羅斯突然出現，要他自己來答覆；但他卻轉過身來對城民說話。

他說：「先生們！和我忠誠的百姓們！若這個招降者論到沙代的偉大是『真』的話，那麼祂必時時用恐怖轄管你們，並使你們鬼鬼崇崇地偷生。像祂這樣專橫的人，雖然現在還在老遠的地方，你們怎能忍受呢？若祂還在老遠尚且難以忍受，祂若在你們面前，你們怎能忍受得住呢？我雖然是你們的王，但我與你們很親密，你們可以隨意和我玩，如同和蚱蜢玩一樣。所以你們要想想看，甚麼是於你們有益的，你們也不要忘記我從前所賜你們眾多的豁免及自由。

「而且，若這個人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話，為甚麼沙代的百姓現在到處都作奴隸呢？在宇宙中再沒有人像他們那樣不快樂了，再沒有人像他們那樣被人蹂躪了。

「我的人靈城民呀！想想罷！我極不情願離開你們，深願你們也一樣不情願離開我。但是我對你們說：要想想，皮球還在你們的腳下；你們現在有自由要怎樣就怎樣，只要你們知道怎樣使用；是的，你們現在也有了一個

王，只要你們能表示你們是如何愛他，並如何順服他。」

人靈城民聽了這話，立時心硬如鐵，更加堅決的反對沙代的將軍們。他們想到沙代的偉大，便心驚膽顫；他們想到祂的聖潔，就陷入絕望之中。因此，他們稍作商議以後，就請號手轉達他們的答覆，說他們決心擁護他們的王，但決不向沙代投降；因此無需再來向他們招降了，因為他們寧死不屈。現在事情似乎已經弄到不可收拾了，人靈城民對於一切全不理會了。但是，沙代的將軍們知道他們的主能怎樣做，所以還不灰心。因此，他們仍打發人去向城民招降，所說的話比以前更加嚴厲；但是越打發人去向他們招降，叫他們與沙代復和，他們的心與祂越疏遠。

「先知越發招呼他們，他們越發走開……眾先知雖然招呼他們歸向至上的主，卻無人尊崇主。」（何十一2、7）

續商攻城大計

於是沙代的將軍們只好放棄這種方法，另謀對策。所以他們又聚集商議，讓大家自由發表意見，要看看還有甚麼方法能將人靈城奪回，使它從殆波羅斯的暴政之下解救出來。這個就這樣說，那個又那樣說。以後，尊貴的「定罪」將軍便站起來說：「我的弟兄們！我的意見是這樣：

「一、我們繼續用甩石的機弦攻城，繼續騷擾他們，使他們日夜不得安寧。這樣我們就可以抑制他們狂暴情緒的滋長；因為就連獅子受到不住的騷擾，也會馴服下來。」

「二、第二步，我們聯名呈請我們的主沙代，將人靈

城的情形和情勢陳明，並請求祂饒恕我們到如今還沒有較好的成就；然後懇切請求祂派兵來幫助，調派一位智勇雙全的將軍率領更強大的軍隊前來幫助我們，使神所主持的征討，不致師老無功，而能早日將人靈城奪回來。」

尊貴的「定罪」將軍這一番話，大家都一致贊同，因此便即刻草擬了一張呈文，趕緊派人呈給沙代。呈文的內容如下：

「最恩慈最榮耀之王、最美世界之主，人靈城之創造者陛下：臣等奉鈞命，冒性命危險來攻打人靈城。臣等至此後，即依尊命，先向人靈城民提出和平之條款。但是大王陛下，他們既不理臣等之忠告，亦無人肯受臣等之責備（太二十二5；箴一章；亞七10-13）。他們關上城門，拒臣等於城外。他們復設置重炮，轟擊臣等，盡力設法殲滅臣等。臣等忍無可忍，始下令還擊，使他們受重創。

「殆波羅斯、『不信』市長、及『意志』公爵，俱為臣等之大敵；臣等現駐紮於冬防之營房中，惟臣等仍不時派兵騷擾他們，使他們苦不堪言。

「臣等先以為城中若有一人可作內應，臣等若一招降，他們即會出降，惟竟無一人；城中全為仇敵，亦無人替陛下向城民說話。識是之故，臣等雖竭盡所能，城民仍背叛陛下。

「萬王之王阿！尚祈寬恕臣等之無用；臣等雖想克服人靈城，惟無法如願。因此，臣等特懇請陛下增派一勇將，率領更多軍隊前來，使城民對此勇將又愛又懼，速速歸降。

「臣等如此請求，非圖卸責（臣等為人靈城粉身碎骨亦甘心情願），惟盼早日能為陛下收復人靈城耳。臣等復懇求陛下，待此次征討完成後，能再奉鈞命調派，擔負其他任務。阿們！」

呈文草擬好了以後，便叫「愛人靈」先生趕緊將呈文送給沙代王。

王子奉命親自出馬

當這呈文送到沙代王宮之時，要交在誰手中呢？當然應交在王的兒子手中。祂接過呈文，看了以後，甚是歡喜，修改幾個字，又添上幾句話後，便親自呈交給父王，並親口加以解釋。

父王看見呈文，大喜，特別是因看見祂的兒子也在呈文上簽署了意見，表示贊同，就越發高興。也是因為聽見祂的眾臣僕在人靈城忠心執行職務，而且因他們堅定的決心，已使人靈城民的心發生動搖了。

因此王就對祂的兒子以馬內利說：「我兒！以馬內利阿！」以馬內利就回答說：「我父阿！我在這裏！」王就說：「祢和我一樣，知道人靈城現在的情形，和我們所計劃以及祢為救贖它所要做的事。因此，我兒阿！祢現在要到人靈城去，為我爭戰；祢必能旗開得勝，並使人靈城懾服。」

王子以馬內利就說：「祢的律法在我心裏，我樂意照祢的旨意行（來十章）。這個日子我已經期待多時，而且早就盼望能擔負這個工作了。因此，願祢照祢的智慧將認

為合適的兵力賜給我；我一定要去將將亡的人靈城從殆波羅斯權下拯救出來。我心裏常為不幸的人靈城憂傷；但如今我心裏感到歡喜，又感到十分快樂。」祂快樂得跳起來說：「我沒有一樣不願為人靈城捨棄；我的人靈城阿！我為你報仇的日子在我心中。我父阿！祢立我作救他們的元帥，我真感到欣慰（來二10）。從現在起，我要降禍於一切為害我人靈城之輩，我要將人靈城從他們手中拯救出來。」

王子以馬內利對父王說了這些話以後，這些話就像閃電一樣，傳遍天庭；在天庭中大家都單單談論以馬內利親自出馬去拯救人靈城的事。但是，你不會想像到王子的這個計劃，天庭中的大小官員是如何表示贊同；他們都十分愛慕這種工作，和這次的正義戰爭，以致天庭中最高級的首長們都願投在以馬內利麾下，去把那不幸的人靈城奪回來，交給沙代。

於是便決定派人先將這消息傳給沙代營，說以馬內利就要來收復人靈城，祂要率領一支所向無敵的大軍前來。阿！這時天庭中最高級的首長都願意充當小廝，到人靈城去將這消息報給沙代營聽。當沙代的將軍們獲悉沙代王要差遣祂的兒子以馬內利來，而且知道以馬內利願奉父王之命來擔負這使命之時，立時歡聲雷動。這時因他們的歡聲，山谷都一齊響應，而殆波羅斯則心驚膽戰。

因為你必須明白，這件大事人靈城民雖然並不知道（因為他們都沉迷酒色，只顧享樂，放縱情慾），但是殆波羅斯卻知道了；因為他派有奸細在外面打聽，供給他各

種情報，將天庭中對於他不利的決定、和以馬內利不久就要帶兵來攻打他的消息報告給他。在天庭中的人，殆波羅斯所怕的沒有一個比這王子更甚了，因為他深知祂的厲害。因此，當他現在聽說祂要來了，就使他更加害怕起來。

以馬內利大軍陣容

我已經說過，沙代王的兒子要從天庭下來拯救人靈城，而且，祂的父王立祂為那支大軍的元帥。因此出征的時候一到，祂就帥領五位智勇兼全的將軍各統率萬名精兵起行。

一、第一位將軍，名叫「篤信」將軍。他的旗手名叫「應許」先生；他的軍旗是紅色的，其上的標幟是聖羔羊和金盾牌；他統率一萬人（約一29；弗六16）。

二、第二位將軍，名叫「美望」將軍。他的旗手是「期望」先生；他的軍旗是藍色的，其上的標幟是三個金錨；他統率一萬人（來六19）。

三、第三位將軍，名叫「慈愛」將軍。他的旗手是「有憐憫」先生；他的軍旗是綠色的，其上的標幟是個人懷中抱着三個孤兒；他也統率一萬人（林前十三章）。

四、第四位將軍，是「無罪」將軍。他的旗手是「不傷」先生；他的軍旗是白色的，其上的標幟是三隻金白鴿（太十16）。

五、第五位將軍，是又忠誠又極得人愛戴的「忍耐」將軍。他的旗手是「長忍」先生，他的軍旗是黑色的，其

上的標幟是三枝金箭穿過一心。

勇敢的以馬內利王子率領這支大軍向人靈城開拔。「篤信」將軍作先鋒，「忍耐」將軍殿後；其他三位將軍率領其部下居中，王子以馬內利坐着戰車，為主力前導（來六12）。

當他們開拔之時，看哪！號聲是何等響亮，兵甲是何等鮮明，軍旗又何等壯觀呀！王子以馬內利的軍裝全是金的，好像天空中的太陽照耀一樣。各位將軍的軍裝都是能擋護矢石彈丸劍戟的甲冑，看去好像閃爍的星宿一樣。也有些天庭中的志願軍，他們因愛沙代王，並喜歡看見人靈城得着解放，也與他們同行。

王子以馬內利奉父王之命前去收復人靈城之時，也帶了五十四部衝城車，和十二架甩石的機弦（聖經六十六卷）。這些機械都是精金做的，大軍一路往人靈城前進之時，這些器械都安置在中軍中間。

兵臨城下

大軍一直開到距城兩、三哩之處扎營，等候最先來征討人靈城的四位將軍到來將軍情報告給他們聽。然後他們就拔營起行，一直來到人靈城。在人靈城外的沙代軍兵一看見增援的部隊來了，就在人靈城前又大聲歡呼，使殆波羅斯再次心驚膽戰。現在這大軍到來後，他們不是和以前的四位將軍一樣，只攻城門；他們現在乃是將城四面包圍起來。而且還築起土山來攻擊它。一邊是「恩慈」山，另一邊是「公義」山。此外，又還築起幾座小丘和進擊基

地，就如「淺明真理」丘和「無罪」堤，甩石的機弦都架設在前面。在「恩慈」山上裝設了四架，在「公義」山上也裝設了四架，其餘的都分別架設在城四周圍適當的地方。五輛最好的衝城車，就是最大的衝城車，是放在「留心聽」山上，這座山築在耳門對面，目的是要把耳門撞開。

當城裏的人看見上來攻打他們的大隊軍兵，又看見衝城車和甩石的機弦，並看見架設這些武器的山丘，以及閃爍的軍裝和隨風飄揚招展之旌旗，他們越看越怕，越看越心寒。因為他們起先以為他們足有力量能抵擋得住，但是現在他們的信念已經開始動搖，不知將來的遭遇如何了。

當善心的王子以馬內利這樣把人靈城包圍起來之時，祂首先就叫人在架設甩石的機弦的「恩慈」山上掛起白旗。祂這樣做有兩個理由：一、是讓人靈城民知道，若他們歸向祂，祂仍要恩待他們。二、他們若仍舊背叛，使祂不得不要毀滅他們，他們就再無託辭了。

於是那一面有三隻金鴿的白旗，在那裏懸掛了兩天，給他們時間考慮。但正如前面所暗示的，他們似乎並不關心，對於王子以馬內利這善意的信號也置諸不答。

於是王子以馬內利便吩咐人在「公義」山上懸起紅旗。那面旗就是「審判」將軍的紅旗，其上的標幟是燒着的火爐。這一面旗也在他們面前懸掛了好幾天，隨風招展；但是城民仍不理會。

於是馬內利王子便吩咐人掛起黑旗，向他們挑戰，這面旗前面的標幟是三個火紅的霹靂；但是城民仍不理

會，正如對以前所懸掛的旗所持的態度一樣。王子以馬內利看見無論用恩慈或審判或正法的警告都不能使城民動心，心裏覺得非常悔恨，祂說：「人靈城民這樣奇怪的態度，與其說是心中蔑視我們和嫌惡他們自己的性命，毋寧說是他們不懂作戰的慣例和表記；即使他們懂得他們自己的作戰慣例，但卻不懂我要和我的仇敵殆波羅斯作戰的禮儀。」

因此祂就打發人去把懸旗的意義及禮儀告訴城民，而且也想知道他們的心意到底如何，是要蒙恩惠得憐恤，還是要受審判被正法。這期間，他們一直把城門關鎖得十分嚴緊，各門上門加鎖。守衛的兵丁也都加倍，格外小心地看守；殆波羅斯也竭力鼓勵城民起來抵抗。

城民對以馬內利王子的使者所作的答覆如下：

「先生大人閣下——照你的來使所說，你是要我們表明態度，是要接受你的憐憫，還是要落在你的公義之下。我們現在同受這地方之法律及習慣的約束，不能給你正面的答覆；因為我們未經我們的王的同意便決定和戰，就是違背法律、國家、和他的大權柄。但是有一件事我們是做得到的，我們可以請求我們的殆波羅斯王到城上來，他會為了我們的利益給你適當的答覆。」

當善心的王子以馬內利聽到這個答覆，並見城民所受到的奴役及束縛，又看見他們如何心滿意足地願留在暴君殆波羅斯的桎梏之下，心中十分憂傷。無論何時祂聽見有誰甚願作那暴君的奴隸，祂心中就感到萬分難過。

殆波羅斯詭言自辯

現在我們再回到開始所敘述的事。當城民把這消息報給殆波羅斯，並且告訴他，包圍這人靈城的王子以馬內利正等候他們的答覆，他一口就拒絕了，而且大發雷霆；但是他的內心卻非常驚惶。

他於是說：「我要親自下去，用適當的話答覆祂。」他於是下口門，在那裏對以馬內利說話（但他是用城民所不懂的言語），其內容如下：

「普世之主、偉大的以馬內利阿！我知道祢是沙代大王的兒子！祢為甚麼來使我受苦呢？又為甚麼要將我從我的產業中趕出去呢？祢當然清楚知道，這人靈城是屬於我的，它屬於我是基於一個雙重的理由：一、它是我攻取的，是我在戰場上所贏得的戰利品；難道戰利品還應從強者手中奪去，合法的俘虜還應釋放麼？二、這人靈城所以屬於我，也是出於城民的情願。他們打開城門歡迎我，並宣誓向我效忠，又公開地揀選我作他們的王。他們將堡壘交在我手中；也將全城的權力都交給我掌握。

「而且，這人靈城已經拒絕了祢；他們已經將祢的法律、祢的名、祢的像、和一切屬於祢的，都拋棄了，並且接納了我，把我的法律、我的名、我的像、和一切屬於我的，在他們的住處豎立起來。祢不妨問問祢的將軍們，他們必會告訴祢，他們招降之時城民所表示的態度，一方面他們是如何愛我忠於我，另一方面又如何輕蔑、藐視，並侮辱祢和祢的一切。祢是義者聖者，祢必不致行惡。所以我請求祢離開我，讓我保有我應得的產業，平安度日。」

這些話是殆波羅斯用自己的方言講的；因為雖然他會對每一個人講各人的方言（否則他便不能誘惑他們了），然而他還有他自己的方言，就是黑洞的方言，或說是無底坑的方言。

因此，人靈城的人都不懂他所說的話；也看不出他站在他們的王以馬內利面前是如何自卑，又如何畏縮。

這期間，城民還一直以為他是無可匹敵的大權大能者。因此，當他要求以馬內利不要用武力驅逐他之時，城民甚至還誇耀他的勇敢，說：「誰能與他交戰呢？」

以馬內利嚴詞指斥

當這個冒充的王說完了所要說的話以後，金王子以馬內利（因祂全身都披掛着金裝）就站起來對他說：

「你這騙子阿！我奉我父的名和我的名，並替這敗壞的人靈城，而且為了它的好處有話要對你說。你自命對這可憐的人靈城有一種合法的權利，但是，在我父的天庭中，大家都清楚知道，極顯然地你是用謊言詐語賺進了人靈城。你誹謗我的父，你誹謗祂的法律，你用這手段去欺騙人靈城的人。你自稱人靈城民已經接納了你作他們的王，作他們的首領，並作他們合法的王；這也是你用哄騙的手段得來的。若謊言、詭詐、奸猾，以及種種可憎的假冒為善的行徑，能在我父的宮庭中（你必須在這宮庭中受審問）被認為是公正和公義的話，那末我就承認你的勝利是合法的。但是阿！那一個盜賊、那一個暴君、那一個惡魔不是用這種手段取勝呢？殆波羅斯阿！但我可以顯明你

所說你征服了人靈城的一切口實都是假的。你把謊言算在我父的賬上，向人靈城宣稱祂是世界上最大的騙子，你想這樣做是公正麼？法律的正當之目的及意義，你卻故意曲解，你對於你這樣的行徑還有何話可說？你利用人靈城民從前的天真純樸，使他們變成現在這樣可憐的樣子，這也算得是好事麼？你應許人靈城民說：他們違犯我父的法律，就會得着幸福，你用這詭計勝了他們；但其實你十分曉得，你從自己的經驗中無法不曉得，那就是使他們墮落和招禍的方法。你這仇恨之徒阿！你惡意地銷毀了我父在人靈城中的像，並代以你自己的像，大大地侮辱我父，加增你的罪惡，並使人靈城遭受不堪的破壞和趨於毀滅。

「而且，你不但欺騙城民敗壞了這個地方（你彷彿看這些都是小事），你還用謊言和欺詐的手段，使他們起來反抗來救他們的人。你看你怎樣煽動他們，叫他們起來反抗我父的將軍們，並使他們起來與奉命來拯救他們脫離奴軛的人爭戰！這一切的事，還有許多其他的事，你都違反你的亮光去做了，為要侮辱我的父和祂的法律，並且要把可憐的城民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所以我來是要為你所加於我父的惡行報仇，並來和你使可憐的城民咒詛祂的名之罪算賬。你這地獄的魁首阿！這一切的罪惡，我都要報復在你頭上。」

王子申明主權

「殆波羅斯阿！至於我自己，我現在是用合法的權力來攻擊你，並要用我有能力的手將這人靈城從你的血爪中

拯救出來；因為這城是我的，任何人只要查考一下那最而又最確實的記錄，就必知道這城實在毫無疑議是屬於我的。

「第一，因為人靈城是我父所建的，而又是祂親手修飾的。那城正中央的王宮，也是祂為自己的喜悅而建造的。所以這座人靈城是我父的，凡是反對這真理的人，都是昧着良心說話的。

「第二，你這謊言的父阿！你要知道，這人靈城也是我的。

「（1）因為我是我父的後嗣，是祂的長子，是獨得祂的心所喜愛的（來一2；約十六15）。所以我來，要為了我自己的權益來反對你，要將我自己的嗣業從你手中取回來。

「（2）不但如此，更進一步說：我有權取得人靈城，不但因為我是我父的後嗣，而且我父也已經將它賜給我了（約十七章）。人靈城本來是祂的，而祂卻將它賜給了我；而且我也從未觸怒過我父，使祂要從我手裏奪過交給你。我也不曾破產，而使我不得不將我所愛的人靈城拍賣給你（賽五十1）。人靈城是我的渴慕、我的喜愛，又是我心中的快樂。

「（3）而且，人靈城所以屬於我，因為又是我買來的，殆波羅斯阿！我曾買了它，我曾買了它歸我自己。因為它本來是我父的，而我又是祂的後嗣，所以它也是屬於我的。而且憑了它又是我用重價買來的，因此憑着一切合法的手續，它也是屬於我的。你是篡奪者、是暴君、是叛

逆者，你佔有它是不合法的。我買人靈城的緣故，是因為城民已經叛逆了我父！我父曾說：他們違背祂的法律的日子就必定死。天地廢去，比我父食言還容易（太五18）；因此，當城民因聽從了你的謊言而犯罪之時，我就向我父要求，作他們的中保，以體還體、以靈魂還靈魂，以補償人靈城的過犯罪惡，而我父也接納了。因此到了所定的時候，我就以體還體、以靈魂還靈魂、以命還命、以血還血，將我所愛的人靈城買贖出來。

「（4）我所作的也並非不完全；我父警告人不可犯罪的法律和公義，我都滿足了，我父而且感到非常滿意，認為人靈城可以被拯救出來了。

「（5）我今日出來反對你，也是奉我父的命；祂對我說：『你要下去拯救人靈城。』

「因此，你這詭詐之源阿！你要知道，而愚拙的人靈城也應當知道，我今日出來反對你並不是沒有我父作後盾的。」

苦口婆心勸降

金頭的王子以馬內利接着又說：「現在我有幾句話要對人靈城民說。」祂這話才出口，人靈城的各門就立即增加了雙倍的衛兵，並命令一切的人不要聽祂講；以馬內利接着說：「不幸的人靈城民阿！我看見你們的苦況，不能不同情你們、憐憫你們。你們接納了殆波羅斯作你們的王，你們並且成了殆波羅斯人的護衛和僕役，抵擋你們至高的主。你們為殆波羅斯大開城門，但向我卻緊緊關閉；

他講話，你們就洗耳恭聽；但我大聲說：你們卻掩耳不聽。他帶給你們毀滅，你們卻接受；我帶給你們救恩，你們卻不理會我。而且，你們如同竊取聖物的人一樣，將你們自己，並將你們裏面一切屬於我的，全都交給了我的仇敵，就是交給了我父的最大之仇敵。你們向他俯首稱臣，你們向他宣誓屬於他。可憐的人靈城民呀！我當向你們怎樣行呢？我要拯救你們呢？——還是要我毀滅你們呢？我當怎樣待你們呢？要我傾覆你們，把你們磨成粉末，還是把你們作成最豐富之恩典的紀念碑呢？究竟要我怎樣待你們呢？所以人靈城民呀！你們要留心聽；留心聽我的話，你們就必存活。人靈城民呀！我是有憐憫的，你一定會發現我的確是這樣的；你們不要把我關在門外（歌五2）。

「人靈城民呀！我無意來傷害你們，也不是奉差遣來陷害你們。你們為何這樣急速逃避你們的朋友，卻去緊貼你們的仇敵呢？（約十二40；路九56）我誠然要你們為罪懊悔，但不要你們走絕路；這大軍不是來傷害你們，乃是來救你們脫離束縛，使你們出來歸順我。

「我奉命來，是要和你們的殆波羅斯王以及和他在一起的殆波羅斯人作戰；因為他就是那個看守房屋的壯士，我要把他趕出去；我要分他的贓，解除他的盔甲，我要將他從堡壘中趕逐出去，並且還要使那堡壘成為我的居所。人靈城民呀！殆波羅斯將要被鎖鏈鎖着跟着我走，你們看見就必高興歡喜，那時我所說的就必成為事實了。

「我現在若用我的權能，我能即刻使他離開你；但是我心中要這樣待他，就是要讓大家看見並且承認，我攻打

他是公義的。他用欺詐的手段騙取人靈城，現在又用強暴和詭詐的手段把人靈城控制在他手下，但我要在眾人眼前使他赤身露體。

「我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的。我有權能施行拯救，我一定要將我的人靈城從他手中拯救出來。」

這些話，主要是對人靈城民說的，但是他們卻不聽。他們緊閉耳門，加強防禦，設門加鎖，增加守衛，並命一切人靈城民都不准出城到以馬內利那裏去，也不准沙代營的人進到這裏來。他們這樣做，完全是殆波羅斯瘋狂地鼓勵他們這樣做，設法叫他們極力為着他去反抗他們合法的主、合法的王。因此，屬於沙代榮耀大軍的人員，或聲音都傳不到城中。

種種建議

以馬內利看見人靈城民陷於罪惡之中如此之深，就立即召集祂的全軍（因為祂的話被藐視一直到如今），並將命令傳遍全軍，叫他們準備在所定的時候出戰。由於只有從門攻城才屬合法，其中以耳門進入為主要，所以祂就命令祂的將領們將衝城車、甩石的機弦、及軍隊，都對着目門和耳門擺陣，以備奪城。

當以馬內利把殆波羅斯作戰的一切事情都部署好了之時，祂再打發人去問人靈城民，要知道他們到底是願意和平平地出來投降，還是他們決心迫使祂用最厲害的手段去對待他們。於是他們便與他們的殆波羅斯王開了一次作戰會議，並決議了某些條款提交給以馬內利；若祂接受那

些條款的話，他們才同意歸降。現在的問題是派誰去擔負這使命。在人靈城中有一個老人，是殆波羅斯人，他名叫「不屈服」先生，是一個非常頑強的人，而且是殆波羅斯極得力的助手。所以他們把當說的話囑咐他，就打發他去了。他出了人靈城，就來到沙代營前，要見以馬內利，以馬內利於是定了時間接見他。到了時候，他就施施然而來，先行了一兩套殆波羅斯人的見面禮，然後開口說：「大人閣下！為要使大家知道我的主人殆波羅斯是何等性情善良的王子，他打發我來告訴我主閣下，他不願打仗，他十分情願將人靈城的一半交在你手中（多一16）；所以我想知道大王願不願意接納這條款。」

以馬內利就說：「全城都是我的，是我父送給我的，也是我買贖了的，因此我絕不願意失去那一半。」

「不屈服」先生便說：「先生！我的主人曾說：他願你作全城名義的王，他只佔一小部分便可以了（路十三25）。」

以馬內利便回答說：「全城實際上是我的，並不只是名義上是我的；因此，我要作人靈全城唯一的主人，否則我就根本不要作它的主人。」

「不屈服」先生又說：「先生！請看我主人是何等謙讓呀！他說：讓你管理全城，只請你在城中指定一個地方讓他安居度日也行（徒五1-5）。」

金頭王子以馬內利說：「我父所賜給我的一切，都要歸還我；祂所賜給我的一切，我一點也不能失去——就是一蹄一髮也是不能。所以我不能允准他住在人靈城中，即

使一個小角落也不許可；我要佔有全城。」

「不屈服」又說：「先生！但假定我主將全城讓給你，不過只有這個附帶條件，就是當他有時來到此地之時，因他是故交，把他當是過路客人款待他兩天、十天，或一個月，或更久些；這樣小的事也不准麼？」

以馬內利說：「不行！他作客到了大衛那裏，他和大衛沒有同住多久，但是大衛幾乎因此喪命（撒下十二1-5）。」

「不屈服」先生說：「先生！你似乎太嚴厲了。假定我的主人照着你閣下所說，把一切都交給你，不過他在人靈城中的親友，你仍讓他們自由做買賣，仍舊住在他們現在的地方；先生！這一點你總可以允許了吧？」

以馬內利說：「不能！這與我父的旨意相背；因為無論現在在人靈城中，或以後在城中出現的殆波羅斯人，不但要喪失他們的土地和自由，連他們自己也要被殺死（羅六13；西三5；加五24）。」

於是「不屈服」先生又說：「先生！我的主人若將全城交還給你以後，他用書信，或由使者，或藉着偶然的機會等等，與人靈城民保持舊日某種的友誼，這樣不可以麼？（約十8）」

以馬內利回答說：「決不可以！因為無論用甚麼方法或那一種方式與人靈城民保持來往、友誼、親近或認識，都會敗壞他們，都會使他們的愛情與我疏遠，都會危害他們與我父之間的和好。」

「不屈服」先生又說：「先生大人！因為我主人在人

靈城中有許多要好的朋友，和他所親愛的人，他若離開他們的話，由於他的博愛及善性，他看着甚麼合適，就送此禮物或記念品給他們，目的就是使他們在他走後，看見他們的老友送給他們的這種愛心的信物，就想起他們從前的王，並想起與他們平安相處之時，所過的日子是多麼快活，這樣可以麼？（羅六12-13）」

以馬內利說：「不能！因為若人靈城歸還在我手中，我就不准，也絕不同意殆波羅斯遺留下一點甚麼東西或禮物給城中任何人，使他們回憶起從前他們與他之間的可怕關係。」

「不屈服」先生說：「先生！我再提一件，說完就不說了（王下一3、6-7）。假定我的主人離開人靈城以後，若有住在城裏的人想做一件要緊的事情卻做不來，而別人也做不來；在這樣緊急的情勢之下，他就打發人去請我的主人來幫忙，這樣不可以麼？若不准我主人進城的話，就讓所說的那個人和我的主人在人靈城附近的鄉村中相會，在那裏商量怎樣做，豈不可以麼？」

這是「不屈服」先生為他的主人殆波羅斯向以馬內利所提的最後一樣建議，要使以馬內利中他的圈套；但是以馬內利不准；因為祂說：「你的主人走了以後，人靈城中沒有一件事情是我父不能解決的。而且，准許城民到城外去請教殆波羅斯，這是對我父之智慧及練達的大侮蔑，因為以前已經吩咐過他們，他們凡事可以藉着禱告和祈求，將他們所要的告訴我父（撒上二十八15；王下一2-3）。而且，若這種事情可以准許的話，那無異開門讓殆波羅斯和

殆波羅斯人進到人靈城中圖謀惡計，發動叛亂，使我的父和我憂傷，使人靈城全然毀滅罷了。」

訴諸武力

當「不屈服」先生聽見了這個答覆以後，他就離開以馬內利走了。臨走時他說，他要把談判的全部經過報告給他的主人。於是他回到人靈城殆波羅斯那裏，將一切事情都告訴他，說他若離開人靈城以後，以馬內利將永遠不准他在人靈城中做甚麼事情；或與城中任何人有甚麼交往。當城民和殆波羅斯聽見這種情形，他們就一致決定用他們一切的力量抵擋以馬內利，並派老「惡念」先生去把他們的決心告訴以馬內利和祂的將軍們。於是老「惡念」先生便上到耳門頂上，叫沙代營的人來聽他講話。當他們近前來聽之時，他便開口向他們說：「我奉我主之命，請你們告訴你們的以馬內利王子，人靈城民和他們的王決定同生死；所以除非訴諸武力，你們的王就休想取得人靈城。」

於是便有人去將老「惡念」所說的話告訴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就說：「我必須試試我的寶劍的威力了；雖然人靈城民這樣地叛逆我、拒絕我，我決不會就這樣撤退班師，我一定要把城攻取，將它從仇敵手中拯救出來（弗六17）。」說了這話，祂就命令「雷子」將軍、「定罪」將軍、「審判」將軍、和「正法」將軍立即率領部屬開赴耳門，吹起號聲，揮動軍旗，並高聲宣戰。祂也命令「篤信」將軍前去助陣。而且，以馬內利也下令叫「美望」將軍和「慈愛」將軍率領部屬開赴目門。祂也下令叫其餘的

將領及其部屬據守最有利之陣地圍攻城中的敵人。各將領們就遵令去行。

祂又下令要頒發口令，那時的口令是「以馬內利」四字。於是號聲一響，衝城車就開始攻城，甩石的機弦就將石塊投進城中，大戰於是開始。殆波羅斯也使城民起來在各門迎戰；因此他們的抵抗越發猛烈，又如地獄一樣兇狂地向以馬內利的大軍反擊。於是善良之王子以馬內利的大軍，與殆波羅斯及城民大戰相持了數日。在這一仗中，沙代的將軍們所表現的神勇，實在值得一提。

殆方傷亡慘重

首先「雷子」將軍（先提「雷子」將軍，並不是低估其餘的將領）向耳門連續猛攻了三次，使其根基都大大震動。「定罪」將軍也盡速與「雷子」將軍一同發動攻擊，兩位將軍的猛攻，使耳門開始下陷；於是他們命令衝城車繼續向它攻擊。「定罪」將軍迫近耳門，因受到極大的反擊，才退下陣來，口中並受了三處損傷；那些志願軍都往來奔跑，鼓勵各將軍們。

這兩位將軍勇敢作戰，王子以馬內利便召他們到祂的帳幕去，叫他們休息一些時候，可以休養精神。祂也關顧到「定罪」將軍所受的傷，要把他的傷口醫好。以馬內利王子也賞給他們各人一條金鍊，並叫他們還要奮勇，不要氣餒。

在這一場激戰中，「美望」將軍與「慈愛」將軍也不落後於人，因為他們向目門猛攻，幾乎把目門轟開了。他

們也從他們的王子以馬內利那裏得了賞賜，其餘各位將軍，因為都勇敢攻城，也各得了賞賜。

在這一場惡戰中，殆波羅斯手下的幾個將領都戰死，有些城民也受了傷。被殺死的將領中，有一個名叫「自誇」將軍。這個「自誇」將軍以為無人能震撼耳門的根基，也無人能動搖殆波羅斯的心。另一位被殺死的，是「自認安全」將軍。這個「自認安全」將軍曾說：人靈城中的瞎子和癱子也能把守城門，不容以馬內利的重兵進來（撒下五6）。這個「自認安全」將軍，被「定罪」將軍用那雙手揮舞的劍把頭砍下來，而他自己的口也受了三處損傷。

除此以外，有一位「自負」將軍，是一個非常兇暴的傢伙，他是那一隊專門發射火把、利箭、及死亡之隊伍的隊長。他也在目門那裏被「美望」將軍一刀刺入胸部，受了致命傷。

此外，還有一位「感覺」先生；他不是一位將領，但他是鼓勵人靈城民反叛沙代的一個得力的份子。他的眼睛被「雷子」將軍手下的一名士兵刺傷，他便馬上退卻，否則就已被「雷子」將軍殺了。

但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意志」公爵這時竟銳氣全無；他不能照他平時那樣去做。有人說：他的腿部受了傷，以馬內利的軍隊中有人後來見他在城上跛着行走。

我無法把城中被殺的兵丁的名字都一一記錄下來，因為許多成了殘廢，許多受了重傷，而許多則已經死了。因為當他們看見耳門的根基震動，目門幾乎被轟開，又看見

他們的將領被殺死，許多殆波羅斯人都勇氣全失。他們也深深領略到甩石的機弦向人靈城中所發揮的威力。

城民中有一個人名叫「不愛善」；他是人靈城中的城民，但卻是一個殆波羅斯人；他也在人靈城中受了致命傷，不過慢慢才死去。

當初與殆波羅斯同來攻打人靈城的「惡念」先生，頭部也受了重傷；有人說：他的腦蓋骨都破裂了。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自此以後再不能像從前一樣為害人靈城了；老「成見」和「都可」先生也都逃走了。

再提和平條款

戰事過後，王子以馬內利又下令在「恩慈」山上掛起白旗，叫城民遠見，表明以馬內利仍願向可憐的人靈城民施恩。

當殆波羅斯看見城外又懸出白旗，他知道不是為他，乃是為城民，他又想出另一個詭計，就是應許人靈城實行改革，看看以馬內利會不會中他的詭計，拔營而去。於是有一晚上，太陽下山以後，他就下到城門那裏，揚聲要對以馬內利講話。以馬內利就立刻下到城門那裏，殆波羅斯就對祂說：

「因為祢懸出白旗，就知道祢十分願意用和平解決，因此我就來告訴祢：我們現在準備接受和平，只要祢同意我們所提的條件就行了。

「我知道祢是專心敬拜神的，又知道祢喜愛聖潔；祢和人靈城宣戰的最大目的就是要使它成為一個聖潔的居

所。好罷！將祢的軍隊撤離人靈城罷，我就會使城民照祢的意思去行。

「首先，我要停止一切敵對祢的行動，我並且願意成為祢的代表，我以前怎樣反對祢，從今以後我要在人靈城中服事祢；說得更詳細一點，就是

「（1）我會說服城民接納祢作他們的主；我知道，他們知道我是祢的代表之時，就會快一點接受。

「（2）我會指示他們錯在何處，並將指示他們，過犯會攔阻他們得着生命。

「（3）我要將他們所當遵守的神聖法律，就是他們所破壞的神聖法律，指示他們。

「（4）我要催促他們必須依照祢的法律實行改革。

「（5）而且，為要叫這些事必能作成，我要自費在人靈城中設立訓導人員，此外還要設立並維持一個機構在監督這些事。

「（6）祢每年可照祢所認為適合的向我們課稅，我們必按期繳納，作為我們歸順祢的憑據。」

王子絕不妥協

於是以馬內利就對他說：「你這充滿詭詐的人，你是何等善變阿！你改了又改，變了又變，你無非想仍舊竊據我的人靈城罷了。我早就已經明白告訴過你，我是人靈城唯一合法的主人！你已經提過了許多請求，這次的請求與從前的請求並沒有甚麼不同。你本是黑洞人物，你騙不了人，你現在就裝成光明的天使，裝作仁義的差役，還是想

起來欺騙人（林後十一14）。

「殆波羅斯阿！你要知道，你所提出來的，沒有別的，全是騙人的話，沒有一點值得考慮。你對神既沒有良心，你也不愛人靈城；你這些話，豈不都是從你老奸巨滑、詭計多端的罪惡心中想出來的麼？一個人隨心所欲圖謀奸計，去謀害那些相信他的人，這樣的人，他和他所說的一切，都是當棄絕的。但若公義現在在你看來是這樣的動人，何以從前你又與惡事緊緊打成一片呢？但這是順便提及的。

「你現在談到在人靈城實行改革，你還說：我若願意，你就要作那改革運動的領袖；你何嘗不知道，人就是精通法律，並得了遵守法律的義行，也是不能將咒詛從人靈城除去，因為那是根本沒有用的，因為人靈城民已經破壞了法律，神從前已經宣告過；誰破壞法律，誰就要受咒詛，現在決不能藉着守法律就可以免受咒詛（更不要說人靈城中現在所實行的改革，是由魔鬼去作懲治罪惡者了）。你知道你現在所說的這一切事，不過是狡計和欺詐。你從前如何，你現在還是一樣。當你露出你的馬腳時，許多人就必立即看清你的真面目；但是你現在裝成光明的天使，裝作仁義的差役，就很少人能認出你的底細了。然而殆波羅斯阿！你現在卻不能這樣欺騙我的人靈城民，因為我仍然深愛他們。

「而且，我來不是叫城民靠他們自己的善行得以存活；若是這樣我就像你一樣了。他們雖然因他們的罪已經觸怒我父，而且照法律說他們已經得不着憐憫，但是我現

在來，為要使他們藉着我所有以及我為人靈城所作的仍能與我父復和。

「你說你要使這城向善，而它在你手之時，卻無一人願意行善。我父差遣我來佔領這城，我要用我手中的巧妙引導它，使它照着我父所喜悅的去行。所以我自己要佔據這城；我要把你趕出去。我要將我自己的旗幟立在城的中央；我也要新法律、新官員、新宗旨、和新方針治理他們。我要拆毀這城，重新建造；它要像從來未曾有過的傑作，那時它也要成為全宇宙的榮耀。」

雙方繼續備戰

當殆波羅斯聽見這些話，並知道他一切的詭計都已經被以馬內利識破之時，感到十分狼狽，弄得他進退維谷。但他既是罪孽與狂暴之源，又懷恨沙代與其子及其所愛之人靈城，他豈不惱羞成怒，變本加厲重新來和尊貴的王子以馬內利死拼麼？因此，在人靈城未被攻陷以前，勢必還要發生另一次大戰。凡是歡喜觀戰的人，你們都上到山上來罷！看看雙方如何進行激戰，一方面想固守，另一方面則想佔領這著名的人靈城。

因此，殆波羅斯既從城上退下來，就回到他的堡壘中；以馬內利也回營去；各自準備下一次的大戰。

殆波羅斯對於保持人靈城在自己手中的事，充滿了絕望的心情，因此他就決意盡其所能打擊王子以馬內利的軍隊，並加禍害於人靈城；因為殆波羅斯所計劃的，並不是圖謀糊塗之人靈城民的幸福，乃要使城和城民全然傾覆、

毀滅，這事不久就要看見了。因此他命令他的將領，等到他們覺得再無法固守之時，就要將城破壞，並將男人、女人、及兒童撕碎、肢解（可九26-27）；他說：「因為我們寧願把這地全然毀壞，把它變成亂堆，也不願留給以馬內利作居所。」

以馬內利既知道下一次交戰時就要將人靈城奪取過來，祂就下令所有官員、將軍、及作戰人員，要猛力攻打殆波羅斯及一切殆波羅斯人；但要恩待人靈城原來的居民，不要加害於他們；尊貴的以馬內利王子說：「所以要用最猛烈的火力向着殆波羅斯及其爪牙轟擊。」

攻入人靈城

交戰之日一到，攻擊命令一發出，王子以馬內利的軍兵都奮勇作戰，他們如以前一樣，將主力對着耳門和目門。這次的口令是「人靈城已攻陷」，於是他們便向城猛攻。殆波羅斯在城內也急忙調集主力來抵抗，他的高級長官和將領們都拼命和王子以馬內利的軍隊作戰。

但是，經過王子以馬內利和各將領三、四次的猛攻，耳門被轟開了，門門都被轟成碎片。於是王子以馬內利的號吹響，將領們齊聲吶喊，全城震動，殆波羅斯便退到堡壘裏去了。當王子以馬內利的軍隊轟開耳門以後，祂便親自上去，把祂的寶座安設在那裏。祂也把祂的軍旗插在附近，就是祂的軍兵所築裝設甩石的機弦的小山上。這座山名叫「好好聽」山。

所以王子以馬內利就駐扎在進軍的大道上。祂也軍令

繼續用甩石的機弦向城轟擊，特別是堡壘轟擊，因為殆波羅斯躲藏在那裏。從耳門有一條的通道直通殆波羅斯佔據人靈城以前的秘書先生的家。他的家靠近那堡壘，這堡壘殆波羅斯久已用來作他的巢穴了。所以各位將軍迅速地用甩有的機弦清除那條街道的攔阻物，使那條街道可直通到城中央。於是以馬內利便命令「雷子」將軍，「定罪」將軍和「審判」將軍，即刻進城，到那老人的房子那裏去。

於是各位將軍都十分威武的樣子進到城裏，揮舞着旌旗上到秘書的房子那裏，他的房子幾乎可說是和堡壘一樣堅固的。他們也帶着幾輛衝城車，對着堡壘的各門架設起來。當他們來到「良心」先生的房子那裏，他們就敲門要進去。這個老人因為還不十分知道他們的目的，在這次戰鬥中一直都不肯開門。因此「雷子」將軍就來請他開門，但是沒有人應門。「雷子」將軍用衝城車向大門撞了一下，這一撞使老先生大驚，整個房子都搖幌起來，於是秘書先生便下到門口，用顫動的聲音問是誰在那裏？「雷子」將軍回答說：「我們是沙代大王和祂可稱頌的兒子以馬內利的將軍和司令，我們為了我們尊貴的王子以馬內利，要佔用你的房子。」說了又用衝城車向大門撞了一下；這一撞使老先生更加心驚膽戰，再也不敢不開門了。

於是沙代的三位勇將就進去。秘書的房子十分適合以馬內利使用，不但是因為它極堅固而又靠近堡壘，也是因為它很寬大，而且正對着堡壘，就是殆波羅斯現在匿居之處，他現在害怕得不敢出來了。各位將軍對於這個秘書先生仍非常謹慎，他現在還不知道以馬內利的大計劃，因此

他不知道怎樣下判斷，也不知道這種猛烈開頭的結局是甚麼。秘書的房子被佔據，房間被佔用，他的住所成了戰場的消息，在城中也很快就傳開了；聽見的人都非常驚慌。驚慌的消息如同雪球一樣，越下越大，不久全城的人都以為王子以馬內利來毀滅他們了。

究其緣故是因為秘書先生驚慌打顫，而沙代諸將對他的態度又使人莫測高深；於是許多人到秘書裏來看個究竟。當他們親眼看見沙代的將軍們在庭前用衝城車不住撞擊堡壘的大門之時，他們就更加害怕，而且也使他們十分驚奇。我已經說過，這房子的主人越發造成他們驚惶失措，因為無論是誰來跟他談話，他不說別的，也不聽別的，只說人靈城現在面臨死亡和毀滅了。

這個老先生說：「因為你們都知道我們曾背叛這位榮耀而且戰無不勝的以馬內利王子，你們看，祂不但把我們全城都包圍起來，並且攻進城裏來了。而且，殆波羅斯也在祂面前逃跑，你們也看見祂用我的房子作轟擊殆波羅斯藏身之堡壘的陣地了。就我而論，我已經大大得罪了祂，無罪的人才有好結局。但我再說：我已經大大得罪了祂，因為要我開口之時，我卻閉口不言，而要我照正義而行之時，我卻顛倒是非。不錯！我袒護沙代王的法律之時，曾受到殆波羅斯的苦害，但那又有甚麼用呢？那能補償我叛逆的罪過麼？那能補償我對人靈城中所犯的罪不加反對的過失麼？阿！我想起這一切就使我心驚膽戰，不知如何下場！」

赫赫戰果

沙代諸將在老秘書家中忙碌作戰之時，「正法」將軍則在城的另一端忙着封鎖內街和城牆。他也極力追捕「意志」公爵，他不容他歇息在任何角落裏。他追擊他，把他手下的人都趕散了，使他只好把頭藏在一個洞裏，這個大能的勇士把「意志」公爵的三個官長都殺了：一位是「成見」老先生，就是在暴動時跌傷了腦蓋的那個傢伙。這個人「意志」公爵曾立他作耳門的看守長；他被「正法」將軍殺了。另一位是「退後變為無用」先生，他也是「意志」公爵手下的一名官長，就是安裝在耳門頂上那兩尊大炮的指揮，他也被「正法」將軍殺了。除了這兩位以外，還有一位就是第三位，他名叫「變節」將軍，他是一個很下流的人，但是「意志」公爵卻非常倚重他；他也和其餘兩位一樣，被「正法」將軍殺了。

他也殺了「意志」公爵手下許多剛強的戰士，也擊傷許多殆波羅斯的走狗；但這些都是殆波羅斯人，人靈城原來的居民一個也未受傷。

其他將軍們在別處的戰績也大致相仿，如攻打目門的「美望」將軍與「慈愛」將軍，也大有斬獲。「美望」將軍就親手殺了目門的守將「蔽目」將軍。這「蔽目」將軍統率一千人，都是使用大錘打仗的戰士。「美望」將軍也追擊他們，斬了許多，擊傷的更多，其餘的都在暗處躲藏起來。

前面所提過的「惡念」先生，也是在那門上坐鎮的。他已經是一個老頭子了，他的鬍鬚一直垂到腰間。他曾作

過殆波羅斯的代言人，並且對人靈城為害至大，他也被「美望」將軍殺了。

我還要說些甚麼呢？這幾天中殆波羅斯人被殺死的每個角落裏都有，但有許多仍然活着。

王子揮軍進城

一天，原日的秘書和「悟性」公爵，以及那些自知必要與人靈城同生死的首長們，都聚集在一起商議，商議以後都一致同意上呈文給以馬內利。這時以馬內利正坐在安設於城門前的寶座上。於是他們草擬了一張呈文呈給以馬內利，大意說：現在處境可憐的人靈城原日居民，承認他們的罪，並因觸犯了王子陛下而感到悔恨，現在祈求王子饒了他們的命。

以馬內利王子看了這張呈文，根本沒有回答，這就使他們更加愁煩。這期間，在秘書住宅中的各位將軍，一直用衝城車猛擊堡壘的各門要把門撞開。這樣經過相當時候，和努力的攻擊，那一扇稱為「牢不可破」的堡壘大門被撞開了，門都裂成碎片。這門一開，便能直入殆波羅斯藏身的堡壘。於是這消息便傳給仍駐扎在耳門的以馬內利，告訴他，進入人靈城的堡壘的路已經打通了。王子以馬內利營中的人一聽見堡壘大門被轟開的消息，知道戰事不久完畢，人靈城就要重獲自由，都不禁大聲歡呼，號聲齊作。

於是王子以馬內利便從寶座上起來，率領一隊最精銳的戰士，開進人靈城，到原日的秘書房子那裏去。

王子以馬內利全身的軍裝都是金的，有軍旗在前開路。但是祂的面色一直都非常嚴肅，因此城民不知道祂的一顧一盼，是愛還是恨。當祂在街上走的時候，城民都跑出來看，無不喜愛祂的樣子和榮耀，但希奇祂的臉色那樣嚴肅，因為祂一直只以舉止行動，而不用言語對他們說話。可憐的城民這時看以馬內利對他們的態度，就是約瑟的弟兄看約瑟對他們的態度一樣（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都會這樣想的）；他們想：「因為若以馬內利是愛我們的話，祂就會在言語或態度上表示出來，但是祂完全沒有表示，所以以馬內利現在正懷恨我們。若以馬內利懷恨我們，那末全城的人都會被殺，人靈城也會成為糞堆了。」他們知道他們違背了祂父的法律，而且他們還和祂的仇敵殆波羅斯一同起來反對祂。他們也知道王子以馬內利對於這一切全都知道，因為他們都相信祂如同神的使者一樣。知道地上所作的一切事情，這一切都使他們想到自己處境的可憐，而且以為這位善良的王子一定會將他們滅絕了。

他們也在想：「當祂現在正掌握着人靈城之時，還有甚麼時候比現在更適宜把我們殺掉呢？」我特別注意到這些居民，當他們看見祂在城中走過之時，都禁不住要諂媚祂，向祂鞠躬，向祂跪拜，並願意舔祂腳上的灰塵。他們也都萬分盼望祂來作他們的王和首領，並且作他們的保護。他們也彼此談論祂的美貌，而且祂的榮耀與勇氣如何凌駕了這世界的掌權者。但是那些可憐的城民，他們的思想是變來變去的，而並會走向種種極端。但關於他們本身他們一下子這樣想，一下子又那樣想，他們就好像一隻皮

球一樣，滾來滾去，也好像一個圓形的東西，在旋風中打滾。

擄掠仇敵

當以馬內利來到堡壘門前，祂便命令殆波羅斯出來投降。但是，這個畜牲是何等不願出來阿！他畏畏縮縮地藏躲在裏面！但最後他終於出來了。以馬內利一吩咐，人就用鎖鏈將殆波羅斯捆綁起來，等候審判。但是殆波羅斯站起來再三央求以馬內利，不要把他送到無底坑裏去，而讓他平平安安地離開人靈城。

當以馬內利捉住殆波羅斯，用鎖鏈捆綁起來以後，就把他解到廣場上，在城民面前解除了他從前所誇耀的軍裝。這是以馬內利戰勝祂的仇敵的作為之一。當殆波羅斯被解除武裝的時候，這期間王子以馬內利的號手都大聲吹奏，將領們也都歡呼，軍兵們都歡樂歌唱。

於是召集城民來觀看這一切，看以馬內利怎樣勝過他們從前所倚靠和所誇耀的王。

既在城民眼前，並在王子的將領面前解除殆波羅斯的軍裝，使他赤身以後，王子就吩咐人用鎖鏈將他鎖在祂的車輪上（弗四章）。然後，祂就派「雷子」將軍和「定罪」將軍看守堡壘的門（若有跟從殆波羅斯的人想來重佔，就要抵擋他）。以後，祂就坐着車子凱旋地穿過人靈城，從門出城，回到祂的軍隊扎營的平原上。

當以馬內利營中的軍兵看見主帥回營，又看見暴君殆波羅斯被鎖鏈鎖在車輪上，除非你和我一樣在場親眼看

見，否則你就想像不出他們是怎樣歡呼吶喊。

他們說：「祂擄掠了那擄掠人的，祂掠奪了執政的和掌權的。殆波羅斯現在在祂寶劍的權力下，並且使他成了一切嘲弄的目標。」

那些志願軍，以及那些從天庭下來觀戰的，他們都大聲歡呼，高聲歌唱，使那些住在至高之處的使者：都打開窗戶，伸出頭來張望，看看這樣歡呼是甚麼緣故（路十五7、10）。

許多城民看見這種情景，也彷彿覺得他們如同置身於天地之間。誠然，他們說不出他們自己的結局將會怎樣，但他們覺得一切事情都做得盡善盡美，而我卻無法將它表達出來，但這些事情似乎對着城民發出微笑，因此他們在看以馬內利發號施令之時，他們的眼睛、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心、和他們的意念，以及他們全身，都完全被吸引住了。

因此，當勇敢的王子以馬內利在這一仗勝過了祂的仇敵殆波羅斯之時，祂就使他受羞辱，並告訴他再不能佔據人靈城。於是他便從以馬內利面前退去，離開以馬內利營，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尋求安歇之處，卻尋不着（太十二43）。

城民首次上遞呈文

「雷子」將軍和「定罪」將軍二人，都是非常威風的人，他們的面貌就像獅子的面貌，他們的聲音就像大海怒吼。他們仍然駐扎在「良心」先生家裏前面提過的。所以

當高貴大能的王子以馬內利戰勝了殆波羅斯以後，城民就比較有閒暇的時間來觀賞這些高貴之將軍們的行動了。但是，這些將軍的一切行動作為都使他們驚惶害怕（你要知道，他們是私下受命這樣行的），致使他們繼續覺得扎心，並使他們對人靈城將來的福分發生疑懼，因此他們在相當時間內都沒有安寧、沒有安息、沒有平安，也沒有盼望。

王子以馬內利自己也沒有住在人靈城內，乃是住在沙代營的中央，祂自己的帳幕中。因此在合宜的時候，祂就頒令「雷子」將軍，要召集人靈城全城的人到堡壘的廣場上，在他們面前把「悟性」市長、「良心」先生，和鼎鼎大名的「意志」公爵這三個人下在監裏，並要派一隊得力的衛兵看守，直等祂來發落。將軍們一接到這命令，便立即執行，這樣一來，使城民更加驚慌，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從前想到人靈城要被毀滅的疑懼，現在已經證實了。

他們現在所最感到困惑的是他們將要怎樣死，並要受刑多久才死。他們怕以馬內利叫他們都到無底坑裏去，這個地方就連殆波羅斯都怕去的，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都應受這種刑罰。而且在人靈城中被這樣善良又這樣聖潔的王子用劍殺死，並公然受辱，這也使他們感到非常苦惱。全城的人也為那幾個被下在監裏的人大大愁煩，因為這幾個人本是他們的支持者和指導者，也因為他們都相信，若這幾個人都被剪除的話，那不過是人靈城成為荒場的開端。因此，他們便和那幾個在監裏的人，草擬了一張呈文給王子以馬內利，並請「願活」先生送去。於是「願活」先生便

帶着呈文來到王子以馬內利營中，將呈文交給以馬內利。呈文的大意說：

「又偉大又使人感服的大能者，戰勝殆波羅斯，並征服人靈城的大王陛下：我們這些萬分可憐的人靈城居民，懇切求祢開恩與我們，不要記念我們以往的過犯，也不要記念我們城中首長的罪惡；乃照祢的大慈悲赦免我們，使我們不至於死，而叫我們存活在祢面前。這樣我們就願意作祢的僕人，而且，祢若看為美，我們在祢的桌下得點碎渣充飢，就心滿意足了。阿們！」

於是如前面所述「願活」先生把呈文交給王子以馬內利，王子接過呈文來，便一聲不響地打發他走了。這種情形使人靈城的人更加感到難過，然而，他們也考慮到他們現在不能做甚麼，不求饒便是死路一條，因此他們又再商議，又照樣草擬了另一張呈文。

再度上遞呈文

但是當他們寫好了呈文之時，他們所難決的問題是：叫誰送去好呢？因為他們不想再叫「願活」先生送去了，因為他們以為一定是他在王子面前的態度不好，觸犯了王子。因此他們說：不如求「定罪」將軍把呈文送去，但是「定罪」將軍表示，他不敢也不願為叛逆者向以馬內利求情，也不打算在王子面前為造反者辯護。「不過」，他說：「我們的王子是仁慈的，你們可以試試叫一位你們城裏的人送去，但是要用繩索套着他的頭，而且不求別的，只求憐憫。」

他們因為害怕，便把這事拖延了好久，但是又怕拖太久了自身有生命危險，就叫「醒願」先生送去。他們便差人去叫了「醒願」先生來。「醒願」先生住在人靈城中一座非常簡陋的茅屋裏，他應鄰舍們的請求就來了。於是他們將他們所作的事和他們所要的事都告訴他，並請他即刻去把呈文送給王子。

於是「醒願」就說：「只要能救人靈城免於應變的毀滅，我是萬死不辭的。」因此他們就將呈文交給他，告訴他要怎樣對王子說話，並祝他馬到功成，於是他便來到王子的虎帳前，和第一位使者一樣，請求覲見王子陛下。於是便有人將這話稟告以馬內利王子，王子就來到這人面前。當「醒願」先生一看見王子之時，就臉伏於地向祂下拜，並且大聲哀求說：「但願人靈城民活在祢面前！」說了這話，他就將呈文交給王子。王子讀了呈文，就把臉轉到一邊，暗暗落淚，過了一會，勉強隱忍回頭，對着那人（這期間，他和起初一樣，一直都伏在祂腳前哭），並對他說：「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我會考慮你的請求。」

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到，這期間人靈城那些打發他去的人是何等內疚，又何等恐懼，他們生怕他們的請求又被拒絕了。他們望眼欲穿地等候着「醒願」先生的蹤影。最後他們看見他們的使者回來了。於是，當他一到，他們就問他的運氣如何，以馬內利說了甚麼，他們的請求有甚麼結果。但是他告訴他們說：他未到獄中會見「市長」公爵、「意志」公爵、和秘書先生以前，不願說甚麼話。因此他就直往他們所在的監獄那裏去。但是有極多的人都跟

着他去，要聽聽他說些甚麼。於是當他來到獄中，站在監門外的鐵柵旁邊，那時「市長」公爵面無人色，秘書公爵也渾身發抖；但是他們開口問他說：「好先生！請來！大能的王子對你說些甚麼呢？」「醒願」先生就說：「當我到了我主以馬內利的虎帳前，我請求謁見祂，祂就出來見我。於是我就伏在祂腳下，將呈文遞給祂，因為我一見祂的威嚴和祂臉上的榮光，我兩腿就站立不住。祂伸手接過呈文去之時，我就大聲哀求說：『但願人靈城民活在祢面前！』」

於是，祂看了呈文一會以後，就轉過來對我說：「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我會考慮你的請求。」使者又說：「你們打發我去見的那一位王子，真是英俊而又威嚴，無論誰看見祂，都必定會愛祂並且敬畏祂。就我而論，我就是這樣，但是我不知道這些事情的結果究竟如何。」

繼續混亂不安

大家聽見這些話，無論在監裏或監外的人都面面相覷，他們不知道王子所說的話究竟是甚麼意思。群眾散去以後，在監裏的人就開始談論以馬內利所說的話究竟是甚麼意思。「市長」公爵說，這樣的回答還不算壞，但是「意志」公爵說，這樣的答覆是惡兆頭，而秘書公爵也說，這樣的答覆是死亡的先聲。那些停留在監門外的人，聽不太清楚他們所說的話，有的聽見這一句中的幾個字，有的聽見那一句裏面的幾個字，有的聽見「醒願」所說的話，有的聽見監裏人的談論，因此沒有一個人對於這些事

情能得着正確的了解。但是，你決想像不到這些人聽了以後去做甚麼，而且使人靈城現在變成多麼混亂。

因為他們立即將所聽見的傳遍全城，一個這樣嚷，另一個又那樣嚷，他們都說自己所說的是真的，因為他們說：他們所說的是他們親耳聽見的，所以決不會受騙。這個說：「我們都必被殺」，另一個說：「我們都必得救」。而第三者又說：「王子不再理會人靈城了」，而第四者則說：「那些在監裏的人都必突然被治死。」各人都說自己所說的是最正確的，其餘的人說的都是假的。因此，城民真是苦上加苦、憂上加憂，沒有人知道那一樣對。因為一個是這樣說，一個又那樣說，而各人都說自己所說的是對的。有些人從這些傳聞就斷定王子的確要將人靈城交給刀劍了。這時天色漸漸變黑，因此可憐的城民一夜都提心吊膽，直到天亮。

但就我所能得着的最正確的情報，這一切的騷擾都是由於秘書公爵所說的話，因為他告訴他們說，據他看來，王子的答覆是死亡的先聲。就是這一句話就把全城都激動起來了，而且也使全城都驚慌起來，因為城民從前都以秘書公爵為先見，他說的話，人人都信以為真，結果人靈城罩上一重恐怖氣氛。

現在他們開始感受到他們頑強地反叛，和不法地抵抗王子的後果了。這後果就是他們如今滿了有罪和恐懼的感覺，並且他們現在已被這些感覺吞噬了。其中以人靈城的首長們的恐懼最深，因為他們在悖逆王子的事上所犯的罪最大，所以他們的恐懼也最為厲害。

第三次求憐憫

簡言之，恐怖的流言在城中消失後，監裏的人心情才好些，勇氣也稍為恢復，便想到再上呈文給王子，於是他們草擬了第三張呈文，呈文內容如下：

「偉大的王子以馬內利，諸世界之主宰，滿有憐憫之主陛下：我們這些困苦、可憐、敗壞、將死的人靈城民，在祢又尊大又威榮的聖潔面前認罪；我們得罪了祢父和祢，不配再稱為祢的人靈城民，只該丟在無底坑裏。祢若要殺我們，那也是我們應得的，祢若判我們下入無底坑，我們也只能說祢是公義的。祢無論怎樣待我們，無論怎樣刑罰我們，我們都不能埋怨甚麼。但是，祢滿有憐憫，願祢的憐憫臨到我們！願祢的憐憫扶持我們，使我們脫離我們的過犯，我們就要歌頌祢的憐憫和祢的公平。阿們！」

這張呈文寫好以後，是要和上次的呈文一樣呈給王子，但是叫誰送去呢？這倒是問題呢，有人說：「還是叫『醒願』先生送去罷！」但是卻有人說不好，因為他不見得能勝任。在城中有一個老人，名叫「善行」先生；但他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人。有人贊成他去，但是秘書公爵卻極力反對；他說：「因為我們現在需要憐憫，而且去求憐憫；因此，叫這個名字的人去送我們的呈文，似乎就是把所請求的勾銷了。我們的呈文是請求王子施憐憫，我們豈可叫『善行』先生作我們的使者呢？」

這老先生又說：「而且，王子若接了呈文，說不定就會問他說：『你叫甚麼名字呢？』他就回答說：『我名叫老善行』。你們試想想以馬內利會怎樣說呢？祂必說：

『唉！人靈城的老善行還活着麼？那末，就讓老善行拯救你們脫離你們的困苦吧！』祂若這樣說的話，我敢說我們就完了；一千個老善行也是不能拯救人靈城的。」

秘書先生說明了不能叫老「善行」去送呈文給以馬內利的理由以後，在監中其餘的人及人靈城的首長也反對叫他去，因此便把老「善行」放在一邊。他們決定叫「醒願」先生再去一次。於是他們便召了他來，要他再去把他們的呈文送給王子，他即刻說他願意去。但是他們請他在言語上或態度下都要謹慎，免得觸怒了以馬內利；他們說：「因為你若觸怒了王子，你就使全城歸於滅亡。」

「醒願」先生見這一次自己必須擔任這差事，他就請他們叫「淚眼」先生與他同去。這個「淚眼」先生是「醒願」先生的近鄰，家境很苦，心中時常悲傷，但是他很會求情。於是他們便允准他與「醒願」先生同去。因此，他們就着手辦他們的事情：「醒願」先生用繩子套着頭，而「淚眼」先生則兩手扭着；他們便這樣到王子那裏去。

他們這一次去，是第三次了，他們當然不會沒有想到他們常常去，會不會叫以馬內利覺得厭煩。因此，當他們來到以馬內利的虎帳門口時，他們首先便為他們常常來麻煩以馬內利表示歉意。他們說：他們今日來，不是歡喜來打擾，也不是歡喜多嘴，乃是因為有需要才來見王子陛下。他們說：他們因為得罪了沙代和祂的兒子以馬內利，使他們日夜都沒有平安。他們也以為上次「醒願」先生不端莊的舉動曾使王子厭惡，因此使他竟在滿有憐憫的王子面前空手而回，沒有得着甚麼幫助。因此，當他們說

了這些道歉的話以後，「醒願」先生就和上次一樣，俯伏在大能的王子腳前，說：「但願人靈城民活在祢面前！」並把呈文交給王子。王子讀了呈文以後，和上次一樣，轉到一邊，過了一會才回到那人面前，問他叫甚麼名字，並問他為甚麼不派別人而派他來替城民送呈文；他於是對王子說：「求我主不要動怒；祢為甚麼要問我這死狗的名字呢？我求祢不要問我，不要注意我是誰，因為祢清楚知道，我與祢太不相稱了。

至於城民為甚麼揀選我來送呈文給我主！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但不是他們以為我特蒙我主恩典而叫我來。在我這一方面來說，我既不愛我自己；還有誰會愛我呢？然而我願意存活，我願意我合城的人也存活。因為他們和我都犯了大罪，所以他們打發我來，代表他們向我主求憐憫；所以願祢大發慈悲，不要問祢的僕人是誰。」

於是王子說：「為這樣重要的事情，那與你同來的是誰呢？」於是「醒願」先生告訴以馬內利說：他是他的一個窮鄰居，而且是一個最知己的朋友；他說：「願陛下賞臉，他名叫『淚眼』。我知道在人靈城中有許多不中用的人與他同名。我帶着我這個窮鄰居一同來，希望我主不要動怒。」

於是「淚眼」先生便臉伏於地，向王子表示歉意，原諒他與他的鄰居同來。

他說：「我的主阿！我不知道我是誰，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是真是假。特別是當別人說：我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我的父親是『悔改』先生，我就更加猜疑。好人多生

壞孩子，老實人常生假冒為善的孩子。我的母親從小也叫我這個名字，這是否因為我老實，或是因為我心軟；我卻不得而知。我看見我的淚水中有污穢，在我禱告的深處也有不潔的東西。但是我求祢（這期間他一直都是哭着說話），不要記念我們的過犯，不要因祢僕人們的不配而動怒，但求祢大發慈悲，不要追究人靈城的罪，不要向我們止息祢的恩典。」

責備與應允

以馬內利便吩咐他們站起來，他們便站起來，他們站在祂面前不住發抖；祂便對他們說：

「人靈城民曾大大背逆我父，他們拒絕我父作他們的王，而且還揀選一個騙子——這騙子是殺人犯，而且是個逃亡的奴隸——作他們的首領。因為這個自命為你們的王的殆波羅斯，你們雖然從前以為他是了不起的人物，其實他曾背叛我父和我，在我們的王宮及天庭中想自稱為王。但他這野心被發覺以後，因他這大惡就被鎖鏈捆綁，並把他和他的同黨一同趕逐天庭；他卻到這裏向你們舉薦自己，你們竟接待了他。

「這件事早就大大侮辱了我父，因此我父差遣大軍來使你們屈服。但是你們自己知道，你們是怎樣對待這些將軍們和他們的勸告，以及他們從你們手中所得着的是甚麼。你們反抗他們，並關起城門，向他們挑戰，和他們打仗，並為殆波羅斯攻擊他們。因此他們請我父多派軍兵前來，我便奉命率領大軍前來使你們屈服。但是你們怎樣

對待僕人，你們也怎樣對待他們的主。你們以敵意的態度起來敵擋我，關起城門，並掩耳不聽我，竭力抵擋我；但是我現在征服了你們。你們以為你們能勝過我之時，你們一直有沒有向我求憐憫呢？但現在我把城攻下了，你們才來哀求；你們以前為甚麼不哀求呢？當我掛起我恩慈的白旗，公義的紅旗，叫你們哀求之時，你們為甚麼不理會呢？現在我戰勝了你們的殆波羅斯，你們就來向我求恩典了；但是你們從前為甚麼不幫助我攻擊那壯士呢？然而，我現在會考慮你們的請求，而且要為了我的榮耀答覆你們的請求。

「去罷！叫『雷子』將軍和『定罪』將軍明天把那些囚犯解到我這裏來，並對『審判』將軍和『正法』將軍說：『要留守在堡壘中，使人靈全城保持安靜，聽候我以後的命令。』」王子以馬內利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回他的虎帳去了。

如同將死的人

二人既從王子得了這個答覆以後，就與上次一樣，回人靈城去了。但是他們二人走了不遠，心中忽然大起疑惑；覺得王子對人靈城民還沒有憐憫的表示。他們就回到獄中的囚犯那裏；因為過於猜疑之故，他們來到打發他們去的人面前之時，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

但最後他們終於回到城門口（城民早就熱切地等候他們回來了），許多人已經在那裏等候他們，想要知道結果如何；於是他們高聲對二人說：「王子有甚麼消息？以馬

內利說了甚麼話呢？」但是他們和上次一樣，說他們必須先到獄中覆命。他們便逕自往監牢裏去，有一大群人也跟着他們到那裏去，當他們來到監牢門口，他們就將以馬內利開頭所說的那一段話轉述那些囚犯聽，說他們如何不忠於祂的父與祂，又如何揀選了殆波羅斯，並與殆波羅斯立約，為殆波羅斯爭戰，聽從殆波羅斯統治；卻輕視祂的軍隊。囚犯們聽了這些話，都嚇得面如土色；但是使者接着說：「不過，王子說：祂仍會考慮你們的請求，而且要作符合祂的榮耀的答覆。」

說了這話，「淚眼」先生就大大嘆了一口氣。這時候，大家都非常沮喪，不知道說甚麼好。大家也都被恐懼抓住，好像死期就要來臨一樣。這時在人叢中有一個思想敏銳的人，名叫「多問」老先生。他便問二人，是不是把以馬內利所說的話都說完了，二人回答說：「還沒有說完」。「多問」老先生便說：「我也是這樣想，那末，祂還對你們說了甚麼呢？」他們停了一會；但最後他們把以馬內利所說的話都說了出來。說：「王子命我們去叫『雷子』將軍和『定罪』將軍明日把囚犯解到祂那裏去；並叫『審判』將軍和『正法』將軍要看守堡壘和全城，聽候祂以後的命令。」他們也說：王子命令他們這樣做以後，便即刻轉身回祂虎帳裏去了。

這一次使者回來的報告，特別是最後的一句話，說囚犯都要解到王子的營裏去，就把大家都弄得心膽俱裂。因此，大家都同聲哀哭，哀聲直達到天上。以後，三個囚犯每人都準備去死（秘書先生對他們說：「這正是我所懼怕

的事情」)；因為他們斷定，明天日落之時，他們就要離開世界了。全城的人無一例外，也以為時候一到，大家便都要喝同一的苦杯了。因此，城民當晚都披麻蒙灰舉哀，等到囚犯要解到王子面前去之時，他們也穿上喪服，頭上套着繩索。全城人都站在城上，大家都穿着喪服，盼望王子若看見這種情形，就動了憐憫之情。但是好事者這時在人靈城中是如何忙碌阿！他們成群結隊地在街上跑來跑去，一個這樣嚷鬧，另一個又那樣叫喊，弄得滿城擾攘不安。

祂使憂愁成為喜笑

解送囚犯到王子面前去的時候終於到了，解送之時的情形是這樣：「雷子」將軍率領一隊衛隊行在囚犯前頭，「定罪」將軍殿後，囚犯居中，都被鎖鏈鎖着。在前頭行及在後頭的衛隊，拿着軍旗，隨風飄揚，但是囚犯則個個都垂頭喪氣。

更詳細的情形是這樣：各囚犯都穿着喪服；他們用繩索縛住自己。他們一路走，一路搥胸，但不敢舉目望天。他們就這樣走出城門，一直走到王子營中，他們看見王子之大軍雄壯及森嚴的陣容，使他們更加痛苦；現在他們再也忍受不住，都大聲叫喊說：「不幸的人阿！可憐的人靈城民阿！」鎖鏈的聲音夾雜在他們的哀號之中，使哀聲更加淒慘。

這樣當他們來到王子虎帳門口之時，他們就俯伏在地。然後，有人便進去報告，說囚犯已經解到了。於是王

子便坐上寶座，並吩咐將囚犯帶進來。各囚犯一進到王子面前，一看見祂便全身發抖，而且羞愧滿面。當他們行近王子所坐的地方之時，他們便俯伏在祂面前。於是王子便對「雷子」將軍說：「叫囚犯站起來。」於是他們便戰戰兢兢地站起來，祂說：「你們從前都是沙代的僕人麼？」他們都齊聲說：「是的，主阿！是的。」於是王子又說：「你們都是任那可憎的殆波羅斯敗壞，並玷污的人麼？」他們說：「主阿！我們不止讓他任意敗壞，我們還自動要他如此。」

王子又問說：「你們若一生在他的暴虐之下繼續受他奴役，你們會感到滿足嗎？」囚犯們說：「主阿！是的；因為他們的作法使我們的肉體舒服，久而久之，我們就沒有心志向上。」王子說：「當我上來攻打這城之時，你們是不是滿心希望我不能戰勝你們呢？」他們說：「是的，主阿！是的。」於是王子說：「那末為了這些和你們其他重大的罪惡，你們想你們應受甚麼刑罰呢？」他們說：「主阿！我們罪該萬死，並該下入無底坑裏去；因為我們該受比這更重的刑罰。」祂又問他們，能不能找出適當的理由，使他們可以不受他們自認為該受的刑罰呢？他們說：「主阿！我們無話可說；祢是公義的，因為我們得罪了祢。」於是王子說：「你們頭上為甚麼套着繩索呢？」囚犯回答說：「我們若不能在祢面前蒙憐恤，這些繩索就是用來捆綁我們到刑場去處決時用的（箴五22）。」於是王子又問他們，是不是人靈城中所有的人都像他們這樣懊悔呢？他們回答說：「主阿！凡人靈城本城

的人都這樣懊悔；但是至於暴君殆波羅斯佔領人靈城時帶進來的那班殆波羅斯人，我們就不敢這樣說了。」

於是王子便吩咐人叫一個傳令官來，叫他在以馬內利全營中吹起號聲宣告說：沙代的兒子以馬內利王子，奉祂父的名，並為祂父的榮耀，已經完全征服了人靈城；而囚犯們要跟着他，說：阿們！於是這件事就照王子所吩咐的行了。在天上立時音樂大作，在營中的將領們都大聲歡呼，兵丁們都向王子高唱勝利之歌；旌旗迎風招展，到處都歡聲雷動，只有人靈城民的心毫無喜樂。

於是王子又召囚犯們來，他們就戰戰兢兢站在祂面前；祂對他們說：「你們和全人靈城民向我父和我所犯的一切罪惡、過犯、與罪孽，我從我父那裏得了權柄和命令可以赦免你們，現在我就照我的權柄赦免你們。」說了這話，祂就把這大赦寫在羊皮紙上，用七印封緘，命「市長」公爵、「意志」公爵、及「秘書」先生帶回城去；明日日出之時向全城宣告。

而且，王子還脫去囚犯們的喪服，賜他們華冠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賽六十一3）。

於是祂又把黃金珍珠寶石賜給他們三人，除去他們的繩索，把金鏈套在他們的頸項上，把耳環戴在他們的耳朵上。當囚犯們聽見王子以馬內利所說的恩言，並看見祂向他們所行的一切，幾乎完全暈厥過去；因為這恩典、這慈愛、這赦免太突然了，太榮耀了，並且太大了，使他們擔當不起。「意志」公爵即時暈倒下去，但是王子走到他面

前，用祂永遠的膀臂托住他、擁抱他、與他親嘴，並叫他放心，因為一切都必定照祂所說的成全。祂也擁抱「意志」公爵的另外兩個同伴，與他們親嘴，向他們微笑，對他們說：「把這些帶去作我愛你們、幫助你們、及憐恤你們的憑據。『秘書』先生！我現在吩咐你：你要把所見所聞告訴全城的人聽。」

於是他們的鎖鏈都在他們面前粉碎拋到天外，他們也能走動自如了。他們就俯伏在王子腳前，便用嘴親祂的腳，並用眼淚濕了祂的腳。他們也大聲喊着說：「願榮耀歸與我主以馬內利！」於是便叫他們站起來，回人靈城去，將王子所作的都告訴城民。王子也命一人攜帶笛子和小鼓在他們前頭行，一路行一面吹一面打，回人靈城去。於是，他們從未期望的，現在都實現了；他們從未夢想到的，現在也使他們着了。

王子也召了尊貴的「篤信」將軍來，並吩咐他和他手下幾名軍官擎着大旗行在這些尊貴的城民面前，為他們開道，前往人靈城。祂也囑咐「篤信」將軍，大約秘書在人靈城中宣讀大赦令之時，那時他就要率領他手下的一萬人拿着大旗開入門，經過街道，直到堡壘，並駐扎在那裏，直等祂自己來到。王子也吩咐他要叫「審判」將軍和「正法」將軍將堡壘交給「篤信」將軍，然後便從人靈城撤退，趕快回王子的營裏去。

先頭四位將軍及其部屬所加於城民的恐懼，現在終於都解除了。

耶和華是有恩典的神

我在前面已經告訴讀者，那些囚犯怎樣受到尊貴之以馬內利王子的款待，和他們在祂面前的情形，以及祂如何叫人帶着笛子及小鼓在他們面前又吹又打送他們回去，你一定能想像到，這期間城民都等候着他們的死訊，精神沮喪，心如刀刺。他們的心思簡直無法安靜下來，心中忐忑不已，就好像搖幌天平一樣。但是後來他們從城上卻望見似乎有人回到城裏來；他們就想，那些人是誰呢？最後他們認出那些人就是那些囚犯；但當他們發現那些囚犯穿着甚麼裝束，又如何榮榮耀耀回來之時，你能想像得着他們是何等驚奇了。這些囚犯解去之時穿着黑色喪服，但他們回來時卻穿了白色禮服。他們解去之時頭套着繩索，回來時卻戴着金鏈。他們解去之時腳上鎖着腳鐐，回來時卻行動自如。他們解去之時以為死期已至，但回來時卻帶着必得存活的确據。他們解去之時心靈沉重，但回來時有笛有鼓護送。

因此，當他們一到門時，悲哀可憐的城民都歡呼起來；這歡呼的聲音甚至使王子軍中的將軍們都驚跳起來，唉！可憐的城民這樣做，誰能責備他們呢？因為他們死了的朋友現在又活過來了；他們看見人靈城的老前輩們有這樣的光彩，這對於他們真如出生入死一般。他們本來只期待着斧子和斷頭台；但看哪！現在卻有了歡喜快樂，安撫與安慰，和護送他們的音樂，這音樂即使病人聽見，也會霍然而癒呢（賽三十三24）。

於是當他們上來之時，他們都互相祝賀說：「歡迎！」

歡迎！赦免你們的主是應當稱頌的！」城民又說：「我們看見你們很好；但是人靈城怎樣呢？人靈城能得恩赦麼？」於是秘書和「市長」公爵回答他們說：「阿！好消息！好而又好的信息！我有大喜的信息報告給人靈城！」於是城民又歡呼起來，使地都大大震動。

以後，城民就問及營中更詳細的情形，並且要知道以馬內利有甚麼信息傳給人靈城民。於是他們便將王子營中經過的情形，和王子為他們所作的一切告訴城民。這使城民都希奇王子以馬內利的智慧和恩典。這時他們就告訴城民，他們從以馬內利手中為全體城民所頒的諭令是甚麼？秘書就這樣說：「赦免、赦免、赦免人靈城！這大赦令明天就要讀給全城人聽！」於是他便吩咐城民回去，召集全城的人明日到廣場上，他要念大赦令給他們聽。

城民聽見這個消息，無不喜形於色。那一晚因為大家太快樂了，沒有人能入睡；每個家庭中都歡喜快樂、作樂、歌唱。他們所說所聽的全是關於人靈城的福樂。他們所唱之歌的副歌都是這樣說：「願這日太陽早些興起！願這個明日快些來臨！」有人在那裏這樣說：「昨天誰會想到今日對於我們會成為這樣的日子呢？誰會想到，我們的囚犯們解走之時鐵鏈在身，而回來時卻佩上金鏈呢？當他們去受審之時，他們已自定己罪，但是王子宣告他們無罪，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罪，乃是由於王子的慈悲，最後並且還用鼓笛護送他們回來。但這是普通的王子們所行的麼？他們會用這種恩典對待那些叛逆他們的人麼？絕對不會，惟獨沙代，和祂的兒子以馬內利，才會這樣行！」

次日的黎明終於來臨；因此「市長」公爵、「意志」公爵、和「秘書」先生，都照着王子所定的時候下到廣場那裏。城民在那裏已經等候多時了，他們披上王子昨日所給他們裝束與榮耀，街道都因他們的榮耀發光。於是「市長」、「秘書」先生、及「意志」公爵，就下到廣場下端的口門，因為從前宣讀公事就在這個地方。他們穿着華服前來，有鼓手打着小鼓行在前面；城民都非常渴想知道全部的事實。

這時「秘書」先生就站起來，先擺手叫大家安靜，他就大聲宣讀大赦令。當他唸到下面的話——「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出三十四6-7；太十二31）等等——之時，他們都歡喜得跳躍起來。因為你必須知道，在下面提到人靈城每一個人的名字；赦免的印記也非常明顯。

當秘書把大赦令宣讀完畢之時，城民都跑上城牆，跳躍歡欣，並向以馬內利的虎帳叩拜七次，又大聲歡呼說：「以馬內利萬歲！」於是又下令叫城中的少年人去鳴鐘慶賀，因此全城鐘聲鏗鏘，城民歌唱，人靈城每個家庭之中都有音樂聲。

當王子用鼓笛把三個囚犯歡歡喜喜送回人靈城去之時，他就命他的將軍們，及戰場上一切將士，準備在「秘書」先生宣讀大赦令的那一天早晨，再進一步去做他喜悅的事。因此，如前面所述，到了那天早晨，當「秘書」先生剛把大赦令宣讀完畢之時，以馬內利便下令營中所有的

號手都要吹號，旌旗也要懸掛起來，一半懸掛在「恩慈」山上，一半懸掛在「公義」山上。祂也吩咐所有將軍都要全副武裝，兵丁都要大聲歡呼。「篤信」將軍雖然留守在堡壘中，在這一天也無法緘默；他在堡壘頂上向城民及王子的營大聲吹號。

以馬內利把人靈城從暴君殆波羅斯手下及勢力下釋放出來，其經過的種種情形我已經向讀者交代明白了。

求主與我同居

當王子已經完成祂這些外面的喜慶以後，祂又命令祂的將士要將作戰的武藝表演給城民看；他們便立即遵命去行。在城民的觀賞中，將士們所表演的作戰武藝既敏捷、迅速、熟練，而又勇猛！

他們操來操去；一時向左右展開；一時分隊散開；一時又密集、一時又滾進，一時又使左右翼與前後方互應；此外還變換了二十多種隊形，使城民都看得出神。除此以外，他們操演並使用他們的武器，也使城民和我都驚奇不置。

當這操演完畢以後，全體城民都到王子營前感謝祂，稱頌祂豐富的恩惠，並請求祂率領全軍開進人靈城，永遠駐守在其中。他們用最謙卑的態度向祂請求，七次俯伏在祂面前；祂就說：「願你們都平安！」於是城民便近前來，用手摸祂的金杖頭；他們說：「阿！但願王子以馬內利，和祂的將士，肯永遠駐守在人靈城中；祂的衝城車及甩石的機弦也安放在城中，聽候王子調遣使用，增強人靈

城的力量。因為我們有地方為祢，有地方為祢的將士，也有地方存放祢的武器，並有地方停放祢的車輛。以馬內利阿！願祢如此行，永遠作人靈城的王和首領。願祢全然照祢的心意治理我們，並立祢的將士作人靈城的首長，管理我們，我們願意作祢的僕人，我們也要遵行祢的法律。」

他們又求王子陛下考慮如下的問題；他們說：「因為祢既向我們可憐的城民施出這一切恩惠，現在祢若撤退，祢和祢的將士若離我們而去，我們就會死亡。」他們又說：「有福的以馬內利阿！祢為我們作了這麼多好事，並向我們顯出了這樣大的慈悲，祢現在若離開我，以後將怎樣呢？我們現在享受的快樂將會歸於烏有。祢若走了，我們的仇敵就會再來，而且比第一次還要厲害！因此，我們的眼目所切慕的，並作我們可憐之人靈城的力量和生命的阿！我們求祢接納我們現在所作的懇求，來住在我們中間，讓我們作祢的子民。主阿！而且直到如今也許還有許多殆波羅斯人潛伏在人靈城中，祢離開我們以後，他們就要將我們再交在殆波羅斯手中。誰知道他們現在已經設下了甚麼陰謀、策略、或詭計呢！我們真不願意再落在他可怖的手中。因此，願祢接納我們的請求，用我們的王宮作祢的居所，我們城中最體面的人家用來接待祢的將士。」

王子就說：「我若來到你們的城中，你們願意照我的心意進一步檢舉你我的仇敵麼？你們願意幫助我去作這事麼？」

他們回答說：「我們現在不敢說我們將來能作何事；從前我們真想不到我們會背叛沙代，變成那個樣子。既然

如此，我們對我們的主說甚麼好呢？願王子不要信任祂的聖徒；願王子住在我們的堡壘中，使我們的城成為一個設防的城。願祂尊貴的和勇敢的將士管轄我們。願神用祂的愛征服我們，用祂的恩典勝過我們，這樣就一定要祂與我們同在，並幫助我們，正好那天早晨向我們宣讀的大赦令中祂所表明的。我們願意向我們的主允諾這個，並遵行祂的法度，並願意聽從祂的話反對『壯士』（那惡者）。

「尚有幾句話，祢的僕人們說了以後，就不再麻煩我們的主了。我們的王子阿！祢高深的智慧，我們無法測度。有那一個有理智的人會想到，我們現在所享受如此愉快的經歷，竟是我們起先經過痛苦的試煉所得來！主阿！但願光行在前，愛隨於後；用祢的手扶持我們，用祢的智謀引導我們，願這些時時與我們同在，使一切臨到祢僕人們的事都是最有益的，願祢來到我們城中，並照祢心所喜愛的而行。主阿！或是祢來到我們人靈城中，照着祢的旨意而行，只要保守我們不犯罪，並使我們都來服事祢，陛下。」

於是王子再對城民說：「去罷！平平安安的回家去罷！我極願意允諾你們這些願望；我要將我的虎帳遷來，明日我要帶領我的將士來到門前，然後由城門進城。我要駐扎在你們的堡壘中，並派兵丁治理你們；不但如此，我必在人靈城中作許多事情，是普天之下任何一國一邦一族之中都不能比擬的。」

城民聽了，都齊聲喝采，隨後就平平安安的回家去了。他們也把以馬內利向人靈城所應許的好處告訴他們的

親戚和朋友；他們說：「明天祂就會率領祂的部屬開進城來，住在人靈城中。」

神的帳幕在人間

於是人靈城的居民都急忙到林中和野地裏去，取樹枝和鮮花來，舖在沙代的兒子以馬內利王子所必經的街道上。他們也編了許多花環和其他美妙的飾物，表明他們心中是何等歡樂，預備迎接以馬內利到人靈城裏來。從目門至王子將要駐堡壘大門那整條街道上，他們都撒滿花環及飾物。他們隨即預備了樂隊，準備沿途吹奏，把王子送到所居住的堡壘去。

於是，到了所預定的時候，王子就來到人靈城。城門大開，城中的老者、長者，都出來熱烈歡迎祂；祂於是和祂的將士都起來，進入人靈城。人靈城的老者、長者都在祂面前一面走一面跳舞，一直來到堡壘門前。這是祂到堡壘去之時情形：——祂金的軍裝，坐在御車上，號手在祂周圍吹奏，旌旗招展，萬名精兵在後護衛，人靈城的長老在祂前面跳舞。全人靈城的城牆上盡是一陣陣居民的腳步聲音，他們都出來看有福的王子和祂的大軍，窗戶中，陽台上，和屋頂上，也都站滿了各種各色的人，爭看他們的城所要蒙受的好處。

當王子來到「秘書」先生的住宅之時，祂便打發一人到「篤信」將軍那裏去，要知道堡壘有沒有佈置好給祂去住（因為佈置的工作是「篤信」將軍負責的）。據回報說：一切都預備好了（徒十五9）。於是「篤信」將軍也奉

命率領他們的部屬出來迎接王子，他便遵命而行，並引導王子進入堡壘中（弗三17）。這晚王子和祂大能的將軍與勇士都住在堡壘中，使人靈城民大大歡樂。

城民所要關顧的另一個問題是怎樣安頓王子營中的將士。他們的問題不是如何可以把他拒於門外，乃是如何可以把他們安置在各人的家中。因為人靈城中每一個人現在都對以馬內利及其將士極其尊重，他們覺得最難過的是他們的房屋不夠大，不能把王子的將士們全接到自己家裏住。是的，他們都以伺候他們為榮，並願意聽他們使喚差遣；最後他們決定這樣分配：

（1）「無辜」將軍住在「理智」先生家中。

（2）「忍耐」將軍住在「心思」先生家中，這個「心思」先生是從前「意志」公爵背叛沙代之時手下的助理。

（3）「慈愛」將軍住在「愛戀」先生家中。

（4）「美望」將軍住在「市長」公爵家中。因為「秘書」先生的家靠近堡壘，而且因為又奉王子之命，如有必要時可以向城民發出警報——因此，出於他的自願，要「雷子」將軍和「定罪」將軍以及他們的部屬都在他家裏。

（5）「意志」公爵就請「審判」將軍及「正法」將軍以及他們的部屬與他同住，因為他現在在王子以馬內利手下管理人靈城，為城民謀幸福，與他在暴君殆波羅斯手下為害城之時的職位一樣（羅六19；弗三17）。

（6）以馬內利其餘的將士，都住在其餘的城民家中；但是「篤信」將軍及其部屬仍駐扎在堡壘中。於是，王子

以馬內利及其將士，都住在人靈城中。

飽得祂的慈愛

人靈城的老者及長者，都認為人靈城太需要王子以馬內利了。祂自己，祂的舉動、祂的言語和行為，無一不使他們喜悅，無一不使他們動心，無一不使他們愛慕。因此他們祈求祂，雖然人靈城的堡壘是祂的居所（他們希望祂永遠居住在其中），但是他們盼望祂時常到街上及各人家中走走；他們說：「威嚴的元首阿！因為祢的同在、祢的看顧、祢的笑容、祢的言語，乃是人靈城民的生命、靈性、與活力。」

除此以外，他們又懇求祂，准他們毫無困難或妨礙能經常到祂面前去，於是為了這個緣故，祂下令堡壘的門要時常開着，使他們可以看見祂作事的方法，參觀那裏的防禦工程，以及王子所住的宮廷。

當祂開口說話之時，他們都住口傾聽；當祂行走之時，他們都歡喜模仿祂的腳蹤。

有一次，以馬內利設筵歡宴全人靈城的人。在宴會那一天，城民都到堡壘中參加盛宴。祂為他們擺設了外地來的各種佳餚。這些佳餚非長自人靈城的田間，也非宇宙國中所產，乃是從祂父的天庭中運來的。佳餚一盤一盤地送上來，擺在他們面前，並請他們隨意享用。每當一盤佳餚端上來之時，他們就會低聲對問說：「這是甚麼呢？」因為他們不知道那一味是甚麼？（出十六至十五章）。他們也飲那由水變成的酒，心中十分歡暢。坐席之時，一直都

有音樂助興；他們都吃天使的食物，和從磐石中流出來的蜜（詩七十八24-25）。因此城民都吃天庭中才有的食物，而且都吃飽了。

有一件事我不可忘記告訴你，在這席上還有許多音樂家，他們不屬宇宙國度，也不是從人靈城裏來的；他們乃是沙代天庭的樂師。

宴會過後，以馬內利便叫城民都來猜些巧妙的謎語，那些謎語都是由沙代的才能及智慧創製出來並由秘秘書錄下來的：這樣的謎語是任何國度中都沒有的，這些謎語是關於沙代王自己，並關於祂的兒子以馬內利、及祂對城民的戰爭和作為。

以馬內利也親自把一些謎語解說給他們聽；他們得了祂的啟示，無不茅塞頓開：他們領會到他們從未領會到的奧秘；他們真想不到在幾個這樣普通的字眼裏面竟隱藏着這樣的珍寶。我在前面已經告訴了讀者，這些謎語是論及誰；當它們被解開之時，城民就清楚領會到的確是那樣。他們發現那些事物的本身正是以馬內利本人的一幅圖畫；因為當他們讀那些謎語，又望望王子的臉之時，所說的事情和祂十分相似，這時城民便禁不住要說：「這是羔羊！這是祭牲！這是磐石！這是紅母牛！這是門，這是道路！」以及其他許多別的東西。

餘興以後，以馬內利便打發城民都回家去。但是，你能想像到他們受到這種款待以後心中是何等興奮阿！當他們明白了以馬內利所給他們解開的奧秘，以及所受到之款待的深意，他們是何等歡喜，又何等驚奇不已阿！當他們

回到家裏，坐在靜室之中，都不期而然地歌頌祂和祂所作的那些事。誠然，城民現在完全被他們的王子吸引住了，甚至在夢中都還歌頌祂呢。

種種措施

在王子以馬內利心中，早就想將人靈城重新改造，使它成為一座全然合乎祂心意的城，並且使它可以更加發揚光大。為了防止內憂外患，祂也作了些必要的措施；祂用這樣的愛來恩待這座著名的人靈城。

因此祂先下令把從父王天庭中帶來的那些甩石的機弦都安裝起來，有的安裝在堡壘的牆上，有些安裝在城樓上；因為在人靈城中有許多城樓，是以馬內利進城以後新建築的。也有一種裝置是以馬內利發明的，就是從堡壘甩出去的石頭可以從口門飛出去。這種裝置是無法抵禦的，也是無一虛發的。因為在使用之時會發生奇妙的效能，因此它一直都沒有名字；只將它交給勇敢的「篤信」將軍保管，以備作戰時使用。

這事以後，以馬內利便召「意志」公爵到祂面前，命他看守人靈城的城門、城牆，及城樓。王子也將國民兵撥歸他指揮，以應付城中反對沙代王的一切叛亂及妨害治安的行動。王子也命令他，若發現有殆波羅斯人潛伏在城內任何角落之中，他就要立刻抓住他們，把他們拘押起來，或下在監裏，依法懲處。

然後，祂又召「悟性」公爵來，他是原來的「市長」公爵，但殆波羅斯佔據人靈城之時，曾把他革職。現在以

馬內利使他官復原職，而且成了他的終身職業。以馬內利也令他要在目門附近為祂建築一座王宮，並且要依防禦之城樓的樣式建造。祂也叫他一生一世都要閱讀啟示奧秘事的那本書，使他知道怎樣盡忠職守。

祂也任命「知識」先生作秘書，這並不是故意使前任的秘書「良心」老先生難堪，乃是因為在祂心中早已為「良心」先生安排了另外的職務；祂告訴這位老先生說，關於這個新的職務，祂以後再詳細告訴他。

然後，祂便命人將殆波羅斯的像取下來，並把它完全毀壞，磨成粉末，拋棄在城外，任風吹散。祂並命人將祂父沙代的像和祂自己的像掛在堡壘大門上，而且要人把祂們的像描寫得比從前更加美麗，因為祂父和祂現在用比以前更大的恩典和憐憫臨到了人靈城民（啟二十二4）。祂也要人把祂的名字清晰地雕刻在人靈城的正面，而且為了人靈城的榮譽，必須用精金雕刻出來。

這事以後，以馬內利便下令通緝殆波羅斯人的三個頭目，即先後的兩任「市長」公爵，「不信」先生和「情慾」先生，以及秘書「忘善」先生。除了這些人以外，殆波羅斯立為市議員和參事的一些人，也被現在這個又正直又勇敢的「意志」公爵把他們下在監裏。

他們的名字如下：「無神」參事，「硬心」參事和「假平安」參事。市議員則有「無真理」先生，「無憐憫」先生，「傲慢」先生等等。這些人都下在內監裏，獄吏叫「真人」先生。這位「真人」先生，是以馬內利到人靈城來攻打殆波羅斯之時，從祂父的天庭中帶來的人員之一。

這事以後，王子下令把殆波羅斯人奉殆波羅斯之命在人靈城中所建的三座碉堡全然拆毀；這些碉堡的名稱，以及駐守之司令的名字，讀者在前面已經念過了。但是，這是一種費時的工作，因為碉堡很大，而且因為拆下來的石頭、木料、鐵料、及一切垃圾，都要搬到城外去。

審訊殆波羅斯人

這次工作完畢以後，王子下令「市長」公爵及人靈城的參事們，要開庭審判現在關在獄吏「真人」先生監管之獄中的殆波羅斯人。

當開審之時一到，便命獄吏「真人」先生把囚犯解到法庭上。於是照着人靈城的慣例。囚犯都上了鎖鏈並串鎖在一起解往法庭。這樣當他們被解到「市長」公爵，推事，以及其他尊貴的審判官面前之時，陪審員先各自就座，隨後證人也一同先行宣誓。陪審員的名單如下：「相信」先生，「真心」先生，「正直」先生，「惡惡」先生，「愛神」先生，「明真理」先生，「天心」先生，「中庸」先生、「謝恩」先生、「善工」先生、「熱心為神」先生、和「謙卑」先生。

證人的名單如下：「無不知」先生、「說明真相」先生、及「恨謊言」先生；若有必要時，還有「意志」公爵和他的助理。

「無神」受審

於是囚犯都解上法庭。這時「行正」先生（因為他是

人靈城的推事)就說：「獄官！請把『無神』參事解上犯人欄。」於是這個囚犯便被解到犯人欄上；「推事」便說：「『無神』參事阿！舉起一雙手來，人告你『無神』參事是侵害人靈城的一名罪犯，因為你曾害人不淺，你愚頑地主張並教導人說，沒有神，因此不必關心宗教。你這樣行，既得罪沙代王自己，並損害其名譽及榮耀，也危害人靈城的和平及安寧。你現在尚有何話可說？你承不承認所控告你的罪呢？」

「無神」參事說：「我沒有罪！」

「推事」便叫號丁請「無不知」先生、「說明真相」先生，和「恨謊言」先生出庭作證。

他們一聽見傳喚，便即刻出庭。

這時「推事」就說：「諸位沙代王的證人，犯人欄的那個囚犯，你們認識他麼？」

「無不知」先生就說：「是的，我們認識他；他名叫『無神』；多年來他在這不幸的人靈城中就如同瘟疫一般。」

「推事」說：「你們真認識他麼？」

「無不知」先生回答說：「真認識他！我真認識他；我以前一直和他在一起，現在是無法不認識他的。他是殆波羅斯人，他的父親也是殆波羅斯人：他的祖父和他的父親我都認識。」

「推事」就說：「很好！這個站在這裏的被告，名叫『無神』先生，他曾主張教導人說，沒有神，也不必關心宗教，他就是為此被控。請問諸位沙代王的證人，你們對

於他有甚麼話要說？他是不是有罪呢？」

「無不知」先生說：「是的！有一次我在惡徒巷遇見他，當時他在那裏信口雌黃，大發謬論；我聽見他說，照他看來，他確信沒有神；他又說：『但是若我的同伴或別的環境要逼我這樣做，我也可以假意相信，也可以熱心宗教的。』」

「推事」說：「你確實曾聽見他這樣說麼？」

「無不知」先生回答說：「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確曾聽見他這樣說。」

於是「推事」說：「『說明真相』先生，在沙代王的眾審判官面前，你對於犯人欄上這個犯人有甚麼話要說呢？」

「說明真相」先生說：「是的。我從前常和他在一起，我為此現在十分懊悔，我曾常常聽見他說，而且非常自信地說，他不信有神，也不信有天使或鬼魂。」

「推事」問說：「你在何處聽見他這樣說呢？」

「說明真相」先生回答說：「在讒謗裏，在褻瀆家巷，並在其他許多地方。」

「推事」問說：「你非常知道他的底細麼？」

「說明真相」先生回答說：「我知道他是殆波羅斯人，他的父親也是殆波羅斯人，而且是矢口不承認有神的人。他的父親名叫『敵善』先生，他除了『無神』先生這個兒子以外，還生了許多孩子；我再沒有別的話了。」

「推事」說：「『恨謊言』先生，請你認一認犯人欄上的這個犯人；你認識他麼？」

「恨謊言」先生回答說：「是的！『無神』先生這個傢伙，是我生平接觸過的人中最可惡的壞蛋。我曾聽見他說，沒有神；我也曾聽見他說，沒有來世、沒有罪，以後也沒有罪的刑罰；而且，我還聽見他說，到妓院去消磨日子，與到禮拜堂聽道一樣好。」

「推事」問說：「你在何處聽見他說這些話呢？」

「恨謊言」先生回答說：「在酒鬼巷，就是在無賴巷尾，在『不敬虔』先生的住家前面。」

「推事」說：「獄官！把他帶到一邊，現在把『情慾』先生解到犯人欄上。」

「情慾」受審

他又說：「『情慾』先生！人告你『情慾』是侵害人靈城的一個罪犯，因為你曾像叛徒的惡魔一樣用污穢的言行教導人說，人放縱情慾是合法的，而且是有益的；而你作了這一切的惡，卻從未有任何悔過的表示。你現在尚有何話可說？你承不承認所控告你的罪呢？」

「情慾」先生說：「是的！我是個門第高尚的子弟，自小喜歡遊樂玩耍。從未有人責備過我的行為，我一向都是照着我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看我的喜好就如同是法律一般。我真奇怪今天我會為此受到控告，因為我所行的事，不但我，就是所有的人幾乎都是私下或公開地嘉許、愛慕；而且贊同的。」

「推事」說：「先生！我們不管你的門第有多高；我們現在所關心的，而且是你所應當注意的，是控告你的

案子。你現在尚有何話可說？你承不承認所控告你的罪呢？」

「情慾」先生說：「我沒有罪。」

「推事」說：「號丁！請證人，出庭作證！」

「號丁」說：「沙代王的證人們，為了我們的主和王，請你們出庭，見證犯人欄上這個囚犯的罪！」

推事說：「來罷！『無不知』先生，請你認一認犯人欄下的犯人；你認識他麼？」

「無不知」先生說：「是的，我認識他。」

「推事」問說：「他叫甚麼名字呢？」

「無不知」先生回答說：「他名叫『情慾』；他的父親名叫『獸性』，他的母親在肉體街將他生下來的；他的母親是『惡慾』的女兒；他們的祖宗八代我都知道。」

「推事」說：「很好！你已經聽見控告他的罪狀，你對這控狀有何話要說？所指控他的事情，他是不是有罪呢？」

「無不知」先生說：「是的！如他所說，他是出身於門第高尚的家庭，但是他所作的惡比他的家系尤多千倍。」

「推事」問說：「但是，你知不知道他自己的行為，特別是有關所控告他的罪行呢？」

「無不知」先生回答說：「我知道他是一個妄用神名者，是一個騙子，乃是破壞安息日者。我知道他是一個犯姦淫者和不潔的傢伙，我知道他還作了極多惡事。就我所知，他是一個污穢不堪的傢伙。」

「推事」問說：「但是，他經常在甚麼地方作這些惡事呢？是在偏僻的角落，還是在公共的場所呢？」

「無不知」先生回答說：「是的！他在全城到處都作過。」

「推事」說：「來罷！『說明真相』先生，你為我們的主和王對犯人欄中的這個犯人有甚麼話要說呢？」

「說明真相」先生說：「是！頭一位證人所說的話我都知道都是真的，除此以外，他還犯過許多罪。」

「推事」說：「『情慾』先生，這兩位先生所說的，你都聽見麼？」

「情慾」先生說：「我的意見總是認為：最快樂的人生就是盡情去享受人心中所想的；我從未覺得這意見有甚麼不對，我一直都喜歡照着我這種觀點過日子。我自己既在其中得着了這樣的樂趣，因此我從不吝嗇將它們介紹給別人。」

於是庭上便說：「聽他自己的口供，就已經足夠定他的罪了。因此，獄官！請你把他帶開，並將『不信』先生解到犯人欄上來。」

「不信」受審

「不信」先生便被解到犯人欄上。

「推事」說：「『不信』先生，人告你『不信』是侵害人靈城的一個罪犯，因為你窮兇極惡，而且當沙代大王的將軍們來收復人靈城之時，你在人靈城作長官領導城民抵抗他們。你曾侮蔑沙代王的名、王的軍隊、和王的事。」

你也像你的首領殆波羅斯一樣，鼓勵並煽動人靈城民反抗沙代王的軍隊，你對這控訴有何話可說？你是不是犯了這罪呢？」

「不信」先生便說：「我不認識沙代是誰；我只愛戴我的舊王殆波羅斯。我認為我的本分就是忠於所託付我的事，並盡我所能去得着城民的心，叫他們竭力抵抗外人和陌生人，盡力與他們爭戰。雖然你們現在有地位可以隨便行使權柄，但我決不因為怕受苦而改變我的意見。」

庭上便說：「你們看，這人怙惡不悛，而且大言不慚，並厚顏無恥地為自己的惡行及叛逆辯護。因此，獄官！請你把他帶開，並將『忘善』先生解到犯人欄上來。」

「忘善」受審

「忘善」先生就被解到犯人欄上。

「推事」就說：「『忘善』先生，人告你『忘善』是侵害人靈城的罪犯，因為你掌管全城的事務之時，你全然忘記了在善良那一方面為他們服事，而且你與暴君殆波羅斯聯合起來敵擋沙代王和祂的將士，損害沙代的名譽，破壞沙代的法律，竭力敗壞人靈城。你對這控告尚有何話可說？你承不承認有罪呢？」

「忘善」先生說：「現在審問我的諸位審判官，我在你們面前被人控告，說我犯了好幾樣罪，這一切請你們歸過於我年老善忘，我並不是明知故犯；是因為我的腦力衰弱，而不是因為我粗心大意。因此，我雖然有罪，我卻希

望因你們的愛心免去我的刑罰。」

庭上說：「『善忘』，『善忘』，你忘卻一切善德，並不單是由於你年老衰弱，乃是你故意這樣做的，因此你就不能把善德的事情存記在心中。凡是惡的，你都能保留着；但是善的，你連想也不想。所以你說你年老，說你腦力衰弱，都是想欺瞞庭上，掩飾你的不正。但讓我們聽一聽證人們對犯人欄上這個犯人要為沙代王說些甚麼話；你們以為所控告他的罪是否屬實呢？」

「恨謊言」先生說：「是的！我曾聽見這個『忘善』先生說，他簡直不能思想善德的事，即便是一刻鐘也受不了。」

「推事」說：「你在何處聽見他說這話呢？」

「恨謊言」先生說：「在萬賤巷，在以『良心被熱鐵烙過』為記號的那間屋隔鄰的一間屋中。」

「推事」說：「『無不知』先生，對於犯人欄上這個犯人，你能為我們的主我們的王說些甚麼話麼？」

「無不知」先生說：「是的！我非常熟悉這個人。他是殆波羅斯人，他的父親也是殆波羅斯人，他的父親名叫『愛下流』。我常常聽見他說，他認為只要想及善德的事情，就已經是世上最苦惱的事了。」

「推事」問說：「你在何處聽見他說這些話呢？」

「無不知」先生說：「在肉體巷，就在教堂對面。」

「推事」就說：「『說明真相』先生，請來作證。你看站在犯人欄上的這個犯人，你一定有話要說的。」

「說明真相」先生說：「是的！我常常聽見他說，

他寧願思想最邪惡的事，也不願思想聖經中所記載的事情。」

「推事」問說：「你在何處聽見他說這樣可悲的話呢？」

「說明真相」先生回答說：「在何處麼？地方可多啦！特別是在可厭街一個名叫『無恥』的家中；並在污物巷，『下入地獄』那座房子隔壁有『神所捨棄之人』這個記號的地方。」

庭上說：「諸位先生！你們已經聽見了控詞、犯人的答辯，以及各位證人的見證。獄官！現在將『硬心』先生提上來。」

「硬心」受審

「硬心」先生便被解到犯人欄上。

推事說：「『硬心』先生，人告你『硬心』是侵害人靈城的罪犯，因為從人靈城民起來背叛並反抗沙代王之時起，你一直竭力而又刁惡地叫他們不悔悟，叫他們冥頑不靈，你並且使他們不悔恨也不憂傷他們所犯的過惡。你對這控告有何話可說呢？你犯了這罪沒有呢？」

「硬心」先生說：「是的！我生平不知道甚麼叫悔恨或憂傷，我對於一切都是無動於衷的；我從不關心別人，別人的憂傷是不能刺痛我的；他們呻吟的聲音也入不了我的心。我無論害了誰，我無論冤枉了誰，叫他們悲傷痛哭，在我聽來就像聽音樂一樣。」

庭上說：「你們聽這人說的話，就知道他是不折不扣

的殆波羅斯人，他已經定了自己的罪。獄官！將他帶走，並把『假平安』先生提上來。」

「假平安」受審

「假平安」先生便被解到犯人欄上。

「『假平安』先生，人告你『假平安』是侵略人靈城的罪犯，因為你如惡魔一樣，極其可惡地使人靈城民背叛沙代，並用一種假的、毫無根據的、而又危險的平安，和無可恕的安全感損害沙代王的名譽，違犯祂的法律，並大大損害人靈城民。你還有何話可說呢？所控告你的罪，你承不承認呢？」

「假平安」先生便說：「各位先生！以及各位現在被派作審判我的審判官，我現在要聲明，我的名字是『平安』先生！我絕對否認我的名字是『假平安』。各位若是不信，可傳任何熟識我的人，或為我接生的助產士、或我受洗時的教父教母來，隨便那一位都會證明我的名字不是『假平安』，乃是『平安』。因此我對於這控告不擬答辯，因為訴狀中的名字不是我的名字；我的真名如何，我的為人也如何。我時時都喜歡作安靜人，我自己所喜歡的，我認為別人也是同樣喜歡的。因此，每當我看我的任何鄰居心緒不安之時，我就盡我所能去幫助他們；我可以舉出許多極好例子來：

「（1）起初，當我們的人靈城民偏離沙代的正道之時，後來他們之中有人開始對他們所作的表示不安；我一看見這種情形，便立刻想法子使他們安靜下來。

「（2）當舊世界的風俗與所多瑪的風俗流行之時，若發生了任何事情，足使贊成這些風俗的人心緒不安，我就盡力使他們回復安靜，使他們照樣不受攔阻地去做。」

「（3）說得近一點；當沙代與殆波羅斯之間發生戰爭之時，無論何時我見有城民害怕毀滅會臨到，我就常常用各種方法或手段安慰他們，竭力叫他們不必害怕。有些人說，一個使人平安者是個善良的人；更有些人大膽地斷言說，一個使人平安者是個有功的人。因此，我既是一個使人平安的人，就容我請求諸位在人靈城中有公平公正大名的人，尊重我這樣的人。因為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受人這不人道的待遇，乃應該讓我自由，並且還要准我報復那些控告我的人。」

於是「推事」便說：「號丁！請宣讀公告。」

「號丁」便遵命大聲宣讀說：「囚犯人欄上的犯人不承認訴狀中的名字是他的名字，庭上現在要求在場的任何一位，若知道這個犯人正確的原名，就請他出來作證；因為這個犯人表明現在是無辜被控。」

於是便有兩個證人出來，請求准他們將他們所知道的實情說出來。其中，一位名叫「查明真相」先生，另一位名叫「明證真相」先生。於是庭上便請他們，若他們知道這個犯入的底細，就不妨直說。

於是「查明真相」先生便說：「是的，我……。」

庭上說：「稍待！請先宣誓。」

他們便叫他宣誓，宣誓完畢，他便繼續發言。

「查明真相」先生說：「是的！我從小至今就認識這

個人，我能證明他的名字是『假平安』。我認識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名叫『諂媚』先生；他的母親和他結婚以前，名叫『奉承』夫人。這兩個人同居以後，不久便生了這個兒子，他們就給他起名叫『假平安』。我從前是他的遊伴，只是我年紀比他大一點。當他的母親叫他回家，不要再玩之時，她總是這樣喊着說：『假平安！假平安！快點回家！否則我就要把你拖回來了。』他還在吃奶之時，我就認識他；雖然我那時年紀還小，但是我還能記得。當他的母親和他一同坐在門口，或抱着他玩之時，她口中不住地叫他說：『我的小寶寶假平安！我美麗的假平安！』或是說：『阿！我的乖兒子假平安！』或是說：『阿！我的小鳥假平安！』或是說：『我多麼愛我的孩子！』教父教母也都知道的確是這樣，但是他卻有臉皮在法庭上公然否認。」

於是又叫「證明真相」先生出來作證。他們也叫他宣誓。

於是「證明真相」先生說：「是的！剛才的證人所說的，都是真的。他的名字是『假平安』，他是『諂媚』先生的兒子，他的母親是『奉承』夫人。從前我看見人不叫他『假平安』而喚他別的名字之時，他就生氣，因為他說這樣做就是嘲笑他，給他起綽號；但這種情形是在『假平安』先生地位顯赫之時，並在殆波羅斯人在人靈城得勢之時。」

庭上說：「各位先生！你們已經聽見這兩位證人宣誓後就論犯人欄上這個犯人所說的話。『假平安』先生，現

在請你聽着；你不承認你的名字是『假平安』，但是你看，這兩位誠實的證人卻證實你的名字確是『假平安』。你抗辯說，你與所控告你的罪狀完全無關，又說你是一個使人平安者，不應受控，也不應定為作惡的；但是你如惡魔一樣，極其可惡地使人靈城民背叛沙代王，並用一種假的、騙人的、可惡的、違背沙代法律的平安，使當時的可憐城民不信毀滅的危險。

你為自己所作的一切辯護，就是不承認『假平安』是你的名字等等；但是，你看！我們有兩位證人證明你就是那個人。你誇稱你在鄰居中間常給他們帶來平安，但你知道那平安不是由於真理和聖潔，沒有這個根基的平安就是建築在謊言上的平安，他如同沙代大王所說的，這樣的平安是騙人的，是應受天罰的。所以你的答辯並不能開脫所控告你的罪，毋寧說你是自定己罪，作繭自縛。但是為要表示公平起見，我們現在要召證人來，看看他們為我們的主我們的王對你的行為要說些甚麼話。」

「推事」就說：「『無不知』先生，你為我們的主我們的王對於犯人欄上的這個犯人有甚麼話要說呢？」

「無不知」先生說：「是的！就我所知，這人在人靈城中不做別的事，專門撒謊。人靈城民因淫行和敗德的事到煩惱不安，我聽見他對他們說：來！來！我們把一切煩惱拋開，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的煩惱，我們都大可不必理會，我們只要平平安安過生活，就一切事都沒有了。」

「推事」說：「『恨謊言』先生，你有甚麼話要說麼？」

「恨謊言」先生說：「是的！我曾聽見他說，行不義而得平安，總強過行真理而招煩惱。」

「推事」問說：「你在何處聽見他說這話呢？」

「恨謊言」先生說：「在愚人院，『自欺』隔鄰的『頑愚』先生家中我聽見他說這話。據我所知，這話他在那裏說過二十次。」

「推事」說：「我們用不着請別的證人了；這證據已經夠明白夠完全了。獄官！把他帶走，並將『無真理』先生提上來。」

「無真理」受審

接着他就對「無真理」先生說：「『無真理』先生，人告你『無真理』是侵略人靈城的一個罪犯，因為你常常侮慢沙代，敗壞人靈城，在人靈城民背離沙代，投降暴君殆波羅斯以後，城中所遺留的沙代的法律，和沙代的像，你都全然加以毀壞，不留餘痕。你還有何話可說呢？你承不承認犯了這罪呢？」

「無真理」說：「是的！我沒有犯這罪。」

於是庭上又召了證人來，「無不知」先生便首先起來作證告他。

「無不知」先生說：「是的！我曾親眼看見這個人親手毀壞沙代的像，他是奉殆波羅斯之命而行的。這個『無真理』先生不但這樣做了，他還把殆波羅斯那獸的有角的像在原處豎立起來。他也遵殆波羅斯之命，把人靈城中沙代王的法律盡行毀壞，不留餘痕。」

推事問說：「除你以外，還有誰看見他這樣行呢？」

「恨謊言」先生說：「是的！我曾見他這樣行，而且還有許多人看見他這樣行；因為這不是暗中行的，或在角落裏行的，乃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行的。他故意公開這樣行，因為他歡喜這樣行。」

「推事」說：「『無真理』先生，你的罪惡昭彰，你怎能說自己無罪呢？」

「無真理」說：「先生！我以為我必須講幾句話，我的名字如何，我所說的話也如何。我從前曾因此大蒙其利，但不知道現在我不說真理能否收到同樣的益處。」

「推事」說：「獄官！把他帶走，並將『無憐憫』先生解到犯人欄上來。」

「無憐憫」受審

然後他就對「無憐憫」先生說：「『無憐憫』先生，人告你『無憐憫』是侵略人靈城的一個罪犯，因為當人靈城民背棄他們合法的王之時，你萬分可惡而又悖逆地把他們慈悲的心腸全行塞住，而且不讓可憐的城民哀悼他們自己的不幸，反倒使他們規避，時常把他們的心思從悔改的念頭上引開。對於所控告你的罪，你有何話可說呢？你犯了這罪沒有呢？」

「沒有，我沒有犯無憐憫的罪；凡我所作的都是照着我的名字去作，因為我的名字不是『無憐憫』，乃是『鼓舞』；我是不願看見人靈城民鬱鬱不樂的。」

「推事」說：「怎麼！你不承認你的名字，說你不是

『無憐憫』而叫『鼓舞』麼？召證人來。各位證人，你們對於這個答辯有甚麼話要說麼？」

「無不知」先生說：「是的！他的名字是叫『無憐憫』，在他所經辦的文件上，都是簽用這個名字。但是這些殆波羅斯人喜歡用假名；例如，『貪贓』先生常用『善藏』或類似的名字作掩護：『驕傲』先生在必要時會自稱是『整潔』先生，自稱是『美貌』先生等名字；他們其餘一切的人也是如此。」

「推事」說：「『說明真相』先生，你有甚麼話補充麼？」

「說明真相」先生說：「是的，他的名字是叫『無憐憫』。我從小就認識他，所告他的一切惡事他都作過。但他們有一班人不知道下地獄的危險，所以他們稱那些凡事認真的人是患了憂鬱病，並告訴他們怎樣可以避免這樣的心情。」

「傲慢」受審

「推事」說：「獄官！把『傲慢』先生解到犯人欄上。『傲慢』先生，人告你『傲慢』是侵略人靈城的一個罪犯，因為沙代王的將軍們向城民招降之時，你如惡魔陷害人教他們倨傲，不予理會。你也教城民輕蔑並讒謗他們的沙代大王。你而且還用言語及榜樣鼓勵他們，使他們武裝起來，反抗沙代王和祂的兒子以馬內利。你現在尚有何話可說，你承不承認所告你的罪呢？」

「傲慢」說：「各位先生！我生來就是一個勇敢的好

漢，就是在黑雲瀰漫之時也從不垂頭喪氣；也從不喜歡看見人在反對他們的人面前以頭巾掩面走過；即使仇敵的人數多上十倍，我也毫不在乎。我更不理會我的仇敵是誰，也不管是為了甚麼緣故。我只願勇敢地和他們拼，把他們打倒。」

庭上說：「『傲慢』先生，在這裏的人沒有告你是一條好漢，也沒有告你在愁苦之時有勇氣和膽量起來應付，乃是告你用你這自命的勇敢使人靈城民起來反抗沙代大王和祂的兒子以馬內利。這是訴狀中所告你的罪行和惡事。」

但是他不回答這話。

法庭審問至此，於是便徵詢陪審員對於各囚犯的意見，說：

「陪審員諸公！你們在這裏已親眼看見所審問的犯人；你們已經聽見所控告他們的罪狀，和他們的答辯，以及證人所指證他們的話。現在請各位即刻退庭商議，為沙代對他們作公正的裁判。」

定罪收監

於是陪審員即退庭商議。陪審員的名單如下：「相信」先生、「真心」先生、「正直」先生、「惡惡」先生、「愛神」先生、「明真理」先生、「天心」先生、「中庸」先生、「謝恩」先生、「謙卑」先生、「善工」先生、和「熱心為神」先生，他們就退庭，進入另室，關上門商議如何起草判決書。

於是「相信」先生（因為他是首席陪審員）便開口說：「各位先生！據我看來，剛才受審訊的所有犯人，都應當處死。」「真心」先生說：「的確不錯！我完全贊同你的意見。」「惡惡」先生說：「阿！真是何等幸運，像這樣的兇徒全都捕獲了。」「愛神」先生說：「今天真是我生平中最快樂的日子阿！」於是「明真理」先生說：「我相信，我們若判他們死刑，我們的判決在沙代面前也一定認可的。」「天心」先生說：「我認為那是毫無問題的。」他又說：「當這些人面獸心的人從人靈城中除滅以後，那時人靈城將變成一座何等美好的城阿！」「中庸」先生說：「我平素是不輕率定案的；但因為這些人的罪行如此明顯，證人們的供詞又如此確鑿，誰若說這些人不該死，誰就是故意裝瞎了。」「謝恩」先生說：「神是應當稱頌的，因這些叛徒都被嚴緊看守着！」「謙卑」先生說：「我要屈膝和你一同感謝神！」「善工」先生說：「我也高興歡喜。」於是那個熱情而又真誠的「熱心為神」先生便說：「把他們除滅罷！他們如同瘟疫一般，而且曾想盡方法要毀滅人靈城呢。」

因此，當他們這樣裁決以後，便立即回到法庭中。

「推事」說：「陪審員諸公，唱你們尊名之時，請你們答應一聲：『相信』先生（一）；『真心』先生（二）；『正直』先生（三）；『惡惡』先生（四）；『愛神』先生（五）；『明真理』先生（六）；『天心』先生（七）；『中庸』先生（八）；『謝恩』先生（九）；『謙卑』先生（十）；『善工』先生（十一）；

和『熱心為神』先生（十二）。既善良而又公正的陪審員諸公，你們一致裁決了麼？」

眾陪審員都同聲回答說：「是的，我們已經裁決了。」

「推事」說：「誰代表你們發言呢？」

眾陪審員回答說：「我們的首席陪審員。」

「推事」說：「陪審員諸公！你們既受命為我們的主我們的王在此裁判這件有關生死的案件，你們已聽見了每一個犯人的口供，請問你們，他們有罪還是無罪呢？」

首席陪審員回答說：「是的，我有罪！」

「推事」就說：「獄官！要看牢你手中的眾犯！」

審訊在上午完畢，到了下午，眾犯都依法定了死刑。

因此，獄官既領了這個命令，就把眾犯都下在內監，以待次晨處決。

「不信」越獄

但現在忽然發生了一件事，囚犯中有個名叫「不信」先生的犯人當夜越獄逃走了。他逃到城外潛伏起來，等候機會加害人靈城民，報復他們對於他的處分。

當獄官「真人」先生發覺走失了一個囚犯，心中非常焦急，因為那個囚犯是眾犯之首。因此他先把這事向「市長」公爵、「秘書」先生，以及「意志」公爵報告，要他們下令在城中搜捕逃犯；於是得了命令搜查全城，但是沒有找到這個逃犯。

所能得着的情報是；他已在城外潛伏起來，因為他逃

出人靈城之時，曾有人見過他。有一、兩個而且肯定的說，他們曾見過他在城外，迅速在平原上消失了。當他走得很遠之時，「確見」先生肯定地說，他見他在乾旱無水之地走來走去，直到他遇見了他的朋友殆波羅斯；他們會見的地方不是別處，正是在那座「地獄門」山上。

「不信」老先生把以馬內利在人靈城中實施改革的經過告訴殆波羅斯，他感到極其難過！

「不信」先生告訴他，起初人靈城被佔據以後，過了相當時間，便如何得着以馬內利的大赦。他們便請祂進城去，並把堡壘獻給祂作居所。「不信」先生又說，他們又請祂的大軍入城，每一個人都渴望他們能盡量都住在自己家裏；他們又如何作樂、唱歌、跳舞歡迎祂。「不信」先生說：「但是我父阿！我最憤恨的是；祂把你的像除下來，而把祂自己的像換上去；而且把你的官員都撤職查辦，全換上祂自己的心腹。『意志』公爵那個叛徒，我們以為他是絕不會背叛我們的，現在卻蒙以馬內利重用，正如你在那裏之時一樣。但除此以外，這個『意志』公爵還從他的主人那裏奉到特別的命令，要把城裏所找到的一切殆波羅斯人全都處死，並將他們的東西全都除滅。這個『意志』公爵已經把人靈城中我主所最信任的八名心腹都加以逮捕，並把他們全都下在監裏。我主阿！不但如此，我現在心裏非常難過的說這話，他們都被提控、都被定罪，我而且擔心在此以前他們已在人靈城中被處決了。我告訴我主說共有八位，而我乃是第九位，本來也一定要和他們同飲苦杯的，但是你看，我用巧計從他們手中逃了出

來。」

當殆波羅斯聽完了這段傷心的故事以後，連叫了幾聲，像龍一樣把風吸進去，天因着他的吼叫都變成陰沉沉的。他也發誓要向人靈城民報仇。於是他和他的老友「不信」先生就一同商議，怎樣再將人靈城奪過來。

另立首領

話分兩頭，在這事發生以前，在人靈城中處決那些囚犯的時候到了（羅八13，六12-14）。於是把眾犯都釘十字架，而且是由城民在極嚴肅的氣氛之下執行；因為王子以馬內利說，處決眾犯這件事必須由城民親自執行；祂說：「這樣好讓我看見所救贖的城民的確是聽從我的話，遵行我的命令；好叫我因他們作這事祝福他們（加五24）。真誠的明證是最使我喜悅的；因此，讓人靈城民先下手把這些殆波羅斯人殺了。」

人靈城民於是照着王子以馬內利的話把他們殺了。但是，當他們把眾犯帶去釘十字架之時，你簡直不信城民把這些殆波羅斯弄死是如何困難。因為這些人知道他們難逃一死，每人心中都恨極城民，在上十字架以前還如瘋如狂地抵擋城民。因此城民不得不請將軍們和軍隊前來幫助。沙代大王在人靈城中有一位秘書，他是極其熱愛城民的人，當時他也在刑場。於是當他聽見城民因眾犯極力掙扎、無法控制，高聲求助之時，他就起來幫助城民（羅八13）。於是他們把那些如同瘟疫、使他們犯罪、受苦的殆波羅斯人都釘在十字架上。

他們把眾犯處決以後。王子就下來看他們、祝福他們、安慰他們、堅固他們的手去做這樣的工作。祂對他們說，祂由他們這種行動已經並且發現證實他們的確是愛祂遵守祂的法律，而這種行動也是表示尊重祂；祂又說（為要向他們表明，他們這樣做並不是損失，也不會因喪失這些人而使他們城中的力量削弱），祂要給他們另立首領，而且是從他們中間挑選一人出來擔任。而這個首領要為現在欣欣向榮之人靈城的益處和好處，統率一千人。

於是祂召一人到祂面前去，這人名叫「等候」先生，並吩咐他說：「快上到堡壘大門那裏去，叫那個侍候『篤信』將軍的『經驗』先生到我這裏來。」於是這個侍候善良之王子以馬內利的使者就遵命前去。那個少年人當時正在堡壘的廣場上觀看「篤信」將軍在訓練他的部屬。「等候」先生便對他說：「先生！王子要你即刻到祂那裏去。」於是他便領這個少年人到以馬內利面前，他一來到，就向祂敬禮。人靈城都認識這位「經驗」先生，因為他生長在人靈城；他們也知道他為人公正、勇敢，做事謹慎；他也是一個很英俊的人，有好名聲，事業上非常成功。

因此，當城民看見王子親自召了「經驗」先生來，又見祂要立他作一隊人的首領，他們心中都非常快樂。

於是他們都一同俯伏在以馬內利面前，一齊喊着說：「以馬內利萬歲！」王子便對這個青年紳士「經驗」先生說：「我已經定規好了，要將這城中一個尊貴的職位賜給你。」於是這個少年人便俯伏敬拜王子。以馬內利接着

說：「我現在立你作千夫長，在我所愛的人靈城中統率一千人。」少年人就說：「願王萬歲！」於是王子即刻吩咐沙代王的秘書，寫一張委任狀給「經驗」先生，立他作千夫長；王子說：「把委任狀先拿到我這裏來，我要蓋上我的印。」於是這件事就照王子所吩咐的而行。委任狀一寫好，就呈給以馬內利，他就蓋上印，然後就叫「等候」先生把委任狀交給「經驗」先生，立他作千夫長。

「經驗」先生一接到這個任狀，他便吹號，招募志願軍；許多青年都迅速來應徵。城中的首長們都打發他們的子弟來投效在他麾下。這樣「經驗」千夫長便在以馬內利指揮下為人靈城服事。他叫「熟練」先生作他的副官，「記憶」先生作他的旗手。他手下的官佐，我在此無須一一例舉其名。他的軍旗是白色的，旗上的標幟是一隻死獅和一隻死熊（撒上十七36-37）。以後，王子就回宮去了。

王子回到宮中，人靈城的長老們，即「市長」公爵、秘書、和「意志」公爵，都進去恭賀他，並特別謝謝他對於人靈城的愛護、看顧、及同情。於是他們彼此之間經過一番甜蜜的交通以後，他們就回各人的地方去了。

我要與他們另立新約

以馬內利在這時候也給他們定了一個日子，要重訂他們的憲章，將內容作適當的修改及增補，使城民的軛更加容易。他這樣做，並不是出於他們的請求，完全出於他的真誠及睿智（來八13；太十一28-30）。於是當他叫人把

舊的憲章送了來，並察閱以後，祂就把它放在一邊，說：「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祂又說：「人靈城現在應該有一個更好、更堅固穩當的新憲章了。」新憲章的大意如下：

「我、以馬內利！是熱愛人靈城的和平之君，現奉我父之名，並出於我的仁慈，將如下的恩典賜給我所愛的人靈城民。

「一、他們得罪我父、得罪我、得罪鄰舍或他們自己的一切罪惡過犯及不義，現在可得着白白的、完全的、而且永遠的赦免（來八12；約壹一9）。

「二、我要將我的聖法律和我的約、及其中所包含的一切，賜給他們，為要叫他們能得着永遠的安慰（約十七8、14；林後七1）。

「三、我也要將在我父及我心中所存的同樣的恩典和慈愛賜給他們一份（彼後一4）。

「四、為了他們的好處，我要將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白白的賜給他們；他們有權管理它們，使我父受尊敬，使我得榮耀，並使他們得安慰。我要將生與死的益處，現今之事與將來之事的益處，全都賜給他們（林前三21-22）。這種特權，沒有別的城市或團體有資格享受，只有我的人靈城民才可以享受。

「五、我恩准他們可以隨時不受拘束地到我的宮中來觀見我，把他們所需要的告訴我，而且我應許他們，我要為他們垂聽並解決他們一切的苦情及難處（來十19；太七7）。

「六、我授全權給他們，無論何時何地發現了殆波羅斯人，就要將他們殺死。

「七、我並授權給我所愛的人靈城民，叫他們有權不准外人、陌生人、或他們的子孫，在有福的人靈城中自由往來，或分享其中的特權（弗四22；西三5-9）。但我所賜給著名之人靈城的一切特權及豁免，只限於人靈城原來的居民及其子孫享有。

「但是一切殆波羅斯人，不論是甚麼身份、家世、籍貫、或國籍，都不准他們在城中有甚麼分。」

因此，當人靈城民從以馬內利手中得着這滿有恩慈的憲章之時（其內容比這裏所列舉的大意還更寬大），他們就帶至廣場上，秘書先生便在眾民面宣讀出來（林後三3；耶三十一 33；來八10）。宣讀了以後，就把憲章帶到堡壘大門那裏，公整地刻在大門上，並鑲上金字，目的是叫人靈城民時時都能遠遠望見或近前看見他們的王子所賜給他們的是何等有福的自由，叫他們的喜樂日增，並使他們對那一位既偉大而又善良的以馬內利的愛慕，日益更新。

但是，你想想，現在人靈城民的心中是何等喜樂、何等安慰，又何等安慰阿！到處鐘聲齊鳴，詩班歌唱，眾民跳舞，將領們歡呼，旌旗隨風飄揚，銀號齊響。殆波羅斯人都嚇得面如土色，趕快隱藏起來。

立正副傳道

這事以後，王子又召人靈城的眾長老到祂面前，和他們商討開始一項新的工作，這項工作是要教導城民有關他

們現在及將來的情况。

祂說：「因為除非你們有教師及指導，否則你們就不會知道我父的旨意，他們若不知道，就一定不會遵行我父的旨意了（耶十23；林前二14）。」

當人靈城的眾長老把這消息向眾人宣告以後，全城的人都跑來（因為王子現在無論作甚麼事，他們都感到非常歡喜），大家一致請求王子陛下即刻開始這樣的工作，可以把法律和審判、典章及命令教導他們；使他們在一切善益的事情上能有所遵循。於是祂告訴他們，祂會允准他們的請求，在他們中間設立兩個承擔這事；一位是從祂父的天庭中派來的，一位是人靈城原日的居民。

祂說：「那一位從天庭派來的，祂的能力及尊榮都不在我父和我之下；祂是我父家裏的『秘書長』公爵；因為口授我父一切法律的就是祂，祂與我父和我一樣，熟悉一切奧秘及奧秘的知識（林後一21；林前二10；約一1；約壹五7）。祂在本性上誠然與我們是一體的，祂也愛人靈城民並忠於他們，並關心他們永遠的福分，與我們一樣。」

王子又說：「祂要作你們的主任教師；因為只有祂能把天上一切超然的事情清楚地教導你們。只有祂才知道我父在天庭中之方法及方針，沒有任何人能像祂一樣，在凡事上將我父的心意表明出來；因為除了人裏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照樣，除了我父的秘書長以外，也沒有人能知道我父的事。也沒有任何人能像祂一樣告訴人靈城民，他們要怎樣行才能保守自己在我父的愛中。祂也會使你們想起那些已經遺忘的事情，並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約十四

26、十六13；約壹二27）。所以這一位教師必須在你們的情感上及意志上居首位。在你們另一位教師之上。祂自己的尊榮，祂的教導之卓越，祂那能幫助你們向我父作合祂心意之懇求的熟練才能，應該使你們覺得應當愛祂、敬畏祂，並要當心，不要使祂擔憂。

「祂能將生命及活力放在祂所說的一切話語裏面；是的，祂也能將生命及活力放入你們心中。祂能使你們成為先見，並能使你們講說將來必成的事（帖前一5-6；徒二十一10-11；猶2；弗六18；羅26；啟二7、11、17、29；弗四30；賽六十三10）。你們要藉着祂把你們一切的懇求整理以後才送給我父和我；若沒有先得着祂的忠告及意見，就不要讓甚麼人進到人靈城或堡壘之中，因為這樣會令祂厭煩，並使祂擔憂。

「我再說，你們要當心，不要叫這一位教師擔憂；因為你們若使祂擔憂，祂就要與你們作對，你們一旦使祂起來與你們作對，祂就要使你們憂愁難過，比從我父的天庭中差遣十二營天軍來攻擊你們，還更加厲害。

「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你們若留心聽祂的話、愛祂；你們若服從祂的教訓，尋求機會與祂交談，並保持與祂相交，你們就會覺得比一個人賺得全世界還強十倍。祂會將我父的愛澆灌在你們心裏，你們就要成為萬民中最智慧和最有福的人（林後十三14；羅五5）。」

以後，王子就召人靈城從前的秘書「良心」先生到祂面前，並且告訴他說，因為他極熟悉人靈城的法律和行政，而且為人有好名聲，又能把他主人對地上及國內一切

事情的旨意適當地傳給城民，所以祂也要立他作部長，掌管人靈城的一切法律、命令、及典章之事。王子說：「你要專心把關乎德行、關乎民事及天賦之職責教導城民；但是你不可貿然去嘗試把保存在我父沙代懷中的那些高而超然的奧秘向城民顯明出來；因為那些事情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任何人能顯明，只有我父的秘書長才能把它們顯明出來。

「你是人靈城本城的人，但是『秘書長』公爵本是與我父同在的；因此，你的知識是屬於人靈城法律及習俗那方面，而祂的知識則屬於我父的事情及其旨意那方面。

「因此，『良心』先生阿！雖然我主立你作人靈城的部長及傳道，然而你對於『秘書長』公爵所熟悉，以及所要教導這些城民的事情，你仍然要和人靈城其餘的人一樣，作祂的學生和祂的學徒。

「所以凡涉及一切超然之事物及知識，你必須去請教祂；因為雖然在人裏面有靈，但是人要有祂的默示才能領悟（伯三十二28）。因此，『秘書』先生阿！你應當保持謙卑，而且要記着；那些不聽命令、離開他們本位的殆波羅斯人，現在都禁錮在無底坑裏；所以你要安於你的地位。

「我已經立你作我父在地上的代理人，執掌我在前面提過的那些事情。你要行使你教導城民的權柄，他們若不願意聽從、不願意照你的命令去行，你就用鞭子管教他們。

「『秘書』先生！因為你已經上了年紀，而且你因受

到許多虐待，身體已經虛弱不堪；因此我給你許可到我的泉源中，在我的導管內，任意吸飲我的葡萄酒，因為我的導管內經常有酒湧流不息（來九14）。你這樣做，就會把一切不潔的、粗劣的、和有害的氣質，從你心中和胃中排除出去。它也會照明你的眼睛，並增強你的記憶力，使你能接受並持守沙代王至尊貴的『秘書長』公爵所教導你的一切。」

特別訓話

當王子以馬內利使『秘書』先生恢復管理人靈城民的原職，他也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以後，以馬內利就對城民作了一次特別訓話。

關於正副傳道

王子對城民說：「請看我對你們的愛以及對你們的看顧；我除了在過去所賜的一切以外，又將這恩典賜給你們，為你們設立傳道者；叫那最高貴的『秘書長』公爵教導你們一切高而至美的奧秘；而這一位先生（說時，指着『良心』先生）則要把地上及國中一切的事情指教你們，因為這是他份內的工作。我這樣說，並沒有禁止他講他從那位至高的『秘書長』公爵口裏聽來和得來的任何事情；我只是叫他不可貿然去嘗試把那些藏在至高之處的奧秘顯明出來；因為只有至高的秘書長公爵自己才有權柄、能力、及技能將那些奧秘解開，並顯給人靈城民看。他可以談論那些奧秘，人靈城其餘的人也一樣可以談論那能奧

秘；遇有機會，更可以彼此勸勉要留心那些奧秘，使全體得益，所以我要使你們留意這些事，並且照着去行，因為這是為了你們的生命，並且可以延長你們的日子。

「還有一件事情，我要對我所親愛的『秘書』先生、及一切的城民說：『秘書長』公爵奉命教導你們以外的任何事情，你們都不可思想，或把它接受過來做你們信心的根據；就如你們對來世的確信及期望（論到來世，我必須解說一下，就是在這個世界消滅以後，我要賜給你們另一個世界），你們必須全然並單單信賴你們那位第一流的教師所教導你們的教理。是的，『秘書』先生也不可期望從他自己所顯示的得生命；他為這個必須依賴並根據另一位傳道者所教導的教理。『秘書』先生也要當心，若不是他上級的教師所傳授給他的任何教理或教旨，或那些不是他固有之知識範圍內的事情，他都不可接受。」

關於將軍們及其部屬

王子把人靈城的事情處理妥當以後，祂又告誡人靈城的長老們，要怎樣善待祂父宮庭中所派來及祂所帶來的高貴將軍們。

祂說：「這些將軍們熱愛人靈城，他們都是精選之上，是從許許多多人中挑選出來的，是最能幹的，無論對殆波羅斯人作戰及保衛人靈城都是忠勇無比的。所以我囑咐你們現在欣欣向榮之人靈城的居民，你們不可惡待或輕慢我的將軍們或他們的部屬；因為如前面所說，他們都是精選之士，都是精兵——是為人靈城的好處從許多人中間

挑選出來的。我再說：我命令你們不可藐視他們；因為雖然他們奉命出來與沙代及人靈城的仇敵作戰之時，心腸及面貌都如同獅子；然而人靈城若對他們稍露輕蔑之色，就會使他們難過，使他們垂頭喪氣，就會削弱及奪去他們的勇氣。所以我親愛的人靈城呀！你們切不可冷待我勇敢的將士，乃要愛他們、安慰他們、幫助他們，把他們放在你們的心中。他們不但要為你們爭戰，並且要把那些來毀滅你們的殆波羅斯人全都趕走。

「所以無論何時，他們之中若有人病了，身體軟弱，不能執行愛的職務，就是他們全心願意執行的職事（他們身體健康時就會執行的），這時你們不可藐視他們，不可輕蔑他們，乃要堅固他們；雖然他們軟弱得將要斷氣，仍要鼓勵他們，因為他們是你們的籬笆、你們的守衛、你們的城牆、你們的城門、你們的門鎖、你們的門（來十二12；賽三十五3；啟三2；帖前五14）。雖然在他們身體軟弱之時，他們做不了甚麼，反倒需要你們的幫助，你們不能期望他們做甚麼大事；但是你們知道，當他們強健之時，他們能為你們做何等大的勳功偉業。

「而且，他們若身體軟弱，人靈城就不能強盛起來；他們若強壯，人靈城就不會軟弱。所以你們的安全實有賴於他們的健康，與你們善待他們的態度。你們也要記着；他們若生病，那病是他們從人靈城傳染來的。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因為我願你們享受幸福光榮。所以我的人靈城民呀！你們要切實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因為你們人靈城官府及百姓能否享福，全看你們

「不遵守我的吩咐和命令。」

關於殆波羅斯人

「其次，我的人靈城民呀！我現在切切警告你們，雖然在你們中間現在已經有了革新，而你們仍須受警告，因此你們要留心聽我說。我深知，而你們以後也會知道，仍然有殆波羅斯人留在人靈城中。這些殆波羅斯人是頑強而又仇深似海的，當我還與你們同在之時，他們就在圖謀、策劃、設計、商議怎樣蹂躪你們，使你們陷於比埃及的奴軛更悲慘的情況之中；我離開你們之時，他們更要變本加厲了。他們是殆波羅斯的黨徒，所以你們要提高警覺。當『不信』先生擔任這城之市長要職之時，他們與他們的主子一直住在堡壘中（可七21-22）；但自從我來到這裏以後，他們大都潛伏在堡壘外面及城牆上，而且挖了洞穴暗室作巢穴（羅七18）。因此，人靈城民呀！你們要對付他們，照着我父的旨意搜捕及治死他們，這工作就更加困難了。你們也無法完全肅清他們，除非你們把城牆都拆了，但我卻絕不願意你們這樣做。你們是否要問我說，那我們當怎樣行呢？那末請聽着：你們要殷勤，要作大丈夫；注意他們出沒的地方，找出他們的巢穴；攻擊他們，不要與他們講和。無論他們在何處出沒、潛伏、或居住，無論他們提出甚麼和平的條款都當痛恨，這樣就能保持你我之間的良好關係。住在人靈城中的殆波羅斯人的頭目很多，我在此只列舉其中一些的名字，使你們易於將他們與城民分別出來；他們的名字如下：『姦淫』公爵、『苟合』公

爵、『兇殺』公爵、『忿怒』公爵、『好色』公爵、『欺詐』公爵、『惡眼』公爵、『醉酒』先生、『宴樂』先生、『拜偶像』先生、『巫術』先生、『齟齬』先生、『爭競』先生、『暴怒』先生、『爭鬧』先生、『煽動』先生、和『異端』先生。人靈民呀！這些是他們的一些頭目，他們想法子把你們永遠除滅。我告訴你們：這些人都潛伏在人靈城中；但你們若詳細查閱你們的王的法律，你們就能識別他們的相貌，及他們其他的特徵，這樣你們就一定能認出他們了。

「我的人靈城民呀！你們若讓這些人任意在城裏徘徊，在城中自由走動（我極喜歡你們確實的知道），他們就會像毒蛇一樣，很快就吃盡你們的心臟。他們就會毒死你們的將軍們，割斷你們的兵丁的腳筋，砍斷你們城門的門鎖門門，把你們現在極繁榮的人靈城變成荒廢淒涼的曠野和亂堆。因此，你們無論在何處發現這些惡棍，就要鼓起勇氣來把他們抓住。我現在授全權給『市長』公爵、『意志』公爵、和『秘書』先生、及人靈城的一切居民，你們若發現他們潛伏在城內，或徘徊在城牆外面，一偵查出來，就要拿住他們，並把他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我在前面已經告訴你們：我已在你們中間設立一個常備的機構；不但有這兩位主管在你們中間指導你們，如有必要時，還有頭一次那四位奉命來到人靈城攻打殆波羅斯人主子的將軍，你們若去請教他們，他們不但可以私下指導你們，而且能公開地將美善有益的教理教導你們，使你們知道怎樣行。人靈城民呀！他們每週，也可以每日在

人靈城中開設講座，教導他們有益的功課，你們若留心傾聽，終必對你們大有益處。你們密切注意那些惡棍，不可寬恕他們，你們已經奉了命令，要捉拿他們，並把他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現在我已經將那些逃犯和無賴的名字擺在你們眼前，因此我要告訴你們，他們中有人會潛進你們中間，迷惑你們，甚至表面上似乎還非常熱心宗教呢。你們若不儆醒之時，他們就會傷害你們，是你們現在簡直想像不到的。

「我剛才所提到的那些人，他們在你們面前裝成另一種樣子。因此，人靈城民呀！你們要儆醒，免得被你們出賣了。」

頒賜榮譽的制服

當王子把人靈城經過這一番改革，並將有益於城民的事情教導了他們以後，祂就定了一日，召集全城的人在一處；將一個極榮譽的服飾授與每個城民——這服飾可以把他們與住在這宇宙國度中一切其餘的各族各方的人分別出來。過了不久，所定的日子到了，王子以馬內利與祂的百姓就在王宮中相會，以馬內利先對他們作了簡短的訓話，然後就照祂所說的而行，將祂所應許他們的賜給他們。

祂說：「我的人靈城民呀！我現在所要做的事，是要使全世界都知道你們是屬於我的，而且要在你們自己的眼中將你們與一切潛進你們中間的奸細分別出來。」

祂於是吩咐伺候祂的人到祂的寶庫中，將那些閃爍奪

目的白袍拿出來；祂說：「那些白袍是我為我的城民預備的。」於是他們就去把那些白袍從祂的寶庫中取出來，擺列在眾民面前（啟十九8），而且還叫他們各人照自己的身材取一件穿上；於是城民都穿上了整潔的細麻布白袍。

於是王子便對他們說：「人靈城呀！這是我的制服，你們穿上這制服，就把你們與別人的僕役分別出來。這制服是我賜給所有屬於我之人的，沒有這制服的人便不准見我的面。所以因我將這制服賜給你們，你們要為我的緣故穿上這制服，而且你們也可以讓世人知道你們是屬於我的。」

現在你能想像得着人靈城民是如何光耀麼？他們明亮如太陽，皎潔似月亮，又威武如旗幟鮮明的一支軍隊。

王子又說：「宇宙中的君王、有勢力者、或有權能者，都不能賜給你們這種制服，惟有我將這種制服賜給你們。所以看哪！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你們穿了這制服，人就知道你們是屬於我的。」

祂又說：「現在我已經把我的制服賜給你們，我也要把關於這制服的命令傳與你們；你們要留意聽我所說的話。

「一、你們要天天穿上這制服，免得有時你們在別人面前之時，他們以為你們不是屬於我的（傳九8）。

「二、制服要時常保持潔白；因為它們若果污損了，就是污辱我（啟三2）。

「三、因此你們要束上帶子，使制服離地，免被灰塵及髒物污損。

「四、你們要當心，不要把制服失落了，免得你們赤身而行，讓別人看見你們的羞恥。

「五、你們若把制服染污了——這是我極不願意的；你們若這樣做，殆波羅斯就必十分歡喜——這時你們就要立即照着我的法律上所寫的去行，使你們不致跌倒，仍然能站立在我和我的寶座面前（路二十36）。這樣做才會使我不致離開你們，也不丟棄你們，而要永遠住在這人靈城之中（啟七14-17）。」

現在人靈城及其中的居民，就如同以馬內利右手上的印。何處有一城、一市、一團體能與人靈城相比呢？它是從殆波羅斯手中及其權勢之下救贖出來的。它是沙代王所愛的，祂又打發以馬內利把它從地獄之王的手中奪回來。是的，它是以馬內利所喜歡居住的，以馬內利並且選擇它作祂的居所。祂又為自己使它固若金湯，派自己的大軍固守。我還有甚麼可說呢？人靈城現在已經有了一位最卓越的王子、忠勇的將士、精良的武器、和潔白如雪的衣服。這些益處也都不是小的，乃是極大的；人靈城民能尊重這些，並善用這些，去完成所以將這些賜給他們的目的和用意麼？

福杯滿溢

當王子這樣完成了革新人靈城的工作之時，為了要表明祂極其喜悅祂手所作的工，以及祂樂意使這欣欣向榮的名城得着好處，祂就下令，叫他們把祂的軍旗插在堡壘的牆上。除此以外：

一、祂常常探望他們；無一天城中的長老們不來朝見祂，或祂去看望他們（林後六10）。現在他們必須同行，並一同談論祂為人靈城民所作的一切大事，以及祂應許他們所要作的事。祂常常會這樣招待「市長」公爵、「意志」公爵、以及誠實的副傳道和秘書「良心」先生。這有福的王子——對待人靈城民，是何等慈悲、何等仁愛、何等殷勤，又何等細心呀！在街市上、在花園中、在果園中、及凡是祂所到之處，都一定使窮人得着祂的福氣及祝福；祂與他們親嘴，他們若病了，祂就按手在他們身上，醫好他們。將軍們也是一樣，祂會日日、有時甚至會時時用祂的同在及善言鼓勵他們。因為你必須知道，祂向他們所發的微笑，都能使他們勇氣大增，精神更加旺盛，比普天下任何事物都強。

王子現在又設筵歡宴他們，並繼續與他們同在；每禮拜祂都必與他們有一次宴會（林前五8）。你也許還記得，我在前面已經提到他們曾有過一次歡宴；但現在歡宴是極平常的事了；現在城民每日都是節日。當他們回自己的住處去之時，祂並不是打發他們空手回去；他們不是得着一隻戒指，就是一條金鍊、一隻手鐲、一塊白石、或是其他的東西；祂現在對於城民實在親切；在祂看來城民實在可愛極了。

二、當長老們及城民沒有來看祂之時，祂就會差人把極多的食物送給他們；祂將天庭的食物，就是為祂的父席上所預備的酒和餅分給他們。祂把這樣的美味送給他們，因此他們的席上都滿了珍饈美味，凡看見的人都承認，在

任何國度中都看不見這種情形。

三、若城民不照祂的心願常常謁見祂，祂就會到他們那裏去，敲他們的門，要進到裏面去，使他們與祂之間可以保持親睦。他們若在家，聽見祂敲門，他們通常會開門迎接祂進去，這時祂會重新對他們表示祂從前對他們的愛，而且也會用些新的憑據、及繼續恩眷他們的記號，來證實祂向他們的愛（啟三20；西五2）。

從前在殆波羅斯有時作為他居所，並且用來款待那些毀滅人靈城之殆波羅斯人的地方，現在萬王之王就在同一個地方與城民坐着吃喝，同時祂所有大能的將軍們、戰士們、號手們，以及祂父的男女歌詠員，都在周圍站立，侍候他們，這種情景叫人看了真覺得希奇！現在人靈城民的福杯滿溢，現在人靈城的泉源都湧出甜酒，現在城民都吃最好的麥子，並吃喝從磐石中流出來的蜜與奶！現在他們都說，祂的慈愛何其大！因為自從我在祂眼前蒙恩以後，我已經成為何等榮耀阿！

有福的王子在城中又任命了一位新官員，這個官是個好人，他名叫「神的平安」先生。這個人的職位高於「意志」公爵、「市長」公爵、「副傳道秘書」先生、「心思」先生，以及人靈城中一切的人（西三15）。他不是人靈城本城的人，是和以馬內利一同由天庭中下來的。他與「篤信」將軍及「美望」將軍是很要好的朋友；有人說，他們原是近親，我的意見也是如此（羅十五13）。這人被立為人靈城的總督，特別是管理堡壘，並有「篤信」將軍在那裏輔佑他。我曾用心觀察這事，我看見凡事若照這位

和藹可親的先生之心意去行，城民就十分快樂。全城中沒有爭鬧、沒有責罵、沒有衝突，也沒有不忠的行為；每個城民都各守本業。紳士們、官員們、兵丁們、以及一切的人，大家都奉公守法。至於城中的婦女及兒童，他們都歡歡喜喜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他們從早到晚，一面作工、一面唱歌。因此全體城民都十分和諧、安靜、喜樂、而又健壯；在那整個夏天之中都是如此。

城民背道

但是，人靈城中有一個人名叫「肉體安全」先生；在王子把這一切好處賜與人靈城民以後，這個人卻把他們陷於大而且慘的奴役及束縛之中；我現在要把他和他所作的事略述於後：

當殆波羅斯才佔領人靈城之時，他帶了許多和他一樣的殆波羅斯人進到城裏。其中有一個人名叫「自負」先生，他是一個非常活動的份子，正如當初佔領人靈城的任何人一樣。殆波羅斯那時看見這人又活動又勇敢，就打發他去擔任許多兇暴的計劃，他作得比那些與他一同由地獄裏出來的人都好，而且更能討他主子的喜悅。因為他極合殆波羅斯的心意，因此殆波羅斯就提拔他，給他一個僅次於「意志」公爵的職位。那時「意志」公爵非常喜歡他和他所作的事，就把他的女兒「無所懼怕」女士給他作妻子。「自負」先生和「無所懼怕」女士生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就是「肉體安全」先生，因此，人靈城當時既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混血兒。因此有時很難分別誰是本城人，

誰不是本城人；因為「肉體安全」先生在母系方面是屬於「意志」公爵的血統，但是在父系方面卻有殆波羅斯人的本性。

這個「肉體安全」先生，從他的父母那裏得着了極多的特質；他自負自大，他無所懼怕，又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人。不論是消息、不論是教理、不論是改革，或改革的風聲，會在人靈城中傳說開來，那準是「肉體安全」先生帶頭或押尾的。不過，他是一定不會站在他認為是最弱的那一面的，他乃總是站在他認為是最強的那一面。

當全能的沙代和祂的兒子以馬內利向人靈城宣戰，要收復該城之時，這個「肉體安全」先生當時正在城裏，而且在眾人中是個極活躍的份子，他鼓勵他們叛亂，使他們強硬起來抵擋沙代王的軍隊。但是當他看見人靈城被攻陷，並轉為榮耀的王子以馬內利效力；又看見殆波羅斯如此下場，被解除武裝，羞羞慚慚地被逐出堡壘；又看見人靈城現在整齊排列着將軍們，作戰的武器、戰士們、和供給；他便怎樣呢？他也就狡猾地看風駛舵，轉變方向了，他從前怎樣效忠殆波羅斯反對善良的王子以馬內利，他現在也假裝要效忠王子反對祂的仇敵。

他對於以馬內利的事情有了一知半解以後，既因他生性勇敢，他就冒險去與城民混在一起，而且也設法與他們聊天。他知道現在人靈城的勢力和力量極大，因此他只要吹噓他們的能力及榮耀，他就能討好他們。因此他開頭就吹噓人靈城如何堅固強盛，並斷言它是固若金湯的；繼而誇耀他們的將軍們的本領，誇耀他們的甩石的機弦及衝城

車的威力；然後又誇耀他們的防禦工事及堅固的要塞；最後，大吹特吹他們從他們的王子那裏得來的保證，說他們人靈城的幸福必永無窮盡。

當他看見有些城民對於他的議論表示好感，他就越發專心去做，逐街逐戶逐個地與城民交談，最後他使城民都聽命於他，而且和他一樣屬乎血氣地自感安全了。於是他們從閒談進而宴飲，從宴飲進而娛樂，並去作其他別的事情。這時以馬內利尚在人靈城中，祂別具慧眼注意到他們的行徑。「市長」公爵、「意志」公爵、和「秘書」先生，也都以這個饒舌的殆波羅斯人的話為是；忘記了他們的王子以馬內利從前警告過他們的話，叫他們不要被任何殆波羅斯人的花言巧語所迷惑；祂又曾進一步告訴他們，現在這個日益繁榮之人靈城的安全並不能靠城中現在所有的防禦及武力，乃在乎他們善用現在所已有的；使以馬內利王子留在堡壘之中。因為以馬內利這教訓的原意，是要人靈城民留意，不忘記祂父和祂的愛；而他們也要繼續保守自己在王及王子的愛中。他們現在這樣做，即愛上了一個殆波羅斯人，被這個「肉體安全」先生牽着鼻子走，這是不對的。他們應當聽從他們的王子，敬畏他們的王子，愛他們的王子，而且應當拿石頭把這個下流的傢伙打死，並留意遵行王子所吩咐他們的話；因為這樣他們的平安就必如河水滾滾，他們的公義就必如海浪滔滔。

王子黯然隱退

現在，當以馬內利察覺到人靈城民愛祂的心，因着

「肉體平安」先生的詭計，實際上已經冷淡了，而且減少了。

首先，祂就為他們哀慟，並向秘書長哀悼他們的光景，說：「唉！惟願我的民肯留心聽我，惟願人靈城肯遵行我的道！我必用最美的食物餵養他們；並要用磐石流出來的蜜供養他們。」說了這些話以後，祂在心裏說：「我要回天庭，到我的居所去了，直到城民看見並承認他們的罪咎之時。」祂就這樣行，祂離開他們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下列各樣事情上對祂表示冷淡了。

（1）他們不再像從前一樣去晉謁祂，不像先前一樣到祂宮裏去。

（2）祂來不來看望他們，他們都不注意這件事，也不放在心上。

（3）從前王子與他們慣常舉行的愛筵，祂雖然仍照常為他們擺設，並請他們來赴席，但是他們卻不來，而且也不發生興趣了。

（4）他們不等候祂的訓誨，卻變成倔強、任性、並信賴自己了；他們認定他們現在是強大無敵的，而且以為人靈城是安全的絕非仇敵所能摸着，並認為這種情形必永遠不會改變。

如前面所說，以馬內利發覺人靈城民因中了「肉體安全」先生的詭計，已經不來倚靠祂，並藉着祂倚靠祂的父，乃去倚靠所賜給他們的一切。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祂起先為他們悲傷，然後祂用各種方法要使他們知道他們所走的路是危險的；因為祂打發「秘書長」公爵到他們

那裏去，禁止他們偏行他們的道路；但是，兩次祂到了他們那裏之時，都發現他們在「肉體安全」先生的客廳中用餐；而且察覺到他們不願意討論有關他們的好處的事，祂就憂憂愁愁地走了。當祂把這種情形告訴王子以馬內利之時，以馬內利便動怒，心中也非常憂愁，於是便準備回祂父的天庭中去。

祂隱退去的方法是這樣：

(1) 即使祂仍與他們一同住在人靈城中，祂卻隱居宮中，不像從前時常出去了。

(2) 祂若來到他們中間，祂的談話也不像從前那樣愉快那樣親切了。

(3) 祂也不像從前一樣，慣常地將祂席上的美味送給他們享用了。

(4) 雖然他們有時也來謁見祂，他們發現祂不像從前那樣容易說話了。現在他們一而再地叩門，祂也似乎不大注意他們了。但在從前，祂只要一聽見他們的腳步聲，祂就起來，跑過去迎接他們，把他們抱在懷中。

但是，以馬內利現在卻這樣做；祂對他們所以採取這種態度，乃是要他們反省，並轉過來歸向祂。但是，唉呀！他們不領會，他們不曉得祂的用意，他們不注意，他們不察驗這些事，也不真心想念從前所蒙的恩典（結十一21；何五15；利二十六21-24）。因此，祂只好秘密地退去，先是離開祂的王宮，然後又出到城門，再後便離開人靈城而去，直到他們承認他們的罪咎，肯更懇切地尋求祂的面之時。「神的平安」先生也辭去他的職務，在現今的

情形之下，他不願在人靈城裏做下去了。

他們這樣背棄祂，祂便離開他們而去（耶二32）。但是，唉呀！這時候他們卻硬着心偏行己路，被「肉體安全」先生的教理麻醉了。甚至他們的王子離開他們走了，他們也不注意，也不想念這件事；因此，祂離開他們以後，他們也不表示哀悼。

當頭棒喝

一天，這個「肉體安全」老先生又大排筵席，宴請人靈城；那時，在人靈城中有一個人名叫「敬畏神」先生，他從前在城中雖然是極有地位的人，但是現在已經被人看為無關重要的人了。「肉體安全」這個老頭子心裏在想，若可能的話，他要把這個人誑哄一番，敗壞他的德性，並凌辱他一下，正如他對待其餘的人一樣，因此，他現在就請他和他的鄰居一同來赴席。於是到了所定的那一天，他就和其餘的客人一同去赴席。大家坐定以後，便都吃喝快樂起來，只有「敬畏神」先生是例外；他像陌生人一樣坐在那裏，既不吃，也不快樂。當「肉體安全」先生察覺到這種情形之時，便立即對他說：

「『敬畏神』先生呀！你不舒服麼？你好像身體有病，或心裏有病，或是兩樣都有吧。我有一服『忘善』先生所配製的興奮劑，你若服用少許，我想那藥就會使你歡喜快樂起來，這樣你就能和我們一同吃喝痛快了。」

善良的「敬畏神」老先生聽了這話，就謹慎地回答說：「先生！我謝謝你一切的禮貌和好意；但我不要吃你

的藥。然而我有幾句話要對人靈城本城的人講：你們人靈城的長老及官長呀，人靈城在這樣可悲的光景中，你們還這樣歡暢快樂，在我看來真是覺得希奇。」

這時「肉體安全」先生便說：「好先生！我恐怕你是需要睡一回啦！你若願意，就躺下，小睡一會兒罷！我們會玩我們的。」

於是這個和善的老人便說：「先生！若你沒有失去誠實的心，你就不會做你從前和現在所做的事了。」

「肉體安全」先生便說：「為甚麼呢？」

「敬畏神」先生說：「請不要打斷我的話，不錯！人靈城曾是堅固的，而且只要城民遵行一項附帶條件，它就是堅不可破的；但是你們這些城民已經削弱了它，現在而且被它的仇敵視為可攻擊的；現在也不是諂媚與緘默之時。『肉體安全』先生阿！是你奸刁地剝奪了它，並把它的榮耀趕走了；你拆毀了它的城樓，你破壞了它的城門，你損壞了它的門鎖和門門。」

「自從人靈城的人，以及你先生妄自尊大之時起，你們就開罪了人靈城的能力，現在祂已起來走了。若有人要問我的話真不真，我就要用如下的問題回答他。『王子以馬內利現在那裏呢？何時有人在城中見過祂麼？你們何時聽過祂說話，或何時嘗過祂一點美味呢？』你們現在與這個殆波羅斯人的怪物一同吃喝，但他並不是你們的王子；所以我說，雖然城外的仇敵，若是你們小心防守，不能蹂躪你們，然而因為你們已經得罪了你們的王子，你們城裏的仇敵已非你們所能抵擋了。」

「肉體安全」先生便說：「呸！呸！『敬畏神』先生！呸！難道你總擺不脫你膽小的病麼？你真如受驚的麻雀麼？誰傷害了你呢？看哪！我來幫助你；只有你是如此猶疑，但我卻是主張自信心的。況且，這時候難道是悲哀的時候麼？擺設筵席是為快樂；你現在應該吃喝快樂之時，為甚麼突然有聲有淚地說出這樣不快的話呢？你這樣作，只是叫我們掃興，也叫你自己羞愧罷了！」

於是「敬畏神」先生又說：「我心裏自然十分難過，因為以馬內利已經離開了人靈城。我再說，祂已經走了，而你先生正是那個趕走祂的人。祂離開之時，並沒有通知人靈城的首長，若這不是祂發怒的記號的話，我就應該算是對敬畏之道毫無所知的門外漢了。」

「各位官長！各位先生！我的話仍然是對你們講的，你們逐漸偏離祂，逐漸觸怒祂，致使祂離開你們而去。其實祂曾忍耐你們多時才離開你們，祂一直都在盼望你們能及時察覺，再謙卑下來轉向祂。但是，當祂看見無人理會，而且不把祂開始發怒及審判這事放在心上，祂就離開此地走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因此，如今在你們還在自誇之時，你們的力量已經離開了。你們自然可以與你們這宴會的主人一同奮發起來，決意要像以前一樣行大事；但是，因為你們離開了祂就不能作甚麼，而祂現在已經離開了你們，你們就應當把你們的宴會變成嗟嘆，把你們的歡樂變為悲哀。」

省悟過來

於是人靈城前任秘書傳道「良心」老先生，聽見這些話，便震驚起來，就開口支持他，說：

「我的弟兄們哪！我惟恐『敬畏神』先生所說的都是真的；就我而論，我已經許久沒有看見我的王子了。就我來說，我記不得是那一天了；我也回答不出『敬畏神』先生所發的問題；我懷疑，我恐怕人靈城的一切都完了。」

「敬畏神」先生說：「我知道你們在人靈城中必定找不着祂了，因為祂已經離此而去；是的，祂所以離此而去，是因為長老們所犯的過錯，而且是因為他們以無法忍受的仁慈報答祂的恩德。」

這時「副傳道」先生好像就要倒斃在桌邊一樣；除了這家的主人以外，其餘在場的人都嚇得面如土色。但是過了一會，他們稍為恢復神智以後，大家都一致相信「敬畏神」先生和他所說的話，他們便商議最好怎樣做（現在「肉體安全」先生已經退到他的休息室去了，因為他不喜歡這種憂鬱的事件），怎樣對付這個引誘他們行惡的屋主主人，並怎樣得回以馬內利的愛。

這時，他們都非常清楚地想起王子從前所警戒過他們的話，叫他們要提防那些興起來迷惑人的假先知。他們斷定「肉體安全」先生就是這樣的人，於是便下手拿住他，並用火把他和他的房子都一同燒滅；因為他的本性也是殆波羅斯人。

昏矇黑暗的日子

因此，在這事過後，他們就急忙去尋找他們的王子以馬內利；他們去找他，但是卻找不着（歌五6）。於是他們更加相信「敬畏神」先生所說的話是真的，而且開始對他們自己這樣卑劣及邪惡的行為作嚴厲的反省；因為他們現在斷定王子是因他們的緣故離開了他們。

於是他們決定去找「秘書長」公爵（在此以前，他們不願聽祂——他們曾因他們的行為使祂擔憂），想從他得知一點消息，因為他是一個先見，必能說出以馬內利現在何地，並怎樣可以把呈文遞給祂（賽六十三10；弗四30；帖前五19）。但是「秘書長」公爵不肯與他們商議這件事，也不准他們到祂的宮裏去，也不出來接見他們，或告訴他們甚麼消息。

在這些日子之中，城民的心中真是昏矇黑暗，心靈中滿佈烏雲及幽暗。現在他們看見他們是何等愚昧，並開始看見與「肉體安全」先生為伍及空談所造成的惡果，以及他天花亂墜的話使他們受到何等厲害的禍害；然而這事將來還會引起甚麼損失，他們現在仍未知道。現在「敬畏神」先生又開始得着人靈城民的信任；他們簡直看他如同先知一樣。

到了安息日的時候，他們都去聽他們的副傳道講道；但是，這一天他所講的是何等驚人，又何等發人深省！他選了約拿書裏面的經節：「那信奉虛無之神的人，離棄憐愛他們的主。」（拿二8）在那一篇講辭中滿有權柄和力量，那一天每一個城民的臉色都非常憂戚，從前很少聽見

或看見過這種情形。講了道以後，大家都好像無力回家，隨着的那一個星期也好像不能如常工作；這篇講章使他們大受感動，大大扎心，不知道怎樣行才好（何五13）。

他不但指出城民的罪，他想到自己的罪，也在他們面前戰慄；他一面講道，一面悲痛的喊着說：「我是何等胡塗，竟會做這樣的惡事；我是傳道人，王子立我是要我將祂的法律教導城民，而我自己竟沒頭沒腦，在這裏花天酒地過日，而且在過犯上作禍首！反對這過犯原是我職責範圍內的事；我應大聲反對這件惡事；但是我竟讓城民耽溺於其中，直到把以馬內利趕走了！」他也用這些事指摘人靈城的一切首長及紳士，使他們幾乎發狂（詩八十八篇）。

這期間，人靈城內也流行着一種症候，大多數的居民都大受其害。將軍們，以及戰士們，也都變成虛弱無力，並且這種情形歷時很久。因此，若仇敵入侵的話，城民或將士是無法應付的。在人靈城的街道上，所見到的盡是臉色蒼白，四肢軟弱無力，步履蹣跚的人！（來十二12-13；啟三12；賽三24）。這裏有人呻吟，那裏有人喘息，而更遠一點的地方則躺着那些快要暈厥的人。

以馬內利所賜給他們的白袍，也非常不像樣了；有些爛了，有些撕破了，而且都是齷齪不堪；有些也只是隨便披在身上，他們若行近小樹旁邊的話，看去那件白袍就要被扯脫了。

哀求不蒙應允

這種悲痛淒涼的情形經過了相當的時日以後，副傳道就定了一個日子，要他們禁食、自卑，因為他們這樣可惡，得罪了沙代大王和祂的兒子。他請「雷子」將軍在那一天擔任講道。「雷子」將軍也答應了；到了那一天，他所選的經題是：「把它砍了罷，何必白佔地土呢？」他傳了一篇非常嚴厲的信息。首先他指出這些話是在甚麼場合之下講的，是因為無花果樹不結果；然後他指出這經題裏面所包含的意義是甚麼，即悔改，或全然荒廢。以後他又指出這話是憑着誰的權柄宣告的，乃是憑着沙代自己的權柄宣告的。

最後，他指出這段話的要點後，就結束了他的講章。但是他特別着重這篇信息對於他們切身的教訓，並應用得非常貼切，以致他們都戰慄起來。因為這篇講章，和從前的一篇一樣，在人靈城民的心中作了極深的工作；而且它大有助於使那些被先前的講章所喚醒的人保持警惕；因此現在在全城中所見所聞沒有別的只是憂愁、嗟嘆及悲哀。

聽完了道以後，他們便聚在一起，商議最好怎樣行；「副傳道」先生說：「但是，我必須先請教我的鄰居『敬畏神』先生！我不敢單照着自己的頭腦想出來的去做。因為他從前既然比我們更多知道我們主王子的心意，現在我們正重新向善，我相信他也同樣曉得王子的心意如何。」

因此，他們便叫人去請「敬畏神」先生來，他便立即前來。於是他們便徵詢他的意見，要知道他們最好怎樣行。這位老先生就說：「我的意見認為：人靈城民在這悲

痛的日子中，應當草擬一張措辭謙卑的呈文，呈給他們所得罪了的王子以馬內利，求祂因祂的恩惠和慈愛，再回到你們這裏來，不永遠向你們懷怒。」

當城民聽見了這意見之時，他們都一致接受他的勸告；於是他們便立刻草擬了一張呈文，而且要決定的問題是請誰把這呈文送去？最後他們決定請「市長」公爵送去。於是「市長」公爵便接受了這個任務，動程前去；他就來到沙代的天庭，也即是以馬內利王子離開人靈城以後所去的地方。但是天門關了，而且派有守衛嚴緊的看守着；因此這個請願者不得不在外面等了許久（哀三8、44）。他請求有人能到王子那裏去，告訴王子誰站在天門外，和他到天庭來的任務是甚麼。

於是有一位守衛進去報告，告訴沙代和祂的兒子以馬內利，說人靈城的「市長」公爵站在天門外，想進來謁見王子。他也對王子以馬內利說明「市長」公爵此來的任務，但是王子不願下去，也不准守衛開門讓他進來，只打發使者去對他說：「他們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及至遭遇患難的時候；卻說，起來拯救我們（耶二27-28）。他們從前離棄我，轉到『肉體安全』先生那裏去；他們現在難道不能到他那裏去，在他們遭遇患難之時請他作他們的領袖，作他的主，並作他們的保護麼？他們既在順流之時，偏離了我，為甚麼他們在逆境之時就來找我呢？」

這樣的回音，使「市長」公爵憂形於色；這回音使他難過，使他困惑，並使他心膽俱裂（哀四7-8）。現在他開始再次看見與「肉體安全」先生這樣的殆波羅斯人親近有

甚麼後果。當他看見在天庭中為他自己及城中的友人的請求迄未有批准的希望，他就槌着胸，痛哭着回去了，一路哀悼人靈城可悲的情景。

當他回到距人靈城不遠的時候，城中的長老及首長都出到城外迎接他，問候他，並想知道他在天庭的經過怎樣。但是當他用極憂戚的態度向他們報告此行之經過時，他們大家都大聲大哭大叫。因此他們把灰塵撒在頭上，穿上麻衣，在城中隨走隨哭；其餘的城民看見這種情形，大家也一同悲傷痛哭。所以這一日是懲戒和作難的日子，是人靈城民極其痛苦的日子，也是大大悲慟的日子。

祢不應允要到幾時呢？

過了一些時候，當他們稍能抑制傷痛之情時，他們又聚集在一起，再商量他們還有甚麼補救的辦法。他們和上次一樣，去請教那位可敬的「敬畏神」先生，但是他告訴他們，除了他們所已作的以外，再沒有更好的法子了，而他也要他們根本不要因天庭中所遭遇的事而沮喪；即使他們多次的請求都不獲理會或受到斥責，也不要灰心；他說：「因為這是智慧的沙代使人等候，並操練忍耐的方法，而且是他們在有需求之時應學習的態度，即願意等候祢的時候。」

於是他們又鼓起勇氣，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打發人往天庭去；因此現在人在路上無時不遇見騎馬的信差響着號角，帶着呈文，從人靈城往沙代的天庭去，請求王子回到人靈城裏來。由人靈城到天庭去的那條路上，現在

滿了來來往往的信差；有的從天庭回來，有的從人靈城起程前去。這是可憐的城民在那整個冬天中緩慢的、凜冽的、冗長、而又討厭的日子裏所作的工作。

密謀再取人靈城

若你沒有忘記的話，你一定還記得我在前面說過，以馬內利攻佔了人靈城，並將城重新整理以後，在城中有幾處地方仍潛伏着許多殆波羅斯人；這些人有的是暴君殆波羅斯侵佔人靈城時同來的，有的則是由非法的結合在城裏出生的，在城裏長大的。他們藏身的洞穴的所在，是在城牆裏面、城牆底下、或城牆附近。他們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如下：「姦淫」公爵，「苟合」公爵，「兇殺」公爵，「忿怒」公爵，「好色」公爵，「欺詐」公爵，「惡服」公爵，「褻瀆」公爵、和那可怕的惡棍，即那危險人物「貪贓」老公爵。這些人和許多其他的同黨，我在前面已經提過，他們在以馬內利把他們的王殆波羅斯逐出堡壘以後，仍然住在人靈城內。

善良的王子以馬內利曾命令「意志」公爵和其他的人，其實是命令全人靈城民，要搜捕這些人，並要把抓住的人通通除滅，因為他們本性是殆波羅斯人，是王子以馬內利的仇敵，是那些想毀壞有福之人靈城的暴徒。但是人靈城民並沒有去執行這個命令，沒有去搜捕和殺戮這些殆波羅斯人。因此，這些惡棍便漸漸壯起膽子伸出頭來，混在人靈城的居民之中。我聽說，有些城民與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混得太親密了，結果使人靈城遭殃，這樣的事在下面

還要詳述。

當那些留在城裏的殆波羅斯人的頭目，看見城民因為犯罪、得罪了他們的王子以馬內利，使祂走了以後，他們便進行破壞人靈城的陰謀。於是有一次便在一個殆波羅斯人名叫「惡計」先生的家中聚會商議，怎樣可以把人靈城再交在殆波羅斯的手中。有的就這樣說，有的又那樣說，各人都說自己的法子好。

最後，「好色」公爵提議說：據我的拙見，我以為起先我們最好是有人肯冒險去作人靈城民的僕人；他說：「因為他們若這樣行，而人靈城民又肯接納的話，這樣他們就可以為我們，並為我們的主殆波羅斯，使將人靈城奪過來的計劃更易於實行。」但是這時候「兇殺」公爵卻站起來說：「這時不好這樣做；因為城民現在都因附從我們的朋友『肉體安全』先生而陷入網羅，得罪了他們的王而懊惱。他們要怎樣與他們的主復和呢？豈不是藉着我們這些人的首級麼？況且，我們知道他們得着命令，無論在何處抓住我們，就把我們殺了；所以我們要智慧像狐狸一樣；我們若死了，便不能傷害他們了；但我們若活着，總有法子可想。」因此，當他們把這件事反復商議以後，他們都一致同意，即聯名寫一封信給殆波羅斯，信上要提到人靈城現在是甚麼光景，以及以馬內利對於城民是何等不滿。有幾位說：「我們也可以讓他知道我們的意圖，並問他對於這件事有何妙計。」

達呈文與殆羅波斯

於是便立即擬好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謹呈我們的大王殆波羅斯王子！

「偉大的父、大能的殆波羅斯王子鈞鑒：我們這些仍居在反叛的人靈城中的真殆波羅斯人，我們既是由你而生，並愛你養育之恩，我們今日看見你在城民中如何受毀謗、受輕視、受責備，心中實有不甘，而且不願靜默忍受下去。而且因你長久不在這裏，也使我們至感不快，因為這對於我們損害太大。

「我們現在寫這封信給我們的主的緣故，是因為我們一致認為這城再歸你作居所並不是全無希望的。因為城民因厭棄他們的王子以馬內利已經大大衰微了；祂已經起身離開了他們。他們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發人去請祂回來，但是他們卻無法說服祂，也不能從祂那裏得着好回音。

「近來他們也都患重病，而且衰弱不堪，而現在還是如此。不但城中窮苦階級的人如此，當地的首長們、將軍們，以及士紳們，都莫不如此（只有我們殆波羅斯人才身壯力健，毫無病痛）。一方面由於他們的大過犯，而另一方面又因他們所染的危險病症，我們便斷定他們現在正給你和你的大能有可乘之機。所以你若用你使人戰慄的機巧，以及那些與你在一起之王子們的機巧，再設法來圍攻人靈城，你一通知我們，我們就必竭力準備把它交在你手中。或者，若我們所說的，你以為不是最好和最妥善的法子，請示數言將你的心意告訴我們，我們大家都準備甘冒

生命的危險，並奉上我們一切所有去實行你的計劃。

「我們在『惡計』先生家裏經過慎密磋商以後才寫了這封信：『惡計』先生仍然活着，他在我們所想得着的人靈城中仍保持着他的地位。」

當「褻瀆神」先生（因為他是信差），帶着這信來到「地獄門」山之時，他就敲那銅門，想要進去。於是守門的「賽比利」便給「褻瀆神」先生開了門，「褻瀆神」先生便將那封信交給他。他於是把那封信拿到裏面給他的主殆波羅斯，並且說：「我主！人靈城來的消息，從人靈城中我們那些忠誠的朋友那裏來的消息。」

於是別西卜、路西弗、亞波倫，及其餘住在魔窟中的嘍囉，大家都從自己的地方出來，要聽聽從人靈城來了甚麼消息。於是便把信拆開，並當眾宣讀，「賽比利」在旁邊站着。當這封信當眾宣讀了，信上的話傳到魔窟的每一個角落以後，就下令要不停地搖那「死人鈴」，以資慶賀。於是鈴聲大作，王子們無不歡呼，都以為人靈城就要成為廢墟了；搖鈴的人一邊走一邊說：「人靈城民就要與我們同住在一起：你們要為人靈城民預備地方。」所以他們不停地搖着這鈴，因為他們滿心希望他們就要得回人靈城了。

草於地獄門的回信

當他們上演了他們這可怖的儀式以後，他們又聚集在一起，商議怎樣答覆他們在人靈城裏的朋友；有的就這樣說，有的又那樣說。終於因為這件事必須趕快辦，他們便

把這件事完全給殆波羅斯王，認定他是最適宜去處理這件事。於是他照他的心意寫了一封信，答覆他們，並叫「褻瀆神」先生把這信帶回去。這封信的內容如下：

「人靈城的大王殆波羅斯，達信於現在仍居住於人靈城的殆波羅斯人，深願那出於你們的愛及為顧我們的榮譽，在你們心中圖謀重佔人靈城的計劃、叛變、反陰謀，能順利完成。

「親愛的兒女們和門徒，『姦淫』公爵、『苟合』公爵、以及其餘諸君閣下：在我們這孤獨的魔窟中的人，從我們忠誠的『褻瀆神』先生手中接到你們備受歡迎的來信，真是感到萬分歡喜高興。為了表明我們是如何歡迎你們所傳報的消息，我們曾特地搖鈴表示慶賀。當我們獲悉在人靈城中我們還有朋友，而且願意為了我們的榮譽向仇敵報復，把人靈城摧毀，我們真是欣喜欲狂。我們聽見城民墮落，並得罪了他們的王，使祂走了，我們也感到萬分歡喜。他們生病，而你們卻身壯力健，這些事也使我們十分快樂。我們最親愛的阿！你們說這城能再落到我們的掌握之中，這也是我們所樂聞的事。我們一定不會不用我們的機智、巧計、機巧，以及地獄中的發明，來完成你們所期望，而且已經勇敢着手去做的事。

「我們若突擊成功，再次將城佔據了，就必盡力把你們的一切仇敵都殺死，並要立你們作當地的首長，你們要從這些話得着安慰。我們若重佔人靈城，你們就無需害怕我們會再被趕出去了；因為我們會帶着更強大的兵力前來，而且還要使我們的地位比頭一次更鞏固（太十二43-

45)。況且，依照他們現在所屬之王子以馬內利的法律，我們若再次得着了他們的話，他們就要永遠屬於我們的了。

「所以我們忠誠的殆波羅斯人阿！你們要更加用心去探聽並偵察人靈城民的弱點。我們也希望你們要設法使他們越來越加軟弱。也請你們報信給我們，看看最好用甚麼方法將城奪回來，這就是說，是用說服的方法，叫他們過貪愛虛華放蕩的生活，或者是用疑惑及絕望試探他們；還是用驕傲及自負的火藥使城民自高自大。你們這些勇敢的殆波羅斯人，和地獄的真兒子阿，當我們準備從外面攻城之時，你們就要隨時在城內作內應。現在你們要趕緊進行你們的計劃，而我們也會照我們的心意伸張我們地獄的最大的權勢，這是人靈城民的仇敵，你們的殆波羅斯大王，亦即每逢想到將來的審判就戰慄的那一位的願望。願地獄一切的福氣都歸與你們。就此擱筆。

「殆波羅斯草於地獄門。全函內容已徵得一切黑暗之王子們一致之同意，並煩『褻瀆神』先生將此函帶交我們仍留居在人靈城中的部隊。」

陰謀加緊進行

如前面所述，這封信便託原來的信差「褻瀆神」先生帶去，交給仍居留在人靈城中的殆波羅斯人。這個「褻瀆神」先生一回到人靈城，便逕往「惡計」先生的家裏去，因為他家裏有密室，而且是圖謀奸計者聚會之所。當他們看見他們的信差平安無事回來之時，他們都非常快樂。他

於是把從殆波羅斯那裏帶回來的信交給他們；他們讀了這封信，並經過一番思考以後都大大歡喜。他們並問他，他們的朋友的近況，他們的主殆波羅斯、路西弗、別西卜，以及魔窟中其餘的人平安不平安。這個「褻瀆神」回答說：「好極了，他們都好，他們都很好。他們在信上已經念到，當他們念了你們的信之時，還搖鈴慶賀呢。」

他們念了這封信，並明白了信上鼓勵他們加緊進行他們的工作這個指示以後，他們又再商討怎樣去完成傾覆人靈城民的陰謀。他們所議定的頭一件事就是嚴守秘密，不讓城民知道他們的計劃。「我們要保守秘密，不要讓城民知道我們傾覆人靈城的計劃。」第二件事就是怎樣，或用甚麼方法完成傾覆人靈城的計劃；一個就這樣說，另一個又那樣說。以後，「欺詐」先生便站起來說：「我們殆波羅斯人的真朋友們，就是地獄門中我們的首長們，給我們提供了三種方法：

- 「（1）引誘他們貪愛虛華，過放蕩無度的生活。
- （2）或是使他們疑惑，使他們絕望。
- （3）或是用驕傲及自負的火藥使他們自高自大。」

「我想，我們現在若慫恿他們發驕傲，會有相當的效用；我們若慫恿他們過放蕩無度的生活，也大有幫助。但是，我心中以為我們若能驅使他們陷入絕望的深淵，便定能擊中他們的要害了。因為我們首先會使他們懷疑他們的王子愛他們的真實性，這樣就會使祂大大嫌惡他們。這個方法若做得好的話，會使他們即刻放棄哀求祂的行動；然後又會放下懇切求助求供給的念頭；因為『求了沒有用，

不如不求』，這是必然要發生的結論。」於是他們都一致贊成「欺詐」先生的建議。

但是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去實施這個計劃呢？

「欺詐」先生回答說，最好的方法是這樣：「我們中間凡是願意為我們的王冒險的人，都可以改頭換面、改名換姓，裝作是從遠方來的鄉下人，到城中的市場上去，表示願意作城民的用人，而且要裝作極有利於其主人的樣子。因為這樣行，城民若僱用他們的話，他們短時間的就能敗壞並玷污城民，使他們不但更進一步得罪他們現在的王子以馬內利，而且結果使祂非把他們從口中吐出去不可。做了這一步以後，我們的殆波羅斯王就輕易將他們取為掠物；是的，他們自己就會掉在食者的口中了。」

這個計劃一提出來，便立即被採納了，所有殆波羅斯人現在就審慎地着手進行這個計劃。但是他們卻認為大家都去，不甚妥當；因此他們便挑選了兩、三位，即「貪贓」公爵、「好色」公爵、和「忿怒」公爵。「貪贓」公爵改名為「儉約」；「好色」公爵改名為「無害娛樂」；「忿怒」公爵則改名為「好熱心」。

於是在趕集那一天他們便來到市場上。他們像三個強壯的漢子，他們都穿着羊皮做的農夫裝束，驟眼看去，好像人靈城民穿的白袍一樣。他們都能操流利的人靈城民的言語。因此，當他們來到市場上，並表示願意受僱之時，他們便立即被僱用了；因為他們只要求很低的工資，並且他們還保證盡心竭力替主人做工。

「心思」先生僱了「儉約」公爵，而「敬畏神」先生

則僱用了「好熱心」。不錯！「無害娛樂」公爵這個傢伙一時沒有人僱用，不像其他二人立即被僱主僱用了，因為人靈城當時正是在預苦期。但是過了一會，因為預苦期就要過去了，「意志」公爵便僱了「無害娛樂」公爵作他的聽差與打雜，於是他們都有了僱主。

報告及建議

這些惡棍現在都進到人靈城民的家中，很快就在城中開始做破壞的工作；因為他們既如此下賤、詭詐，而又狡猾，他們立即敗壞了他們所在的那個家庭。他們使他們的主人大受感染；尤其是「儉約」公爵和「無害娛樂」公爵這兩個傢伙更甚。不過，冒名為「好熱心」公爵的那個傢伙，他的主人並不很歡喜他；因為主人很快就發現他是一個假冒的流氓。當這傢伙發覺自己已被主人識破之時，他就趕快逃跑了，否則我恐怕他的主人已經把他吊死了。

當這些無賴進行他們的陰謀已經到了這個地步，而且盡他們所能敗壞城民以後，他們下一步所考慮的就是他們的王殆波羅斯何時從城外，而他們則從城內下手攫取人靈城。他們都同意最好是在趕集的日子下手。何故呢？因為那時城民都忙着他們自己的事；而且人們越是在世事上忙碌，他們越少懼怕甚麼意外，這是一定的道理；他們說：「那時我們就能不大引起人的嫌疑集合起來，進行我們的朋友和首領們的工作。若這一天我們動手，若失敗了，他們搜捕我們之時，我們也更容易混在人叢中逃之夭夭。」

他們既已有商定了這些事情，便寫了另一封信給殆波

羅斯，並且叫「褻瀆神」先生送了去。信上的內容如下：

「我們這些放蕩無度的頭目們，現在從人靈城牆裏外之洞窟孔穴中向偉大而又高貴的殆波羅斯問安：

「養育我們生命的大王殆波羅斯鈞鑒：當我們聽見我們的父王準備來幫助我們，協助我們進行傾覆人靈城的計劃之時，沒有人像我們這些隨時隨地與善為敵的人覺得更高興了（羅七21；加五17）。

我們不必懇求大王鼓勵我們要繼續計劃、籌謀、並研討如何使人靈城全然荒涼，因為我們十分知道，我們能看見我們的仇敵以及那些尋索我們性命的人死在我們腳下，或在我們面前逃跑，對我們乃是有益而又快樂的事。所以我們現在仍然在籌謀着，要用我們最好的機巧，使人靈城歸你及歸我們的統治變成最輕而易舉的工作。

「一、我們已經考慮過，那最富於地獄性的機巧而又周密之三重的計劃，就是你上次來信中所指示我們的。我們已經作了如下的決定，就是認為雖然用驕傲的火藥使他們自負會收到相當效果，並且設法引誘他們，叫他們貪愛虛華並過放蕩無度的生活也會有成效，但我們認為最好還是設法使他們陷於絕望深淵之中。我們只聽你的命令，我們現在已經想出兩種方法去完成這個計劃；第一，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要盡我們所能使他們一同變成邪惡，然後你和我們要在約定的時候用雷霆萬鈞之力向他們進攻。而在聽你使喚的萬民之中，我們以為一支由懷疑者組成的軍隊最能勝任攻克人靈城的任務，這樣我們就勝了這些仇敵，否則地獄也會向他們張口，而絕望也會把他們推下

去。為了要使我們所切望的計劃生效，我們也已經打發三位同道，就是『貪賊』公爵、『好色』公爵、和『忿怒』公爵，混入城民中間。他們換了裝束，改了姓名，而且都被城民僱用了。『貪賊』改名為『儉約』，已受僱於『心思』先生，現在這位先生幾乎壞得如同我們那個朋友一樣了。『好色』公爵已經改名為『無害娛樂』，他現在作了『意志』公爵的聽差；但是他已經使他的主人十分放蕩了。『忿怒』公爵改名為『好熱心』，並且被『敬畏神』先生僱用了去；但是，這個老紳士的脾氣暴躁，竟把我們的同道趕走了。他告訴我們，他幸虧及時逃走了，否則他的老主人就要因他作的事把他吊死了。

「這些同道都大有助於我們傾覆人靈城的工作及計劃；因為不管剛才所提到的那個老紳士的虐待及其好爭吵的脾氣，另外兩位的工作卻做得很好，並且很能使我們的工作速速完成。

「我們下一步的計劃，是決定請你在趕集那一天，在他們事務最忙碌的時候，到城裏來；因為我們敢說，那時他們以為最安全，難得想到有攻擊會突然臨到他們的。他們在這樣的時候也最難自衛，也是最難起來破壞我們的計劃。當你在城外進行猛攻之時，我們這些你的忠僕（我們確信我們也是你所親愛的），就會在城內作內應。這樣我們一定能夠使人靈城完全陷於混亂，在他們還未醒悟過來以前，已經把他們吞吃了。若你們陰險如蛇蠍的首腦們、最狡猾的大龍們，以及我們所最尊敬的首長們，能找到比這更好的法子，就請迅速將你們的心意告訴我們。

「謹呈 人靈城全體殆波羅斯人
地獄中的眾怪物寄自『惡計』先生家中
（由『褻瀆神』先生親手送呈）」

信差與看門狗相談

在這些猖獗的叛黨及屬地獄的殆波羅斯人，一直在計劃傾覆人靈城的期間，人靈城民大家都在悲哀可憐的狀況之中；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大大地得罪了沙代和祂的兒子，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仇敵卻因此在他們中間重新得勢；而且也是因為他們雖然上了許多呈文給王子以馬內利，並請祂轉求祂的父沙代，求神施恩饒恕他們，然而直到如今他們還未得過祂一次的笑臉。相反地，因着城中殆波羅斯人的狡猾及詭譎，籠罩着他們的烏雲卻變得越來越黑，越來越厚，他們覺得他們的以馬內利離開他們更加遠了。

疾病在人靈城中仍極猖獗，將軍們及城民都受到感染；只有他們的仇敵卻個個身壯力健，很可能他們都要成為頭，而城民卻變成尾了。

這時候前面所提到的那封信，就是潛伏在人靈城中之殆羅斯人所寫的信，已經由「褻瀆神」先生交給殆波羅斯了。「褻瀆神」先生和上次一樣，先來到「地獄門」山，把信交給賽比利轉呈給殆波羅斯。

但是，當賽比利和「褻瀆神」先生一見面，他們即刻親密得像叫化子一樣，便坐下來談論人靈城和傾覆它的計劃。

賽比利說：「呀！老朋友！你又回到『地獄門』山來了！託聖馬利亞的福，我真是喜歡見到你！」

「褻瀆神」先生說：「是的，我主！為了人靈城的事我又來了。」

「賽比利」公爵說：「請告訴我：人靈城現在的情形怎樣？」

「褻瀆神」先生回答說：「我主！我以為對於我們、對於我主們、對於此地的眾主們來說，都是大有可為的；因為他們在敬虔上已經大大退化了，那正是我們的心所希望的；他們的主已大大地與他們失和，這也是我們感到非常快樂的。我們也已經在他們裏面有了據點，因為我們殆波羅斯人的朋友已經深入他們的心中，我們現在所缺的一着只是去作那地的主人翁罷了！此外，我們忠誠的朋友們在人靈城中日日都在策劃，要把它出賣給這城的眾主們；疾病在城中間也非常猖獗；這一切都加強我們最後勝利的希望。」

於是這個「地獄門」山的看門狗便說：「要攻擊他們的話，沒有比這時候更好了。我希望這計劃能趕緊進行，而所希冀的成功不久就可以達到。我盼望這事快點實現是因那些受罪的同道的緣故，他們住在那些叛逆的城民中，終日為他們的安危恐懼害怕。」

「褻瀆神」先生說：「計劃差不多要完成了，城中殆波羅斯人的首領們日夜都相機行事，而城民卻像愚拙的鴿子，無心注意到自己的光景，也不思想他們的毀滅近了。而且你若將這一切事情綜合起來看的話，你就一定會想出

有許多理由是要使殆波羅斯儘速動手的。」

賽比利說：「你說得對；事情到了這等地步我真高興。我勇敢的『褻瀆神』先生同道，進去見我主們罷，他們一定會歡迎你；我已經把你的信送進去了。」

黑洞作戰會議

於是「褻瀆神」先生便進到魔窟裏去，他的主殆波羅斯一見他來，就和他招呼說：「歡迎！我的忠僕！你帶來的信使我真高興。」魔窟中其餘的頭目們也來和他打招呼。「褻瀆神」先生向他們行禮以後，就說：「願人靈城歸於我主殆波羅斯，願他永遠作人靈城的王。」這話一說完，地獄的空腹和那張開的咽喉，便發出一陣巨大而又可怕的呻吟聲（因為這就是那個地方的音樂），使它周圍的山都搖動，好像眾山都要跌成粉碎似的。

他們念了信，並考慮了一會以後，就商量怎樣作答；而最先發言的是路西弗。

路西弗首先發言

他說：「人靈城中之殆波羅斯人的頭一個陰謀，似乎很好而且有效；這就是說，他們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及手段，使城民變成更加邪惡更加污穢；沒有別的方法敗壞一個人比這更加好了。我們的老友巴蘭許多年以前曾用過這種方法，而且十分順利（民三十一16；啟二14）。

所以就讓這種方法一直作我們的一個準則罷，並在世世代代作我們殆波羅斯人的一條通例；因為除了恩典以

外，沒有甚麼能使這陰謀失敗，但我盼望這城得不着這樣的恩典。但是否要在趕集那一天去進攻他們，因為這一天他們為俗務煩累，這一點是我想要辯明的。這一點所以比其他各點更需要辯明，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這一點與我們所計劃的有成敗的關係。我們行動的時間若是定得不合適，我們全部的計劃便可能失敗。我們的朋友殆波羅斯人說，在趕集那一天動手最好；因為那時城民最忙碌；而且很少想到會有突襲的事情發生。但是，若趕集之時他們也加派了守衛防守（我以為天性和理智會教導他們這樣做的），在趕集之時提防到這一着，各人都隨身帶着武器的話，那怎麼辦呢？那時，我主們呀！你們的襲擊就要受挫，而且使我們在城裏的朋友必遭受被殲滅的危險。」

別西卜表示意見

於是別西卜大王便說：「我主所說的頗有道理；但是他的推測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我主也沒有說那是不可收回的；因為我知道他所說的，目的只在引起大家熱烈辯論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儘可能先了解實際的情形，知道城民對於他們敗壞的景況，以及我們所進行的傾覆計劃有否這樣的感覺及認識，使他們在城門口加強守衛，並在趕集時加派警衛防備。但若調查以後，發現他們睡着了，那末隨便那一天都行，但趕集的日子當然最好；這是我對於這件事情的見解。」

這時殆波羅斯便說：「我們怎能知道他們的景況如何呢？」當時就有人回答說：「問問『褻瀆神』先生就會知

道了。」於是便請「褻瀆神」先生進來，問他這個問題，他就答覆如下。

「褻瀆神」先生說：「我主們呀！就我所知，城民現在的景況是這樣：他們在信心和愛心上都已經腐敗了；他們的王以馬內利已經丟棄他們；他們時常上呈請求祂回來，但是祂並不急急答覆他們的請求，而在他們中間也沒有作多大的改革。」

殆波羅斯說：「他們在改革上退化，使我真高興，但是他們祈求的舉動卻仍然使我害怕。然而，他們放蕩無度的生活就是他們做這件事是沒有多大心緒的一個記號，而沒有心緒做的事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不過，我的眾首長們，請繼續往下討論罷，我不會再打斷你們的話題的。」

別西卜說：「若人靈城民的景況正如『褻瀆神』先生所描述的話，要在那一天去襲擊他們就不是一件大事了；他們的禱告，他們的武力對他們也不會有多大幫助。」

亞波倫獻策

當別西卜講完這一段話之時，亞波倫便開口說：「關於這件事，我的意見是：我們要用溫和的手段去作這事，不要匆促從事。讓我們在人靈城裏的朋友們仍繼續玷污他們、污損他們，設法使他們更加墮落在罪惡裏面（因為再沒有比罪惡更能吞滅他們了）。若做了這一步以後，要是生效的話，城民自己就會放棄警戒、放棄祈求，或任何有利於他們安全的事情；因為他們會把他們的以馬內利忘記了，他們也不想有祂同在；若能使他們生活在這種光

景中，他們的王子就不會急速到他們那裏去了。我們忠誠的朋友『肉體安全』先生，用他的一種詭計已把祂趕出城外；『貪贓』公爵和『好色』公爵所做的，不論是甚麼，難道不會迫祂一直在城外麼？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不是因為你們不知道）：若城民容納並款待二、三個殆波羅斯人，就會使以馬內利更加遠離他們，並使人靈城成為你們的，比我們差一支大軍去抵擋祂更有效。所以我們在人靈城中的朋友們所策動的頭一樣陰謀，應該讓他們用一切巧計及所能想得出來的技巧盡心竭力地去進行。並叫他們繼續打發更多的人，喬裝着進行到城民那裏去，愚弄他們；那時我們也許可以不需要向他們宣戰了。即或必須向他們宣戰的話，他們的罪孽越多，他們也一定越是不能抵擋我們，那時我們也就更加容易勝過他們了。而且，假定（這是最壞的假定）以馬內利會再到他們那裏去，為甚麼不能用同樣或類似的方法，再迫祂離開他們呢？頭一次已經迫祂離開他們一段時間，若使他們再陷在那罪中的話，豈不是要叫祂永遠離開他們麼？若是這樣，那末祂的衝城車，祂的甩石的機弦、祂的將士都要一同撤走，並使人靈城赤身露體了。當城民看見他們已經被他們的王子全然拋棄，這時他們豈不會自動給你打開城門，接待你如同從前一樣麼？但是這事必須假以時日才能完成，幾天是作不成這樣大的工作的。」

殆波羅斯表白心意

亞波倫一說完，殆波羅斯便開口將他自己的惡意表露

出來，並為他自己的理由辯護；他說：「是的，魔窟中的官長們，以及我忠誠可靠的眾位朋友們，我已經很不耐煩地傾聽了你們冗長的演講了。我狂暴的咽喉和飢餓的肚腹，真巴不得要再得着那著名的人靈城才甘心，不論後果如何，我再不能等着去瞧那些逡巡不前的陰謀生效了。我現在再不耽延了，我必須盡我所能，設法將城民的身體靈魂充滿我那無底的深淵之中。所以請你們將你們的頭額、你們的心、和你們的幫助，全借給我，我現在就要去克復我的人靈城。」

最後決定

當魔窟中的首長們及王子們看見殆波羅斯要吞吃可憐的人靈城的心如此迫切，他們都不再持異議，而且同意盡他們所能的去幫助他。雖然，若採納了亞波倫之建議的話，他們就必使城民更加不幸了。但是，他們都願意盡所有的力量幫助他，因為當他們自己需要幫助之時，也得求殆波羅斯的幫助呢。因此他們就開始商討第二步的事情，那就是說，殆波羅斯攻打人靈城時，要用甚麼軍隊，並用多少軍隊與他同去。

經過一番辯論以後，就決定照殆波羅斯人在信上所建議的，差一支由懷疑者所組成的軍隊前去，認為沒有比這種軍隊更適宜了。所以他們便決定派一支由堅決的懷疑者所組成的軍隊去攻打人靈城。而且認定為應付這一場戰事，軍隊的數目最好是在二萬至三萬之間。於是這些有權有位的首長們在這次大會中便這樣決定：會議一完畢，

殆波羅斯即刻下令擊鼓，招募「疑鄉」之人前來，組軍去攻打人靈城：「疑鄉」是在「地獄門」山的境界內。而且也決定：這些參與會議的首長們也要一同與他出征，率領隊伍去攻打人靈城。於是他們便寫了一封信，寄給那潛伏在城中，等候「褻瀆神」先生回去的殆波羅斯人，告訴他們，現在魔窟中的人正用甚麼方法及步驟進行他們的陰謀。信中的內容如下：

函授軍事機宜

「殆波羅斯及黑暗的眾王子們，從『地獄門』山幽暗可怖之地牢中，達信於住在人靈城城牆內及城牆附近，為他們進攻人靈城最狠毒的陰謀正熱烈等候着我們最好狡之策略的忠僕們：

「我們日日所誇耀的同宗們，你們的行動我們無時不感到欣慰。從那位又忠心又大蒙眷愛的老紳士『褻瀆神』先生手中，我們接到你們那封大受歡迎大受尊重的信。我們在此特意叫你們知道，當我們拆開那信一念之時，我們所在的這個張着大口的空腹，便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吶喊之聲，以致『地獄門』山周圍的眾山，幾乎都震成碎片。

「對於你們對我們的信實，以及為我們去陷害城民所表現在你們頭腦中非凡的狡猾，我們也十分贊賞。因為你們已經為我們發明了處置那叛逆之民的最好的方法，連地獄中一切的才子也不能想出更有效的辦法來。所以自從我們看了你們呈上來的建議，我們都十分嘉許並讚賞那些建議。

「你們要知道，為了鼓勵你們神妙的計謀，我們這裏的王子們及執政掌權者曾召開了一次全體的秘密會議，他們商討你們的計劃，從黑洞這一頭商討到那一頭，商討了多時，都不得着更好的方法。

因此到末了，一切與你們信上所提的相反之意見都被擱置，只有你們的意見被王子殆波羅斯採納了；是的，他那張開的咽喉，及大大擴張的肚腹，都火熱地要將你們的計劃付諸實施。

「所以我們要你們知道，我們那堅決的、狂怒的，而又殘暴的殆波羅斯，為了你們的自由，並為了消滅那些叛逆的城民，正募集二百多名懷疑者上來攻打他們。這些人都是強壯結實，能征慣戰，並能衝鋒陷陣的勇士。他正趕緊去做這個工作；因為他全副精神都放在這件事上。所以你們既然向來都忠於我們，並給我們獻議及鼓勵我們切切盼望，你們現在仍要進行我們的陰謀；你們不會失敗，乃要得勝；我們並且打算立你們作人靈城的首長呢。

「有一件事是決不可疏忽的，我們這裏的人都盼望你們在人靈城中的每一位仍然要用你們的一切力量、巧計、手腕及騙術，使城民更加陷於罪惡之中，至終使他們難逃一死。

「因此我們便這樣看準了，人靈城民越是下流、越是邪惡、越是敗壞，他們的以馬內利就越是會親自來，或用別的方法來幫助他們。是的，他們越是犯罪，也必越軟弱，當我們來攻擊他們、吞滅他們之時，他們就越難抵擋我們了。這樣就必使他們大能的沙代把他們撇在祂的保護

範圍以外，而且要將祂的將士們，及甩石的機弦和衝城車都調回去，讓他們赤身露體；那時，城民就會自動開門歡迎我們，如同無花果落在吃的人口中一樣。是的，那時我們來攻打他們，就必十分容易戰勝他們了。

「至於我們何時上到人靈城來，我們還沒有完全決定。不過，在目前我們中有人像你們一樣，以為趕集那一天或趕集那一天晚上無疑是最好的時候。然而你們要準備好，當你們聽見城外我們戰鼓的響聲之時，你們在城內就要盡量從中擾亂（彼前五8）。這樣人靈城民就必前後受敵，不知往那裏去求助了。我主路西弗、我主別西卜、我主亞波倫、我主群，及其餘各位都問候你們，我主殆波羅斯也問候你們。我們希望你們，和你們現在所作的一切或所要佔有的一切，能享受你們成功的果實，正如我們現在享受我們的成果一樣。

「我們從最可怕的地獄深牢中間候你們，與我們同在的許多『群魔』也問候你們，願你們正如我們所盼望於自己的一樣，為地獄的事盡都順利；此信託「褻瀆神」先生面交。」

信差道別回城

於是「褻瀆神」先生便告辭，回人靈城，從可怕的地獄出來帶着這封信回到住在人靈城中的殆波羅斯人那裏去。他從地獄的深處，一級一級地上到賽比利所在的地獄門。賽比利一看見他來，就問他在下頭怎樣商議關於攻打人靈城的事。

「褻瀆神」先生說：「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正如我們所能期望的。我從那裏帶來的那封信，曾大蒙嘉許，而且是我主們極表歡迎的，我現在回去，也要這樣告訴我們的殆波羅斯人。這時我心中對於這件事已經有了一個答覆，我深信這回一定會使打發我來的主人們喜悅；因為這信的內容是鼓勵他們，盡力繼續進行他們的計劃，而且要他們看見我主殆波羅斯圍攻人靈城之時，在城內準備發動攻擊。」

「賽比利」公爵問說：「但他是打算自己去攻打他們麼？」

「褻瀆神」回答說：「可不是麼？他要率領二萬多人與他一同去，那些人都是頑強的懷疑者，是從『疑鄉』挑選出來的戰士，要和他一同出征。」

「賽比利」公爵聽了很快樂：「真是有這樣勇猛的準備去攻打可憐的人靈城麼？真巴不得我能作他們之中的千夫長，使我也能在攻打著名的人靈城之時，表現一下我的勇敢。」

「褻瀆神」說：「你的願望可能會成全的；你好像是很有勇氣的人，而我主正需要那些勇敢無畏的人作他的部屬；但是現在我要趕快去辦我們的事了。」

「賽比利」公爵說：「好的，你快去辦罷！你趕快帶着此地所能供給你的一切最深奧莫測的惡計回人靈城去罷。當你到了『惡計』先生家裏，就是殆波羅斯人聚會商議的地方，請告訴他們：賽比利深盼能為他們效勞，若他能如願的話，他會與攻打著名之人靈城的大軍一同上

來。」

「褻瀆神」先生說：「我一定會把你的話告訴他們，我知道那裏的人聽見這話一定非常快樂，並且也喜歡看見你的。」

於是彼此再說了幾句這種互相恭維的話以後，「褻瀆神」先生就與他的朋友賽比利告辭；而賽比利也存着地獄的無數願望叫他火速回到他的人們那裏去。「褻瀆神」先生聽見這話，就鞠躬告辭，拔足飛奔回去了。

因此他便回到人靈城；而且與前次一樣，就到「惡計」先生家裏去；他發現殆波羅斯人都已經聚集在那裏，等着他回來了。他一到了那裏，就把那封信交給他們，而且還說了一番恭維他們的話，說：「我主們！魔窟中居高位和大能的執政掌權者請我問候人靈城中諸位真殆波羅斯人。願你們為我們的王殆波羅斯奪回著名之人靈城的大工，這種高尚的企圖、和勇敢的作為，時時蒙福，事事順利。」

城民每況越下

就是這樣當時人靈城民的景況十分可憐：他們已經得罪了他們的王子以馬內利，祂已離開他們走了；他們因為自己的愚昧，使地獄的權勢大受鼓勵，要上來把他們全然滅絕淨盡。

不錯！人靈城民已經有幾分覺悟到他們的罪，但是殆波羅斯人已經進到他們裏面了。他們大聲哀求，但是以馬內利已經走了，他們哀求的聲音到現在還不能使祂回來。

況且，他們現在並不知道以馬內利會不會回到人靈城來，或是永遠不回來了。他們既不知道仇敵的兵力和勤勉，也不知道地獄是如何盡心竭力地把向他們進攻的陰謀付諸實行。

不錯！他們仍然不住地上呈文給王子，但是祂卻一言不答。他們忽略了革新的工作，這正是殆波羅斯願意的；因為他知道，他們若心裏注重罪孽，他們的王必不聽他們的禱告。所以他們仍然是越來越軟弱，而且如同一個會轉動的東西在旋風面前一般。他們向他們的王求助，卻又把殆波羅斯人引為心腹：因此王要怎樣對待他們呢？現在人靈城中似乎成了一個大混合了；殆波羅斯人與人靈城民會一同在街上行走。

不錯！他們開始尋求和平，因為他們以為：由於疾病在人靈城中已經如此猖獗，與他們扭打也是徒勞無益的了。況且，人靈城民的軟弱，正成了他們的仇敵的力量；而人靈城民的罪惡，也成了殆波羅斯人的利益。人靈城民的仇敵也開始承認這城將要成為他們的產業了。現在在人靈城民與殆波羅斯人之間並沒有多大分別；雙方都似乎都是人靈城的主人了。不但如此，殆波羅斯人的人數越來越多，而人靈城民卻大大減少了。在人靈城中，因疾病而死的男女及兒童，共有一萬一千多人。

徹醒的呼聲

但是，正如沙代所切望的，有一個人名叫「善探」先生，他非常愛護人靈城民。他慣於到人靈城各處去察看及

探聽，看看是否有陷害人靈城民的陰謀在暗地裏策劃着。因為他向來是一個機警的人，恐怕有時會有禍害從城中的殆波羅斯人、或從城外的一些勢力臨到人靈城民。一天，當「善探」先生在城中各處打聽之時，他上到一個地方名叫「卑劣山」，是殆波羅斯人慣常聚會的地方。當他聽見喃喃的聲音之時（讀者要知道這時是在夜裏了），他就悄悄地前去探聽。他在房屋的一端，因為那裏有一座房屋，還沒有建立多久，就聽見有一個人非常自信地證實說，不久殆波羅斯就會親自來佔領人靈城；那時殆波羅斯人就要把人靈城民都殺死，並且把沙代王的將軍們都幹掉，而且把祂的軍隊都逐出人靈城。此外，他又說，他知道殆波羅斯已經預備了二萬多名戰士來完成這個計劃，而且不出幾個月，這一切就會見諸事實了。

當「善探」先生聽見這消息之時，他立即相信這消息是真的：因此他立刻到「市長」公爵家裏去，把這事告訴他。「市長」公爵就召了副傳道來，告訴他這件事。他立即向城民發出警報；因為他現在是人靈城的主要傳道了，因為「秘書」先生直到如今都心中不安。副傳道向城民發警報的方法是這樣：他同時把召集聽講的鈴搖起來；於是城民都聚集了來。他言簡意賅地勸他們要做醒，並把「善探」先生所聽到的消息作他們要做醒的理由。他說：「因為發現了一個傾覆人靈城的可怕的陰謀，就是要在一日之內把我們大家都屠殺了，這個消息是不容忽視的；因為這消息是『善探』先生親自探聽到的。『善探』先生向來愛護人靈城，他是一個不誇張而又善於判斷的人，從不隨便

說話，也不會作假報告，他喜歡尋察事情的底蘊，不談傳聞，所談的都是非常確實的事情。」

他又說：「我要叫他來，你們就可以親自聽他說了。」他於是叫了「善探」先生來，「善探」先生便將經過詳述一遍，並用許多適當的理由證實這個消息的正確，城民立即覺得他所說的都是真的。傳道也對他的話表示支持，說：「先生們！我們相信這消息並不是不合理的，因為我們已經觸怒了沙代，又得罪了以馬內利，使祂離開了人靈城。我們與殆波羅斯人太多來往了，我們而且拋棄了我們從前所得着的恩慈；既然如此，若說城內城外的仇敵要設謀陷害我們，那就不希奇了；而且，還有甚麼時候比現在更好下手呢？城內現在疾病流行，而我們都變得軟弱不堪了。我們中許多有用的人都死了，而近來殆波羅斯人卻越來越強盛。」

「副傳道」先生又說：「況且，我從這個說實話的好人還得了這一個暗示，就是從他聽到的話裏使他領會到近來那些惡魔與殆波羅斯人曾時常通信，為的是要毀滅我們。」當城民聽見了這一切，不能作甚麼反詰之時，便都放聲大哭起來；「善探」先生也在城民面前證實他們的副傳道所說的一切。

城民的反應

因此他們現在又重新痛悔他們自己的愚昧，並將加倍的呈文呈給沙代和祂的兒子。他們也把這件事告訴城裏的將軍們、高級指揮官們、及戰士們，懇求他們設法振作起

來，並鼓起勇氣來。並懇求他們看守着他們的武裝，若聽見殆波羅斯來圍攻人靈城，他們無論日夜就可以起來應戰。

當將軍們聽見了這個消息，他們既然向來都真心愛人靈城，他們就都像參孫一樣抖擻精神、振作起來，集合商議，怎樣破殆波羅斯傾覆現在這又病、又弱、又窮乏之人靈城的計劃。他們決定了如下數點：

一、人靈城的各城門都要關閉，並且上鎖加門，一切出入的人守衛隊隊長都必須嚴格地加以盤問，他們說：「目的是要把那些在我們中間圖謀不軌的人，無論是在進來或出去之時，就把他們抓住（林前十六13）；而且，我們也可以查出我們中間誰是設謀毀滅我們的元兇（哀三40）。」

二、其次，在全城中要嚴密搜查各種殆波羅斯人；每人的家中要從房頂查到地窖，而且要挨家挨戶搜查，看看能不能發現那些曾參加傾覆陰謀的人（來十二15-16）。

三、其後大家還作了更進一步的決定，就是無論何處或無論在誰那裏找到了殆波羅斯人，凡收容他們的人，都要到廣場上悔改，擔當他們自己的羞辱，並警戒其他的人（耶二34，五26；結十六52）。

四、此外又決定；全城的人都要一同禁食，這一日全城的人都要自卑，稱他們的王子為義，並俯伏在祂面前，承認得罪祂和祂的父沙代的罪（珥一14，二15-16）。其後又作了進一步的決定，凡是那一日在人靈城中不禁食、不謙卑承認他們的過犯，而只注意他們的俗務、或在街上

閒蕩的人，就當他們是殆波羅斯人，而且要因他們這種惡行受殆波羅斯人所受的刑罰。

五、同時又作了進一步的決定，他們要儘速並熱切地再重新為罪自卑，並上呈文給沙代求助；他們也決定把「善探」先生所告訴他們的一切消息報告給天庭（耶三十七4）。

六、他們也決定要向「善探」先生致謝，因為他為了他們城民的幸福殷勤查訪；而且因為他專一謀求他們的好處，挫折他們的仇敵，因此為了人靈城的好處便任命他作偵察總長。

當城民和將軍們作了這樣的決定以後，他們就照着他們所說的去行；他們關上城門，他們嚴密搜查殆波羅斯人，他們也使那些收容殆波羅斯人的人到廣場上去悔改。他們禁食，並重新上呈懇求他們的王子。而「善探」先生也本着其天良真誠去執行人靈城所交託給他的職務及責任；因為他專心致志於自己的職守，不但在城內，甚至還到城外去偵查、探聽。

嚴厲的對付

過了不多幾日，他就起程到「地獄門」山去，那裏是懷疑者聚居的地方，他在那裏聽見了一切關於人靈城的消息，他也察覺到殆波羅斯好像就要進軍了等等。於是他趕快回來，叫齊將軍們和人靈城的長老們，告訴他們所到的地方，以及他所見所聞。他特別告訴他們，說殆波羅斯就要進軍了，他而且任命了「不信」先生，就是那個越獄出

人靈城的老先生，作他大軍的將軍。他的軍隊都是由懷疑者所組成的，人數有二萬多人。「善探」先生又說，殆波羅斯而且還要率領魔窟中眾王子及頭目一同上來，他並且委派他們作他的懷疑軍的官長。「善探」先生又告訴他們在魔窟中確實地還有那些志願軍與殆波羅斯一同上來，要征服城民，使城民都順服他們的王殆波羅斯。

「善探」先生又說，他到了懷疑者那裏，從他們那裏獲悉老「不信」先生所以被派充全軍的統領之原因，是因為沒有人比他更忠於暴君殆波羅斯；也是因為他憎恨人靈城民的幸福至深。他又說，他記得人靈城民所給他的侮辱，決心要向他們報仇。

然而黑洞中的王子們要擔當高級指揮官，惟獨「不信」先生要作他們的統領，我幾乎忘記了告訴讀者，因為他比其餘的王子們對於圍攻人靈城都更加熟悉（來十二1）。

當人靈城的將軍們，以及人靈城的長老們，聽見「善探」先生所帶回來的消息，他們認為現在不能再耽延，要去執行王子以馬內利叫他們處置殆波羅斯人的刑法了。因此，立即在人靈城中逐家逐戶展開大公無私的全面的搜查工作，看看有無殆波羅斯人及其黨羽。結果在「心思」先生家裏，和「意志」大公爵家裏，找到了兩個殆波羅斯人已經改名為「儉約」。

在公爵「意志」家裏所找到是「好色」公爵；但是他已經改名為「無害娛樂」。人靈城的將軍們和長老們捉住這兩個人，把他們交給獄吏「真人」先生下在監裏。「真

人」先生嚴勵地處置他們，給他們上了足鐐手銬，結果他們二人同時都得了很重的癆病，死於獄中。僱用他們的主人，也依照人靈城的將軍們及長老們所立的罰則，被帶到廣場上，使他們為自己的恥辱悔改，並作人靈城其餘的人的鑑戒。

這是當日悔改的方法，犯法的人，讓他們知道自己所行的惡以後，就叫他們公開認錯，並叫他們要嚴格的改正他們的錯誤。

此事以後，人靈城的將軍們和長老們，還設法搜捕其他的殆波羅斯人，不管他們潛伏在何處，無論是在城內或外的巢穴、嚴窟、洞、孔，或他們所能藏躲的地方。但是，雖然他們能清楚看見他們的足跡，並循着他們的足跡及氣味到他們的洞穴門口，然而要搜尋他們、抓住他們，將他們依法懲辦，卻是辦不到。因為他們的路徑極其曲折，他們的巢穴又十分堅固，他們一下子就不見蹤影，逃到他們隱匿的地方去了。

然而人靈城民現在用極嚴峻的手段對付留下來的殆波羅斯人，以致他們都只得躲藏在角落裏。從前他們敢公然而且在白天出來行走；但現在他們不得不秘密地，而且在夜裏才敢出來了。從前人靈城民與他們為友，但是現在他們當他們是死敵了。這種好的改變，是「善探」先生的情報在著名的人靈城中所造成的。

殆波羅斯大軍陣容

這時候，殆波羅斯已經把毀滅人靈城的大軍整編完

畢；並委派了將領以及最合他暴怒之胃口的其他野戰軍官統率他們。他自己是最高長官，「不信」先生是他的總司令，最高級之將領的名字待後再提，現在先提高級軍官的名字、軍旗、及標幟。

一、他們的第一位將軍是「狂暴」將軍：他是那一支叫城民懷疑其蒙選之軍隊的軍長；他的軍旗是紅色的；他的旗手是「毀壞」先生，他以大紅龍為他的標幟（啟十二3-4、13、15、17）。

二、第二位將軍是「暴怒」將軍：他是那一支叫城民懷疑其蒙召之軍隊的軍長；他的旗手是「黑暗」先生；他的軍旗是灰白色的，他以飛行的火蛇為標記（民二十一6）。

三、第三位將軍是「刑罰」將軍：他是那一支叫城民懷疑其蒙恩之軍隊的軍長；他的軍旗是紅色的，旗手是「無生命」先生，他以無底坑為他的標記（太二十二13；啟九1）。

四、第四位將軍是「貪得無厭」將軍：他是那一支叫城民懷疑其信仰之軍隊的軍長；他的軍旗是紅色的，旗手是「吞滅者」先生，他以大大張開的口為標記（箴二十七20）。

五、第五位將軍是「硫磺」將軍：他是那一支叫城民懷疑其堅持到底之恩惠的軍隊的軍長；他的軍旗也是紅色的，旗手是「焚燒」先生，他以發惡臭的藍色火焰為標記（詩十一6；啟十四11）。

六、第六位將軍是「虐待」將軍：他是那一支叫城民

懷疑其復活之軍隊的軍長；他的軍旗是灰白色的，旗手是「侵蝕」先生，他以黑色的蟲子為他的標記（可九44、46、48）

七、第七位將軍是「不安」將軍：他是那一支叫城民懷疑其救恩之軍隊的軍官；他的軍旗是紅色的；旗手是「無安寧」先生，他以陰森的死圖為標記（啟十四11、6、8）。

八、第八位將軍是「墳墓」將軍：他是那一支叫城民懷疑其將來得榮耀之軍隊的軍長；他的軍旗也是灰白色的，旗手是「朽壞」先生；他以髑髏和死人骨頭為標記（耶五16）。

九、第九位將軍是「無望」將軍：他是那一支叫城民懷疑其幸福之軍隊的軍長，他的旗手是「絕望」先生；他的軍旗也是紅色的，他以熱鐵及硬心為標記（提後四2；羅二5）。

這些就是殆波羅斯的將軍們、軍隊、各軍的軍旗、軍旗的顏色、和他們的標記。在這些將領之上，殆波羅斯大王又立高級將領統率他們，他們一共有七位：即別西卜公爵、路西弗公爵、群公爵、亞波倫公爵、「蟒蛇」公爵、賽比利公爵、和彼列公爵；他立這七位統率各將領，「不信」先生是元帥，而殆波羅斯是王。那些志願軍也和他們一樣，有的奉派為連長，有的被立為更高級的官長；「不信」先生所統率的這支大軍，就這樣整編完成了。

大軍壓境

於是他們便從「地獄門」山出發，因為那裏是他們的集合地點。從那裏他們就是揮軍直指人靈城。正如前面所說的，人靈城民事先已從「善探」先生口中得着消息，知道仇敵將要來襲的警報，這也是沙代所允許的。因此他們便嚴緊的把守各城門，也加派雙倍的衛兵看守。他們也把甩石的機弦在適宜的地點安裝起來，以便將大石頭投射出去，對付頑敵。

那些在城中的殆波羅斯人，現在也不能照他們預先所計劃的為害城民；因為城民現在已經醒覺過來了。但是很可惜，當那些可憐的城民一望見仇敵來了，並見他們在城前停下來，尤其是聽見他們那震耳欲聾的鼓聲，都非常驚慌（彼前五8）。實在說來，這聲音聽起來真是非常可怕；凡是七哩以內的人，一聽見這聲音，無人不覺得害怕。他們的旌旗蔽天，這種景象叫人看見也覺得非常可怕而且沮喪。

當殆波羅斯上來攻人靈城時，他先來到耳門，並即下手猛攻，他以為城內朋友們已經準備行動了；但是，由於將軍們的儆醒，事先已經有了防備。因此，當他得不着預期的內應，並看見甩石的機弦投射出來的石塊密如雨下（我在此要為將軍們說幾句話，他們被那長期煩擾城民的疾病牽纏，現在身體雖然還軟弱，但是他們在迎擊仇敵時，卻表現得異常勇敢），使他和他的軍隊不得不從人靈城民面前退卻，在甩石的機弦射程以外掘壕固守（雅四7）。

他既已掘壕固守，就築起四座山來攻城；第一座名叫「殆波羅斯山」，他把他的名字刻在山上，用意是要叫城民見了更加害怕。另外三座山，他分別稱它們為阿勒妥山、米加拉山、和提斯風山；因為這些都是地獄中使人恐怖之猛鬼的名字。他於是開始與人靈城交手，以人靈城作他的獵物，如同獅子玩弄牠的掠物一樣，要使人靈城在他的恐怖面前倒下去。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將軍們與士兵們非常堅強地抵抗，他們使用石頭的本領真是驚人，使他們不得不再向後退卻。因此城民都奮勇起來。

現在在殆波羅斯山上（這山築在城的北邊），暴君殆波羅斯豎立起他的大旗，看見真是叫人害怕；因為他用鬼魔的藝術在其上作了一個標記，就是叫人見了覺得害怕的火焰，和人靈城在其中焚燒的圖畫。

向城民招降

殆波羅斯這樣做了以後，他就命鼓手每晚行近人靈城牆邊，打鼓請開談判。這命令是在夜裏執行的，因為白天城民要用甩石的機弦騷擾他。因暴君殆波羅斯說，他有意與現在戰慄的城民談判，所以他下令每夜都要打鼓，若可能的話，他們最後可能因為厭倦（起先他們是還不願意的）不得不要和他談判了。

於是鼓手便遵命而行；他起身，遵命打起鼓來。然而當他的鼓打起來時，人若望一望人靈城，「只見黑暗艱難；光明在雲中變為昏暗。」（賽五30）除了沙代發聲之時，地上再沒有喧聲比這更可怕了。人靈城聽見是何等戰

慄呀！他們無法可想，只等候即刻就要被吞吃的命運了。

當這鼓手打鼓請求開談判之時，他就對人靈城民說：「我的主人叫我告訴你們：你們若甘心投降，就必享受地上的美物；但你們若倔強，他就決定用武力對付你們。」但是這亡命者打完了鼓以後，人靈城民卻到堡壘中的將軍們那裏去了，因此沒有人理會他，也沒有人回答他；因此那夜他就不繼續打鼓，回營到他的主人那裏去了。

當殆波羅斯看見用鼓聲不能使人靈城民就範，第二晚他就叫鼓手不帶着鼓具前去，仍然讓城民知道他有意與他們談判。但是事實上，他開談判的話都變成招降的話了；但是他們卻不理他，也不聽他；因為他們還記得當初聽了他幾句話所付上的代價。

次晚，他再打發人去，這回他打發誰去呢？他打發那使人望而生畏的「墳墓」將軍前去。於是「墳墓」將軍便來到人靈城下，向城民說話；他說：

「你們反叛的人靈城的居民哪！我奉殆波羅斯王的名向你們招降，你們不要再作難，快打開城門讓我們的大王進去。但你們若仍然叛逆，我們用武力攻佔了城之時，我們就要如同墳墓把你們吞吃了。因此，你們若願留心聽我招降的話，就要告訴我，倘若不然，也要讓我知道你們的心意。」

他說：「我這次來向你們招降的原因，是因為我的主人是你們的真王真主，正如你們從前承認。我的主人受到以馬內利的攻擊，那樣無恥的對待他，並不能使他失去他的權利，也不能使他放棄收復他的一切的企圖。既然如

此，人靈城民阿！你們要想一想，你們要和平，還是不要呢？你們若乖乖地投降，那末我們從前的友誼就可以即刻恢復；但你們仍然拒絕、仍然叛逆，那末就只有用火和劍來對你們了。」

當日益衰弱的城民聽見這個招降者的話之時，他們就更加沮喪，但是他們對他卻不答一言；他於是從原路回去了。

進退維谷

但是，城民與幾位將軍略加磋商以後，他們就決定再去請「秘書」公爵出個主意和對策；因為這個秘書公爵本是他們的正傳道（正如在前面提過的），但只是因為他現在心神不寧；他們請求他幫忙如下的這兩、三件事。

一、他們請他樂意來照顧他們，不要像從前一樣隱退在一邊不理會他們；而且也要他給他們一個申訴的機會，使他們可以將他們不幸的情形告訴他。但是對於這個請求，他和從前一樣對他們說：「因為他還是心神不寧，所以他不能照他從前所做的去做了。」

二、他們所要求的第二件事，就是要他對他們當前的重大事情樂意將對策指示他們，因為殆波羅斯已經來了，而且率領二萬多懷疑者所組成的大軍在城前駐扎下來。而且他們說，他和他的將領們都是殘忍的人，他們都極其害怕那些人。但是對於這個請求，他的回答是：「你們當查看以馬內利的法律，看看其中他要你們去做的是甚麼。」

三、於是他們便要求他幫助他們草擬一張呈文，呈給

沙代和他的兒子以馬內利，並要他親筆簽名，作為他與他們一同處理這事的憑據；他們說：「是的！因為我們已經打發許多人去過了，但是得不着和平的回音；然而現在呈文上若有你親筆的簽字，就一定能為人靈城民得着好消息了。」

但是他給這一切話的回答是：「他們已經得罪了他們的以馬內利，並且使他自己也憂傷，所以他們必須還要忍受他們自己的惡行所招來的苦楚。」

秘書公爵這樣的答覆，如同磨石一樣落在他們身上；這話將他們壓碎，以致他們說不出要怎樣才好；不過，他們不敢答應殆波羅斯的要求，也不敢答應他的將軍的要求（哀一3）。當仇敵上來時，人靈城民所陷於進退維谷的景況是這樣；他們的仇敵準備把他們吞吃了，而他們的朋友們卻不來幫助他們。

一線盼望

於是「市長」公爵，就是「悟性」公爵，便站起來，開始推敲秘書公爵的話，他推敲而又推敲，直到他從那似乎極嚴厲的話裏發現了安慰的意味；因為他是這樣解釋他的話，他說：「第一點，這話無可避免地是與我的主所說的話相合的，就是說：我們一定還要為我們的罪受苦。第二點，他的話聽起來似乎是說，最後我們還要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而且再經驗一些憂苦以後，以馬內利就會來幫助我們了。」「市長」公爵是較為擅於理解「秘書長」公爵的話的，因為我主尤勝於先知，而且因為祂所說的話時

時都是恰到好處的；城民可以細察祂說過的話，並可以從最利於他們的角度去解釋那些話。

於是他們便離開「秘書」公爵！回到將軍們那裏，並把秘書長所說的話告訴他們。他們聽了以後，大家的意見都和「市長」公爵的意見一樣。所以將軍們都鼓起勇氣，並且準備去進攻敵營，把一切殆波羅斯人，及暴君殆波羅斯帶來毀滅可憐城民的遊蕩之懷疑者，全然殺盡。

於是大家都立即回到自己的崗位——將軍們回到自己的崗位，「市長」公爵回到自己的崗位，副傳道回到自己的崗位，「意志」公爵也回到自己的崗位。將軍們都渴望能為他們的王子以馬內利做些工作；因為他們最喜歡在戰爭中建立勳功偉業。所以次日他們便聚集開會商議；商議以後，他們就決定用甩石的機弦答覆殆波羅斯所差來的那位將軍；於是他們次日在太陽出來時就照所決定的而行；因為殆波羅斯又冒險走到更近的地方來了，但是甩石的機弦所投射的石頭都向他和他的鼓手齊發。因為在人靈城民看來，沒有甚麼比殆波羅斯的鼓聲更可怕了，而在殆波羅斯看來，沒有比以馬內利那操縱自如的甩石機弦更可怕了（亞九14）。因此殆波羅斯不得不又向後退卻，離開人靈城比前更遠。於是人靈城的「市長」公爵便吩咐人敲鐘，並叫「副傳道」先生要親口向「秘書長」公爵致謝；因為由於祂的話，將軍們和人靈城的長老們都堅強起來抵抗殆波羅斯了。

再次招降與拒絕

當殆波羅斯看見他的將士、高級公卿和顯貴盡都驚惶，盡都被人靈城的王子金製的甩石機弦所投射的彈石壓服，他便自言自語說：「我要想法子用諂媚的手段攫住他們，我要想法子用甜言蜜語使他們落在我的陷阱中。」

因此，過了一會以後，他又來到城前，沒有帶着鼓，也沒「墳墓」將軍與他同來。乃是滿口沾上了糖液，就像一個甜言蜜語、溫文爾雅的王子一般。他說他此來並不是為了報復城民所加於他的傷害；他此來的唯一目的，就是為謀求人靈城和城民的幸福、好處，和利益。因此，他呼喚城民出來，要他們來聽他講話以後，他就開口對他們說：

「我心所願的著名城民阿！我已經守候了多少夜，我又遊行了多少道路，以至疲乏不堪；然而我全不計較，我只願能否使你們得好處！（彼前五8；啟十二10）千萬不要想，千萬不要想我來是要和你們打仗，我此來只盼望你們心甘情願地並乖乖地出來歸順我。你們知道你們原是屬於我的（太四8-9；路四6-7）。你們也要記得，從前你們有我作你們的主多久，和我有你們為我的子民多久，你們就不缺乏地上一切的好東西，就是我——他們的主和王——所能為你們得着的，或我所能為你們發明的，使你們歡暢快樂。你們試想一下，你們屬於我之時，你們從未有過許多這樣艱難、黑暗、煩擾、和傷心的日子，就是你們自從背叛我以後所經受的；除非你們與我成為一體像從前一樣，你們也不會再有平安了。

但是，現在你們只要再歸依我，我就要擴大你們原日的憲章，把更多的特權賜給你們；這樣你就得着許可及自由，把從東至西一切有趣的事物都可以取來、佔有、享用，並當作是你們自己的。日、月存留多久，你們得罪我的任何無禮的行為，我都不會歸罪於你們。我那些親愛的朋友們，就是因為懼怕你們而躲藏在人靈城的洞窟巖穴中的，也不會再來傷害你們；不但如此，他們要作你們的僕人，他們並且要用他們的財物和所能到手的任何東西服事你們。我無須再多說了；你們認識他們，而且你們從認識他們之時起，極歡喜與他們作同伴。那末，現在我們為甚麼繼續這樣爭執下去呢？讓我們恢復我們以往的相識及友誼罷。

「請忍耐地聽你們的朋友說話；我這一次實在冒昧來對你們說這樣率直的話。這是因為我愛你們，並關心我在你們那裏之朋友們，才使我這樣做；所以不要再使我煩惱，也不要使你們自己繼續驚惶恐懼了。我已決心要得着你們，不論是用和平或戰爭的方法；你們也不要自信你們的將軍們的本領和武力，也不要以為你們的以馬內利不久就會來幫助你們，因為這樣的力量是不會使你們愉快的。

「我現在帶了一支又強大又勇敢的軍隊來攻擊你們，而且將領們全是地獄中，眾生王子們。而且我的將軍們都比鷹更快，比獅子更猛，並且比晚上的豺狼更急於攫取食物。巴珊王靈算得甚麼呢？迦特人歌利亞又算得甚麼呢？他們就是一百個也還不及我將軍中最小的一個呢！既然如此，人靈城民怎好起這樣的念頭，以為能逃脫我的手和我

的武力呢？」

殆波羅斯既這樣結束了他籠絡、諂媚、嚇詐、和誘騙著名的人靈城民的話，「市長」公爵便回答他說：

「黑暗之王和一切詭詐之主殆波羅斯阿！你所說的騙人、諂媚人的話，我們已經領教過，並且已經深深嚐過那毀滅之杯的苦味了。因此，我們若再聽從你的話，違背我們沙代大王的命令，與你親近，這樣我們的王子以馬內利豈不要棄絕我們，將我們永遠拋棄麼？而且我們若被祂拋棄，祂為你所預備的地方，豈是我們安息的地方麼？況且，你這個毫無真理只說謊言的傢伙阿！我們寧願死在你的手中，而不願落在你諂媚和欺騙人的詭計之中。」

當暴君殆波羅斯看見與「市長」公爵談判，得不着一點效果，便悻悻而去，決定要用他那由懷疑者所組成的大軍再來攻城。

準備攻城

於是他便召了他的鼓手來，鼓手就打鼓把他的軍隊都召集了來（他打鼓之時，人靈城民就戰慄），準備和人靈城民打仗：於是殆波羅斯就帶着全軍迫近人靈城，在城前擺陣。他叫「殘酷」將軍和「虐待」將軍對着覺門擺陣，並命他們坐在那裏作戰。他也派定「不安」將軍在必要時前來助陣。他派「硫磺」將軍和「墳墓」將軍對着鼻門擺陣，並叫他們好好監視人靈城的那一面。但是在目門那裏，他卻叫那面貌陰森的「無望」將軍對着它擺陣，他在那裏也豎立起他那一面恐怖的大旗。

為殆波羅斯趕車的「不知足」將軍，也奉命隨時把從敵方擄來的人員和武器監禁或安放起來。

人靈城的居民向以口門為交通暗道；因此他們把守得十分嚴緊；因為城民是從那裏將他們的呈文呈送給他們的王子以馬內利的。在這門頂上，將軍們也安設了甩石的機弦，攻擊仇敵；因為這門地勢極佳，適於安裝甩石的機弦，從那裏往外所發的彈石轟擊暴君殆波羅斯之軍隊的命中率極高。因此，為了這些以及其他的理由，殆波羅斯就想法子，若可能的話，用污物把口門填塞起來。

備戰及清剿

當殆波羅斯在人靈城外忙着準備攻城之時，城內的將士們也忙着備戰；他們安裝起甩石的機弦，豎起旌旗，吹起號音，盡量部署得使仇敵困惑，使城民有利，並命士兵一聽見戰號就準備出戰。「意志」公爵也負起監視內部叛變的責任，並盡他所能的，看見奸細出來，就捕捉他們，或把他們悶死在人靈城牆的坑、穴、孔、洞之中。

實在說來，他自從悔過以來，他表現得比城中任何人都更忠勇；因為他抓着「逸樂」及其兄弟「戲耍」，就是他的僕人「無害娛樂」的兩個兒子（因為直到那時，那個作父親的雖然被下在監裏，但這兩個兒子仍然住在他家裏），並親手把他們釘在十字架上。他所以把他們掛起來的緣故，乃是因為他們的父親被交給獄吏「真人」先生下監以後；他們就效法他們的父親惡作劇的行徑，玩弄並調戲他們的女兒，且有與她們過份親密之嫌，這事便傳到他

的耳中。他不願隨便就置任何人於死地，他不是突然制裁他們，乃是叫人監視並偵查這件事情真不真。

不久，他就得了實情，因為他的兩個僕人，就是「查出」和「盡告」，曾不止一次親眼看見他們無禮的樣子，就去告訴他們的主人。因此，當「意志」公爵有了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事是真的之時，他就捉住這兩個殆波羅斯青年（因為他們的父親生來就是殆波羅斯人，因此他們自然也是殆波羅斯人），並把他們帶到目門那裏，在殆波羅斯及其軍隊面前，豎起一個很高的十字架，把這兩個賊奴懸掛起來，與「無望」將軍及暴君殆波羅斯那一面恐怖的大旗對抗。

勇敢的「意志」公爵這一種基督徒的行動，使「無望」將軍大大羞愧，使殆波羅斯的軍隊大大沮喪，使人靈城中在逃的殆波羅斯人大大驚惶，並使王子以馬內利的將軍們勇氣和力量大增；因為他們從我主的這種行動，知道人靈城民決心作戰，而且知道城內的殆波羅斯人不能照殆波羅斯的心意而行了。這並不是勇敢的「意志」公爵忠於人靈城的唯一明證，也不是他忠於王子以馬內利的唯一明證，正如後來所表明的。

當「儉約」的兒女，就是住在「心思」先生家裏的一對兒女（因為「儉約」下監時，他也把兒女留在「心思」先生家裏，他們名叫「緊握」和「攫奪一切」；這對兒女是他和「心思」先生的私生女「堅持壞」夫人生的）。

當他們看見「意志」公爵怎樣對付那些與他同住的人之時，他們就設法逃走，免得也飲同一的苦杯。但是，

「心思」先生既然防備到了這一着，就捉住他們，並把他們關鎖在房中，直到天明（因為是晚上動手捉的）。「心思」先生也記得，依照人靈城的法律，凡是殆波羅斯人都應處死（至少從父系方面而論，他們是殆波羅斯人；而有人說，從母系方面說，他們也是殆波羅斯人呢）。因此，他抓住他們用鐵鏈鎖住，解到「意志」公爵懸掛他的兩個僕人的地方，把他們也掛在那裏。

「心思」先生這種行動，使城民也大大奮勇起來，並盡他們所能的去拘捕更多騷擾人靈城的殆波羅斯人來；但是，那時候其餘的殆波羅斯人潛匿得極嚴密，無法捉着他們；因此他們派人加緊監視他們，就回各人的地方去了。

我在前面已經告訴過讀者，殆波羅斯及其軍隊，看見「意志」公爵把兩個殆波羅斯青年懸掛起來，曾感到幾分羞愧及沮喪；但是他的沮喪立即變成對城民的暴怒及忿恨，要跟他們撕殺。城內的城民和將軍們，他們的希望和期望也提高了，相信最後勝利會屬於他們，因此，就比較不怕他們的仇敵了。他們的副傳道也對此事發表演說：他選了如下的經文作題目：「迦得必被敵軍追逼，他卻要追逼他們的腳根。」（創四十九19）他藉此指明：人靈城民雖然起先陷入非常的困境，但是最後勝利是一定屬於人靈城的。

鏖戰及傷亡光景

於是殆波羅斯命鼓手擊鼓，向人靈城進攻；而城內的將軍們也發號令迎擊敵人，但是他們沒有鼓：他們便吹起

銀號來迎擊他們。於是屬於殆波羅斯營的人都下到人靈城那裏要奪城，而堡壘中的將軍們，與口門上的石機弦，都猛烈地向他們還擊。在殆波羅斯營中聽不見甚麼，只聽見一片可怕的暴怒與褻瀆的聲音；但是在城中只聽見佳言美語、禱告唱詩的聲音。仇敵用可怕的咒罵和可怖的鼓聲進擊；而城內用甩石機弦和銀號所奏的音樂答覆他們。這樣鏖戰了幾天，只有些時候才稍為間歇一會，這時城民才能休息一下，將軍們就準備另一次的還擊。

以馬內利的將軍們都穿着銀的軍裝，士兵們都穿着擋護矢石彈丸劍戰的甲冑；殆波羅斯的士兵們都穿着鐵甲，以抵擋以馬內利的彈石。在城中有些人受了輕傷，有些人受了重傷。最糟糕是這時城中軍醫奇缺，因為以馬內利當時不在城裏。雖然如此，有一種樹葉可以使傷者不至於死；不過傷者的傷口會大大地腐爛，而且有些還發出難堪的惡臭（啟二十二2；詩三十八5）。受傷的城民如下：「理智」公爵頭部受了傷。另一位傷者是勇敢的「市長」公爵；他的眼部受了傷。又有一位傷者是「心思」先生；他的胃部附近受了傷，誠實的「副傳道」先生也受了傷，有一粒槍彈射中他的心臟旁邊；但都不是致命傷。

許多下級的官兵，不但受了傷，也有即刻被轟死的。

在殆波羅斯營中，受傷的和戰死的人數也相當可觀；例如，「狂暴」將軍，他受了傷，「殘酷」將軍，也受了傷。「刑罰」將軍被迫後撤，在離人靈城較遠的地方掘壕固守。殆波羅斯的大旗也被轟倒了，他的旗手「多傷」將軍被甩石打出了腦漿，這使他的王殆波羅斯感到異常悲傷

及羞愧。

許多懷疑者都當場被轟死了，然而生還的懷疑者仍能擾害、震撼人靈城。那一天人靈城大勝，城民和將軍們都勇氣百倍，並使殆波羅斯營中罩上一層黑雲，但同時也使他們越發瘋狂。於是人靈城民於次日都休息，並下令鳴鐘慶祝；號手也歡樂地吹號，將軍們也在城中到處歡呼。

「意志」公爵也不怠惰，他對城內的殆波羅斯人也做了一番清剿的工作。他不但使他們都恐懼驚惶，因為他最後偵查到了一位「都可」先生，這個人在前面已經提過了；讀者若記得的話，殆波羅斯人從「雷子」將軍隊伍中擄了三人，把他們帶到殆波羅斯那裏，並勸他們投降，與沙代軍隊作戰的就是他。「意志」公爵也捉住一個著名的殆波羅斯人，他名叫「飛毛腿」：這個「飛毛腿」是人靈城中流氓黨裏的偵探，常把人靈城的消息帶到殆波羅斯營裏去，並把殆波羅斯營中的消息帶給潛伏在人靈城中的殆波羅斯人。這二人我主都牢牢靠靠的把他們解到獄吏「真人」先生那裏，並吩咐人用鐵鏈把他們鎖住；因為他打算在最有利於人靈城，而又最不利於敵營之時，把他們解去釘十字架。

「市長」公爵也是如此，雖然他因為最近所受的傷，不能像從前那樣活動，但是他下令一切人靈城原日居民都要徹醒，守住自己的崗位，一有機會之時，就要表現自己是大丈夫。

傳道「良心」先生，也盡他所能的將一切好的文件內容銘刻在城民的心中。

夜襲敵營

過了一些時候，將軍們和人靈城的勇士們都商定，要出去襲擊殆波羅斯的營盤，而且以為這種突擊行動必須在晚上進行。這是人靈城民的愚昧（因為晚上作戰總是有利於仇敵，而最不利於城民的），但是他們要這樣行，因為他們現在正是勇氣百倍；他們上次所得着的勝利仍深深地留在他們的記憶裏。

因此，到了所定的那一夜，王子以馬內利的勇將們便拈鬮，看誰在這次從未嘗試過的險惡的征戰中作先鋒，去襲擊殆波羅斯和他的軍隊；拈鬮的結果，是「篤信」將軍、「經驗」將軍、和「美望」將軍作這次冒險行動的先鋒。（這位「經驗」將軍，是王子以馬內利住在人靈城之時所冊封的）。因為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那一天他們就出去襲擊那些圍困他們的敵軍；他們恰好碰到敵人的主力。殆波羅斯和他的部下，既然特別善於夜間工作，便立即發出緊急警報，並即刻準備好夜戰，好像他們已經預先通知他們要來夜襲一樣。因此他們立即受到猛烈的抵抗，而且各方面都受到厲害的反擊；地獄的鼓也瘋狂地敲打起來，而王子軍兵這一邊的號也響亮地奏起來。於是雙方都勇猛鏖戰：「貪得無厭」將軍則看守着車輛，並等候時機，掠奪戰利品。

王子以馬內利的將軍們都勇猛地作戰，實在過於人們對於他們所期望的；他們傷了許多敵人；他們使殆波羅斯全軍後撤。但是，我說不出是甚麼緣故，當勇敢的「篤信」將軍、「美望」將軍、和「經驗」將軍進擊、斬殺，

並窮追殿後之敵軍時，「篤信」將軍竟不慎被絆倒了。他受了傷，爬不起來，直到「經驗」將軍到來，纔扶他起來。這時，他的隊伍便陷於混亂狀態之中。「篤信」將軍也全身疼痛，他忍受不住，只好大聲叫喊。這時候，另外兩位將軍也暈過去了，他們以為「篤信」將軍受了致命傷；他們的隊伍也更加混亂，都無心作戰了。殆波羅斯既然一直都非常留意，雖然他這時已經吃了敗仗，但是他察覺到追兵已經停止追擊了，他就認定敵將一定不是受傷就是戰死了，因此他起先就停止退卻，然後就調轉車隊，以地獄所能加於他的極大忿怒反擊以馬內利的軍隊。他直取三大將，就是「篤信」將軍、「美望」將軍、和「經驗」將軍，重重擊傷他們。他們雖然是人靈城最饒勇善戰的將軍，但由於他們所受的傷，也因為流了許多血，在極度沮喪、極度混亂之中，幾乎不能平安再回到堡壘之中。

當王子以馬內利的軍隊的主力看見這三位將軍被擊敗，他們為安全計，便當機立斷，即刻後撤，從暗道退回到城裏；這一次的突擊行動便至此結束。

勇敢的言辭及行動

但是殆波羅斯對於這一次夜戰卻非常得意，他自己保證，幾天之內就可以輕易地將人靈城完全奪過來。因此，次日他就明目張膽地上到城牆邊，要城民開城，並要他們立刻服在他的管治之下。在城內的殆波羅斯人也開始有點活動起來，這事我們在後面將要補述。

但是勇敢的「市長」公爵回答他說，他若要奪取人靈

城就得用武力；因為只要他們的王子以馬內利還活着（雖然祂現在不照他們所盼望的與他們同在），他們絕不同意將人靈城交給別人。

這時「意志」公爵便站起來說：「殆波羅斯！你這個地獄之主、眾善的仇敵，我們這些不幸的人靈城居民，對於你的統管，以及順從你以後所招致的必然後果，太過熟悉了。雖然我們從前因為沒有知識，讓你佔據我們的城（如同雀鳥看不見網羅，落在捕鳥之人的手中），但是自此以後，我們已經從黑暗歸向光明，我們也已經從撒但權下歸向神。我們雖然因你的狡猾、和城中之殆波羅斯人的狡猾，曾蒙受極重的損失，你們而且把我們陷於更大的困惑之中，然而要我們投降，要我們放下武器，並服從像你這樣可怕的暴君，我們絕對不做；我們寧死不屈。而且，我們滿有盼望，到了時候救兵就要從天庭下來搭救我們，所以我們仍要繼續與你作戰。」

「意志」公爵這樣勇敢的言辭，以及「市長」公爵同樣無畏的語調，雖然使殆波羅斯更加忿恨更加瘋狂，卻挫其勇氣不小。這些話也幫助了城民及將軍們；是的，這些話對於勇敢的「篤信」將軍的傷口就如同一貼膏藥一樣；因為你要知道，現在這一篇無畏的言論（就是在人靈城的將士潰敗下來，而仇敵乘勝，奮勇百倍，逼近城下，強要入城之時）是極合時的，也是極有益的。

「意志」公爵也監視城裏的人；因為當將士們在戰場之時，他在城中也全副武裝，無論在何處找到一個殆波羅斯人，仇敵就不得不感受到他鐵腕的力量，以及他那一把

透心劍的厲害。所以許多殆波羅斯人都被他刺傷，就如「妄讖」公爵、「活潑」公爵、「好管閒事」公爵、和「怨言」公爵；他也把幾個比較低級的頭目弄成殘廢；不過這時還不能將他當場斬殺的人之名單給讀者列舉出來。

「意志」公爵這時所以這樣做的緣故，是因為將軍們都到戰場上與仇敵拼命去了。這對「意志」公爵的工作是有利的，因為城內的殆波羅斯人都在這樣想：「現在是我們在城裏騷動、擾亂的時候了。」所以他們就立即集結起來，大舉出動，好像現在在城裏不應當有別的，只應當有旋風和暴風雨似的。因此，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意志」公爵就趁此機會，與他的部下衝入這些人中間，勇氣百倍的見敵就殺。這樣一來，殆波羅斯人便迅速散開，逃回洞中，「意志」公爵也回自己的地方去。

「意志」公爵這次勇敢的行動，可以說有幾分報復了殆波羅斯所加於將軍們的損害，而且也讓仇敵知道，人靈城民是不能因為一、二次失利便失守的。因此，暴君殆波羅斯的氣焰才稍減些，不敢隨便誇口了——我的意思是說，若殆波羅斯人使城民陷於混亂，像他所加於將軍們的情形一樣，他的氣焰就更加不得了啦。

人靈城再陷惡者手中

殆波羅斯仍然決心要與城民再來一次較量；他心裏想：「既然我打敗他們一次，我就可以打敗他們二次。」因此他命令他的部屬在夜晚時分就要準備好，向人靈城再作一次攻擊。他下令他的全部兵力特別要對着覺門擺陣，

設法從這門破城。他頒給他的軍官與士兵的口號是「地獄之火」；他說：「我們用部分的兵力，或全部的兵力攻門，若照我所期望的，我們能破城而入，那些破城的軍兵切不可忘了這個口號。要叫人在人靈城中不聽見別的，只聽見『地獄之火！地獄之火！地獄之火』這樣的聲音。」鼓手也要不停地擊鼓，眾旗手也要拿起他們手中的旗幟；士兵們也要大大奮勇起來，各盡各職猛力攻城。

因此到了晚上，暴君殆波羅斯所吩咐的一切都準備好了，他就突然下令進攻覺門，他在那裏攻打了一陣以後，他便將城門攻開了。因為實情是這樣：那城門最脆弱，因此也最容易攻破。當殆波羅斯的攻擊得手以後，他就叫兩位將軍（即「虐待」將軍和「不安」將軍）留守在那裏；於是他就繼續揮軍前進，但是王子以馬內利的將軍們下來抵抗他，使他比他所願意的更難推進。實際的經過是這樣，他們都盡力抵抗；但是他們之中三位最勇敢善戰的將軍們既然受了傷，他們因傷便不能照他們所想的助城民一臂（而其餘的又忙着跟懷疑者、與隨同殆波羅斯到人靈城來的將軍們撕殺），不能抵擋敵軍，也不能把他們趕出城外。因此王子以馬內利的將士都退入堡壘，在人靈城的要塞中固守。他們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安全，一方面是為了城民的安全，一方面——而且是最主要的一方面——也是要把這個控制全城的樞紐保留給以馬內利，因為人靈城的堡壘就是這樣的地方。

敵人大肆蹂躪

所以將軍們既都逃入堡壘中，仇敵未遭遇厲害的抵抗就佔領了城中其餘的地方。他們滲透每一個角落，而且照着暴君殆波羅斯的命令，一面前進，一面呼喊說：「地獄之火！地獄之火！地獄之火！」因此一時之間，全城聽不見別的，只聽見「地獄之火！」的可怕喧聲和殆波羅斯戰鼓隆隆的響聲。人靈城上空現在籠罩着黑雲，看來，人靈城似乎只有毀滅一途了。殆波羅斯也和他的軍隊駐扎在城民的房舍中。不但如此，副傳道家裏現在都擠滿了這些粗鄙的懷疑者，「市長」公爵家裏如此，「意志」公爵家裏也是如此。是的，無論是房角、茅屋、馬房、或豬圈中，現在豈不都擠滿了這些蝨賊旗？他們把城民從他們的房子裏逐出去，躺在他們的床上，佔用他們的桌子。

唉！可憐的城民呀！你們現在感受到罪的後果了，你們現在感受到「肉體安全」先生諂媚的話中包含着何等可怕的毒素了！他們無論抓到甚麼，都毫不留情地加以破壞。是的，他們在城中幾處地方放火焚燒。許多孩童也被他們摔碎；是的，那些還未生下的胎兒，他們在母腹中將他們殺死。因為你是無須設想會有別種情形的。因為你試想想，在這些粗鄙的懷疑者的手中，還有甚麼良心、甚麼憐憫、甚麼慈悲或同情的表現呢？在人靈城中許多婦女，年輕的和年老的，都被他們姦污，像野獸一樣待她們，以致她們暈倒、小產，許多人並因此死亡，她們的屍首在街頭巷尾到處可見。

人靈城現在不像別的，似乎只像群龍的巢穴、地獄的

標記、以及漆黑一片的所在。現在人靈城幾乎成了荒野；其上沒有別的，似乎只有荊蓐麻、野薔薇、荊棘、雜草、和發惡臭的東西遍滿其間。我在前面已經告訴過讀者，這些殆波羅斯下的懷疑者怎樣霸佔了城民的床榻，現在我還要補充一些，他們打傷他們、摔碎他們；是的，許多人幾乎腦漿都被他們打了出來。我已經說了，雖然不是全數如此，但大多數都是如此。他們打傷了「良心」先生，以致他的傷口腐爛生膿，使他日夜不得安寧，如同躺臥在刑架上一樣；若不是沙代還統管着一切，他們早就把他立即殺死了。「市長」公爵先生，也受盡他們的虐待，他們幾乎把他的眼睛都挖了出來。「意志」公爵若沒有逃到堡壘中的話，他們打算把他劈成碎片；因為他們曾搜捕他，是因為他成了城民中抵抗殆波羅斯及其軍隊最頑強的戰士。他的確表現了大丈夫的氣概，讀者在後面將要聽到他更多的功績。

現在一個人在城中走了幾天，仍難得看見城中有一個像有宗教信仰的人。唉！人靈城現在真是落在可怕的景況中！現在城中每個角落都擠滿粗鄙的懷疑者；有全身穿紅的，有全身穿黑的，都成群地在城中走來走去；所有房屋中全是一片可憎的喧聲、虛浮的歌聲、騙人的說書聲、以及咒罵沙代和祂的兒子的聲音。現在那些潛伏在人靈城牆洞孔穴之中的殆波羅斯人，也全都出來了；是的，他們都公然與人靈城裏的懷疑者同行。他們現在更加有膽量在街上走動，或在屋裏出現，他們比現在遭難的任何忠誠的城民都更加招搖。

退守一隅繼續作戰

但是，殆波羅斯與他那些粗鄙的部屬在人靈城中並沒有平安；因為他們並不如以馬內利的將士那樣受到城民的接待，相反地，城民卻盡所能的威嚇他們；他們除非用搶掠的手段，否則他們便得不着城民的必需品，那些藏匿不起來的東西，他們也不肯好好的讓他們用。這些可憐的人，他們寧願得回他們的房屋，而不願與那些人在一起。然而，他們現在成了他們的俘擄，他們也被迫不得不暫時作他們的俘擄（羅第七章）。但是，正如我剛才說的，他們盡所能的拒絕他們，並盡量對他們表示憎惡。

將軍們從堡壘中也繼續使用他們的甩石機弦，擾亂並打擊仇敵的軍心。誠然，殆波羅斯曾多次試圍衝開堡壘的大門，但是「敬畏神」先生鎮守在那裏：他便無計可施，「敬畏神」先生有膽識，又具備鎮守之才，只要他還活着，殆波羅斯雖然十分想破門而入，也無計可施；因此，殆波羅斯攻打堡壘的一切企圖都毫無結果。有時我曾這樣想，若叫這人管理人靈城就好了。

大約有兩年半的時間，人靈城的情形就是這樣：城本身便成了戰傷，城民都被驅入洞穴之中，人靈城的榮耀已經沒有了。既然如此，居民還有甚麼盼望，人靈城民那裏有甚麼平安，那裏還有甚麼太陽出現照耀他們呢？仇敵若在城外平原上圍這樣久的話，就足夠餓斃他們了！但是現在仇敵住在城內，人靈城成了他們的帳棚、他們進攻城中堡壘的保壘及炮台；城本身就與城本身作對，而且城本身也作了仇敵勢力與生命的保障。他們可以利用炮台，和城

中的碉堡保護自己，直到他們攻陷、掠奪、並摧毀城中的堡壘為止——這委實太可怕了！但這卻是人靈城現在的景況。

再次上呈以馬內利

人靈城在這樣可悲可歎的景況中經過了這一段時間，而這期間他們所呈給他們的王子的呈文又都如石沉大海，於是人靈城的居民，即人靈城的長老們及首長們，便聚集在一起，他們花了一些時間哀弔自己的不幸及所臨到他們的審判以後，他們便同意草擬另一張呈文，呈給以馬內利，求祂來搭救他們。但是「敬畏神」先生站起來回答說：據他所知，除非是秘書公爵在呈文上簽署，否則他的主和王從未，也永遠不會接納這些事情的呈文；他說：「這就是你們的呈文這樣久都如石沉大海毫無功效的原因。」於是他們便說，他們現在要草擬一張呈文，並且請「秘書」公爵在呈文上簽署；但是「敬畏神」先生又回答說，他也知道，「秘書」公爵必不願在任何不是祂草擬的呈文上簽署。他說：「況且，在全世界人的筆跡中，王子也能認出『秘書』公爵的筆跡來；因此任何假冒的筆跡也瞞不了祂。因此，我的意見是，你們要到祂那裏去，懇求祂幫助你們。」（現在祂仍然住在堡壘裏面，所有將士都全副武裝駐守在那裏。）

於是他們都滿心感謝「敬畏神」先生，接納他的忠告，並照着他所吩咐的去行。於是他們便來到我主那裏，並將來意說明；即是為了人靈城在這樣不幸的景況中，特

來請祂為城民草擬一張呈文給大能的沙代之兒子以馬內利，並請祂轉呈給祂的父，也即是他們的王。

於是「秘書」公爵便對他們說：「你們要我為你們草擬怎樣的呈文呢？」但是他們說：「我們的主最認識人靈城民的處境及景況；並知道我們如何背道、墮落，遠離了王子；你也知道誰上來攻打我們，而人靈城現在又如何竟成了戰場。而且，我的主也知道我們的男人、女人、及孩童，在他們手中遭受了何等野蠻的虐待，而那些在我們城中生長的殆波羅斯人如今又如何比城民更有膽量在街上行走。所以請我們的主照着神所給你的智慧，為你這些不幸的僕人草擬一張呈文給我們的王子以馬內利。」「秘書」公爵說：「好罷！我會為你們草擬一張呈文，我也會在前面簽字。」他們便說：「但我們何時可以來向我們的主討取這張呈文呢？」祂回答說：「在草擬呈文之時你們必須在場；是的，你們必須將你們的心願放在呈文裏面。字是由我的手和筆來寫，但是墨水和紙必須是你們的；不然的話，那怎能說是你們的呈文呢？而且我也無須為自己上呈文，因為我沒有犯罪。」

祂另外又述說了如下的話：「除非所有人都全心全意關注他們所呈請的事，因為在呈文中這一點是必須插入的，否則那呈文便不能奉我的名呈給王子，再由祂轉呈給祂的父。」

於是他們都滿心同意「秘書」公爵的意見，因此祂便立即為他們草擬了一張呈文；但是現在下一個問題是：誰應該把呈文送去呢？「秘書」公爵主張「篤信」將軍應當

擔負這種任務；因為他是一位措辭得體的人。因此他們就去請他來，並把這件事情解釋給他聽；將軍就說：「好的，我極高興接受這個任務；我雖然還腳跛，我卻願意趕緊盡我所能的去為你們辦這件事。」

呈文內容的大意是這樣：

「我們的主！至高的王子以馬內利！獨有權能，長久忍耐的王子阿！祢的嘴唇滿有恩慈，雖然我們背叛了祢，但祢仍有憐憫和赦免。我們現在雖然不配再稱為祢的人靈城民，也不宜分享公眾的利益，現在卻來請祢，並請祢代求祢的父，除去我們的過犯。我們承認，祢大可以因為我們的過犯將我們拋棄；但是切求祢因祢名的緣故不要這樣行；惟願主藉此機會，在我們不幸的景況中顯出祢對我們的慈悲與憐憫來。主阿！我們現在四面受敵；我們背道的事也責備我們；我們城中的殆波羅斯人恐嚇我們；無底坑之使者的軍隊也苦待我們。祢的恩典能使我們得救，我們除了到祢面前求救以外，我們就不知道向那裏求救了。

「仁慈的王子阿！況且我們已經使將軍們都變為虛弱不堪，他們又喪氣又生病，他們之中，近來又有幾位在戰場上被暴君殆波羅斯的軍兵擊傷。是的，甚至我們從前極端信賴的勇將，現在都身負重傷。而且主阿！我們的仇敵卻十分活躍，他們也非常強壯；他們驕傲自誇，並恐嚇我們，要把我們當作掠物分了。主阿！他們也用了幾萬名懷疑者來攻我們，我們真不知道怎樣去對付這些人；他們都是面目猙獰、殘酷不仁的族類，他們侮蔑我們，也侮蔑

祢。

「我們的智慧沒有了，我們的力量也失去了，因為祢離開了我們；我們除了罪惡、慚愧、及因罪而臉上蒙羞以外，就沒有甚麼可稱為是我們的了。主阿！可憐我們、可憐我們、可憐祢這些不幸的人靈城民，並救我們脫離仇敵的手罷。阿們！」

命令加意苦待城民

如前面所述，這張呈文是「秘書」公爵所草擬的，而且是由又勇敢又剛強的「篤信」將軍送到天庭去的。他帶着呈文從口門出去（因為就如我在前面說過的，口門是人靈城的暗道），往以馬內利那裏去。這件事怎樣會讓殆波羅情知道，我不知道；但是這件事卻的確傳到殆波羅斯的耳中。因為殆波羅斯很快便知道了這事，他就為這事歸罪於城民，說：「你們這些叛逆、頑固的人靈城民呀！我一定要使你們放棄上呈文的事，你們仍然上書請願麼？我一定要使你們放棄這件事。」是的，殆波羅斯也知道誰把呈文送到王子以馬內利那裏去，這使他又懼又惱。

因此他下令鼓手要再打鼓，這是人靈城民最不喜歡聽見的聲音；但是當殆波羅斯要擊鼓時，人靈城民也只好忍受這騷擾。當鼓敲打過後，殆波羅斯人便紛紛齊集起來。

此時殆波羅斯便說：「你們這些剛毅的殆波羅斯人呀！你們要知道，在這叛逆的人靈城中，城民正圖謀反對我們；因為正如你們親眼看見的，這城雖然被我們佔有了，然而這些可憐的城民竟厚顏地敢打發人到天庭去向以

馬內利救援。我現在叫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們知道仍然要怎樣對付這些卑劣的城民。因此，我忠誠的殆波羅斯人阿！我現在下令要你們更加苦害這些城民，你們要用詭計擾亂他們、強姦他們的婦女、姦污他們的處女、殺死他們的兒女、打碎他們的老者的腦袋、焚燒他們的城，並去作你們所能作的其他惡事；要讓這一切作為人靈城民從我所得着的報答，因為他們拼命背叛我。」

你看，這只是命令；但在命令與執行之間還出現了一些事情，因為到此為止，這不過是一陣暴怒而已。

憑信心堅守堡壘

而且，當殆波羅斯暴吼完了以後，隨着便上到堡壘門口，並以死亡的痛苦為要脅，吩咐人給他開門，讓他和他的軍隊進去。「敬畏神」先生就回答他說（因為他是負責看守那門的），堡壘的門是不能給他開，也不能給他的軍隊開的；他又說，人靈城民受苦片時以後，他們就必得以完全，得以強健，並得以安定。

於是殆波羅斯說：「那末，你們把那上呈反對我，特別是那個給你們的王子送呈文的『篤信』將軍交給我；你們把那個賤奴交在我手中，我就會離城而去。」

這時有一個殆波羅斯人名叫「愚弄」先生站出來說：「我主向你們所作的建議是十分公平的；因為一個人死，總好過你們全城的人都滅亡。」

但是「敬畏神」先生用如下的話回答他說：「人靈城民放棄他們的信仰去附從殆波羅斯的話，他們進地獄的時

間就不會久了。喪失了『篤信』將軍！就等於喪失了全城；因為若這一個這樣下場的話，其餘的也必然會遭遇同一的命運。」「愚弄」先生聽了這些話，只好啞口無言。

這時「市長」公爵也回答說：「你這吞滅人的暴君阿！你要知道，你的話我們一句也不聽；我們人靈城中若還有一將、一兵、一甩石機弦，一塊彈石，我們都決心抵抗你到底。」

但是殆波羅斯回答說：「你們是希望援助和救兵麼？你們是等候援助和救兵麼？你們想尋找援助和救兵嗎？你們已經派遣使者到以馬內利那裏去，但是你們的罪惡沾在你們的衣服上沾得太緊了；使無罪的禱告無法從你們的口中出來。你們以為這種做法能奏效能順利麼？你們的盼望一定會落空，你們的企圖必定會失敗；因為不但是我，連你們的以馬內利也反對你們；不但如此，打發我來征服你們的就是祂。既然如此，你們還盼望甚麼呢？或者你們能用甚麼方法逃脫呢？」

於是「市長」公爵便說：「我們的確曾犯了罪；但是這與你毫無幫助，因為我們的以馬內利曾十分肯定地說過，『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我們的仇敵阿！祂也告訴過我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所以我們不絕望，我們仍然期待救恩，我們仍然等候救恩，我們仍然盼望救恩。」

從天庭中帶回喜訊

這時候「篤信」將軍已從天庭以馬內利那裏回到人靈

城的堡壘中，他帶回來一小包東西。「市長」公爵聽見「篤信」將軍回來了，就從暴君殆波羅斯又吼又嚷的聲中退了出來，任他在城牆邊，或對着堡壘的大門尖叫。於是「市長」公爵便上到「篤信」將軍的住處，問候他並問他的健康，以及在天庭中最好的消息是甚麼。然而，當他向「篤信」將軍問及這些之時，他的眼中都滿了淚水。「篤信」將軍就說：「是的，放心！因為到了時候，一切就會好了。」說了這話，他先就取出那個小包，並將小包放在旁邊；但是在「市長」公爵以及其餘的將軍們看來，那一定是好消息的記號。這時候，他就打發人請城中的將軍們和長老們來，無論是在堡壘中的住所內和當值守衛的，都叫他們知道「篤信」將軍已經從天庭回來了，而且有一般的事情及特別的事情要傳給他們。

於是他們都上到他這裏來，問他的安，並問他一路的光景，以及從天庭中帶來了甚麼最好的消息；他就用以前回答「市長」公爵的話答覆他們，說，到了後來一切都會轉好了。當「篤信」將軍和他們寒暄過以後，他便解開他那個小包，從其中取出幾封信，以便交給他所召了來的那些人。

第一封是寫給「市長」公爵的，信上說：王子以馬內利深深認為「市長」公爵有極好的表現，在他的職務上，以及所交託他辦的人靈城及城民的大事上，都顯得十分忠誠可靠。祂也要他知道，他為祂反對殆波羅斯所表現的勇敢及忠心，祂是十分賞識的。祂也在信末表明，他不久就要得着他的獎賞。

從小包中取出來的第二封信，是寫給尊貴的「意志」公爵的，信上說：祂的王子以馬內利充分了解到：他為了他的主之榮譽，就是在祂不在，以及祂的名被殆波羅斯輕蔑時，他表現得何等剛強勇敢。信上也指出，他忠於人靈城，嚴密監視及嚴厲對付潛伏在城中的殆波羅斯人，這種表現也是祂十分賞識的。祂又指出，他怎樣親手處決那些叛黨的頭目，使叛黨大大喪氣，並作了全人靈城民的好榜樣，這些行動祂都十分清楚；不久以後，他就會得着祂的獎賞了。

取出來的第三封，是寫給「副傳道」先生的，信上說：他的王子以馬內利認為他表現得很好，曉得他這樣忠誠地執行他的職務，並將他的主交辦的事都辦好了，又曾依照人靈城的法律勸勉城民、譴責城民、並預先警告城民。祂又指出，人靈城民反叛之時，他叫城民禁食、披麻、蒙灰，他這樣做得很好；而且，他也請了「雷子」將軍來幫助做這樣重大的一種工作。不久，他也要得着他的獎賞了。

取出來的第四封信是寫給「敬畏神」先生的，祂的主在上面這樣說：祂的主曾注意到；他是城民中最先查出「肉體安全」先生是奸細的人，他看出這個奸人用其狡猾及巧計要為殆波羅斯敗壞蒙福之城民的善行。而且，他的主也要他曉得，祂仍然記得他為城民的情形悲傷及所流的眼淚。在同一封信中也指出。祂的主注意到他查出這個「肉體安全」先生是奸細的事，就是在「肉體安全」先生自己家中，設筵歡宴賓客，得意忘形中設法完成其禍害城

民的惡行之時。以馬內利也注意到，這一位可敬的「敬畏神」先生，剛毅地站在堡壘大門那裏，抵擋暴君殆波羅斯一切的恐嚇及襲擊；他並設法使城民知道怎樣向他們的王子呼籲，好叫王子能接納他們的請求，並使他們能得着平安的回音；所以他不久就會得着他的獎賞。

取出了這些信以後，最後又取出一封是寫給全人靈城民的，從這封信他們才知道——他們的主曾詳閱他們屢次呈給祂的呈文；而到後來他們就會見到他們這樣做的更多的果效了。他們的王子在這封信中也告訴他們，祂所認為滿意的是：雖然殆波羅斯曾這樣擾害他們，但他們的心意現在終於穩固在祂和祂的意向上；不論殆波羅斯說的是諂媚的話，或是嚴峻的話，都不能使他們屈服，而去滿足他殘酷的陰謀。在這封信的末了也提到——祂殿下已將人靈城交在秘書公爵手中，並置於「篤信」將軍的照管之下，並說：「你們要留意服從他們的管理；而到了合適的時候，你們就必得着你們的獎賞。」

「篤信」被立統管全城

勇敢的「篤信」將軍將這些信都交給了收信人以後，於是他就退到「秘書」公爵的住所裏去了。並在那裏與他傾談了許多時候；因為他們彼此一向都非常親密，而且確實比一切的城民更清楚知道以後的事情如何。「秘書」公爵也非常愛「篤信」將軍；是的，許多時候我主桌上的美味都送給他吃；而其餘的城民都蒙在疑難黑雲中之時，他仍能得着嘉許之面光的照耀；因此，他們交談了一些時間

以後，「篤信」將軍就告辭，回房休息去了。

但是過了不久，「秘書」公爵又叫人去請他來；他就來了，他們彼此互相用常禮問安。然後「篤信」將軍就對秘書公爵說：「我主對祂的僕人有甚麼吩咐呢？」於是「秘書」公爵就拉着他，將他帶到一邊，並作了兩次表示祂的歡心的記號以後，就說：「我已經立你作主的副帥，統管人靈城中的一切軍隊；因此從今日起，人靈城中所有的人都要聽從你的命令；而你也作帶領人靈城民出入的人。所以你要按照你的地位，設法為你的王子，並為人靈城民，與殆波羅斯的軍隊作戰；而其餘的將軍們都要聽從你的命令。」

現在城民都開始覺察到「篤信」將軍與天庭以及與人靈城中之「秘書」公爵所有的交情；因為在以前所打發去的人，沒有人能這樣快就回來，而且也沒有人能像他從以馬內利那裏將這樣美好的消息帶回來。因此，他們為自己在逆境中不多用他的事悲傷了一陣以後，就打發他們的副傳道到秘書公爵那裏去，表示他們及他們一切所有，都願意服在「篤信」將軍的統轄、照顧、看守、和管理之下。

於是他們的傳道就遵命前去，並且從他的主的口中得了這個回答，說「篤信」將軍是應該在王的全軍中掌握大權，抵擋王的仇敵，並且也是為了人靈城民的幸福。他於是俯伏在地，深深感謝祂殿下，然後便回去將這消息告訴城民。不過，這一切都是極秘密中進行的，因為仇敵在城中還擁有極大的兵力；現在且讓我們言歸正傳罷！

商議攻進堡壘之法

殆波羅斯見自己竟遭遇到「市長」公爵這樣勇敢的反抗，並覺察到「敬畏神」先生的剛強，心裏非常惱怒，便即刻召集作戰會議，好向人靈城民報仇。於是地獄的一切王子們都來赴會，由老「不信」首領，和他的軍隊的一切將軍也與他同來。於是他們便開會，商議怎樣行事。那一天的會議所討論的主題是他們怎樣可以佔領堡壘，因為堡壘為他們的仇敵佔據有多久，他們就不能算是人靈城的主人。

亞波倫主持會議

會中一個就這樣建議，另一個又那樣建議；但是，當他們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時，會議的主席亞波倫就站起來，說：「我的弟兄們！我有兩件事向你們提出來。第一件是這樣；讓我們離開人靈城再退到平原上去，因為我們在這裏對我們並沒有好處，因為堡壘仍在我們的仇敵手中；並且，有許多勇敢的將軍們在其中駐守，並這個剛強的傢伙『敬畏神』作守門者有多久，我們就無法加以佔領。當我們撤退到平原上去之時，他們自然會喜歡稍為鬆弛下來，這樣他們可能會自動地開始疏忽，這給他們的打擊，甚至會比我們自己給他們的打擊更大。但若這個計劃失敗了，我們從城中退出來，也可能會使將軍們出來追趕我們；而你們都記得，上次我們在戰場上和他們打仗，他們所付上的代價是甚麼。況且，我們只要誘使他們出到戰場上來，我們就可以在城後面設下埋伏，等到他們都出到

外面來之時，伏兵就可以即刻入城佔據堡壘。」

別西卜繼之獻策

但是別西卜站起來回答說：「要誘使他們都離開堡壘，那是不可能的；你們準知道，有些人仍會堅守在堡壘中；因此這樣去嘗試是沒有用的，除非我們有把握他們全體都會出來。」因此他認定；所要做的事必須用別的方法去做。其實，他們中最明智之士所能發明的最好之方法，就是亞波倫在前面所建議的方法，即是使城民再去犯罪；他說：「因為不是我們在城裏，或在戰場上與他們作戰，或殺死他們的將士能使我們成為人靈城的主人；因為不論多久，只要城中有一個人舉起手指來反對我們，以馬內利就會袒護他們，我們知道我們是必敗無疑的。因此，在我看來，能發明一種方法使他們犯罪，就再沒有更好的方法，把他們陷入我們的捆綁之中了（彼後二18-21）。我們就是將我們的懷疑者全數留在家裏，我們也只能作成現在所作的，除非我們能使他們作了堡壘主人和統治者，才能發揮更大的功效；因為懷疑者在堡壘外面，就好像被駁倒的反對意見一樣，起不了作用。是的，只要我們能使他們進入堡壘之中，並使他們能佔領堡壘，勝利就是我們的了。所以現在讓我們退到平原上去罷；不要期望城中的將軍們會出來追擊我們，但是我仍然這樣主張，讓我們這樣行罷。而且，在我們還沒有這樣行以先，讓我們授計於人靈城中我們忠實的同道，叫他們想法子將民出賣給我們；因為他們必須要下手去作，否則這件事就永遠作不成

了。」別西卜說了這些話（因為我想這是他所貢獻的計策），全體都迫得要接受他的意見，這就是說，進入堡壘的方法就要使城民犯罪。於是他們就下手研究，發明甚麼方法可以去作成功這件事。

路西弗總括策略

於是路西弗站起來說：「別西卜的策略是恰當的。據我的意見，要成功這件事的方法是這樣：讓我們的軍隊從人靈城撤走；讓我們這樣行，讓我們不要用招降、或威脅、或戰鼓的喧聲、或任何其他驚醒的方法去驚嚇他們。只讓我們遠遠地躺在野外，並裝作我們根本不注意他們；因為我看見，驚駭只使他們儆醒，並且使他們更加看守住他們的武器。在我的頭腦中，我也還有另一種策略：你們知道人靈城是一座商業城市，城民喜歡經商；所以可否我們找一些同道假裝是從遠方來的人，把我們的一些貨物帶到人靈城的市場上去賣？至於貨物要用甚麼價錢賣給他們，即使半價出賣，又有甚麼關係呢？至於那些到他們市場上去做生意的人，一定要機智而又是忠於我們的，我擔保這種策略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在我的心目中我已經想到兩位，我以為他們必能十分勝任這工作，他們就是『貪小失大』先生，和『得百畝失州郡』先生；這個名字很長的人，其才幹並不亞於另一人。你們若叫『世界甜』先生和『禮物好』先生，與他們同去也很好；他們都是殷勤而又機巧的人，又是我們的忠實友人和助手。讓這些人及其餘的人去為我們從事這種工作，使城民忙於做生意，並使

他們豐足裕富，這是傾敗他們的方法。你們不記得我們就是這樣勝過了老底嘉嗎？而現在我們在這網羅中裝了多少呢？（啟三17）當他們開始富足之時，他們就會忘記他們的不幸；我們若不驚嚇他們，他們就會沉睡不醒；這樣他們就會忽略看守城池，忽略看守堡壘，也會忽略看守城門。

「是的，我們用這種方法，也許能用富足煩累城民，使他們都不得不將他們的堡壘變為貨倉，而不作為敵擋我們的強固要塞與駐守重兵的地方了。因此，我們若將我的貨物及商品運到那裏去，我可以料想那堡壘過半就屬於我們的了。況且，我們若照這計劃去行，使堡壘中都塞滿了這種貨物，那時我們若突然襲擊他們；那些將軍們就很難在那裏避難了。『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又說：『人心被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了。』那時一切的禍害就不知不覺地臨到他們；你們難道不知道這個比喻麼？（路八14，二十34-36）

他又說：而且，諸位我主哪！你們一定知道得十分清楚，讓一個民族充滿了我們的東西，而又不讓我們一些殆波羅斯人去作他們家中和工作的僕役，那是不容易的事。那裏有一個心中充滿了這個世界的人靈城民，家裏沒有像『浪費』先生、或『揮霍』先生、或我們另一群殆波羅斯人之中如『淫樂』先生、『好管閒事』先生、『炫耀』先生等等，這一類的人作他的僕從及聽差呢？這些人能佔領人靈城的堡壘，或是把它炸毀，或是把它變成不適作以馬內利駐扎的地方，而其中任何一個都能勝任。

是的，據我所知，這些人比一支二萬人的軍隊能更快地為我們成就這件事。因此，我的結語正如我開頭所說的一樣，我的計策是：我們靜靜地撤退，不再表露以武力解決、或猛攻堡壘的企圖，至少目下是如此；讓我們着手從事我們新的計劃，讓我們看一看這計劃會不會使他們自己毀滅自己。」

王子函授軍事機宜

這個計策大家都大大鼓掌贊成，而且認為是地獄的傑作，就是用這世界的一切富足窒息城民，並用這世界的美物傷他們的心；但是你看事情是何等巧合！正當殆波羅斯人的這個會議才告結束，「篤信」將軍就接到以馬內利的一封信，信上說，在第三日祂要在人靈城附近的原野上與祂會面。「篤信」將軍說：「在原野上與我會面！我主這話是甚麼意思呢？我不知道祂所說在原野上與我會面是甚麼意思。」

於是他手裏拿着信，到「秘書」公爵那裏去，徵詢祂對於這些話的意見；因為祂是關於王的一切事情的先見，也是為城民的好處及安慰的先見。「篤信」將軍於是把那封信交給祂看，並想知道祂對於信上的話的意見；「篤信」將軍說：「就我而論，我不明白其中的意義。」於是祂便接過那封信來讀；停頓了一會以後，祂就說：「殆波羅斯人今日曾開了一次重大的會議，要陷害人靈城民；他們今日曾經設謀要把城民全然毀滅。他們會議的結果是：城民若中了計的話，他們就一定會自己毀滅自己。他們為

了達到這個目的，準備自動離開人靈城，打算再退到城外去，並留在那裏，要看一看他們這個計謀能不能成功。但是，你和你主的戰士都要準備（因為第三日他們要在原野上），在那裏攻擊殆波羅斯人，因為王子那時要到戰場上來；是的，就是在大清早、日出、或更早之時，要用大軍攻擊他們。因此，祂要在他們正面攻打他們，你要在他們後面攻打他們，他們的軍隊前後受敵，就必被你們擊潰。」

當「篤信」將軍聽見了這話以後，他就即刻到其餘的將軍們那裏去，將他從以馬內利得着一封信的事告訴他們；他說：「其中不明白的地方，『秘書』公爵已經給我解釋明白了。」祂而且告訴他們，為了答覆他們主的心意，他和他們必須怎樣行。於是將軍們都滿心歡喜；「篤信」將軍遂吩咐王的一切號手都要上到城牆上，在殆波羅斯及全人靈城民面前，奏出所能譜出的最美妙的音樂。

於是號手都遵命而行。他們上到堡壘頂上，便開始奏樂。殆波羅斯聽見，不覺吃驚，便說：「這是甚麼意思呢？他們既不是吹奏『整裝待發』的號聲，也不是吹奏『上馬出發』號聲，也不是一首進擊的曲調。這些瘋子這樣歡喜快樂，究竟是甚麼意思呢？」這時旁邊有一個人回答他說：「他們所以這樣快樂，是因為他們的王子以馬內利就要來救他們了；為了這個目的，祂作了一支軍隊的元帥，而且這支救兵近了。」

殆軍退至城外平原

人靈城民也極其關心這美妙的號聲；他們彼此互問互答說：「這對我們不會是危險的信號；誠然，這對我們不會是危險的信號。」殆波羅斯人卻說：「我們最好怎樣行呢？」回答說：「我們最好是離開這城。」又一個說：「你們可以依照你們最後商定的計劃行事，你們這樣行了，若有一支軍隊從城外來攻擊我們，就更有利於與敵軍作戰了。」於是次日他們就從人靈城撤退，並駐扎在城外的平原上；但是他們是在目門前安營，盡他們所能的以世俗方式及可怕的姿態安營。他們所以不住在城中的理由（除了他們最近一次會議中所爭辯的那些理由以外），是因為他們無法佔領堡壘，他們說：「因為我們在廣闊的平原上安營，使我們更便於作戰，如遇必要時，也更容易逃命。」而且王子若上來，把他們牢牢困住在城裏的話，那時城裏不但不能作為防禦的地方，反倒使他們成了甕中之鱉。所以他們撤退到平原上去，使他們可以安營在甩石機弦的射程以外，因為他們在城裏之時，常常會受到甩石機弦的騷擾。

上陣交戰拼命撕殺

及至將軍們出去攻擊殆波羅斯人之時將到，他們都興奮地準備此一行動；因為「篤信」將軍已於先一晚告訴其餘的將軍們，說他們明日在戰場上就要會見他們的王子了。所以這使他們更加想與仇敵交戰；因為「你們明天在戰場上將看見王子」這句話，對於他們就如同火上加油一

般。因為他們很久都與祂相離極遠；所以他們為了這個緣故更加認真並渴望去做這種工作。

因此，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時候一到「篤信」將軍及其餘的將軍們，在天未亮以前，都率領部屬從人靈城的暗道出去。大家既都到齊了，「篤信」將軍就走在全軍前頭，並將口令傳給其餘的將軍們，而由他們再傳給下級軍官及士兵們。口令是「王子以馬內利的寶劍，和『篤信』將軍的盾牌」；用人靈城民的話來說，就是「神的道和信心」。於是將軍們就出戰，並把殆波羅斯的營前後左右團團圍住。

他們把「經驗」將軍留下在城裏，因為他上一次與殆波羅斯人作戰時所受的傷還沒有復元。但是，當他覺察到其餘的將軍們都上了戰場，他就叫人趕快給他拿拐杖來，爬起來要出去作戰；他說：「我的弟兄們都在作戰，而王子以馬內利就要在戰場上顯給祂的眾僕人看之時，我豈可仍躺臥在這裏呢？」但是，當敵軍看見這個扶着拐杖的人出來之時，他們就更加驚愕；他們在想：「是甚麼鬼附在這些人靈城民身上，使他們扶着拐杖出來攻打我們呢？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將軍們向前攻擊，勇敢地揮動他們的武器，一面斬殺、一面喊着說：王子以馬內利的寶劍，和『篤信』將軍的盾牌」！

當殆波羅斯看見將軍們都出來，並英勇地圍困着他的軍隊，他便斷定眼前除了等着挨打和等着接受「兩刃的劍」的劍鋒以外，便無法可想了。

因此，他也以全部敢死隊和王子的軍隊死拼；於是雙

方便撕殺起來。在戰鬥中誰最先與殆波羅斯軍交手呢？不是別人，一邊是「篤信」將軍，另一邊是「意志」公爵。「意志」的撲擊如同巨人的撲擊一樣，因為他的臂力驚人。他撲擊那些叫城民懷疑其所蒙揀選之軍隊，因為他們是殆波羅斯的隨身衛隊。他和他們鏖戰良久，撲殺得手。

當「篤信」將軍看見「意志」公爵在作戰，他就從另一邊過來，也奮勇地與這一支軍隊交戰；因此他們使敵軍大大混亂。「美望」將軍與那一支叫城民懷疑其所蒙之召命的軍隊作戰，而那些人都都是頑強的戰士；但「美望」將軍是一個大能的勇士，「經驗」將軍也來助他一臂；因此他迫使這一支使城民懷疑其所蒙召命之軍隊後退。其餘的軍隊都奮勇作戰，而四方八面的殆波羅斯人也都勇猛地應戰。於是「秘書」公爵下令甩石的機弦也要從堡壘裏發石攻打敵軍；他的部下所發射的彈石都不差毫釐。

但是，過了一會，那些在王子的敵軍們面前潰散的敵軍又重新集結起來，猛攻王子之軍隊的背後；因此王子的軍隊開始失去勇氣；但是，當他們想起不久就要看見他們之王子的面之時，他們就又奮勇起來，格外地猛烈地作戰；於是將軍們都大聲呼喊說：「王子以馬內利的寶劍，和『篤信』將軍的盾牌！」他們這樣一呼喊，殆波羅斯就轉背逃走，他以為對方有更多的援兵到了。但是以馬內利並沒有出現，並且戰事還一直進行，不知鹿死誰手，雙方都略作後撤。

前後夾攻潰敗敵軍

在小休之時，「篤信」將軍勇敢地鼓勵自己的隊伍站穩陣腳；殆波羅斯也照樣盡他所能的鼓勵他的部下。但是「篤信」將軍向他自己的部下作了一次鼓舞他們的演說，其內容如下：

「同道們！弟兄們！我今日看見你們為我們的王子站在戰場上，這樣剛強、這樣勇敢，又這樣忠心愛護人靈城，我真是快樂。你們直到現在都表現出是抵抗殆波羅斯軍的忠勇戰士；因此使他們一切的自誇都落了空。現在你們還要鼓起你們素來的勇氣，而且只這一次還要表現出你們是剛強的大丈夫；因為過了第二回合幾分鐘以後，這一次你們就必看見你們的王子在戰場上出現了。因此，我們必須向這個暴君殆波羅斯作第二次的猛攻，然後以馬內利就到了。」

「篤信」將軍對部下作了這訓話以後，隨即有一位「迅速」先生從王子那裏帶信來給他，告訴他們以馬內利就到了。當「篤信」將軍一得着這個消息，他就傳給戰場上其他的軍官，其他的軍官又再傳給他們的部屬，因此，各將士們都如同死人復活一樣。一同奮勇起來，齊向敵軍進攻，並和以前一樣高聲叫喊說：「王子以馬內利的寶劍，和『篤信』將軍的盾牌！」

殆波羅斯人也一同奮起，盡所能的奮勇抵抗；但是在這最後一次的交戰中，殆波羅斯人都喪失了他們的勇氣，許多懷疑者都倒在地上死了。當他們激戰了一個多小時以後，「篤信」將軍舉目一看，果然見以馬內利來了。以馬

內利來時，軍旗飄揚，號聲嘹亮，祂的戰士們幾乎足不着地，飛快地來到鏖戰中的將軍們那裏。於是「篤信」將軍就提兵轉向人靈城那一邊，將殆波羅斯全軍留在平原上；而以馬內利就轉到他另一邊，這樣殆波羅斯便陷於前後受敵之中。他們又重新開始攻敵；這樣再過一會，以馬內利這一邊，與「篤信」將軍那一邊，就會彼此都踐踏着被殺者的屍首前來會合在一起了。

當其他的將軍們看見王子來了，並見祂從另一邊攻打殆波羅斯人，又看見「篤信」將軍和王子殿下將敵軍前後圍住，他們就大聲呼喊（他們這樣一呼喊，使地都裂開了），說：「以馬內利的寶劍，和『篤信』將軍的盾牌！」當殆波羅斯看見他和他的軍隊，被王子以馬內利和祂的軍隊重重圍住，他及和他在一起的地獄頭子們，只好逃命，撇下他們的軍隊，任他們落在以馬內利及其高貴的「篤信」將軍手中。因此他們在「篤信」將軍部屬，和以馬內利及其大軍面前，都被殺死了；連一個懷疑者也沒有留下。地面上滿了死屍，如同人把糞撒在地面上一樣。

榮耀之王重造人靈城

戰事過後，戰場上一切都恢復正常的狀態。這時以馬內利還留在城外，人靈城的將軍們及其長老們便一齊來歡迎祂，他們歡天喜地前來歡迎祂。因為祂又再回到人靈城的境界裏來。於是祂向他們微笑，並且說：「願你們平安！」這時他們便奏請祂和他們一同到人靈城裏去；於是他們和王子及與王子同來的生力軍都一同上人靈城去。所

有的城門都大開着迎接祂，他們都萬分高興祂回來了；祂進入靈城的入城式及秩序如下：

一、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所有的城門都大開，是的，連堡壘的一切大門也打開了，人靈城的長老們也都站立在城門兩旁，歡迎祂進來。當祂由遠而近，漸漸行近城門之時，他們便齊聲說：「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他們又問說：「榮耀的王是誰呢？」他們又自己回答說：「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等等。

二、人靈城的那些首長們也這樣定規，祂殿下從城門到堡壘去之時，一路上都要由人靈城中最擅長音樂的人唱歌歡迎祂。當以馬內利進了城，一直到祂來到堡壘大門，這期間人靈城的長老們及其餘的人，都要與歌聲及號聲一齊說：「神阿！祢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經看見祢行走，進入聖所。歌唱的行在前，作樂的隨在後，都在擊鼓的童女之間。」

三、當王子進入人靈城之時，將軍們（因為我要提到他們一下）都依次列隊護送祂。「篤信」將軍和「美望」將軍行在前面；隨後的是「慈愛」將軍及其同伴，「忍耐」將軍殿後；其餘的將軍們，有些在右邊，有些在左邊，護送着以馬內利進城。這期間，旌旗飄揚，號聲吹響，在士兵們中也不斷地發出歡呼。王子穿着精金的鎧甲，坐着戰車進城——車的柱子是用銀作的，車底是用金

作的，車頂是紫色的，其中所鋪的乃是人靈城眾女子的愛情。

四、當王子來到人靈城門口之時，祂看見在所有的街道上都撒上百荷花及其他的鮮花，並巧妙地鋪滿了從人靈城周圍砍下來的樹枝。每一個門口都擠滿了人，他們各人都用各種各式既奇異又美麗的飾物裝飾他們的庭院，迎接王子，當以馬內利經過之時，他們自己也都歡呼喝采歡迎祂，說：「奉祂的父沙代之名而來的王子，是應當稱頌的。」

五、在堡壘門口，人靈城的長老們，即「市長」公爵、「意志」公爵、副傳道「知識」先生，和「心思」先生，以及其他有地位的上流人物，又在那裏歡迎以馬內利。他們俯伏在祂面前，用嘴親祂腳上的灰塵。他們感謝祂、他們敬拜祂；並讚美祂殿下，因為祂沒有照他們的罪報應他們，乃是憐恤他們的不幸，帶着恩慈回到他們中間，並來建立他們的城，直到永遠。於是祂便直上堡壘；因為堡壘是祂的王宮，是祂的榮耀居住的所在；這個所在是秘書公爵及「篤信」將軍親自為祂殿下佈置好的。祂便進到裏面去。

六、於是，人靈城的子民百姓都進入堡壘，到祂面前，為他們從前迫祂離開人靈城的過犯悲傷、痛哭、哀號。於是，當他們來到祂面前，他們就在祂面前俯伏在地七次；他們也哭泣，大聲哀號，求王子赦免他們，並求祂再和從前一樣，證實祂向人靈城民的愛。

偉大的王子便回答說：「不要悲哀哭泣，你們去吃肥

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現今我回到人靈城，仍施憐憫，我的名在其中必被堅立、必被高舉，並被尊為大。」祂也拉他們起來，與他們親嘴，並把他們抱在懷中。

此外，祂又賜給人靈城的長老們及城中每一位官長每人一條金鍊和一顆印。祂也送耳環、寶石、手鐲、和別的東西給他們各人的妻子；祂也把許多寶物賜給人靈城血統單純的兒童們。

當王子以馬內利為人靈城民作了這些事情以後，祂便對他們說：「你們先要洗淨你們的衣服，再將你們的飾物佩戴在身上，然後到人靈城的堡壘中來見我（傳九8）。」於是他們就來到那為猶太和耶路撒冷開的泉源去洗；他們一洗，就把他們的「衣裳洗白淨」，便再來到堡壘中王子那裏，站在祂面前（亞十三1；啟七14-15）。

現在全人靈城中都瀰漫着音樂和跳舞的聲音，這是因為他們的王子現在再應許他們同在，並要用祂的面光照耀他們，鐘聲也大鳴，和和煦的陽光不斷地照耀着他們。

除滅敵軍不留餘痕

人靈城民現在也更加嚴密地搜捕那些仍藏在城牆中及躲在洞穴中的殆波羅斯人，要把他們除滅，因為在人靈城中直到如今還有一些殆波羅斯人無多大損害地逃脫了鎮壓他們者的手。

但是，「意志」公爵現在使他們比從前更加害怕；因為他的心更加堅決設法搜捕他們，要把他們置於死地。他

日夜追捕他們，使他們非常痛苦，實在的情形在後將要補述。

城中的秩序恢復以後，有福的王子以馬內利就注意到一件事，就下令叫城民即刻派人到平原去掩埋那些死屍——就是被以馬內利的寶劍、和「篤信」將軍的盾牌所殺死的人，免得發出惡臭，傳播於空氣之中，為害城民。以馬內利所以下這一道命令的緣故，也是因為這樣可以把那些仇敵的名字、其本人，以及記憶，從城民及居民腦海中除掉。

於是「市長」公爵，就是那一位又智慧又忠誠的城民之友，便發佈了一道命令，要僱人去做這種必須快做的工作；並派「敬畏神」先生及一位「正直」先生作這件事情的監督。於是派人在他們手下到原野上去作工，掩埋那些死人。他們的工作如下：有些人掘墳墓、有些人埋葬死人、有些人在原野，也有人在人靈城四境往來巡查，看看是否有懷疑者的一個頭骨或一根骨骼或一塊骨碎留在地上；若發現了，巡查的人就要在旁邊立一個標記，叫負責埋葬的人看見，就來把它掩埋，好叫殆波羅斯之懷疑者的名字和記念從天下全被除去；使那些在人靈城出生的孩子們，倘若可能的話，不知道一個懷疑者的頭骨、或一根骨骼、或一塊骨頭是甚麼。於是，那些被派定擔負這個工作的作工，便照所吩咐他們的去行。他們把懷疑者，並且把各處所找到的懷疑者的頭骨，或一根骨骼、或一塊骨頭都掩埋了；他們於是潔淨了原野。「神的平安」先生也接受他的任命，再行使他的職權像從前的日子一樣。

於是他們在人靈城四圍的原野裏把那些叫城民懷疑其蒙揀選之軍隊，叫城民懷疑其蒙召的軍隊，叫城民懷疑其蒙恩的軍隊，叫城民懷疑其堅持到底之恩惠的軍隊，叫城民懷疑其復活之軍隊，叫城民懷疑其救恩的軍隊，叫城民懷疑其將來得榮耀的軍隊，全都掩埋了。統率他們的將軍是「狂暴」將軍、「殘酷」將軍、「定罪」將軍、「貪得無婪」將軍、「硫磺」將軍、「虐待」將軍、「不安」將軍、「墳墓」將軍、和「無望」將軍；而老「不信」則是在殆波羅斯之下作他們的統帥。

他們這支大軍還有七位高級首腦人物；他們就是「別西卜」公爵、「路西弗」公爵、「群」公爵、「亞波倫」公爵、「蟒蛇」公爵、「賽比利」公爵、和「彼列」公爵。但是地獄之王子們及將軍們，以及他們的統帥老「不信」，全都逃走了；但是他們的部屬都死在王子以馬內利之軍隊及人靈城的手下。如前面所說，他們也都被掩埋了，使著名的人靈城民大大歡樂。那些掩埋他們的人，也把他們那些會使人致死的武器一同掩埋了（他們的武器是箭、矛、大槌、火把等等）。他們也把他們的軍裝、軍旗、標幟、以及殆波羅斯的大旗、和所能找到的有殆波羅斯之懷疑者氣味的東西，統統都掩埋了。

暴君含恨再度組軍

當暴君殆波羅斯和他的老友「不信」來到「地獄門」山之時，他們即刻下到魔窟裏去。他們和他們的同僚為攻打人靈城所遭遇的不幸及慘重的損失弔慰了一番以後，他

們都忿恨異常，要報復他們在人靈城前所受到的損失。因此他們立刻召開了一個會議，籌劃怎樣進一步對付著名的人靈城；因為他們那些大張其口的肚腹急不及待要看他們的路西弗公爵及亞波倫公爵以前所獻之計策所產生的效果；因為他們那翻騰的咽喉每日都在想，要填滿人靈城民的身體和靈魂，填滿人靈城民的血肉及骨頭，並填滿人靈城的一切美物。所以他們決定再去攻打人靈城，而且決定用一支一部分由懷疑者、一部分由愛流人血的人所組成的混合部隊去進攻。現在將這兩種人作更詳細的說明。

那些懷疑者，他們之得名一是由其本性，一是由其出生國土而來。他們的本性是對以馬內利每一真理都表示懷疑；而他們的故鄉就叫做「疑鄉」，這個地方是在十分遙遠的北方，介於「黑暗之地」與那個稱為「死蔭的幽谷」之間。因為雖然那塊黑暗之地，與那塊稱為「死蔭的幽谷」的所在，有時會被人認為是同一個地方，然而它們實在是兩個地方，只不過相距不遠，有「疑鄉」楔入其中，並介於其間。「疑鄉」就是在這個地方；那些與殆波羅斯一同來攻打人靈城的人，就是那個地方的土著。

愛流人血之人，他們之得名是由他們的惡性，以及他們心中所要加於城民的忿怒而來。他們的故鄉是在天狼星之下，他們在知識方面也就是受這星所管治。他們的本鄉的名字是「厭善」省；其遙遠的邊陲距「疑鄉」極遠，但卻與那個「地獄門」山接壤。這些人時常都與懷疑者結盟，因為他們都一致地對人靈城民的信仰及忠誠表示懷疑，因此彼此都同樣有資格去擔負他們的王的工作。

大軍陣容

殆波羅斯便擊鼓，把這兩處地方的人召了來，組成了另一支二萬五千人的軍隊，去攻打人靈城。其中一萬是懷疑者，一萬五千是愛流人血的人，他們都編在幾位將軍手下作戰；而老「不信」又再被任命為這一支軍隊的統帥。

至於那些懷疑者，統率他們的將軍就是上次殆波羅斯軍中七位高級首腦人物中的五位，他們的名字如下：「別西卜」將軍、「路西弗」將軍、「亞波倫」將軍、「群」將軍，和「賽比利」將軍。他們從前手下的長官們，有些被派充為副官，有些被派充為軍隊的旗手。

但是在這次遠征中，殆波羅斯並不以這些懷疑者作他的主力，因為他們的膽識在以前已經試驗過了；人靈城民也已經打敗了他們。他召他們來，只是為了湊足一個數目，在困難時，在必要時，才叫他們拔刀相助。但他是信賴那些愛流人血的人，因為他們都是粗獷的惡漢，他知道他們從前立過不少的功績。

至於愛流人血的人，他們也置於將軍們的統率之下。統率他們之將軍們的名字如下：「該隱」將軍、「寧錄」將軍、「以實瑪利」將軍、「以掃」將軍、「掃羅」將軍、「押沙龍」將軍、「猶大」將軍、和「教皇」將軍。

一、「該隱」將軍率領兩隊，即率領那一班又狂熱又暴怒的愛流人血的人；他們旗手拿的是紅旗，他的標記是殺人棒（創四4）。

二、「寧錄」將軍率領兩隊，即率領那一班又暴虐又好侵犯的愛流人血的人；他的旗手拿的是紅旗，他的標幟

是血猩（創十8-9）。

三、「以實瑪利」將軍率領兩隊，即率領那一班又好戲笑又好輕蔑的愛流人血的人；他的旗手拿的是紅旗，他的標記是一個人人在戲笑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創二十九10）。

四、「以掃」將軍率領兩隊，即率領那一班懷恨別人得福氣的愛流人血的人；他也率領那一班向別人報私仇的愛流人血的人。他的旗手拿的是紅旗，他的標幟是一個人埋伏着要謀殺雅各（創二十七41、45）。

五、「掃羅」將軍率領兩隊，即率領那一班無故發狂，並發惡魔一樣之暴怒的愛流人血的人。他的旗手拿的是紅旗，他的標記是三支流人血的槍，刺向那毫無惡意的大衛（撒上十八10，十九10，二十32）。

六、「押沙龍」將軍率領兩隊，即率領那一班為了今世的榮耀便不惜弑父或殺友之愛流人血的人；也率領那一班一面與人說好話，一面用劍將人刺透的愛流人血的人。他的旗手拿的是紅旗，他的標幟是兒子尋索父親的命（撒下十五至十七章）。

七、「猶大」將軍率領兩隊，即率領那一班為金錢而出賣人命、和那些以親嘴為號，出賣朋友之愛流人血的人。他的旗手拿的是紅旗，他的標記是三十塊銀錢和吊頸索（太二十六14-16、49）。

八、「教皇」將軍率領一隊，因為這些人都聯結在一起，歸他統率。他的旗手拿的是紅旗，他的標記是火刑柱，火焰，及在其中受苦的義人（啟十三7-8；但十一

33)。

殆波羅斯在戰場上被擊敗後，他所以這樣快又募集了另一支大軍隊，其原因是因為他十分信賴這一支由愛流人血之人所組成的軍隊；因為他對於這些軍隊，比對於從前由懷疑者所組成的軍隊，尤更信賴（雖然從前那一支軍隊也曾為他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助他堅固他的國度）。但是這些愛流人血的人，他曾屢試不爽，他們的劍一刺過去，很少不見血的。而且，他知道這些人就像猛犬一樣，會以任何人為攻擊的對象；他們攻擊父親、母親、兄弟、姊妹、王子、或統治者，是的，甚至攻擊萬王之王。而使他更受鼓勵的是，因為他們以前曾把以馬內利從宇宙的國度裏迫了出去；他想：「他們豈不能也把祂從人靈城中迫出去麼？」

招降與應戰

於是這一支二萬五千人的大軍，由其統帥「不信」大公爵率領着，上去攻打人靈城，人靈城的偵探長「善探」先生，曾親自出去偵察，一回來就把敵軍上來攻城的消息報告城民。

因此他們便緊閉城門，並採取防守措置，抵擋這些上來攻城的殆波羅斯新軍。

於是殆波羅斯率領他的軍隊上來，包圍人靈城；把懷疑者安置在覺門周圍，而愛流人血的人則對着目門及耳門安營。

當這支軍隊這樣安營以後，「不信」公爵就奉殆波羅

斯的名，自己的名，並那些愛流人血之人及其餘同來之人的名，立刻來向人靈城招降，他信上所說的話激烈得如同燒紅的鐵一樣，要城民接納他們的要求，他威嚇城民，若他們仍然起來抵抗他們，他們就立刻將城燒毀。因為你必須知道，在那些愛流人血的人看來，他們並不十分想城民投降，他們倒想將城毀滅，並將城民從活人之地剪除。是的，他們打發人去叫城民投降；但是，即使城民這樣做，還是不能滿足這些人的心願，解除他們心中的乾渴。他們所要的是血，就是人靈城民的血，否則他們便要死了，這就是他們所以稱為愛流人血之人的原因（賽五十九7；耶二十二17）。因此，他保留着這些愛流人血的人，要在他一切的方法都證明為無效之時，就用他們作為對付人靈城的最後一張王牌。

當城民接到這激烈的招降之時，他們的思想一再變了又變；但是不到半點鐘，他們都一致同意，把招降書呈給王子以馬內利看，並在後面這樣寫說：「主阿！求祢救我們脫離喜愛流人血的人！（詩五十九2）」

王子接過招降書，細閱一遍，並考慮了一番，也注意到城民在後面所寫的簡短的請求，祂便叫尊貴的「篤信」將軍到祂面前來，命他帶領着「忍耐」將軍去防守人靈城被那些愛流人血的人所包圍着的那一邊（來六12、15）。於是他們就前去，並遵命而行，「篤信」將軍叫了「忍耐」將軍來，就一同去防守人靈城被那些愛流人血的人所包圍着的那一邊。

然後，以馬內利王子又命「美望」將軍和「慈愛」將

軍及「意志」公爵要防守城的另一邊；王子說：「而我則要將我的大旗豎立在你們的堡壘的城牆上，你們三位要監視那些懷疑者。」祂這樣吩咐以後，祂又命勇敢的「經驗」將軍叫他的部下到廣場上集合，並叫他日日都要在人靈城民面前操練他們。這次包圍的時間很長，仇敵也曾作多次猛攻，特別是那些愛流人血的人攻得最厲害。有些城民曾與他們作了多次激烈的小戰。特別是那一位「捨己」將軍；論到這一個人；我應當早就要告訴讀者的，他奉派防守耳門及目門，抵擋那些喜愛流人血的人。這位「捨己」將軍是一位青年，但是很勇敢，他像「經驗」將軍一樣，是人靈城的人。以馬內利第二次回到人靈城來，祂為了人靈城的好處，就立他為將軍，統率一千名人靈城民。

所以這位將軍，既是一位耐苦的人，又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並願意為了人靈城的好處，不顧性命時常去襲擊那些喜愛流人血的人，使他們多次受到大驚慌，又和他們作過幾次小戰，並且擊中了他們幾個人。但是讀者必須知道，這是不容易做的，他必須親自出戰，以致他臉上被他們刺傷多處；而在他身上某些部位上也受了一些傷痕。

奉命出擊敵軍

這樣過了相當時日，這是為了要試驗人靈城民的信心、盼望、和愛心。一天，王子以馬內利就召集祂的將士，將他們分成兩隊。以後，祂就下令，叫他們在所定的時間，就是在大清早，去突擊敵人；祂說：「你們一半去攻打那些懷疑者，一半去攻打那些愛流人血的人。你們這

些出去攻打懷疑者的人，你們要儘量的殺，能殺多少就殺多少；但是你們這些出去攻打愛流人血者的人，你們不要殺死他們，乃要活捉他們。」

於是到了所定的時候，就是在大清早，將軍們便遵命出去襲擊敵人。「美望」將軍、「慈愛」將軍，與那些與他們一同出戰的人，如「無罪」將軍及「經驗」將軍，都一同出去攻打懷疑者。「篤信」將軍、「忍耐」將軍，與「捨己」將軍，以及其餘與他們一同出戰的人，就出去攻打那些喜愛流人血的人。

那些出去攻打懷疑者的人，在平原前面集結在一起，就進前向他們挑戰。但是那些懷疑者想起了他們上次的勝利，就後撤，不敢抵擋這突擊，乃在王子的軍兵面前逃跑。因此他們追擊他們，在追擊時殺了他們許多人，不過他們不能把他們都捉住。那些逃脫的人，有些就回家去了；其餘的人，五個一組，或九個一隊、或十七個一群，像流浪者一樣，在荒野中往來遊蕩，他們在那裏就用殆波羅斯人的作風對付那裏的那些未開化的人；那些人也不起來用武力反抗他們，卻任憑他們奴役自己。自此以後，他們會成群地在人靈城前出現，但從不在城中停留；因為只要「篤信」將軍、「美望」將軍、或「經驗」將軍一出現，他們就逃之夭夭。

那些出去攻打愛流人血者的人，也遵命出去，但他們奉命不准殺人，乃是設法將敵人包圍起來。但是那些愛流人血的人，當他們看見以馬內利在戰場上，就斷定以馬內利不在人靈城中；因此他們既認為將軍們所做的，不過是

又荒唐又愚蠢的舉動，就不怕他們，反倒輕視他們。但是將軍們想到他們的任務，終於把他們包圍起來；那些擊潰了懷疑者的軍隊也立即來幫助他們。因此，經過小小的掙扎以後（因為這些愛流人血的人也想逃走，只是現在已經太遲了；因為他們雖然是好惡作劇而性情又殘忍的人，那只是在能勝過對方之時才能如此，但當他們看見堅強無比的對手之時，他們就膽怯了），最後便被將軍們抓住，並把他們都解到王子以馬內利那裏。

審問及發落愛流人血者

及至他們被捉住，解到王子以馬內利面前，以馬內利審問以後，就發現他們雖然都是屬於同一個國土，但卻是從三個不同的州府來的。

一、其中有一種人是從「盲人府」來的，他們全然不知道他們所作的是甚麼。

二、另一種人是從「盲目熱心府」來的，他們所作的都是非常迷信的。

三、第三種人是從「嫉妒府」的「惡意城」來的，他們所作的都是出於惡意和怨恨（提前一13-15；太五44；路六22；約十六1-2；徒九5-6；啟九20-21；約八40-43）。

頭一種人，即那些從「盲人府」來的人，當他們站在王子以馬內利面前之時，他們一看見他們所站的地方，並看見他們所攻擊的原來是誰之時，他們都發抖哀號；凡是求祂寬恕的人，祂都用金杖觸摸他們的嘴唇。

那些從「盲目熱心府」出來的人，他們並不和上一種人一樣；因為他們為自己辯護說，因為人靈城的法律及風俗與居住在周圍一切的人都不相同，所以他們有權作他們所作的。這一種人中很少有人看見他們自己的罪惡；但是那些看見了自己的罪惡、並求寬恕的人，也都得着了寬恕。

至於那些從「嫉妒府」的「惡意城」來的人，他們既不哀哭，既不爭辯，也不悔改，他們只是站在祂面前。因為他們不能遂其心願待城民，又痛苦又癡狂而亂咬舌頭。最後這一種人，與前面兩種人中一切不因自己的過錯而真誠求寬恕的人——祂就將他們禁錮，要在祂為我們的主和王所定的宇宙國度的大審判中，要他們答辯他們對人靈城民及他們的王所作的一切。於是每一個人都被捆綁起來，在提審到他之時，就要進去在我們的主和王面前，為他們從前所作的答辯。

這是關於殆波羅斯第二次派遣軍隊去傾覆人靈城的結果。

四懷疑者潛進人靈城

但是有三個從「疑鄉」來的人，他們在荒野徘徊、流蕩了相當時間以後，知道自己已經逃脫了。他們知道在人靈城中還有殆波羅斯人，他們決心要闖進去——我是說，他們決心要混進人靈城中的殆波羅斯人那裏去（我是說三位麼？我想是四位）。這些殆波羅斯手下的懷疑者要到誰家裏去呢？他們乃是到人靈城中一個年老的殆波羅斯人那

裏去；這個人名叫「惡問」先生，他是人靈城民一個頂厲害的仇敵，而且是殆波羅斯人中一個極得力的份子。

如前面所說，這些殆波羅斯人便來到這個「惡問」先生家裏（你可以確信他們是有辦法來到那裏的）；他便歡迎他們，並同情他們不幸的遭遇，並拿出家中上好的食物來款待他們。他們相識了一會以後（不一會他們就相識了）。這個老「惡問」先生就問他們是不是都從同一個城來的（他已知道他們都是同一國的人）；他們回答說：「不！我們連州府也不相同呢。」

有一個說：「我是叫城民懷疑其所蒙揀選的人。」另一位說：「我是叫城民懷疑其所蒙之召命的人。」第三位說：「我是叫城民懷疑其救恩的人。」第四位說，他是叫城民懷疑其所蒙之恩典的人；老人回答說：「不管你們是那一州府的人，我相信你們都是好小子；你們和我的行徑一致，你們與我同一條心，我歡迎你們到我這裏來。」他們於是感謝他，並為自己在人靈城中得着棲身之所，都感謝欣慰。

於是「惡問」先生便對他們說：「與你們一同來圍攻人靈城的人有多少呢？」他們回答說：「總數只有一萬，因為其餘的一萬五千人都是喜愛流人血的人。」他們又說：「這些喜愛流人血的人，是我們鄰國的人。但可憐得很，聽說他們全都被以馬內利的軍隊俘擄了！」老人說：「一萬人！我老實對你們說，那是一個很大的隊伍了。你們的人數既然這樣多，但後來為甚麼又氣餒，不敢和你們的仇敵作戰呢？」他們說：「我們的統帥是首先臨陣脫逃

的人。」

他們的居住主人「惡問」先生就說：「請告訴我：你們那個膽小如鼠的統帥是誰呢？」他們說：「他是人靈城從前的『市長』公爵，但是請你不要稱他是一個膽小如鼠的統帥罷；因為從東至西是否有任何人比『不信』先生為我們的王殆波羅斯做了更多的工作，是你難於回答的一個問題。但是他們若抓住他，他們就一定要把他吊死；我們老實對你說，吊死卻不是好事。」於是老先生便說：「我真巴不得一萬懷疑者現在都在人靈城裏武裝起來，我自己作他們的首領；我更要試試看我能作甚麼。」他們說：「是阿！若是這樣那就好極了；但可惜！這只是空想，他們現在怎樣了呢？」這些話他們說得非常響亮，老「惡問」先生就說：「噓！你們要當心，說話不可能太大聲；你們要輕聲說，而且要湊近點說，你們在這裏之時必須自己當心，否則，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會被他們抓了去。」「懷疑者」先生說：「為甚麼？」老先生說：「為甚麼！因為王子和『秘書』公爵，以及他們的將士們，現在都在城裏；是的，人靈城現在到處佈滿了他們的人，況且有一個人名叫『意志』公爵，他是我們最殘暴的死對頭，王子派他作守門官，並命他竭力搜捕殆波羅斯人，並把一切抓到的殆波羅斯人都殺死。他若發見了你們，你們的腦袋雖然是金做的，也是保不住的。」

一網打盡

現在請看一看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有一個「意志」公

爵的忠實的兵士，他的名字叫做「殷勤」先生，他一直站在「惡問」先生的簷下竊聽，並聽見他以及他接待到家中的懷疑者彼此之間的一切談話。

這個兵士是「意志」公爵極信任的人，也是「意志」公爵十分親愛的人；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人，而且又殷勤不倦去搜捕殆波羅斯人。

如前面所說，這個人聽見了老「惡問」先生和這些殆波羅斯人之間的談話；因此他就立即回到他的主管那裏，把所聽見一切都告訴他；「意志」公爵說：「我的心腹阿！你所說的都是事實麼？」「殷勤」先生說：「當然是！『意志』公爵若喜歡與我同去，你就必發現一切正如我所說的了。」「意志」公爵說：「他們現在還在那裏麼？我很認得『惡問』先生，因為我們背叛沙代之時，他與我非常親密！但現在我不知道他住在那裏。」「殷勤」先生說：「但是我知道他住在那裏，『意志』公爵若願意去，我願意帶路，領你到他的洞窟那裏去。」「意志」公爵說：「我們去罷！我願意去！我的『殷勤』先生阿！來罷！我們一同去把他們搜捕出來。」

於是「意志」公爵和他的心腹便逕往「惡問」先生的家裏去。「殷勤」先生在前領路，他們便一直來到「惡問」老先生的牆邊。於是「殷勤」先生便說：「是的，請聽！你聽那老先生的聲音時，你分辨得出來麼？」「意志」公爵說：「是的，我分辨得出來，但是我已經許久沒有見過他了。他是狡猾的，這是我知道的；我希望他不會先溜走了。」他的僕人「殷勤」先生說：「把這件事交

給我罷。」「意志」公爵說：「但我們怎樣才能找到門呢？」他的僕人說：「這件事也交給我辦罷。」

於是他領「意志」公爵轉了一個彎，把通到門口的路指給他看。於是「意志」公爵便不再猶豫，即刻破門而入，把五個人一齊捉住，正如他的心腹「殷勤」先生所告訴他的，於是「意志」公爵捉住他們，把他們帶去，交給獄吏「真人」先生，並吩咐他把他們下在監裏。這事以後，「市長」公爵一到早晨就知道了「意志」公爵昨夜所作的事。他聽見這消息覺得非常歡喜了。不但因為抓住了幾個懷疑者，也是因為把老「惡問」先生也抓住了；因為他曾給人靈城極大的麻煩，而且使「市長」公爵本人遭受到極多的苦惱。他也曾常常想法子去抓他；但是直到現在才把他抓住了。

「惡問」受審

下一步就是準備審判「意志」公爵所抓到的這五個人，他們現在都由獄吏「真人」先生看守着。於是定了日子，開庭審訊，囚犯都解到犯人欄上。「意志」公爵本來有權柄，一抓住他們便立即把他們殺了；但是這一次把他們提出來公審，他認為這樣使王子以馬內利更有尊榮，人靈城民更得安慰，並且使仇敵更加沮喪。

於是「真人」先生就用鎖鏈鎖着他們，把他們解到市議廳的被告席上，因為那裏是審判犯人的地方。於是陪審員都出庭，見證人也都宣了誓，庭上便開始審訊囚犯。陪審員的名單是與以前審訊「無真理」先生、「無憐憫」先

生、「傲慢」先生，及他們其餘的同黨時相同。

首先，老「惡問」先生被解到被告席上；因為他收容、接待、並安慰這些懷疑者，這些人從國籍看都是外地來的人。於是叫他傾聽人對於他的控訴，並且告訴他，若他要為自己辯護的話，他可以自由提出反對的理由。於是庭上便宣讀他的起訴狀，其內容如下：

「惡問」先生！人告你「惡問」是侵害人靈城的人；因為你生來是殆波羅斯人，並且恨惡王子以馬內利，而且曾設謀毀滅人靈城，人又告你破壞法律，因為善良的法律頒行以後，你卻贊助王的仇敵：因為一、你曾對王所頒給人靈城的教義及條規的真理表示懷疑；二、你曾希望一萬懷疑者都在人靈城裏；三、你曾收容、接待，並鼓勵人靈城民的仇敵，就是從他們的軍隊中到你這裏來的人。你對你的罪狀，尚有何話可說呢？你認不認罪呢？」

他說：「是的，我不懂這罪狀的意思，因為我不是這罪狀中所指的那個人；站在這裏受審的人名叫『惡問』，我不承認這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誠詢』。這個名字誠然與另一個名字相似；但是我相信，庭上知道二者是大大不同的；因為我希望一個人即使是最惡劣的時候，而且是在最壞的人中間，他仍可真誠地查詢事情的真相，而不致有殺身之虞。」

於是「意志」公爵便開口說，因為他是見證人之一：「是的，以及人靈城諸位可敬的裁判官，你們都聽見被告席上的犯人不承認他的名字，想擺脫控告他的罪狀。但是我認識他正是所控的那個人，他的原名正是『惡問』。我

認識他已經三十多年了，因為在暴君殆波羅斯統治人靈城之時，他和我（一提起這件事，真叫我覺得羞愧）是至交；我可以證明他生來就是殆波羅斯人；是我們的王子以馬內利的仇敵，並且憎恨蒙福的人靈城民。是的，在城民背叛沙代之時，他曾到我家裏來，並且一共住了二十多晚。我們談話的內容，就是如同最近他與他那些懷疑者所談論的內容一樣；不錯！我已經多時沒有見過他了。我推測，以馬內利到人靈城來以後，使他不得不更換住所，正如這起訴狀使他不得不改名一樣；但是的，他就是那個人。」

於是庭上就對他說：「你還有何話可說呢？」

老先生說：「是的，我還有話要說；因為至此為止，所控告我的一切話，只是憑一個證人口裏說出來的；憑一個見證人的口就定任何人死罪，這在著名的人靈城是不合法的。」

於是「殷勤」先生使站起來說：「是的，當那一天晚上我在這城中壞人街口巡邏之時，我偶然聽見這人家裏有喃喃的聲音。於是我想，為甚麼在這裏有這種聲音呢？於是我放輕腳步走前去，到房屋旁邊去聽聽。當時我在想，說不定我可以發現殆波羅斯人的秘密聚會未可知呢，結果的確是如此。於是我越行越近；到我來到牆邊之時，我不久便看出有外地來的人在屋裏；但我懂得他們的言語，因為我時常出外旅行。我在這個老先生所住的那一間搖搖欲墜茅屋中聽見這種言語，我便將耳朵貼在窗孔上，便聽見他們在作如下的談話。這個『惡問』老先生問這些懷疑者

是甚麼人，從何處來，到此地來有何貴幹？他們都一一答覆，他而且還款待他們。他也問他們原來的人數有多少；他們便告訴他說有一萬人。他於是問他們，為甚麼他們不再有勇氣去攻打人靈城；他們也將實情告訴他。於是他稱他們的統帥是膽怯者，因為當他應當為他的王殆波羅斯爭戰之時，他卻溜走了。而且，這個老『惡問』先生曾這樣盼望，我聽見他這樣盼望，巴不得現在就有一萬名懷疑者就在城中，而他本人要作他們的首領。他也叫這些懷疑者要當心，說話要放低聲音；因為他們若被抓到的話，他們的頭即使是金做的，也難逃一死。」

於是庭上說：「『惡問』先生！這是另一位控訴你的見證人，他的見證是完全的：一、他宣誓證明你曾接待這些人到你家裏，雖然你明知他們是殆波羅斯人，而且又是沙代大王的仇敵，你卻將食物給他們吃。二、他宣誓證明你曾盼望他們有一萬人在人靈城中。三、他宣誓證明你曾勸告這些懷疑者要輕聲貼耳說話，免得沙代王的僕人來將他們抓去。這一切都表明你是一個殆波羅斯人；但你若是沙代王的朋友的話，你就會將他們逮捕了。」

於是「惡問」先生說：「我現在要答覆其中所說的第一點：到我家裏來的這些人是陌生人，我收容了他們；接待陌生人在人靈城中便成了一種犯罪的行為麼？我曾給他們食物，這是不錯的；我這種愛心的表現為甚麼要受到譴責呢？至於為甚麼我盼望他們有一萬人在人靈城中，其理由我從未對見證人對這些人提過。我可能盼望他們都被抓住，這樣看來，我的盼望是為了人靈城的益處，這是還沒

有任何人知道的。我也曾叫他們要當心，不要落在將軍們的手裏；那可能是因為我不願有任何人被殺死，而不是因為我盼望沙代王的這些仇敵都逃之夭夭。」

於是「市長」公爵回答說：「雖然接待陌生人是一種德行，但是接待沙代王的仇敵卻是叛逆。而你剛才所說的，不過想用那些話設法規避拖延判決的執行罷了。然而即使沒有其他不利於你的證據，但你是一個殆波羅斯人，依法你就必須被處死；並且你收容、款待、鼓勵，並窩藏那些遠道來剪除並毀滅我們人靈城民的殆波羅斯人——這是決不能忍受的。」

於是「惡問」先生說：「我現在明白這事要怎樣了結；即我必須為了我的名，並為了我的愛心而死。」說到這裏，「惡問」先生便住口不說話了。

四位懷疑者受審

於是庭上便吩咐將那些外地來的懷疑者提到被告席上來，頭一個被告是那個叫城民懷疑其所蒙之揀選的殆波羅斯人。於是庭上便宣讀他的起訴狀。因為他是一個外地來的人，因此由傳譯將他的罪狀的大意告訴他；即「控告他是王子以馬內利的一個仇敵，憎恨人靈城民，並且反對所頒給城民的最有益的教義。」

於是法官便問他要不要為自己辯護，但是他只這樣說：他承認他是一個叫城民懷疑其所蒙之揀選的殆波羅斯人，而叫城民懷疑其所蒙之揀選乃是他自小至大篤信的宗教；他並且說：「若我必須為我所信的宗教而死，我相信

我就是殉道者，因此我寧死不屈。」

於是法官便回答說：「對人靈城民所蒙之揀選表示懷疑，就是推翻重要的福音之教義，就是推翻神的全知、神的權、及神的旨意之教義；也是剝奪神對其所造物的自由，敗壞人靈城的信心，並使他們靠善工得救，而不是靠恩典得救。它也是中傷真道，並且使人靈城民靈裏不安；所以依照至公義的法律必須將他處死。」

以後，便將那個叫城民懷疑其所蒙之召命的殆波羅斯人提上來，叫他站在被告席上。他罪狀大意與前者相同，只另外特別加控他否認人靈城民所蒙之召命的事。

法官也問他有甚麼話要為自己辯護。

他就回答說：「我絕不相信神對人靈城民作過一次又一次清晰又有力之呼召這回事；祂不外用普通話語的聲音，而且也並不是全是這樣，祂只是勸他們要禁戒惡事，並去行善，只要他們這樣行，便應許將幸福賜給他們。」

法官便說：「你是一個殆波羅斯人，你並且把人靈城之王子以馬內利一項最可實驗的真理大部分否認了；因為祂曾呼召他們，而且他們也曾聽見他們的以馬內利用最清晰最有力的呼召，由於這個呼召，使他們都已經甦醒過來，並且得着了屬天的恩典，渴望與他們的王子交通，服事祂，並遵行祂的旨意，而且單以祂的美意為他們所仰望的喜樂。你為了痛恨這美好教義，你罪該萬死。」

然後又將那個叫城民懷疑其所蒙之恩典的殆波羅斯人提到被告席上，並宣讀控告他的訴狀，他便回答說：「雖然我是『疑鄉』的人，我的父親是法利賽人的子孫，並且

在他的鄰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儀容，而且他教我相信，而我也確實相信，並決心相信，人靈城民絕不白白靠恩典便可以得救的。」

法官便說：「為甚麼不是？王子以馬內利的法律是十分明顯的：一、因為在消極方面，得救『不是靠立善功之法』；二、在積極方面，『你們得救是本乎恩』（羅三27；弗二5）。而你的宗教是建立在肉體的行為前面，並且倚靠肉體的行為；因為法律的行為是肉體的行為。而且，如你所說的，你所作的乃是剝奪神的榮耀，而將榮耀歸給罪人。你也否定了基督來完成救贖大功的必要性及其功能，而把這些都當是肉體的行為分內之事。你又藐視了聖靈的工作，擴張情慾，並誇大律法的用意。你是一個殆波羅斯人，是殆波羅斯人的兒子；為了你這些殆波羅斯人的主義，你罪該萬死。」

宣判死刑依法處死

庭上審訊至此，便請陪審員退席商議，他們都立即定他們死罪；於是「秘書」公爵便站起來對犯人說：「你們這些站在被告席上犯人聽着：你們在這裏被控告的事，就是敵對我們的王子以馬內利，並反對著名之城民蒙福的重大罪行，全都罪證確鑿，為了這些罪行，宣判你們死刑，並依法處死。」

於是他們都被判了釘十字架的死刑。所指定行刑的地方就是殆波羅斯最後一次領軍上來攻打人靈城扎營的地方；只有老「惡問」先生被掛在「壞人街」口正對着他自

己的房屋。

繼續努力除滅仇敵

當人靈城民這樣掃除了他們的仇敵，及那些危害他們之平安的人以後，王子又下了一道嚴格的命令，就是叫「意志」公爵還要和他的親信「殷勤」先生盡力搜捕那些還藏匿在人靈城中的殆波羅斯人。他們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如下：「愚弄」先生、「讓善逸」先生、「奴懼」先生、「無愛」先生、「疑惑」先生、「肉體」先生、和「懶惰」先生。王子也命令他要搜捕「惡問」先生所留下來的孩子，並要拆毀他的房屋。「惡問」先生所留下來的孩子如下：「懷疑」先生，他是長子；其次是「律法生活」、「不信」、「對基督懷錯念」、「略去應許」、「淫念」、「靠感覺生活」，和「自愛」。這些孩子全是由一妻所生，她名叫「無望」。她是老「不信」的親屬，因為他是她的伯父；她自己的父親老「黑暗」死後，他就把她收了來，將她撫養成人，到了結婚年齡，就把她許配給這個老「惡問」作妻子。

「意志」公爵就和他的親信「殷勤」先生去執行這任務。他在街上抓住「愚弄」先生，把他掛在「缺智巷」，他自己房子的對面。這個「愚弄」先生就是贊成只要殆波羅斯將軍隊從人靈城撤出的話，人靈城民就把「篤信」將軍交在殆波羅斯手中的那一位。一天，「讓善逸」先生在市場上很忙碌之時，「意志」公爵把他也抓住，並依法將他處死。在人靈城中有一個為人誠實的窮人，他的名字叫

做「默想」先生，在城民背叛沙代大王之時，他是一個無人注意的人物，但是現在他在城中有極好的名聲了。所以他們都願意擢升這個人。「讓善逸」先生從前在人靈城中有極多財產，以馬內利來了以後，他的財產都沒收，歸由王子以馬內利處置；所以這財產就賜給「默想」先生，改善公益，並且在他死後，這財產就遺給他的兒子「善想」先生；這個「善想」是他從他的妻子「敬虔」夫人生的，而她是秘書先生的女兒。

以後，「意志」公爵又拘獲了「略去應許」；他是一個聲名狼籍的惡棍，因為他出來搗亂，使沙代王的貨幣信用大跌，所以要嚴懲他，作眾人的鑑戒，他被提審，並且判決先將他上了頭枷手枷，然後叫人靈城全城的兒童及僕人鞭打他，最後並把他吊起來，直到斷氣。這樣嚴厲處罰這個人，有人覺得奇怪；但是人靈城中那些誠實的商人都知道一個略去應許的人在短短時間之中所加於人靈城的大禍害。我的見解是：所有與他同名，品性也與他相同的人，都應當和他一樣受刑。

「意志」公爵」也抓住「淫念」，把他下在監裏；但是我不知道是怎樣發生的，他竟越獄逃走了。並且，這個斗膽的惡棍並未離開人靈城，白天潛伏在殆波羅斯人洞窟中，夜裏就像幽靈一樣，出沒於善良人士的房屋之中。因此，在人靈城的廣場上張貼了一張佈告，佈告上說，無論何人發現了「淫念」，將他抓住，把他殺了，就獲准每日與王子以馬內利共席，並要立他作人靈城的庫官。所以許多人都打算去做這件事；但雖然時常發現他的縱跡，卻是

抓不到他。

但是「意志」公爵抓住了「對基督懷錯念」先生，並且把他下在監中，他就死在那裏；不過他在監裏的時候很久，因為他是死於纏綿的肺病。

「自愛」也被人捉住，並收在監裏；但是人靈城中有許多人曾與他結盟，因此審訊他的事就拖延了許久。最後「捨己」先生站起來說：「若像這樣的惡棍在人靈城中都可佯為不見的話，我就要辭職不幹了。」他就將他從人群中拉出來，帶到他的士兵中，他們就把他的腦漿都打出來。人靈城中有人對於這件事發怨言，不過沒有人敢明明的表示，因為以馬內利在城裏。但是「捨己」將軍這種勇敢的舉動傳到了王子以馬內利的耳中；於是王子便召了他來，並封他作人靈城的公爵。「意志」公爵，因自己為人靈城所作的事，也得着以馬內利大大的稱讚。

於是「捨己」將軍奮勇起來，與「意志」公爵一同追捕殆波羅斯人。他們抓住了「靠感覺生活」，他們又拘獲了「律法生活」，並把他們下在監裏，直到他們瘦死監中。但是，那個「不信」先生是一個極機警的傢伙：他們雖然多次想把他捉住，但是都未能如願。所以他和幾個極狡猾的殆波羅斯人，仍然住在人靈城，直到人靈城民不再住在宇宙國度之時。

但是城民把他們圍困在他們的巢穴與洞窟之中。他們中若有一個人出來，或在人靈城的街道上被人發現的話，全城的人就都帶着武器去追捕他們；是的，連人靈城的小孩子看見他們，也會高聲叫人去追捕他們如同追捕小偷一

樣，他們也巴不得能用石頭將他們打死。現在人靈城的景況已經相當平靜，它的王子以馬內利也住在它境內；它的將士們也都各盡各職。人靈城民也專心與一個遙遠的國家進行貿易；而他們也忙於從事生產（賽三十三17；腓三20；箴三十一章）。

以馬內利最後勉言

人靈城民除滅了這許多仇敵以及危害他們之安全的人以後，王子以馬內利就通知他們，定了一日祂要在廣場上與全體城民相會。在那裏祂要將更進一步要做的事情告訴他們，他們若遵行的話，就會得着更進一步的安全及安慰，並使那些生長在他們城裏的殆波羅斯人趨於消滅。於是到了所定的日子，城民都聚集在一起；以馬內利也坐着車子下來，祂的將領們也依次在祂左右護送祂。於是傳令叫大家肅靜，並且彼此表露了互愛的態度以後，王子以馬內利就開口說：

以往的豐盛恩典

「我心所愛的人靈城民呀！我所賜給你們的權利又多又大；我將你們以往的豐盛恩典，從別人中分別出來，並揀選你們歸於我，不是因為你們配蒙揀選，乃是為了我自己的緣故。我也救贖了你們，不但脫離了對我父之律法的恐懼，而且脫離了殆波羅斯的手。我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愛你們，而且是因為我定意要叫你們得好處。我也把一切會攔阻你們到樂園去的事物全都挪開，我也為你們的

靈裏留下了完全的滿足，並買贖你們歸於我自己。我所付的代價，不是用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用血，就是我自己情願流出來的血，買贖你們歸於我。我的人靈城民呀！我這樣使你們與我的父復和，並將你們安置在王城我父家裏的住處之中，我的城民呀！那裏的一切事物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的人靈城民呀！除此以外，你們看見了我所作的，並看見我怎樣將你們從仇敵手中拯救出來。你們為了那些仇敵曾深深地背叛了我父，你們被他們附着，並且要被他們毀滅，也感到滿意。我先用我的律法臨到你們，然後就用我的福音喚醒你們，並把我的榮耀給你們看。你們知道你們的為人，以及你們所說所行的，你們也知道你們如何多次背叛我的父和我。然而我不離棄你們，正如你們今日所看見的。我仍到你們這裏來，忍受你們的行動作為，伺候你們，末了又接納你們，就是單憑着我的恩慈和寬容接納了你們。我也不願你們喪亡，若不是這樣你們早已樂意地喪亡了。我也曾四面圍困你們，並叫你們多受痛苦，好叫你們厭棄你們自己的道路，並用困苦使你們的心謙卑下來，使你們願意來與你們的善及幸福親近。等到我已經完全戰勝了你們以後，我就叫這件事使你們得益處。

「你們也看見了駐在你們境內我父的大軍的陣容；有將軍們、首領們、士兵們、戰士們、以及剋制你們仇敵的武器及利器；人靈城民呀！你們知道我所說的意思。他們是我的僕人，也是你們人靈城民的僕人。是的，人靈城民呀！我將他們賜給你們。以及他們每人本來的心意，都是

要保護你們、潔淨你們、堅固你們、安慰你們，使你們更能滿足我的心，並使你們能與我父的同在，祝福，及榮耀相配，我的人靈城民呀！因為你們就是為這一切而創造的。

「我的人靈城民呀！你們又看見我如何容忍你們背道的事，又如何醫治了你們。我的確曾惱怒你們，但是我已經使我的怒氣離開你們，因為我仍然愛你們。人靈城民阿！我的怒氣及義憤在你們的仇敵毀滅時就止息了。我因為你們的過犯向你們掩面，使我離開你們以後，並不是你們的善良再把我吸引回來。背道的路是你們所走的，但復元的方法及道路是我為你們預備的。我發明了使你們轉回的方法；當你們開始轉向那些我所不喜歡的事物之時，是我立起籬笆和牆垣來堵住你們。是我使你們的甘甜變為苦膽，使你們的白晝變成黑夜，使你們的前途滿了荊棘，並且把一切想毀滅你們的人都傾覆了。是我安置『敬畏神』先生在人靈城中作工。你們大大敗壞以後，是我喚醒你們的良心和悟性，是我喚起你們的決心及愛情。人靈城民呀！是我把生命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來尋找我，好叫你們能尋見我，而在你們尋找之時，就得着你們自身的健康、幸福，及救恩。這是我第二次將殆波羅斯人從人靈城篩出去；是我戰勝了他們，並在你們面前將他們毀滅了。

將來的榮耀福樂

「我的人靈城民呀！我現在平安回到你們這裏，並且使你們的過犯變成從未曾有過一樣。未來的日子也不會像

以往的日子一樣，因我要為你們作比開頭更美好的事。我的人靈城民呀！因為還有一點點的時候，即再過片時，我就要（但你們不必因我所說的事而憂慮）把整座城拆毀。我又要把其中的石頭、其中的木料、其中的牆垣，及其中的塵土，及其中的居民，全部帶到我本國去，就是帶到我父的國裏去；在那裏我要將它重新建造，修築得又穩固又華美，是在現今的國度中從未見過的。我甚至在那裏要把它建立起來作我父的居所；因為起先把它建造在宇宙國度之中，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並且在那裏我要使它成為一個奇觀，成為憐憫的紀念碑，並成為其本身所蒙憐憫之讚嘆者。在那裏人靈城本城的人都要看見他們在這裏所未見過的一切；在那裏他們也要與現在比他們高一級的人平等。我的人靈城民呀！在那裏你們要與我相交，與我父相交，並與你們的『秘書』公爵相交，那種相交是在這裏不能享受到的，就算你們在宇宙中生活一千年，也是不會有的。

「我的人靈城民呀！在那裏你們無須再害怕那些殺人者了；也無須懼怕殆波羅斯人和他們的恐嚇了。我的人靈城民呀！在那裏再沒有謀害你們的陰謀、詭計、或計劃。在那裏你們再聽不見壞的消息，或殆波羅斯人戰鼓的噪聲。在那裏你們再看不見殆波羅斯的旗手，也看不見殆波羅斯旗幟。在那裏不會有殆波羅斯人築起山丘來攻擊你們；也不會有殆波羅斯人樹立大旗來驚嚇你們。在那裏你們不需要將軍們，不需要兵器、不需要兵士，也不需要戰士。在那裏你們不會遭遇悲傷的事，也不會遇見憂愁的事；在那裏，永遠也不會有殆波羅斯人能爬進你們的疆

界，在你們的城牆掘洞挖穴，或在你們的境內出現了。在那裏你們的壽數要長過你們在這裏所能羨慕的；然而那時日日都是舒暢而又新鮮的，而且永遠不會有任何攔阻歡暢生活的事。

「人靈城民呀！在那裏你們要遇見許多與你們面貌相像的人，和曾同嘗你們的憂傷的人；即我為我父之天庭及王城所揀選、所救贖，並分別出來像你們一樣的人。他們都要因你們歡喜，而你們看見他們之時，你們心中也會充滿喜樂。」

「人靈城民呀！在那裏我父所預備的東西，和我所預備的東西，是創世以來從未見過的；我父要將它們儲藏起來，並在祂的寶庫中為你們封存起來，直到你們到那裏去享受的時候。在前面我已經告訴你們，我要將我的人靈城遷移，並要在新的地方將它重新建立起來；那個地方就是在那些愛你們，並現在因你們而歡欣的人所在的地方；但當他們看見你們被高舉到那榮耀之地時，他們就更加歡喜了！那時我父會打發他們來接你們；他們的胸懷就是裝載你們的車輦。我的人靈城民呀！你們要騎在風的翅膀上。他們要負載你們、護送你們，並帶你們到那裏去，當你們的眼睛看見更多美事美物之時，你們就會羨慕那永遠安居的所在了。

現今的神聖義務

「我的人靈城民呀！我已經這樣把今後要為你們作的事指示你們了，你們若能聽見，你們若能領會；現在我要

告訴你們現在所當行的及所當負起的義務是甚麼，直到我照真理的聖經中所說的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的時候。

「第一，我現在囑咐你們：從現在起，你們要把我上次離開你們以前所賜給你們的制服保持得更加乾淨潔白；我告訴你們說：你們要這樣行，因為這樣就是你們的智慧。制服的質料是細麻，但是你們要將它們保持潔白乾淨。這樣就要成為你們的智慧、你們的尊榮，而且使我大得榮耀。當你們的衣裳潔白之時，世人就知道你們是屬於我的。而且當你們的衣裳潔白之時，那時我就喜悅你們的道路；因為那時你們來往就像閃電，那些在場的人都會注意到；他們的眼睛也會因其光輝而感到昏眩呢。所以你們要照我所吩咐的裝飾你們自己，並用我的法度，修直你們的腳步。這樣你們的王就會大大羨慕你們的美貌，因為祂是你們的主，你們當敬拜祂。

「為要使你們照我所吩咐的保持衣裳清潔，我已經為你們預備了一個敞開的泉源，正如我前面告訴你們的，使你們可以在其中洗淨你們的衣裳。所以你們要留意，時常到我的泉源中洗淨，不要玷污你們的衣裳才好。因為你們穿着污穢的衣裳走動之時，就是羞辱我而且污辱我，也會使你們覺得越來越不平安。所以不要讓我的衣裳，就是我賜給你們的衣裳，被肉體玷污了。當保守你們的衣裳時常潔白，你們的頭上也不可缺少膏油。

「我的人靈城民呀！我曾多次搭救你們脫離了殆波羅斯的陰謀、詭計、襲擊、及叛亂；而為了這一切，我沒有要求你們甚麼，只要求你們不可向我以惡報善，乃要將我

的愛，以及將我繼續向我所愛之人靈城所施的恩慈存記在心中，好激發你們感恩的心，使你們照着所賜與你們之恩惠去行。在古時，祭牲是由繩索捆綁起來栓在壇角上。我有福的人靈城民呀！你們要思想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我的人靈城民呀！我曾活過，我曾死過。我現在活着，是為你們活着，永遠不再死。我現在活着，好叫你們不至於死；因為我活着，你們也要活着。我用我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你們與我的父和好；既已和好，你們就更要因我得生了。我要為你們禱告；我要為你們爭戰；我還要厚待你們。

「除了罪以外，沒有甚麼能害你們。除了罪以外，沒有甚麼能令我憂傷。除了罪以外，沒有甚麼能使你們在仇敵面前降卑。所以我的人靈城民呀！你們要防備罪！

「人靈城民呀！你們知道我為甚麼起先、而且現在還讓殆波羅斯人住在你們的城牆裏面麼？這是要使你們儆醒，試驗你們的愛心，使你們謹慎，並使你們仍然寶貴我那些高貴的將軍們，寶貴他們的兵士，寶貴我對你們的憐憫。

「這，也是要使你們記得你們從前曾陷於何等可悲的景況。人靈城民呀！我這話不是指一些殆波羅斯人住在你們的城牆上，乃是指他們都住在你們的堡壘及你們的保障中之時。

「我的人靈城民呀！我若把城中一切的殆波羅斯人都殺了，許多在城外的就要來把你們捆綁起來。因為城裏的一切殆波羅斯人都被剪除以後，那些在城外的就會發現你

們已經睡着了；那時，在一剎那之間，他們就要把我的人靈城民吞吃了。所以我讓他們留在你們裏面，不是要害你們（你們若聽從他們，並服事他們，他們就仍然會害你們），乃是要使你們因此得益，你們若儆醒並與他們爭戰，他們就一定與你們有益。所以無論他們怎樣試探你們，我的目的不是使他們驅使你們與我父更加疏遠，乃是使你們與我父更加親近，使你們學習戰爭，使你們喜歡祈求，並使你們在你們自己的眼中看自己為小。我的人靈城民呀！你們要切切留意聽我這些話。

「我的人靈城民呀！既然如此，請將你們的愛向我表明出來罷！不要讓那些住在你們城牆裏面的人把你們對你們的靈魂救贖者的愛奪了去。是的，要讓你們一看見有一個殆波羅斯人出現，就提高你們對我的愛。我曾一次，再次、三次來救你們脫離了那些會使你們致死的毒箭；我的人靈城民呀！要為我——你們的朋友——站起來抵擋殆波羅斯人，我也就要為你們站在我父及其天庭中眾天軍天使面前。要愛我而去抵擋試探，我也就要不管你們的軟弱而愛你們。

「我的人靈城民呀！你們要記念我的將士們及我的軍器為你們所作的一切。人靈城民呀！他們曾為你們爭戰，他們曾為你們受苦，他們因為要善待你們曾從你們手中忍受了許多苦。你們若沒有他們來幫助你們，殆波羅斯一定早就把你們掌握住了。我的人靈城民呀！所以你們要懷抱他們。你們若行得好，他們就快樂；你們若行得不好，他們就憂傷，就生病，就發軟弱。人靈城民呀！不要使

我的將軍們生病；因為他們若病了，你們就不能好好過日子；他們若軟弱，你們就不能強壯；人靈城民呀！他們若沮喪，你們就不能為你們的王剛強壯膽。你們也切切不可常常以為要靠感覺活着：你們必須倚靠我的話活着。我的人靈民呀，當我離開你們之時，你們必須相信我仍然愛你們，並且將你們永遠放在我心上。」

「我的人靈城民呀！所以你們要記得你們是我所愛的；所以我既教導你們要做醒，要爭戰、要禱告，並與我的仇敵爭戰；因此我現在命你們相信我對你們的愛是永遠不變的。我的人靈城民呀！我的心、我的愛是如何安定在你們身上呀！你們要做醒！看哪！我不將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

本仁約翰傳

John Bunyan The Pilgrim Preacher



梅威廉 (William J. May) 著

第一篇 銅匠的兒子

在貝德福鎮近平原上的艾斯圖村內有一間茅舍，那茅舍的主人翁是一個銅匠。這故事開端的一天，那間茅舍裏面顯出異常的忙碌和活動。有一位婦人從那間屋子的橡木門裏忽然出來，忽然進去，又再三地進去出來，好像是有甚麼重大事情就要臨到而匆忙準備的樣子，屋子四周圍的窗戶，似乎也表現出聰明而兼自負的神氣，彷彿是它們知道了一個秘密的喜訊，而暫時還不肯顯露給人們知道。當太陽光照耀在這些窗戶上面時，它們便歡歡喜喜地把這陽光反映得異常光華燦爛。原來就在這一天，這茅舍裏面出生了一個男的嬰孩。這座茅舍顯然曾飽覽滄桑，見過許多嬰孩出生、長大，然後離開那裏，進入社會，現在又再度聽見悅耳的啼聲在它的古舊屋頂之下，它是何等快樂阿！

過了一些日子，我們看見：這同一位婦人站在這一間茅舍之中，隔窗遙望那些點綴着因為雨後暴漲而成為濁流的奧斯河畔，已屆高齡的柳樹和瘦骨參天的白楊樹，漸漸地從正在那消散的曉霧中模糊地重現出來。天空有群寒鴉飛過，停留在那圍繞着本村公共運動場而生長的榆樹枝頭，悠然長鳴。除此以外，全部是一片安息日所特有的寂靜，再沒有其他聲音了。在處於茅舍一端的單斜面鎔鐵爐

內，爐火已熄，鐵鎚閒散地放在鐵砧上。

她的丈夫開玩笑似地問她說：「瑪加莉！我的親愛的！你又在作遐想麼？」這句話使本仁瑪加莉從出神的境界中瞿然驚覺。她果然是在冥思遐想，想到那惟有一個做母親的人所能想到的種種事情。本仁多瑪斯雖然在一年多以前便已迎娶了這位青春、美貌、賢德的妻子到艾斯圖村來，但他迄未能夠十分認識這位賢妻的心情。瑪加莉常常喜歡這樣想到關於未來種種的遠大計劃；但是這些計劃也是後來全都得着了實現的計劃。遠處禮拜堂的鏗鏘鐘聲陣陣傳來，似乎是要加強她丈夫對她所發出的這半認真，半玩笑的問題之力量；她轉過身來對多瑪斯發出甜蜜的微笑，但並未作何答覆。

「是我們應該準備出發的時間了。」

她穿過那間天花板較低而樑柱薰黑的廚房，走到她孩子睡在上面的那個搖籃前面，把孩子抱了起來，留神注視那嬰孩的臉；她彷彿是想要知道那孩子在想些甚麼，然後；她很溫柔地吻那嬰孩，緊緊地把他抱在懷中。

幾分鐘後，這座古舊茅屋的門開了，兩個成年人和一個嬰孩從裏面出來；然後把門門上。本仁多瑪斯是一個中等身材，肩部寬闊，肌肉結實的人。頭上長着棕色的鬢曲頭髮，面部剃得很乾淨。他那天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衣服，戴着闊邊毡帽，手持行杖；一望而知他是村中一個有地位的人。本仁多瑪斯雖然只是一個上門修理的銅匠，但他是全村居民所信任的一個人；他的好名譽足以給予他的家人以無上尊榮。他的妻子本仁瑪加莉有一個細長的身材；身

上披着深色外衣和風帽，以抵禦初冬天氣之嚴寒；而且照着當時教會的規矩，用一對角摺疊的手帕把頭蒙起來。由於分娩尚未完全復元，她面色還不十分紅潤。但她一對晶瑩的眼睛，在她把那圍巾拉緊一些，保護懷中熟睡着的嬰孩時，放射出偉大母愛的光輝來。

他們在那片沼澤性地面上謹慎留心地選擇乾地，邁步前進。偶然遇見兩塊乾地相距太遠時，本仁多瑪斯就伸手幫助他的妻子跳躍一次。不需多久，他們已經到達本村的大街。在街上已能看見有少數的人，穿着相當整齊的服裝，出發到禮拜堂去。當他們剛要越過馬路時，忽然有一陣奔馬疾馳的聲音傳來。要避免在那未經鋪砌的馬路上濺得全身泥漿，唯一的辦法就是趕快退到附近的一個大門洞裏面去，一兩分鐘後，有一輛安在很高車輪之上的籃漆馬車，疾馳而過。本仁多瑪斯看見車中人是本村一位有地位的紳士，立刻很有禮貌地向車中人脫帽致敬。

本仁多瑪斯和他太太進入了禮拜堂的庭院。在那裏，那長方形禮拜堂的高牆俯瞰着許多傾斜的墓碑和散處於斜陽荒草中的墳墓，他們在禮拜堂鐘樓旁邊站立了一會兒。鐘樓的橡木門，為了讓打鐘的人們有充分的亮光，是敞開着的。人們從門外就能看見拉鐘繩的人，或俯身或直立的用力姿態。多瑪斯看見他一個好朋友在打鐘，立刻舉手與那位朋友招呼。

當他們到達那半圓形大門前的石階上時，有一大群充滿友誼態度而正在談天的婦女與瑪加莉招呼。她們全都很想看看本仁夫婦的嬰孩。蓋着的圍巾被輕輕揭開，十幾對

眼睛同時向下注視這個安然熟睡着的嬰孩；她們全異口同聲地稱讚孩子的美麗健康，而且十分像多瑪斯。

他們中間有一位是高齡的傅耐德女士，人們都說她有說預言的恩賜，傅耐德女士把嬰孩抱了過去，向他專心注視了良久。

當她把嬰孩交回給瑪加莉時，她說：「本仁太太！我記得！我們世界的救主是降生在一個馬廄裏面，而且是在拿撒勒的一間木匠店裏長大的，誰能夠斷定艾斯圖村內一個銅匠茅舍之中可以出生一個怎樣的孩子呢？你這個嬰孩可能有一天要震撼全世界。」

那班正在輕聲笑語的婦女為之肅然。當傅耐德女士如此發言時，你是無法不洗耳恭聽的。她的語聲固然停止了；但她所說過的話老是有實現的可能。

鐘聲靜止了；大家都經過門廊，走進禮拜堂去，然後，他們站在那處於禮拜堂道口之牆隅的大理石洗福盆前面。那位高齡的牧者把嬰孩抱在手中，把水灑在那棕色鬢曲頭髮下面的寬闊前額之上。

牧者主持洗禮的致詞之回聲，在那高闊的禮拜堂屋頂下面縈繞迴旋；他說：「本仁約翰！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你施洗。」然後，他們一齊跪下禱告說：「求神賜給這孩子權柄和力量去得着勝利，去勝過魔鬼、世界、和肉體。」幸虧當時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夢想得着這福分，也無人知道這孩子將來在得着勝利以前，必須經過的長期爭戰，和無以名狀的艱險過程；他們在那迅速降臨的蒼然暮色中走回家去。只不過是一個銅匠，和他的妻

子，和他們最近出世的兒子！在這三個人之間，實在沒有任何可以使人發生特別興趣或使人加以注意之處。

當他們轉開門門，開門進入他們的小小茅舍時，火爐中仍在燃燒着的柴火給予他們一種受歡迎的感覺。當爐火被挑旺時，火燄升起，照耀在一張粗陋的木桌和兩個有直靠背裝皮墊的椅子上，並照耀在那擺設在壁爐架上的一些銅器上面。本仁多瑪斯對他自己所選擇的手藝，引以為榮。他把銅匠藝術之許多最高貴的產品，用以裝飾自己的家庭。一把把從架子上掛了下來，剛剛掛在爐火之上的銅茶壺，裏面的水已經煮沸，發出一陣陣酷似歌聲的悅耳聲音。

這位銅匠拉了一個方凳出來，放在火爐旁邊把他的兒子抱在懷中，坐下烤火。他太太則把一張白色的麻質桌布，鋪在桌面上邊；然後又擺上銅製和陶器餐具，預備開始吃一頓麵包、牛乳、乳酪、蜂蜜、冷肉所合成的豐富晚餐；因為那一天是他們家庭中一個很有記念價值的大日子。

晚餐既過，本仁多瑪斯把那本巨帙皮面的聖經放在桌子上面，讓它照着它自己的意思攤開。攤開的地方剛剛是路加福音第一章；這只是出於偶然的麼？我們不知道。他於是乎誦讀了關於另一個也被起名約翰的嬰孩之故事。當時那些看見施洗約翰命名之奇事而懼怕的人們，都說：「這個孩子將來怎麼樣呢？因為有主與他同在。」

第二篇 本仁約翰的童年

「撲通！」那塊小石子剛剛落在兩秒鐘前那隻棕色水老鼠潛入水中的地點，那老鼠與小石同樣迅速地在水中消失了。那個擲石的男孩子專心向水面注視，等候那個水老鼠再度出現，而且口中發出吟嘯之聲，來掩飾自己的失望。過了一會兒，他就繼續在從艾斯圖村到貝德福鎮去那一英里長的大道上緩緩行進。

本仁約翰這時已經九歲了，他已經從一個懷抱中的嬰孩長成為一個壯健結實，頭長紅髮，圓面雀斑的童子。他身上的藍色大衣衣襟被風吹起，顯出他下身的短褲和灰色羊毛長襪。他把裝着午餐的皮袋，從左肩換到右肩之上；然後站住，注視一輪向倫敦去的路上前進的馬車之背影。

貝德福鎮學校裏面的鐘聲，遠遠傳來，使他瞿然驚覺。他加快了自己的步伐：他腳上那雙釘着銅鞋掌的鞋底，當他躍過泥潭和避免太深的車轍後碰在路面時，發出鏗鏘之聲。他知道五分鐘後學校的鐘聲便會停止，而他還需走半英里的路程才能到達學校。但他可以常常希望他的教師自己也會遲到學校，或因為前一晚的狂歡宴會，宿酒未醒，醉眼矇矓而不會注意到一二位學生的遲到課堂。

一種對學校紀律的憤恨心理，在大部分上課時間內，都充滿在他的心中，那些沒有衣服穿，沒有東西吃，與他

同年齡的窮孩子們，能夠牽着馬匹在田裏面工作，或悠閒地在田裏面走來走去把一些亂石拾清，他對這些窮孩子們反倒十分羨慕。他會屢次請求他的父母准許他留在家中整日幫忙拉那鎔鐵爐上的大風箱。但本仁多瑪斯存着很大的期望；期望他兒子約翰長成後能夠作更高一等的工作，而不僅是替人家修補一些漏水的鍋子，或日夜替貝德福一班販賣商打造白銅的裝飾品，所以總是勸導約翰要有大志。

短促的冬日很快就黑了下來；教師宣告放學了。於是本仁約翰和他的同學就離開了那些染滿墨水和飽受小刀雕琢的書桌，而奔向已經浸沉在蒼然暮色中的街道上。時候已經很晚；不能夠再玩甚麼遊戲了；因此他們就分手散開，各自取道回家。

本仁忽然看見他所認為能使他發笑的一位年老的官長，這官長許多種職務中的一種職務，就是督促「居住在本鎮大街上和奧斯河兩岸的人家，晚間燃起重二盎斯以上的蠟燭。」這在當時是保持貝德福各街道在晚間光明的唯一辦法，因此，這位官長和那些家主們之間常常發生爭辯。雙方爭辯得越加厲害，那些從旁偷聽的學童們就得着了很多的娛樂和笑料。這位官長之尖銳宏亮的責罵聲，幾乎成了貝德福晚間必有的一種聲音。約翰轉過身來遠遠地跟着他走，跟得太近是不安全的。官長手持木杖，喜歡打人；挨着一下，是不容易立刻忘記的。那官長在轉彎時便中向後面望去，看見約翰對他蹙額歪嘴的面相，不禁怒上心來。他止住腳步，想要對約翰迎頭痛擊；但約翰已經快步跑進附近的一條小巷裏去，官長只能夠大言恫嚇，聲言

在捉到這些少年無賴時他將怎樣處治他們。

去了不多幾碼以後，官長把一個愛錢過甚的家主叫出到門前，斥責他用那種小得不到一盎斯的蠟燭，違反了「二盎斯以上」的規定。這位家主與這位官長早已衝突過多次，冤仇甚深；因此今天晚上這場爭論，立刻成為一場猛烈、兇惡，而且刻薄的爭論。約翰暗暗走得近些，直到能聽得清楚這兩個人所說的每一句話。稍後，他聽得太有興趣了，以致忘記了自己所站的地位，竟大聲嗤笑那官長的出言無狀。老人轉過身來充滿怒氣，竟攔下自己的職務，把手中的木杖向約翰擲了過去；他當然未能擊中那躲避迅捷的約翰。約翰離開時，還從黑影中加添了幾句話，取笑這位官長。

繼續跟隨那官長，而偷聽這種爭論，約翰知道是沒有甚麼益處的。他現在記得！自己還須要在黑暗中跋涉一英里的長途，才能夠回到艾斯圖村自己家中；於是他就踏上往艾斯圖村去的大路。他回憶頃間聽見那兩個人所用不堪入耳的咒罵之言，不禁暗笑。有時候他又覺得有些戰慄，很怕那極咒罵之言，在他心中造成極惡的氣氛。當然，他並未夢想到，從這種接觸之中他將要收穫到甚麼。

有燭光照耀的貝德福鎮大街，幾分鐘內已經走完。本仁才開始看出，自己跟蹤那位年老的官長，是何等愚蠢的行為。他的善於想像的頭腦，織成了回艾斯圖途中所可能發生的種種危險之圖畫。他幻想那棵百年以上的老橡樹是一個巨魔，在路邊等候着，要用它的一隻搖擺着的樹枝——臂膀把他捉住；那一排高可參天的白楊樹，很像一

排身材高大的兵丁，專等候他來到面前時，奔到路面中間來阻止他通過。剛才所聽見那兩個老人互相咒罵的各種可怕事情，在黑暗之中也成為真實性的事情了。倘若他快步地，他或者能夠在那橡樹巨魔彎腰捉他以前安全通過，或者能夠在那些行動緩慢的兵丁來到路面中間以前僥倖通過；他必需盡力而為。那掛在肩上的書包，頻頻敲擊他的背部，彷彿是鞭打他，要他跑得更快一般。他風馳電掣地向前奔跑，跑過了那個巨魔，又跑過了那隊兵丁。不消多久，本仁看見艾斯圖村他所住的這一端之燈光，透過晚霧向他表示歡迎了。

「約翰！你到那裏去了？一小時以前，你就應該從學校回到了家中。」

他父親的聲音是嚴厲的，而且屢次看那條掛在煙囪旁邊，很容易拿到的皮鞭。約翰很晚才回到家中，已經是近日屢見不鮮的事了。這孩子毫無躊躇地述出他所幻想的事，說巨魔幾乎俘擄了他，那隊兵丁也已經阻斷了他的歸途，所以他不得不繞大圈子，走遠路，以避免那種危險。別的兒童蹲踞在爐火的旁邊烤火取暖，滿懷驚異地聽他講述。他們與約翰自己全知道這篇故事是杜撰的，是不真實的。但只要是有興趣，那一個兒童管你所講的故事是真是假呢？本仁多瑪斯一面聽約翰的話，一面臉色更變得嚴厲而有怒容；最後他不能夠再聽下去了。

「約翰！你再說謊！你一定要被那個惡者——那等候着要俘擄一切不服從父母的兒童之惡者——捉去。你一定會與其他說謊者被扔在有烈火燃燒着的硫磺湖中；現在快

去睡覺，想一想你自己的罪惡吧！」

約翰所受到的懲罰，竟比身體的懲罰還要真切。獨自在黑暗之中躺在床上，這個富有想像力的孩子翻來覆去，徹夜無眠。以為邪惡已經成為自己的第二個天性。他晚間所作的事，也成為充滿恐怖的惡夢。但是天亮以後，他所存着的恐懼心全消逝了。第二天午飯後，在運動場上時，並不需要甚麼鼓勵，他就很熱心地覆述前一晚所偷聽到官長和一位家主用以互相咒罵，那些最不堪入耳的詞令。

在十七世紀初年，兒童入學的期限，縱使在富裕家庭中，也是短暫的。本仁約翰的入學期限很快就結束了，他父親仍然抱有決心，要自己最大的兒子能夠具備優秀條件，而後進入社會。因為知道這孩子說謊、咒罵、趨向下流、名譽很壞，所以特別送他到一個同行的店中作學徒。那位同行不僅是一位優秀的技工，而且也是一個敬畏神的人。心地正直的多瑪斯，以為自己所引以為榮，期望甚殷的兒子，有了這樣好的環境後，一定會如艾斯圖村禮拜堂內那本《公禱書》（*Common Prayer Book*）中所說的實行「敬畏祂的公義清潔的生活。」

過了不久，本仁約翰的趨於下流之傾向，再度控制了他的生命；他竟與學徒們中間那些下流的人作好朋友。那些日子是男孩子們互相用咒罵言詞以爭威風的日子；而本仁約翰在他們中間竟被推為盟主。在許多壞習慣以外，他又學會了飲酒；後來他並且違反了學徒的合約，擅自逃走，離開了那位師父。

在他晚年所著《壞人先生傳》（*The Life and Death of*

Mr. Badman) 中，他自述這一時期的生活，說：「青年的壞人先生要他趨向下流，反遇到了各種困難。他的父親一面勸導他，一面懲罰他，恩威並施。他母親也把她關心他的程度，明白告訴他；他自己的良心，白天黑夜，都在責備自己。」

* * * * *

清教徒禮拜日所特有的那極寧靜，瀰漫了艾斯圖村；只有一些十多歲的孩童在本村的公共運動場上打球和拍毬子。他們正玩的時候，本仁約翰輕聲哼着一首快樂的歌曲，走進了他們的圈子。約翰來到後，兩邊的運動員都停止了下來，請他參加自己的一邊；他們把毬子拍交在他的手裏，很快地他們的遊戲就加增了劇烈的程度。他是一個身手敏捷，不可多得的運動員；他控制了整個比賽的場面。最後他們氣喘了，汗出了，人感覺疲倦了，才停止比賽，臥在草地上面，略事休息。然後，就走到運動場的另一端，加入跳舞的行列；直到禮拜堂的鐘聲宣告「禮拜開始」，他們才停止娛樂的活動。

他們喧嘩地坐在近禮拜堂門口的一些椅子上，意思是離開講道牧者越遠越好；他們也盡力忍受禮拜進行時間的那種嚴肅空氣。但在他們中間，竟是耳語，說笑多於敬拜。禮拜結束前的「祝福」節目剛一完成，他們就打開大門，衝進隔壁的墳場去；他們的呼喊之聲，使禮拜堂的屋瓦也為之震動。

他們會拉他出去，說：「來罷！約翰！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講一些比牧者所講得更為好聽的故事來聽！」

在這種情形之下，本仁約翰總是欣然地跟他們一回到榆樹膝下的河岸，把在那裏休息着的綿羊趕走，坐了下來。那孩童，幾分鐘後就已經浸沉在他從自己幻想中所述出的探險故事，和他從根據探險故事書所覆述的故事之中。這些故事，倘由本仁來講，是毫不失去其本質和興趣的。

但當他晚間返抵家中時，他父親對他的責備，和他母親對他所表示的憂傷，會又是一次喚醒他的良知。他會看見自己所作的一切實在是可恥的、愚拙的，而他對未來的懲罰和審判所懷的恐懼心，也會征服他；然後他就會決定要改變方針作一個好孩子。

有時候，那令他感到不安的，乃是這世界的懲罰，而不是天上的懲罰。他所作過的事，有許多使他墜入法律之權力範圍內。每次在艾斯圖村路上遇見一個執行官的部下時，他就會忽然害怕起來，以為那個人是奉派來捉拿本仁約翰的。他想像到獄中的生活將是怎樣的生活；他想像到自己或者為了偷竊而被定絞刑的情形，就恐懼得了不得，這種恐懼使他下決心作個誠實的人。一兩個月之間，連路上的一個樹枝或一根稻草，他也不敢拾起來。但過了一些時候，這種恐懼心自然地消失了，或者由他的同伴們的取笑所驅除淨盡了；然後，也就再度恢復那種邪惡的生活。

本仁約翰就在這種或進或退的情形下長大，直到他十六歲時，英國和他的故鄉同時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這種種變化合了起來，也造成了本仁約翰生命途程中的重大變化。

第三篇 哨兵的替身

由於國王和國會間的長期鬥爭，英國全國的人心都受了刺激而轉入沸騰狀態中。多年來的友誼斷絕於一旦；許多美滿的家庭弄得家破人亡；整個國家被分裂為兩個營壘。貝德福是在克倫威爾和國會一邊的；因此在貝德福並沒有甚麼戰事進行。但稍一留心，我們便能聽見許多長矛手在郊外本地上操練長矛所發生的撞擊之聲，又聽見火槍隊練習放槍，練習使用那種奇怪武器時所發出的零星槍聲。在村中的街道上，和市場的通衢上，時刻有人站在那裏，擊鼓召集民眾，曉諭他們投入國會的軍隊。當時本仁約翰剛剛十六歲，到達了從軍的年齡。在七、八個月以前，他的慈母已經逝世，過了一個月，他童年以來的玩伴和他的妹妹瑪加莉，也夭折了；他的父親很快就續弦另娶。

一個鼓手站在艾斯圖村公共運動場上，擊鼓聚眾；另有一位臂纏白布的軍官宣讀一個文告說：「因為貝德福必需在兩禮拜內選出二百二十五個強壯能用兵器的人，出來補充駐在巴格納的軍隊，一切年在十六歲以上而無固定職業的人，必需在七天內親到貝德福議事廳去報名投軍。」本仁約翰因為在家庭中的生活既不愉快，而且又想過從軍的冒險生活；當那位鼓手背着銅鼓回貝德福時，他就跟着

他到議事廳去報名了。不到幾天，他就與其他新兵同被歡迎入營，被送到巴格納，在撒母爾爵士麾下受訓練。

本仁約翰身體壯健結實，圓臉大口，頭腦清醒，立刻被派進一個中隊，而且很快就成為一個受大眾歡迎的人。他有一種特別的口才，能夠信口說出幾句不合詩律的詩歌；這種詩歌會使年長的人對他懷疑而注意。在那時候他已經表現出他生動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就是後來使他成名的一個主要條件。本仁的敏銳眼光，對他周圍那種不斷在變動的情形，無論巨細，沒有一件不予以注意。而那中隊裏的許多軍官，也都在他後來所著《神聖的爭戰》（*The Holy War*）一書之篇幅中得着了不朽的美名。放下銅鎚子，而拿起長矛和火槍，脫下皮圍裙，而穿上一件皮馬掛，這在開始時是愉快的。但那中隊久駐巴格納，並不直接參加作戰，此點漸使本仁約翰感到厭倦。於是乎，他渴望能有機會參加更有興趣、更使人興奮的事。

一六四五年三月下旬，一個寒冷的早晨，巴格納駐軍聽見吹集合號。人們勉強地離開火堆到集合的地方去。寒冷的東風向他們吹來。他們雖穿防寒衣也覺得寒冷難當，他們不得不在凍冰的地上跺腳取暖，再把他們的長矛放在臂彎裏面，以便呵熱氣在手指上。他們巴不得有機會作長途行軍操練，使血液加速循環，使身體溫暖起來。最後軍官們到場了。撒母爾爵士的紅色大衣給他們一種鮮艷的顏色刺激。其他軍官的面色則與兵士所不喜歡的寒風同樣呈出灰暗之色，號筒聲再度吹響，要全體肅靜；司令官開始演說：「里士忒傳來不好的消息：駐軍受了敵人的包圍；

里士忒的居民並不表示關切，反倒有賣友求榮的傾向。國王的弟弟魯培特親王，正率領軍隊前往圍困里士忒的駐軍。有人說，國王本人也在那枝軍隊之中；因此我們需要立刻補充里士忒的駐軍。以下被我讀出名字的幾個中隊，要趕快準備出發，前往里士忒……。」

「哨兵本仁約翰」轉過臉來，向站在他旁邊的朋友艾爾遜微笑。這真是好消息！這個三月間的日子，竟忽然間呈出春天的意味。現在他們有機會參加真正的作戰，而為了民族的大業，好好出點力量了。兩三天後，本仁約翰戴着銅盔，穿着皮的背心，腰掛大刀，肩負長矛，和同伍的人們一同進入了里士忒的城門；同時與隊員們一同高唱：「願神興起！使祂的仇敵四散！」

當時的局面非常危急，以致他們並沒有甚麼時間來高唱詩篇和從事禱告。他們成天都要操練，直到人們對那種在狹窄的街道上練習行軍，用包起來的長矛互相進行角鬥的這種練習，感到厭倦為止。他們必需製造槍彈，擦淨武器，謹慎地巡邏各防禦點。因為城內也佈滿忠於國王的人，他們雖在城內，實在與城外同樣有被國王軍隊突襲的危險。

城外每天均有軍隊開到，補充魯培特親王的作戰隊伍。舉目四望，一片全是他們隊伍的營幕和其他掩蔽物。這圍困形勢是相當嚴重的。敵軍又安置重炮，不斷轟擊城牆，希望在城牆上打出一個缺口，以便湧入城內。精於射擊的敵軍匍匐潛行到離開城牆很近的地方，專門狙擊我方，擔任防禦過分勇敢而暴露目標的哨兵；戰事已進入作

殊死戰的階段。魯培特親王所轄軍隊的某個炮隊炮台給予我們最多的麻煩，那尊大炮不斷對準這古城牆的南端，集中轟擊，使我軍在該方面的防禦力量大為減弱。

在此間負責的英尼斯少校發出命令說：「我們必須趁着黑夜，努力嘗試消滅敵方的炮台。」我們中間被派出去襲擊敵人的小隊，是用拈鬮辦法選舉出來的。本仁的朋友艾爾遜伸手到帽子裏面去，抽出一張摺疊着的紙。他把那張紙條展開，看見裏面並沒有字寫着。他一向存着一種信心，以為這次拈鬮必然被選參加出征的任務，他很熱烈地盼望被選；現在只得長嘆一聲表示極度的失望！這時有人在他腹上輕碰了一下，才把他喚醒回來；那是本仁約翰，手中拿着一張上畫黑十字架的紙條給他看；約翰被選參加出征了。艾爾遜想要從他的同伴手中搶走那張紙條；但約翰微笑着將手縮回，使他不能搶到。

他引述經文說：「籤放在懷裏；定事由耶和華。」

艾爾遜並不是這麼容易被說服的一個人，他繼續對約翰說：「約翰！這不是你能擔當的任務，你只不過是一個孩子；我才是一個成年人。萬一有甚麼不幸臨到你身上，你的父親將要像雅各一樣，你將要使他白髮蒼蒼，悲悲慘慘地下陰間去了。但若我在戰場上死亡，則並沒有甚麼人關心我；把你的紙條交給我，讓我代替你去出征吧！」

本仁約翰注視着自己手裏那張已經握縐了的，上面畫着那個似有不祥之兆的黑十字架的紙條，他說：「但這紙條是我抽着的，而不是你抽着的；隊長不會接受你。」

「這一層我會辦妥。銅匠們怎會在黑夜中行軍，並當敵人眼睛向黑暗中搜尋他們時，善於隱藏自己呢？若你像我這樣，曾經在戰場上隱藏過許多次數……。」艾爾遜說到這裏，哈哈大笑。「他們是更歡迎我參加出征的。」於是乎那張繃了的紙條到了艾爾遜的手裏，就在這樣的情形下，那天晚上差不多午夜十二點鐘的時候，城門在加油的門樞上靜默無聲地敞開了。英尼斯少校輕聲對那一小隊靜默出發的人說：「願戰爭之神給你們勝利。」與這一小隊人一同出發的，是艾爾遜而不是本仁約翰。

本仁那天晚間無法入睡。他快步跑上城牆，從缺口處遙望城外星光之下的原野，盡力觀察那擔任出征的小隊之進行狀態。最後聽見一聲忽然而來的槍聲，又聽見突然受驚的人們之呼聲；然後又聽見一個使城牆也為之震動的爆炸彈——這是出征小隊用火藥炸毀敵人炮台的聲音。本仁為了此次的成功，幾乎舉手歡呼。但他想到今天晚上那小隊伍中有一個人是代替他的，他心中就十分憂愁寡歡。萬一有甚麼不幸的事臨到艾爾遜身上，他會覺得怎樣呢？過了一會兒，他又快步跑到城門口去，歡迎那些幸運的出征隊員。他們的敵人追擊他們，差不多追趕到城牆下。當城門敞開時，還有一個同伴被敵軍槍彈所擊中，當場倒地死亡。那些生還的人全體集中在城門樓內的暗淡燈光下，聽候點名。其中有些人因為用力過度和所受刺激太大，氣喘不已；還有些人則在同伴為他們裹傷時呻吟不已。一望而知，那次出發襲敵的勇士，有許多個未曾歸來。軍官開始大聲點名：「艾爾遜！」沒有人應聲。有人用燈籠從那

隊人的頭一個人照到最後的一個人，再叫「艾爾遜！」本仁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因為他巴不得能夠聽見有人答應。縱使是一個受了重傷者的微弱應聲，他也會引為安慰。「有人知道艾爾遜的下落嗎？」有一個人走上前來說：「我們留下他站崗警戒，防備從西面有敵人襲擊我們。我看見他頭部中了敵人槍彈，而倒在地下。」

本仁約翰很傷心地走開，不要再往下聽了；自言自語地說：「替我死了！」他步履無力地回到宿舍；他的心如同擊鼓一般對他說：「他替你而死！他替你而死！」

翌日清晨，當他站隊點名時，別人全注意到他的悲傷。他們全都歡喜地唱着勝利的歌；因為昨夜的夜襲已經給予魯培特一個重大打擊。但本仁低頭站着，面色灰白，雙手戰慄不已。

老梅和問他說：「本仁約翰！你身體不舒適嗎？你的神氣好像是魂不守舍似的。」

本仁舔濕了自己的乾燥嘴唇，把昨夜的事說了出來：「艾爾遜！見我抽到了籤，應該參加昨夜的出動。他把我的紙條拿了去，替我出發，他竟死了——替我死了！」

那老兵同情地用手撫摸這位已經哭不成聲的青年之肩部：「經上記着說：取去一個，撇下一個。」你應當為了自己的得着拯救而感謝神，神為了更重要的使命而留下了你。「本仁約翰！你預備怎樣用你的一生光陰呢？」

約翰沒有回答。這個異象太偉大了；太使他擋不住了。

這位老兵繼續着說：「你應當小心保衛我們主基督所

拯救的『人靈城』。因為那惡者必然想盡方法要攻陷它；如同魯培特想盡方法要攻陷這里士忒城一樣。」

這個老人離開走了，他所說的話漸被淡忘。但在本仁的晚年，這幾句話又被他從新記得，而實行於日常生活中，並且根據這幾句話寫了一本《神聖的爭戰》，使全世界的人因着他而成為富有。

第四篇 缺口之間的爭戰

此次夜襲敵軍炮台，只能幫助他們得着了一個很短暫的喘息機會。本仁約翰對這局面，在許多方面很感謝神。因為戰事緊張起來，他就減少了思想的時間；而思想正足以給予他一種痛苦和不安。在他對艾爾遜的陣亡哀悼悲傷之中，又加上了一個堅持而無可避免的發問：「為甚麼另外一個人要被取去，而我自己要被撇下？」他越是想到自己以往的生活，就越看不出有甚麼理由他會被赦免留下。他漸漸形成了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心，認為那一個關係生死存亡的晚上所發生的事情，並不單純是偶然之事。每一次與老梅和討論這問題時，他總是不可避免地得着這個結論；但對緊跟着的另一個發問：「為甚麼呢？」他卻完全不知道怎樣回答了。因此，當軍中的職責加重要緊，以致他沒有時間思想甚麼時，他反倒比較快樂。

在兩天之內，敵人的炮台竟已修理和補充復原。彷彿是要報復此次夜襲之仇恨般，這炮台對被困的里士忒城更為危險，更使守軍感到煩惱。這些炮台遠在守軍火槍射程以外，所以那些炮手能夠泰然無懼地挺身向前來瞄準轟擊；同時又百般恥笑民軍的無能阻止他們。在整個白晝，敵軍炮隊隊員輪流擔任放炮，使守軍不得片刻安寧。而黑夜中，也間歇向里士忒城轟擊。里士忒的居民也和守軍們

一樣，在這種不停止的轟擊之下，漸感疲乏難當。物資的損失日益重大，城牆上面有了許多被炮彈轟成的大洞；守軍無法作滿意之修理。死傷的數字更為嚴重，守軍已無法得着補充。除了那些直接死在槍彈炮彈之下的人外，還有許多守軍是在修理城牆時，被隱伏着的射擊手狙擊而死。但最嚴重的一點，就是守軍的士氣萎靡不振。在白天人們要留神聽炮彈擊中城牆的聲音，準備在這種炮彈落在街上時趕快逃避到安全地點去。在晚間，這種白天的經歷，更使他們睡夢不安，因此有許多人老是在床上等候下一個炮彈的發射，而無法放心安睡。

在這方面本仁約翰和他周圍的那些人迥然不同；敵人不停地炮轟，似乎只加增了他的勇氣和決心；魯培特親王炮隊的發炮聲對他的功用，如同號角聲對其他兵士一樣。現在他感覺到：那場民族的鬥爭已成為個人的深仇血恨；他不僅是急於為民族的大業予敵人以打擊，而且急於親手打擊那些殺死了他朋友的人們。

敵軍用大炮密集轟擊里士忒的城牆，使守軍絕對沒有機會加以修理。即使在夜間利用黑暗的掩護進行修理；也絕對不敢借助於燈火；而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修理那已經千瘡百孔的城牆。經過兩天兩夜的集中炮轟以後，敵軍籌備已久的進攻就開始了。在守軍看來，敵軍是在同一時刻從四面八方來攻擊。但毫無疑問地，攻勢最猛烈的所在，就是巴格納增援部隊所防守的那一段半毀壞的城牆。

敵軍發動攻勢後，魯培特親王的炮隊發炮支持進攻的部隊。炮彈擊中城牆，將石塊一一擊落，而且時時使碎石

飛揚到守軍的行列中，致他們的死命。那僅得草草修理的城牆上的缺口，越來越大了。於是乎王軍的將士蜂擁而上，前仆後繼地向城內攻來。他們高舉刺繡美麗的絲質大旗，吹着已經預報勝利的號聲，發出「查理和英國！」的呼聲。有兵丁拖着一些輕炮，在某些地點安設炮台，從進攻部隊的上空向里士忒城轟擊。另有些人則抬着雲梯來到城牆底下，嘗試登城。但剛爬上幾級，立刻被守軍推倒了；城上早已備妥的巨大石塊，此時投下在進攻的人群中，給予敵軍重大損害，令許多敵軍四散逃避。雙方善於射擊的好手，各在後方覓取掩護物，連續發槍，消滅敵方的兵丁。雙方的火槍隊，用他們的古舊火槍向對方放射。這種火槍的卜卜聲，和強拿弓弦發出羽箭後的登登聲，和羽箭透過空間的嘶嘶聲，交織成為戰場的樂章。長矛手集中在城牆缺口處，發動一場爭戰，嘗試消滅敵方衝過來的騎兵。在那一天，貝德福地方所派來的部隊奮勇作戰，無不以一當十。但是也偶然有一兩個兵丁因為看見一些親愛的同伍戰死或重傷，而神經錯亂，驚慌失措，棄去手中軍械，氣急敗壞，逃避到某些小街窄巷裏去。在那場戰事中，王軍的進攻部隊好像海中的波浪；克倫威爾的守軍，則如同鐵石的棟樑。進攻的部隊終於不得不退卻休息，雙方現在都有時間醫治傷者和埋葬陣亡的人們了。在那些日子，軍隊裏面還沒有醫藥人員；受傷的人通常是僵臥在那些已死的兵士中間，被其他參加戰爭的兵丁所踐踏。直到有稍為有同情的同伴肯放下手中的槍，把受傷的朋友抬到一些稍為隱蔽的地點，才能等到戰事結束時，傷口可以得

到包紮；但這是很少看見的事。

他們所得着的休息，是短暫的。過了不久，在他們還未能夠怎樣修補城牆的缺口以前，敵人已發動了新的攻勢，而且這次攻勢更為猛烈。在敵人第一次進攻的時間，本仁約翰毫髮無傷；於是當敵人發動了這第二次攻勢時，他又起來奮勇抵抗。似乎他覺得；在奮勇抗敵之中，除了恐懼以外，他不會有甚麼任何其他損失。他的宏亮的聲音在戰事要緊的時候，人們都更清楚地聽得見。他忽而高呼，求萬軍之主耶和華賜給他們以戰爭的力量，忽而又本着最大的憤怒，痛斥與他對壘的惡者之兒女們。他的熱心和勇敢也鼓起了他周圍的人們之勇敢。在那一天，他真是可當萬夫！過了不久，那場戰爭已進展到在城牆缺口處進行着一場爭戰。王軍馬隊的劍術，與民軍的勇敢和堅忍相對抗，英尼斯少校所領導的部隊人數雖少，但堅強不屈。他們只有一些草草建成的矮牆，據而對抗那攻上來的王軍。進攻的王軍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們進攻；但一次又一次地都被他們打退了。直到最後，被他們擊殺的王軍屍橫遍野，傷者眾多；以致王軍的部隊不得不向後退卻。於是乎這些心中釋然的民軍亢聲高唱凱旋的詩篇，又高聲讚美大能的神。這種歌聲和讚美聲中，又夾雜着某些人對退卻的敵軍之取笑聲。

這次的勝利又是短暫的；因為在里士忒城的另外一方面，敵人進攻部隊所遇見的抵抗，並不這樣堅強；所以敵人在那方面得着了更大的成功。那些守軍在王軍的猛烈攻勢之下完全被擊潰了。王軍進城後，發現城中居民——那

些一向不歡喜國務政權而渴望王軍勝利的居民——歡迎和幫助他們；還有許多人，當克倫威爾的軍隊佔領里士忒城時固然熱烈支持克倫威爾，但現在王軍攻下這城以後，他們又立刻熱烈地宣佈自己對於國王永矢忠貞，快步加入勝利者的行列。

他們的守城南的戰友之敗績消息，很快地就傳到這勝利的軍隊耳中；他們慷慨悲歌地衝上前去援救他們。當他們還未曾跑到多遠，英尼斯少校的部眾忽然受到敵人的夾攻。王軍的馬隊從街道中疾馳而來，追殺那些在戰敗後奔跑過來的民軍；同時那些進攻失望的王軍，現在也回轉身來，存着新的希望，用盡新的力量，來再度攻打他們。英尼斯少校的部眾在前後受攻擊的時候，全背對背站着，英勇保衛自己打擊敵人。到後來大家都很明顯地看出：這支部隊除非雙方都受到重大死傷，是絕不會被打敗的。

號聲吹出雙方會談的提議；王軍一齊後退。一位制服非常漂亮的王軍馬隊軍官，手中拿着一頂有羽毛的帽子，走向前來。英尼斯少校就走向前去與他會面。雙方行過敬禮以後，同意了休戰的條件：克倫威爾的部隊必須投降，放下他們的武器；但並不成為王軍的俘擄。兩天以後，他們就可以自由列隊回到他們自己的軍營去。

里士忒城戰役就這樣結束了。從巴格納來的部隊，在光榮的條件下投降了。他們在兩天以後，果然列隊回到他們的總司令部去；雖然打敗，但並未蒙羞。在這次戰役中，本仁約翰作過甚麼，我們不很清楚知道；他自己並沒有把他所成就的任務告訴我們。但過了許多年後，他從那

些日子的經歷中得着了撰述《神聖的爭戰》一書中「人靈城戰役」的材料。下面道幾段文字，當然不折不扣是當年里士忒城牆缺口處那場爭戰的描述：

「我看見親王的軍士來到，
千千萬萬，無計其數的軍士來圍困這城。
我看見許多猛將，聽見幾次的號聲，
也看見他的軍隊佈滿了曠野全地，
他們怎樣結成作戰的行列，
那種凜凜威風，我將永不能忘！

「我看見馬隊衝前，先行攻城，
也看見守軍怎樣運用矢石打擊他們；
我聽見飛舞的矢石在我耳旁飛過，
我聽見這些矢石落地，
並看見它們所發揮的力量。

「我看見雙方爭戰，聽見兵將高呼；
也看見歷次戰役中轉身逃跑的軍士；
我見過受傷的人們，也見過被殺死的人們；
這些人在死了以後將不能夠恢復生命，
我聽見受傷的人哀呼之聲，
那也是別人勇敢無懼英勇作戰的時候。

「當城門被打破時我在那裏，
我看見人靈城瀕於絕望之時是怎樣的情形。

我看見隊長們排隊進入城中，
在城中英勇作戰擊殺敵人的情景。」

第五章 銅匠的婚禮

內戰將近結束了，克倫威爾的勝利已經在望。有一部分被徵擔任兵役的人已經得着遣散；人們開始回到那些荒蕪的田疇和蕭條的工場去。有些人因為受傷體弱，永不能夠在放下火槍長矛後再運用平時的工具，和手扶耕犁在貝德福郊外的平原耕出田壟來。還有許多人哀哉！傷哉！永遠不再能回到故鄉來了！而且窮困和災難也打擊了許多英國的村落；里士忒被圍之役的兩三年後，本仁約翰才回到艾斯圖村。

人們把他看作那些幸運者之一。他在短期服兵役後就回到家鄉來；而且健全無傷地回故鄉來。從前離開故鄉時，他還是一個天真樂觀的男孩子；現在回來時，他卻已經成為一個健壯結實的成年人。在那些年間，他在克倫威爾的模範新軍裏面作了一場人生的學習；他所經歷的大變動，乃是裏面的和屬靈的。他曾不只一次面對死亡；那種經歷給予了他一種清醒堅定的影響。甚至在克倫威爾軍隊裏面，他都學習到許多他應該忘記的事情；而且他巴不得自己能夠忘記那些事情。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他的一部分經歷和回憶把他個人最大的優點啟發了出來。他在巴格納和里士忒所聽過的講道詞，註定要被交織在他未來的遭遇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記起艾爾遜替他而死那一天的奧秘和

悲劇，也記起老梅和懇切警告他必須努力防守人心城的忠言。當勝敗參半的戰事消息傳到艾斯圖村時，老梅和警告他的話又在心中發出大的力量。於是乎本仁約翰就與其他有過當兵打仗經歷的人集合在一處，在他們的回憶中從新參加那些戰役。

對於這位曾到過貝德福為克倫威爾英勇作戰的快樂的少年，家庭現在具有吸引的力量了。艾斯圖村中的生活也比從前任何時期使他感到滿足，很快的，他就習慣於運用銅匠手藝的各種工具；能夠證明他父親所給他的訓練並不是徒然，這使他引以為榮。有時候，他用一個矮輪車把他的小型鎔鐵爐運到一個荒僻的小村落，或孤獨的田莊去；在那裏一面與女僕們說笑，或與那間房屋的主人嚴肅談到安居樂業的把握，一面很快地就把那些銅茶壺補好，把壞了的犁頭修妥，以備下次冬耕之用。

有一次，本仁約翰有兩三天未出現於他的銅匠鎔鐵爐旁邊和艾斯圖村對面的市場中。這件事當時並沒有人注意，但當他同着一位皮膚白皙，風貌妍然的青年新娘回來時，村中的人就大大談到他的事情了。

林梧太太和一些坐在太陽光下手中忙着織花邊的婦女們談論說：「這就是戰爭所給予我們的。我認識好幾個女孩子，只要本仁約翰向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求婚，那個女孩子都會嫁他。但他竟不照着往常的規矩，與我們本村的一個閨女結合；他偏偏娶了一個不知何方的女孩子。」她似乎對本仁約翰的看不起本村的女孩子，發出一種義怒；她講話時，手中的捲線架來往上下的速度也加增了。

年高的哈美麗在林梧太太停止發言時說：「不可說得太過，總有一天，你會收回你所說的話。在你不小心地說過某些話的許多年後，再把那些話收回取消，是一件痛苦的事。我今天下午曾到過她家，對她表示歡迎。我看見她的面容充分表出：本仁約翰所帶回到艾斯圖村他家中的，是一件財寶。」

林梧太太把頭搖了一下，將捲線架放在墊子上一會以便能自由的大笑。她大笑了一場後，說：「財寶！阿！真是財寶！」剛剛經過他們的鎔鐵爐時，我對他父親可不是那樣說嗎？我還以為她可能是與一個當兵的人發生了戀愛的貴婦；多瑪斯本仁對我說：「財寶！財寶！」他大笑着把錘子重擊鐵砧：「她所帶來的粧奩，只是兩本舊書和一個木瓢。」

其他婦女全應和林梧太太的笑聲；因為她們也和她一樣，深深不滿本仁約翰到外面去找了一個新娘回來。哈美麗的捲線架，在她的老邁手指中上下得更慢了；她很小心地在她手中的樣紙上面移動幾根大頭針。

然後，她用從容不迫而滿含智慧的語調說：「寶貝並不限於輪動床和銅茶壺。我今天在本仁瑪利的美麗面容中看出：連我們本村的大地主從他太太所得着的粧奩，也不及本仁約翰從他新婦所得着的粧奩那麼有價值。她已經把她自己帶來了。這才是她所能帶來的最有價值的粧奩。」

林梧女士把她的墊子收了起來，昂然走了開去，說：「哈美麗！你真不知羞恥；竟敢這樣談到你的地主。」

哈美麗接着說：「在太陽面前說真話，並非不知羞

恥。」於是就擱下了這個閒談的題目；因為她們的閒談已經超過安全的限度，而進入了危險地帶。

但若你轉動了門門，而輕輕走進本仁約翰和他新娘所住的那間屋子，你就會發現充分的理由，何以這位有智慧的老婦存着這種信心。窗簾已經放了下來，有一枝自製臘燭在本仁約翰用巧妙手工所製成的銅燭台上燃燒着；燭光配合着火爐裏面木柴燃燒所發出的火光。除了一張結實的餐桌以外，那房間裏的傢具只有一張本仁自己坐在其中的高背椅子和兩張凳。他的妻子就坐在這樣的一張方凳上，把頭靠着她的膝蓋。壁爐架上有三四件銅器，另外還有幾件餐具放在一個碗櫃之內。樓下只有一個房間，一條簡單的樓梯，通到接近屋頂一間臥室。

火光照耀本仁瑪利的雙頰，使她面色現出了紅潤；她現在坐着手中拿了一本書，徐徐地高聲誦讀給她的丈夫聽；只在遇見長的字眼難以讀清楚時偶然停頓；她是從伯利主教（Bishop Lewis Bayly）所撰《敬虔的實行》（*The Practice of Piety*）一書中讀出好的句子來。

「主阿！祢因何故被帶出城外釘在十架之上受死，

為的給我機會使祢在天城中得着安息。

主阿！祢因何故脅下被槍刺破？

為的祢要有一條途徑更接近我的心。」

這段詩歌在當時還不能夠打動本仁的心弦，他把書從他妻子的手裏搶了過來說：「讓我們誦讀另外那部書。」那本書是鄧特（Arthur Dent）所撰《平信徒上天城的捷徑》（*The Plain Man's Pathway to Heaven*），也是他太太所帶

來的；本仁開始用那美麗動人的聲調朗誦那段文字：

「甜肉需要酸醬油；因此，一杯的享樂會換得一碗憂愁。這樣可咒詛的下流人們，最後必為他們的享樂付出一個代價……。」那時候，他們的蠟燭已快要點完，提醒他們是上床睡覺的時候了；本仁約翰說：「這種文章更適合我的胃口。」

彷彿哈美麗所說過的話真實地正在實現中；而本仁約翰實在在他妻子裏面尋見了一種財寶，一種能夠改變他整個品格的財寶。人們看見本仁約翰剃清鬚鬚，梳光頭髮，同他太太來到禮拜堂門口時，卻發出會心的笑聲；他們說：「新的掃帚總是掃得乾淨些。」他們是要預言本仁約翰這種改變不會保持得怎樣長久。

但本仁的這種改變竟保持了下來。他服裝整齊，挺直身子，每星期日兩次與他妻子同赴艾斯圖村禮拜堂。他成為一個最守時間也最有技巧的打鐘人；而且他的像洪鐘般的聲音，在朗誦詩篇和啟應經文時，也更為大家所注意。他夙夜匪懈地作他的手藝；他所住的那間茅屋裏面，傢具漸漸增多；人們開始把他看作那社會裏面一個重要的人。

跟着，有一兩個孩子在這銅匠所住的茅屋中出世。但當他們發現第一個孩子瑪利是瞎眼的而永遠不會看見這世界之美麗時，他們的喜樂就消滅於憂傷之中。瑪利的父親盡力把她在這世界上所失去的一切，在其他方面補還給她；他常常把這個瞎眼的孩子臥在肩上，穿過小巷，越過田野，因為讓她自己在崎嶇不平的路上行走，是不安全的——同時又把四周的景物和美麗盡力描述給她聽。

瑪利問父親：「為甚麼是綠色呢？」甚至本仁約翰的想像力也不能貢獻一個答案給她。

不久以後，連林梧女士也不得不承認看出本仁約翰在結婚以後有了這麼大的改變，而認為是一件奇蹟。

她說：「但是現在他還是不能合乎一種理想的程度，倘若他在禮拜日到禮拜堂去，他仍然在公共運動場上拍木毬子，或在市場的十字架下面投鐵環。」

但這種變動也是保持着，約翰現在讀書能夠比瑪利讀得更流利了。在冬天的晚間，當雨水從煙囪裏面落了下來，影響了燃燒着的柴火時，當瑪利又在縫製孩子的衣服時，我們常聽見約翰以明朗的聲調，讀書給她聽。他也漸漸習慣於諦聽他自己的聲音，而且也漸漸喜歡自己的聲音。當然在那時候他尚未夢想到：那個聲音將有何等的權威，它的影響將是何等的遙遠。

第六篇 保衛「人靈城」戰役

發生於本仁約翰品格中的這種改變，使他更為渴望自己品格中能夠有一種更大而使他更感滿足的改變。他自己想每禮拜天到禮拜堂去兩次，和時時誦讀壹本好書，這在他已經足夠了。但當他每一次這樣安慰自己時，他心中彷彿有一個聲音，否認他這種想法；而這個聲音總是繼續不斷地發了出來：說：「你應當作一個比現在更好的人。」

一個春天的禮拜日，他正在艾斯圖村的公共運動場上玩拍毬子的遊戲。太陽光燦爛地照耀着；下午禮拜已經散會，還有兩小時的充足陽光，然後才到天黑，兒童們互相追逐賽跑；有一群成年人在市場十字架下面玩「九柱戲」；還有一些比較懶惰的成年人，穿着整齊的衣服，坐在樹蔭底下，用有經歷的眼光去評論那些參加遊戲的人們。

本仁約翰興高采烈參加了一場拍毬子的遊戲。他的姿勢很好，拍毬子的分數很高，看起來，他是一定會在那場遊戲中得勝了。他很巧妙地抽起木毬，那毬子高高飛起在空中，而他也就很專心高舉毬拍，抬頭望着空中的毬子。只要再來漂亮的拍一下，他就會得勝了。但他忽然停頓！彷彿有一個聲音從天上對他呼籲說：「你肯棄絕你的罪惡，而到大城去嗎？還是要保持你的罪惡，而下地獄

呢？」

那隻握着毬拍的手慢慢地垂了下來，垂到他的身旁；而他的眼睛則全神注視那光明清朗的天空，彷彿是他既聽見一種天上的聲音，也看見一個天上的異象，而那個毬子則已經跌到地上。

「約翰！怎麼啦？為甚麼不跟着打它？再過一會兒，你要輸了。」

有一分多鐘，他沒有答覆；只是站在那裏，全神注視天空。因而別的人也跟着他所注視的，方向去注視天空，要知道他所看見的是甚麼。然後，他轉過面來，很不自然地假笑了幾聲，又說了一句毫無意義的話，掩飾掩飾，然後就以空前未有的熱烈精神去繼續拍毬子。但現在他似乎已經不再有那種技巧了。沒有多久以後，他就退出遊戲而回家去。本仁瑪利那天晚上覺得自己的丈夫與往常不同。他把聖經一頁又一頁地讀下去，但對孩子們和她，連一句話也不說。直到好幾年後，他才把這個禮拜天他在公共運動場上的奇異經歷告訴別人；而當時也沒有任何人看出他這次奇異的經歷以後有任何改變。倘若是有所改變那或者就是：他比從前更大聲說咒詛的話，並且比從前說更多褻瀆的話。

過了不久，有另一次奇異的經歷臨到他。某個晚間，當天空反照着落日的紅霞時，他與三四個和他同年齡的人站在本村街上一家店舖的櫥窗外面，談到戰事期間的經歷。當時以本仁講話的聲音最響，也表現了最勇敢的神氣。他能夠憑着他的想像，來補充自己所缺乏的真實經

歷。為了要人家相信他所說的故事之真實性，而有更深的印象，他差不多每講了幾個字就咒詛起誓一次。幾分鐘後，那幾個站在他旁邊的人，變作不再聽他所講的故事，乃是在聽他的使人不寒而慄的咒罵的話了。本仁猜透了他們的心思，所以特別加強他口才中的這一部分，盡他全副力量，說出了許多不同的發誓咒詛之言。許多男孩子聚集在他周圍，羨慕他這種口才，而盡力學他所講的下流口吻，但同時又稍微有點害怕，怕這樣一個滿口不乾淨的人必然會受到的懲罰。

當人們正在用深長的呼吸來表出對本仁的欽佩時，有一位戴着小帽的健壯婦人來到了這家店門口，推開那扇矮門走了進去。本仁稍為停頓了一下，看是誰來到了。但在他還未從新開口以前，這位婦人已大發雷霆，把本仁重重責罵了一頓，使他不敢開口。

「本仁約翰！你說話時用這麼多咒詛罵人的話，我聽你說話時，覺得毛髮悚然！」這位婦女的尖銳聲音又繼續說：「我有生以來所遇見的口齒不乾淨的人之中，你是個最大最大的罪人；只要本地方的青年人與你發生接觸，你就會把他們全體都帶壞。」

本仁垂下了他的頭站在那裏，他的臉紅了起來，紅到和他的頭髮一樣顏色。若是任何另外一個人責備他，他不會怎樣注意。但那個婦人乃是艾斯圖村中一個最下流，最無廉恥，也最不信神的婦人！但連這樣一個婦人聽到本仁講話也這樣吃驚，以致不得不出來說他不對——這件事使他覺得；自己一定是比自己所知道的還要壞得多，下流得

多。本仁仍然低着頭，免得自己的羞恥被別人看見。他一言不發地走了開去；但這位婦人對他聲討的激烈責備之言，仍滔滔不絕對着本仁講了下去，直到本仁走得很遠而再聽不見她講話的時候。本仁獨自一人走着，直到他到達了本村的邊緣，然後又轉入一條冷靜的小巷；為的要努力把心中這時候所想的種種思想抑制下去。他曾以自己每個禮拜天赴禮拜堂兩次，和時時閱讀好的書籍而自負自賞；這就是臨到他身上的非難。

「只要本村的青年人們與你發生接觸，你就會把他們全體帶壞。」

他的腳步慢了下來；因為他心中壓上了那麼重的一個擔子。他屢次被石塊所絆，又屢次踏進泥潭之中。他竟不知道自己是向那裏去！他曾作最大的努力要實行一種良善的生活，而且頗為因此自負；但今天的這一幕，把他的努力和自尊心完全破碎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巴不得再成為一個嬰孩，給我父親一個機會再教訓我，使我說話時沒有這種邪惡地咒詛罵人的習慣。」

就在這樣禱告時，他覺得在自己裏面有了一種改變。那彷彿是一個重擔被卸下了；一極大的喜樂產生了出來。

本仁告訴自己說：「我能夠說乾乾淨淨的話。」

果然如此，他果然能夠說乾乾淨淨的話了，而且當本仁說話的時候，別人反倒用更大的注意去聽他；但現在是在留神聆聽那種不再滔滔發出下流咒詛的話了。他們不能夠明白本仁何以有這種忽然的改變；連本仁自己也不明

白。但這種改變也不能滿足他，仍然有一個聲音對他說：「你應該作一個比較現在更好的人。」他開始檢討日常的生活，要看自己能夠在那一方面改善，而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他很歡喜幫忙禮拜堂打鐘。他是一個最依時到場，而且技術最為高明的打鐘人；現在他心中充滿了說不出的恐懼！他害怕那些鐘裏面有一口鐘會忽然跌下來，打在他的頭上。他改變自己站立的地點，站到那條大的中樑之下，以為在那地點，他一定可以安全。但不多久，他的恐懼心又增加到和站在另一個地點同樣的程度。所以他放棄了參加打鐘。只是，他仍然很愛打鐘，所以老是來到鐘樓的門口，透過那敞開着的門觀看別人打鐘。

他也很喜歡跳舞，但跳舞也開始使他心中不安；他不能有把握地說跳舞是對的。

最後，他決定不再跳舞；本仁便想：「現在我一定可以作一個我所應當作的好人，而神也完全喜歡我了。」

但他仍然和從前一樣，不能感到滿足。所以他老是在不停地研究，他可以再放棄一些甚麼別的事，或實行一些甚麼事，以獲致他所需要的那種平安和滿足。

有一天，本仁約翰用一輛矮輪車推着他的鎔鐵爐，沿着貝德福的大路，走到一座需要銅匠修理飯鍋水壺的住宅去。那天陽光充足，天氣和暖，所以本仁把那些銅器拿到戶外來作。他坐在那座茅舍的陰影下，在那地方早有一個長椅給工作疲倦的人們休息，那裏已經有三四個穿很樸素的老婦坐着，手中拿着製造花邊的工具作花邊。當本仁的

鎚子打在那些銅器上面，發出一陣鏗鏘的聲音時，那幾位老婦是在談論她們所最關心的事情。

後來銅匠的鎚子竟停了下來。這位銅匠注意到那幾位婦女所談論的事情，以致忘記了自己手上的修補工作；一個婦人說：「因着信心，主耶穌救了我。」另外一個說：「祂使我裏面得着滿足。」本仁站了起來走到她們面前，脫帽行禮，問她們剛剛所談論的事情真實不真實。這幾位婦女看見有人懷疑她們所講的事之真實性，覺得非常詫異；後來本仁誠懇地問自己是否可以分享她們這種寶貴經歷，她們就更加覺得詫異。

「我們會請我們的牧者紀福德先生來看你，與你談話。」

這是使本仁甚為快樂的一個提議，他很想遇見這位紀福德牧者。他曾在王軍中作過軍官，一次被民軍俘擄了去，而且判死刑。但在執行死刑的幾點鐘前，他逃出了牢獄。他來到貝德福地方後，仍作許多壞事，名譽很不好，但後來他忽然悔改歸向主成為一個傳道人，終年在貝德福地方工作。他果然幫助了本仁約翰！使那幾位婦女在她們談話中所開始的工作得以完成；而最後，本仁約翰竟也得着了其所久已在努力尋求的，那種在靈裏的滿足和平安。

第七篇 被拘禁的傳道人

本仁約翰既尋得了那種給予他靈裏以滿足和平安的信仰，就很急於把自己這種新的喜樂告訴別人。他宣稱，倘若田間的那群烏鴉肯聽他講話，他就願意把自己的救主介紹給牠們。人家都很喜歡聽他講；神為他的靈魂作過甚麼。那一位會使本仁得着極大的幫助的紀福德牧者已經故世。有一位白敦牧者代替了紀牧者在貝德福的工作。不久以後，本仁被任為傳道人；他時時到那些隸屬於貝德福教會的鄉村禮拜堂去講道。

本仁的家庭生活也發生了大的改變。本仁瑪利已經故世，把她所生瞎眼的女兒和另外三個孩子遺下給她丈夫去撫育；他也再度結婚。這一次是與一位勇敢而有美德的婦女結婚——這位婦女，他後來在撰述《天路歷程續集》（*The Pilgrim's Progress*）時描寫為心慈——那位陪伴基督女徒同奔天路的好人。在那些年間，本仁也離開了他艾斯圖村中的茅屋，而到貝德福鎮上去，租了一座更好的房子住。樓下有三個小的房間，在上面則有一個長形的頂樓，在屋頂有玻璃窗讓光線透進來。本仁夫婦當時搬家，並不需要多大的一輛馬車去裝所有的傢具，把那些傢具在新房子裏面擺設起來，也用不到很多時間。樓下三個房間中最小的一間，被留着作書房；本仁的幾本書放在書架上。

在唯一的窗下有一個古雅而不免陳舊的櫃放在那裏，這個櫃也權充他的寫字枱。此外只有一張椅子。他傳道初期的講章，就是在這裏撰成的，另他的幾本最早出版的書，也是在這間書房裏面起稿的。

他並不是一學就會講道的。本仁初學講道時站在台上，眼睛老是看着放在聖經上面的那篇講稿，完全不敢看那些對着他的會眾。他若抬頭，那必定是用手帕拭乾從他前額流下來潤濕了他頭髮的汗珠，有些時候，他好像是一個完全說不出話的人，講詞屢次停頓，屢次口吃，而且根本講不了多少句話。然後，出乎意料地，忽然間，彷彿那攔阻他言語的泉源之力量被除去了，於是他就以非常的口才說出具有很大感動力量的言語，使聽眾驚異信服。本仁在那些年間的講道，總是常常運用威脅和恐怖的方法。除了描寫神的忿怒和將要臨到那些不肯放棄罪惡者身上的刑罰以外，他就沒有甚麼可講的了。他晚年描寫《天路歷程》中各種冒險經歷和《神聖的爭戰》中那些英勇戰役的那種過人的想像力，現在全被用描繪地獄裏面的各種刑罰。直到以後，本仁才明白看出：他講論神的愛心時，反倒更能引人歸向主，而且給人一種更深遠的影響。但他自己所經歷的危險是那麼多而且大，並他自己的奮鬥是那麼艱難困苦，所以在這時候，他心中所想到的最大的事，就是要人們懼怕神。

本仁講道的名氣，越久越多人知道。他常常用人們所能夠完全明白的一種話來對人們講道。他善於運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普通物件，來作講詞中的舉例；這種畫圖常常

使聽道的人們點首稱善，他象徵某一些人是「家中的惡鬼，和外面的聖徒」。他又告訴他們當你在一個未曾灑水的房間裏掃地時，有多少灰塵飛揚起來，或告訴你，用水去撲滅人們加油燃着的火堆，這是何等愚蠢。人們聽他講道，因為對於他的講詞感覺興趣；他成為貝德福市場上人們所常常看見的一個人。有時候，他站在那裏講道；有時候則與一兩個生活和思想都與他相反的人作公開辯論。在這些時候，人們老是聚成小小的圈子來聽這位既有常識足使他們發笑，而也能運用語言寫成生動圖畫，以供他們欣賞的人。

他在各鄉村中很受群眾的愛戴；因此也常常有人看見他到鄉村去講道。很快地就有人送給他一個有榮譽的銜頭，稱他為「本仁主教」，他在很多奇怪的地方講道。有時候，他站在鄉村的大十字架下面講道；有時候他站在一棵大荊棘樹的樹枝下面講道。倘若他找不到別的可以聚會的地方，一個農家的廚房也可以暫充禮拜堂。但在另外幾個村莊裏面，也有些人自己造成了一個沒有甚麼傢具的小禮拜堂。本仁也時時被請到一些教區禮拜堂去講道。他的講道對那些為了要批評他，或為了要認識他而來聽他的人。影響如何呢？關於此點，有許多有趣的故事。他們聽了他以後，散開時全都深信：這個貝德福的銅匠是一個人們可以從他獲益的傳道人；也是一個人們應當常常去聽的傳道人。

後來，克倫威爾逝世了。沒有多久，查理二世復辟再作國王。於是英國社會發生了許多變動；政府又施行人們

已經忘了的各種古老法例，強逼全體的人到安立甘教會的禮拜堂去敬拜神；那些拒絕這樣作的人們要被下在獄中。倘若第二次再問他們，他們仍然拒絕到國家的禮拜堂去敬拜神，他們就會被流放到國外各地去。在這種殘酷的法例之下，本仁是最早吃苦的一個人。毫無疑議地，人們全以為：若能使他噤聲不敢說話，他們就能夠很容易地對付別的人了。

一六六〇年十一月某一天，陰霾的天氣臨到一個小村落的上空，草原上面升起來的濃霧，圍繞並籠罩了那間古老的村屋。霧氣結冰在那大榆樹枝上，遠看好像珍珠一樣。這時候，有一個人在那棵大榆樹下潮濕的枯草地上慢慢來回踱着。他的兩手垂在背後，垂頭至胸，雙眉緊皺，似乎正在苦苦思索，他時時瞻望那些兩三個的群或十來個一群的人，越過田野。當他們向他招手時，他很嚴肅地答應他們，彷彿他是在想到一件在遙遠地方的事。

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以致人們為之大感困惑。冬天的濃霧也加重了他們的憂煩。但當他們到達聚會地點，看見那位東道主的嚴肅面容，和慢慢點着的頭，並聽到他透露給他們的不愉快的消息，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住在附近的一位法官已經發出一張拘捕狀，說本仁若敢繼續講道，就要把他拘禁起來；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已經勸過本仁，請他放棄講道的工作，而回到貝德福去。

本仁卻說：「但我已經知道自己在傳道工作上是真誠而勇敢的；而且由於神的恩典，我已經把鼓勵別人這種工作作為自己的本分。倘若我現在真的逃跑，這事對各鄉村

會發生很不好的影響。那些最近悔改信主的弟兄們，結果會怎樣呢？他們豈不是會想我只能講空話，而不能實行麼？倘若我聽說有人對我發出了一張拘捕狀，就轉身逃跑，我豈不是會使弟兄們膽怯，當僅僅受到大言威脅時就不敢堅守立場麼？」

他應當選擇盡責任的途徑，這一點現在對他是很清楚的。彷彿是神也同意他的抉擇和採取行動似地，河岸上的濃霧忽然被風吹開，冬天的太陽光從這濃霧隙中透了過來，照耀那棵高大的榆樹；剛剛在這位傳道人面部的背後形成一個美麗的光圈。

本仁約翰挺起身子轉過面來，以堅決的態度向着那窄小的聚會處走去。進了房子以後，就在人群之中走上那個高的講台。他在講台上屹立不動，誠懇地注視那一小群信徒，他們已經無法隱藏心中所感覺到的恐懼，若只是關於他們中間的一個，這件事情就沒有多大的關係。但現在是他們的領袖可能被官方拘捕下在獄中；他們應該怎樣辦呢？他們看見本仁堅決的面容時，心中稍為安定下來，他們的需要使本仁忘記自己的危險；他們請求他放棄主持這次禮拜時，他回答說：「不！我不能放棄！我不願意逃走；也不願意為了官方要拘我，而臨時取消這次的聚會。來吧！讓我們歡歡喜喜地作禮拜，不要因為人們恐嚇我們就表示屈服。我們所奮鬥護持的是一種光明正大的事業；我們不必為了這事業而覺得羞恥。傳揚聖經的道理，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工作。倘若我們因為傳道而遭受逼迫，我們將來自然會得着大的賞賜。」

本仁這樣講話的時候，他的勇敢、魄力和信心大大的鼓舞了會眾。當他們注視在燭光照耀中的本仁之堅強而和平的面容時，他們就很希奇神的偉大恩典。神的恩典竟把這一個從前說話最不乾淨滿口咒詛下流的銅匠本仁，改變成這位具有大無畏精神的傳道人本仁約翰。本仁在禱告中把會眾交託在神的手中；他為了他們也因為福音的緣故有分與他一同受逼迫，深感歡喜；他祈求神賜給他們更多的力量和更多的恩典。他們唱完了兩首讚美詩，讀了一段經文，禮拜仍然在進行着，未曾受到任何阻擾而中斷；他們心裏漸漸起了一種幾乎微弱的希望：官方或者不想實行拘捕本仁約翰吧？

本仁約翰剛剛宣告他要提出研究的一節經文而開始講道，那扇橡木門門板上就發出重的敲門聲。門立刻敞開了，教區的巡警由法官的一個僕人帶領着走了進來。他們所懼怕的這一幕，現在果然臨到。有一個婦人再不能夠控制自己過度緊張的情緒，竟大聲哭了出來。男子們都緊握着自己的橡木杖，預備一聽見命令就起來保衛他們的領袖。但本仁並未發出如此的命令！那巡警宣告說，他今天來是為了要拘捕「一個敗壞風俗，煽動叛亂的不良份子本仁約翰」。本仁合起他的聖經，向那些墜入困惑的人們看了一眼，就走上講台，拿起帽子和外衣，準備跟着那巡警走。會眾們站了起來，包圍着他，大家都跟他握手，向他保證他們對他的同情和熱愛。有幾個男子竟不害羞地公開流下眼淚來；其他的人則毫不保留地表示他們對於法官和那條法例不敢贊同。奇怪的是：本仁約翰反倒是他們中間

最不感煩惱的一個人。

他存着信心對他們說：「我們能為這麼有價值的一個事業受逼迫，這是出於神的恩典；受逼迫比逼迫人更為有福。」

那個已經不能再為忍耐的巡警，現在因為會眾暗示批評他的行動之意，老羞成怒。他用力抓住本仁的肩頭，推他向門口去。

他哮咆說：「我聽夠了，我聽夠了！時候已經夠遲了！把其餘的話留着告訴法官吧！」

但是經過預審以後，本仁由一個朋友保釋了出來，聽候翌日上午受審。翌日，有兩三位忠心的朋友陪着他，站在法官住宅的大廳裏等候審問。那位法官身體壯健，面色紅潤，並不比本仁約翰年長。他坐在一張滿滿堆着文件的大桌子後面，用手中的羽毛筆指着這位由巡警監視着，站在他面前的傳道人，很不客氣地問說：「你若專門自掃門前雪，不管別人的閒事，豈不是更好嗎？」

「我以餵養基督的羊群為自己的職責。」

法官冷笑了一聲，回答說：「那末，我一定努力阻止你這樣作。」

本仁很沉着自信地回答說：「你或許努力，但未必能夠阻止。」

又經過了一番辯論，本仁始終拒絕承諾停止講道。於是法官就進了另外一個房間去，要寫一張通知書，把本仁解往貝德福監獄去。法官離開大廳時，法官的岳父——國家教會的一個牧者——走了進來。他充分表現小題大作，

感情激動的神氣；很怕在他到場以前而審問已告結束。他看出自己來得還不太遲時，很得意地發出勝利的笑聲。他頭上的假髮蓬鬆歪斜；而且由於跑得太快，所以面部漲得通紅。他注視本仁，彷彿本仁是一個怪物一般。然後他又跺腳又用自己的拐杖直敲擊地板，很刻薄地開始辱罵並嘲笑這個被他用詭計所陷害的傳道人。

本仁約翰很莊嚴得體地回答他說：「先生！我到這裏來，並不是要與你談話；乃是與法官談話，但是我也能夠答覆你向我提出的任何有誠意的發問。」

這位老牧者動怒地笑着說：「你有甚麼權利出來講道呢？」

本仁很和平地回答說：「我是根據使徒彼得說：『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這句話時，所給予我的權利。」

那老牧者當時竟進退維谷，不勝狼狽；過了一會兒，他只能夠用辱罵來代替理由；他嘲笑本仁說：「你不過是一個銅匠！我記得聖經裏面有一段，敘述一個名叫亞力山大的銅匠，曾出盡力量，擾亂並反對使徒們的聖工。」

本仁不想就此被他打敗，回答他說：「我也記得聖經裏面說到有許多祭司和法利賽人，手上滿滿染着主基督耶穌的血。」

本仁剛說完這句話，就覺得懊悔，懊悔自己也用愚拙人所用的方法來對付一個愚拙的人。幾分鐘後，法官回到大廳來；這次的談話於是終止，本仁走出了那座住宅，受巡警的看管。

但是他們還沒有走完從那房子到馬路上的那一段路，就有本仁的兩位朋友匆匆趕來；他們認為還有辦法保釋本仁。無論如何，他們主張本仁再等一等，等他們去見法官，看有沒有甚麼辦法。因此，本仁又跟着他們回到法官的住宅。那次談話又用去了相當時間；但最後那兩位朋友出來告訴本仁說，只要本仁肯對法官說某幾句話，他就可立刻得着釋放。

本仁很關切地注視他們，被囚禁在貝德福監獄中的遠景越是接近，越是不甚樂觀。他想到自己下獄後妻子和孩子的前途毫無保障，不禁肝腸寸斷！但他仍然和從前一樣堅決地要對神完全忠心。

他說：「倘若那幾句話不是違反我良心的話，我就肯說；倘若那幾句話違反我的良心，我就斷不肯說。」

這一切都耗去了許多時間，那短促的冬天，很快就黑了下來，屋內又點起了蠟燭。法官大廳的門敞開了，法官的姊丈，貝德福的一個名律師，手中拿着一枝燃着的蠟燭走進大廳裏來；他走近本仁所站立的地點喊出：「是誰呀？是本仁約翰麼？」他裝出驚奇和充滿友誼的樣子，緊接着就盡他全付力量，舉出各種理由，勸導本仁允諾不再出去講道。這兩個人辯論了許久；法官的好幾個僕人都站在大廳的黑影中，靜聽他們的辯論。本仁的態度始終堅立不搖，他既然知道一種真理，就不能不出去宣揚那種真理。縱使他要被下在牢獄之中，或遭受更大的逼迫，他也要繼續宣揚這真理。

這位律師終於退了出來，向法官承認自己無法勸服本

仁。同時，法官的一班僕人又在微弱的燭光中圍繞着本仁！繼續那位律師的工作；嘗試說服本仁。他們告訴他說，他自己過於對自己為難了，只要他承諾不再召集人們聚會禮拜，他們的主人就肯釋放他；他們又表示實在不能明白何以本仁總是這樣說：「我不敢這樣作。」

過了一會兒，本仁就從那座住宅出來，有巡警跟隨着他。翌日清晨，他就啟程往貝德福監獄去。貝德福監獄就成為他未來十二年間的住處，而本仁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為他「不敢」不服從神在他裏面所發出的聲音。

本仁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當我將要離開那住宅的時候，我實在感覺到我是滿有神所賜給我的平安。讚美神的恩典！我離開了他們而進入監獄時，靈裏滿有神所賜給我的安慰。」

第八篇 受審

微弱的冬日陽光，照進貝德福法庭的窗戶。那是一六六一年一月下旬的一天；那狹小的法庭擠滿了人。不僅那些窄的長凳上坐滿了人，凡是可以站立空地，也都擠滿了人。那些人並不是常常到法庭去旁聽的那班人；他們乃是貝德福鎮上頭腦清醒的人，和一些除了趕集以外從不到貝德福來的鄉村中人。但今天是「本仁主教」受審問的日子，他們曾經從本仁得着很大的鼓勵與幫助，所以今天特別到法庭來表示對本仁的同情和感謝。

他們等候開庭時，低聲互相談論，猜測法官們會怎樣決定，並且再三提起本仁約翰在某一次或在另外一次對他們所說的一些話。他們又對可憐的本仁太太表示同情。本仁太太那天也領了孩子，一同坐在法庭裏最前面一條長凳上面。這些人們中間，有一部分人是在流淚，因為本仁早已成為他們所最敬愛的一個人。還有許多人的面容，滿呈憤怒和不滿之色；他們很低聲的互相耳語說：「巴不得克倫威爾還在！」他們必須很低聲地說這話；因為在那些日子，人們不得隨意發表對國王的批評。

法庭一端的一個小門開了，一位庭役高聲宣告說：「法官大人們駕到！眾人肅靜！」談話的聲音立時停止，坐着的人都站了起來，男人脫帽，女人屈膝，向走進大堂

來的法官們致敬。

那天當值的法官，有紀約翰爵士、紀亨利爵士、卜喬治爵士、畢威廉爵士、史多馬爵士等五位。他們都穿着時式的服裝，假髮很厚，經過鬢曲，掛在臉旁；袖口鑲着美麗的花邊，手中都握着麻紗的手帕，不停地拭落在衣服上的鼻煙碎屑。他們摸着嘴唇，顯出厭惡到庭旁聽的眾多平民；並趕快拿起放在桌上的香草，猛嗅一通；彷彿是想要抵消旁聽人們身上的所發出的氣味。

法庭內喧嘩的聲音靜止後，法庭的秘書高聲宣告說：「帶本仁約翰上庭！」

這位傳道人就走進被告席，由於監獄裏面空氣不好，他已經面呈病容。但也呈出他心中滿有的平安，是人們不會看不出來的。他很有禮貌地向法官鞠躬，然後又向周圍那些因他進來而有所談論的人們看了一眼。有許多人舉手向他招呼；也有幾位婦女向他微笑，給予他鼓勵和希望；然後，他看見了自己的妻子坐在最前面一條長凳上；一個孩子睡在她腿上，還有一個孩子睡在她手臂彎裏；她的面容顯出堅強的品性。當然以往幾星期中的憂愁，也加添了她前額上的皺紋。她的雙眼顯出自尊的心；她的笑容顯出她對丈夫的愛；這種自尊心和愛都代表她對她丈夫的完全認識。這就是她在本仁向她注視的一霎那間，她用注視和微笑所顯出的。

群眾中間有一個男子，竟高聲呼喊說：「本仁弟兄！你要勇敢！」本仁用感激的眼光注視他，庭役大聲叫人們肅靜，秘書開始宣讀官方控告本仁的罪狀如下：「貝德福

鎮工人本仁約翰！今被控告：採取魔鬼的行徑，故意避免參加國家教會的禮拜，而且召集群眾，舉行了好幾次違背法例的小型禮拜；危害治安，擾亂英國守法民眾的秩序，破壞英王陛下的法令。」

本仁聽見法庭竟用這種可怕的字眼來描寫他在各村中所領導的禮拜，不禁笑了一笑。但當他答覆法官的問話時，他的面色又恢復了莊嚴態度說：「但我是參加神的教會；感謝神的恩典！我也是那承認基督為元首的人們中間之一份子。」

那天的首席法官紀約翰爵士——後被本仁取材為《天路歷程》內基督徒在虛華市受審一幕中的棄善先生——很厭煩地以手擊桌說：「你參加教會嗎？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說參加『國家教會』——法律所允許的唯一教會——的禮拜嗎？」

他們很詳細地辯論這一面；本仁堅持：人禱告應當照着神聖靈的教導；而不必照着人所編定的書。庭中旁聽的人全很肅靜地旁聽；只偶然有些人聽見本仁的發言而發出一種不由自主的同意之呼聲。

卜喬治法官——一個外貌清瘦而聲如破笛的人——現在冷笑了一聲，加入辯論說：「我們怎樣知道你不是先把禱告寫了出來，然後在聚會時照着所寫的朗誦出來？」

本仁的臉完全紅了起來，從頭頸起一直紅到頭髮根；他實在無法容忍這種說他假冒為善和欺騙人的控告。

他鄭重宣告說：「這不是我們的習慣。」

卜喬治又冷笑了一聲說：「我們怎樣知道呢？」

本仁又是一次鄭重宣告說：「我們從來不這樣作。」旁聽席中頓然起了一陣表示贊同的聲音。

紀約翰爵士揮手叫他的同事保持緘默；然後自己開始再進一步，問本仁關於使用禱告書的種種；經過很長時間的辯論後，本仁宣告說：「凡是喜歡用這本禱告書的人，儘可自由使用它；換句話說，我不想阻止他們用禱告書。但在我們這方面，我們能夠不用這本禱告書，而向神禱告，讚美神的名！」

史法官抬起頭來，面上呈現出很滿意的笑容說：「你的神是誰？是別西卜嗎？」然後他就對於自己所認為是很好的笑料的話，大笑不止。

本仁對這樣一個完全不懂屬靈事物的人，十分憐憫；他就回答說：「我們受到鼓勵，聚集在一個地方，一同禱告；因為我們這樣作的時候，總是經歷到神在我們中間，與我們同在。」

紀約翰聽見這隱含責備史法官的答覆，又聽見旁聽席上一陣歡迎本仁約翰此項答覆的鬨然聲，很不高興。

他冷笑着說：「你這狡猾的人，我勸你不要再說這樣不着邊際，離題太遠的話。我要你老實答覆法官的話，你清楚地知道，你不應該在外面講道；因為沒有人授權給你在外面講道。」

這位法官嘗試用聖經的經文駁斥本仁所舉的種種理由，但他很快地不得不承認他的聖經知識還不到家，不能夠保證這場辯論的勝利。老實說一句，那天的幾位法官對這件事全感覺到厭倦了，他們的心感到十分不安；因此都

早已想要脫離這一件事；本仁卻迫使他們用認真的態度來面對他自己。

紀約翰最後問本仁說：「你到底承認不承認官方控告你的罪狀？」

本仁在答覆以前，稍為想了一想。他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是何等嚴重，而以後的種種又是完全要看自己的答覆如何決定。

「我承認這一點：我們曾經聚會過很多次；在聚會中向神祈禱，也互相勸勉為善；而且我們也真切地經歷到神在我們中間，與我們同在。這一點鼓勵我們更加勤於聚會，因此，我們只有讚美神的聖名！」

紀約翰重重地拍桌子；因為他覺得自己與這麼一個沒有地位的平民辯論，而竟然慘敗至此；所以憤怒得不得了。

「那末，你聽判詞吧！你必需被送回監獄，囚禁三個月。九十天後，倘若你還不肯承諾到國家教會禮拜堂去守禮拜，而又不肯放棄你的講道工作，你就要被流放到國外去。而且倘若過了准許逗留在英國的期限，而你被發現未得國王特許而仍然住在英國，你就要受絞刑處死。」

「禁卒！把這囚犯帶下去。」

本仁的面色轉白了一霎那。他覺得作一個被眾人所崇拜的英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坐在前面長凳上的那個婦人，聽到這判詞後不再能夠控制自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而旁聽的人們也同時嘩然表示不滿堂上的判斷；同時也替本仁表示很大的灰心。禁卒腰中的鑰匙發出鏗鏘之聲

走向前來時，本仁對法官再看了一眼。

他堅決地對他們說：「我要特別向諸位法官聲明：若我今天被釋放出獄，明天我還是要宣講福音。願神幫助我！」

聽眾們喃喃之聲忽然轉為鼓勵和希望的高呼，法官們中間有一個人，對本仁的宣言發出憤怒的答覆。但在他繼續說話以前，禁卒已經很野蠻地把本仁拖了出去。出去以後，法庭的門便又關上了。而這位傳道人便前往那座監獄，在那裏竟消磨了他以後的十二個年頭。

第九篇 愛之勇敢

以後的六個月，是本仁前途黑暗加深而貧困狀態更甚的日子。本仁以利莎伯時時得着准可，到監獄裏面去探望他的勇敢的丈夫，作短時間的談話。但在這種談話後，二人分手時心中每每比談話前更憂愁。他們兩個人全是關心對方的福利，甚於他們自己的。本仁太太和孩子們完全靠着鄰舍們的慈善施與以維持生活；但是那些鄰舍們也是與他們一樣貧困的人。但有許多從前曾受過本仁約翰幫助的人，現在記得他的好處，所以盡其力量來報答恩典。一個駕着大車經過那些狹窄街道的農夫，曾忽然在他門前停車幾分鐘，與本仁太太談起從前有一次，是本仁所傳的信息加強了他的信心。現在他要留下一口袋麥子給本仁太太作糧食。或者有一個農夫的妻子，同她丈夫騎在一匹馬上進城，她會到本仁家中，把帶進城來出賣的雞蛋放下幾個在以利莎伯圍裙裏面，給孩子們吃。

織造花邊的工作，在那些日子，總是從早到晚時刻不停。除非是本仁太太有機會擔任其他工錢稍高的工作，如縫製很漂亮的衣服，或到田裏面去幫助收割莊稼的工作。但無論怎樣，一定還有一些日子，本仁太太的食物櫃是空無所有的。而那張拂拭得很清潔的桌子上，竟擺不出甚麼食物來。瞎眼的瑪利，因為她自己是最大的孩子必需勇

敢；就盡力安慰弟弟妹妹，要他們在飢餓的時候不可大聲啼哭。有時候，本仁太太也膽敢希望她的丈夫快被釋放；又有些時候，她則以為丈夫將永遠得不到釋放。但灰心的時間不會持續得很長久。倘若在夜間她感到沒有希望，當清晨來到時，她就會振作起來。她甚至到倫敦去過一次，設法營救丈夫出獄。在那些日子，一個孤單的婦女作這樣長途旅行，是幾乎難以置信的。可惜那次營救並未成功，倫敦的當局曾用同情和仁慈的態度接受她的上訴；但他們告訴她，官方倘若能夠為她作些甚麼，那一定是要在貝德福本地。

炎熱的夏季已經過去。八月間，貝德福的法庭又開放辦公了。若要營救本仁約翰出獄，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必需立刻有所行動，倘若這一次營救失敗，他們就真正沒有希望了。由於夏季少雨，奧斯河的水位大為降低，河道各處留下了許多垃圾在兩岸上的污泥中。本仁以利莎伯沿着河邊趕往法庭開庭的地點去。白楊樹在驕陽之下，樹葉下垂，呈憔悴之狀。越過平坦的草原有一片麥田，已到了收穫季節。許多男子手持鐮刀，在麥田四周向前割麥。而婦女們則跟他們後面，把那割下來的麥子用稻草繩捆成麥捆。在別的日子，以利莎伯一定會在那裏，與那些婦女們一同勞力，賺取每日幾個銅元的工資。但今天她的眼睛和她的思想都不在這件事上面，她所再三思想的，是要說些甚麼話，去懇求審判官釋放自己的丈夫。

海馬太爵士是此次法庭開庭期間的法官之一。許多人知道他是一個心地慈善的人，一定肯聽她所要提出的這樣

一個請求。她走路時一面思想、一面禱告，神聖的愛給予了她一種比她自己所有更大的勇氣；她在人叢之中擠進那法庭裏面去。法庭之中已經擠滿許多人，所以窗戶雖然開着，空氣仍然污濁。審判官和執行官已經在英王的皇徽下面就位。由於國王復辟未幾，皇徽的顏色還未因風雨侵蝕而減少鮮艷。在審判官的下面，坐滿了穿黑袍的律師們和等候呼喚的證人。審判官前面的長桌上面擺滿了香草，保護審判官免得受到監獄疾病的傳染，那些官吏們都時時拿起一棵香草來嗅進它的香氣；同時一個又一個的囚犯進來受審時，又把監獄的臭氣帶了進來。本仁以利莎伯也帶了幾棵迷迭香花和熏衣草，包在手帕裏面；為了個人的安全，也時時俯首吸入這花草的香氣。

過了一會兒，法庭中審案的工作就要完畢了，本仁以利莎伯就把握住這個機會，向前面擠去；從律師席和證人席中間再向前進，直到她站在審判官的面前。法官和律師們都用好奇的眼光看她，類此的上訴，並不是不常見的。她的純潔的面容，加上一極堅強品性，和清潔樸素的衣裝，都給予他們一個良好的印像；她說：「大人！我昨天為了我的丈夫被不公道地囚禁，曾遞上一張呈詞；蒙大人俯准代為調查他這個案子，民婦便非常感謝。」

審判官用同情和關心的眼光看她。前一天，本仁以利莎伯來見他時，儀表和誠懇的態度都給予他一個好的印象。當時他承諾調查她丈夫的案子是出於誠意的。但後來有另外一個法官怒氣沖沖進入海爵士的客廳，說當他坐車赴法庭的途中，本仁太太竟敢把一個為丈夫呼冤的呈詞扔

進他的馬車，真是豈有此理；他說：「為甚麼這女人要來麻煩我們呢？她丈夫是一個被官方判決的罪犯；除非他肯承諾不再出去講道，他是不應當得着釋放的。」

這件事情在海爵士的心中建立了一種成見，但他向下面看去，看見以利莎伯充滿懇求態度的面容時，這種成見仍然不難打消。他天性中善的一面再度佔了上風。本仁以利莎伯看見審判官的面容漸漸顯出同情時，心中的希望頓然增高。但從前將本仁定罪的法官之一，紀亨利剛剛坐在審判官的旁邊。他稍稍站起，看是誰在對審判官講話。看了以後，他面色完全紅了起來，而眼睛也露出憤怒的惡意。這婦女竟敢指出他從前所判決的事情不對，這簡直是對他個人的一種侮辱；他動怒大聲地說：「大人！這是一件不值得大人注意的事，這女人的丈夫是一個敗壞風俗的不良份子；他早已被依照合法手續審問和定罪。他的態度非常狂妄；若明天釋放了他，過不幾天，他又會犯擾亂治安的罪而再度被拘捕下獄。」

法庭裏面有少數認識本仁的人，這時候不禁發生出抗議之聲，很快地就停止了。法官和證人們對這件事情不再發生興趣；審判官面上所流露的同情心也為之消失。

他低聲說：「我沒有辦法幫你的忙，你必須走開；你在攔阻法庭公事的進行。」

眼中充滿了眼淚。當她從法庭出來的時候，幾乎甚麼都看不見，有些知道她的遭遇的人，很同情地注視她；但大多數人都認為她的丈夫是一個傻子。

有一個人低聲對他的朋友說：「只要承諾不再繼續講

道，就可以得着釋放。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還一定要留在獄中呢？」這個人的談話，足以代表當時一班人對本仁約翰的看法。

以利莎伯的盡力抑制自己的悲懷，直到她走到了法庭外面。然後，她就坐在一張長凳上用圍裙掩蓋着臉，放聲痛哭，以洩胸中的悲痛和失望。她曾經抱過希望，而且勇敢地作了許多的努力。但這一切都成為徒然！這時有一隻手溫和地觸及她的肩部，她趕快放下圍裙，向上看去；同時發出歡悅的驚呼，剛才與眾判官同坐的本地高級執行官站在她身邊。她想要起來對他行禮；但執行官不准她起身。

他很有禮貌地說：「本仁太太！我看見你失望的情形，非常難過。我認識你的丈夫，認為他是一個好人——雖然他是作錯了事；我巴不得他能夠得着釋放。」

「先生！我能夠再作甚麼呢？我到倫敦上訴過；他們要我回來在本地的法庭上訴。我已經兩次在法庭裏面請求釋放我的丈夫；今天上午，我把一張呈詞扔進一位法官的馬車，但他反倒因為這事而惱怒我，海審判官昨天願盡力幫助我，但他今天又說沒有辦法幫我的忙；我是一個可憐的弱女子，我還能夠作甚麼呢？」

她說到這裏已經不能夠控制她的啼哭；於是乎又大聲哭了起來；現在那位執行官開始埋怨自己不應該過問這件事。

他仁慈地提醒她說：「倘若你丈夫肯答應不再講道，他明天就可以得着釋放。」

「大人！這是他斷乎不肯作的事。他寧可死在監獄裏面，我也寧可餓死，而不願意叫他作如此的諾言。但是我覺得：倘若我能再見海審判官一次，把我現在的貧苦情形告訴他，他至少會動慈心的。」

執行官來回踱步，考慮這件事；最後他站住了說：「今天晚上，全體法官們都在天鵝餐廳吃飯，你到那裏來找他們吧！我可以暗中幫助你，吩咐看門的人准你進去。」

八月晚間的乾燥空氣，挾着鄉村田間的氣味，吹進貝德福鎮天鵝旅館的餐廳。那天晚上全體法官在那裏接見地方的官紳。開席的時間就要到了，餐廳裏面已經瀰漫了煙草中的煙和美酒的味道。這時候門開了，有個僕人帶了一個青年的婦人進來。

僕人大聲說：「這個婦人本仁以利莎伯堅持要見各位大人，我雖然告訴過她，各位大人正在接見本地官紳，但她仍然堅持要見各位大人。」

以利莎伯立刻大聲說：「各位大人！民婦斗膽再冒犯各位大人一次。我的丈夫是被不法監禁的，他從未違犯國家的法律，我只請求各位大人給他一次公平的審判。」

紀亨利爵士向她走來，彷彿是要把她趕出餐廳的樣子。

「他已經被定罪，有案可稽；女人！有案可稽。」

以利莎伯不理睬他，向着海馬太爵士所坐的那張高椅子走去。海爵士當時剛剛聞過鼻煙並很輕巧地把落在衣服上的鼻煙拂去。表面上，他似乎不想為她盡力；但他這種

冷淡的態度，和紀亨利跟着她不停地喊着說：「女人！有案可稽；有案可稽！」反加增了她繼續懇求的勇氣。

紀亨利命令她說：「女人！不准你講話，我們全都知道你的丈夫是一個敗壞風俗的不良份子；在英國全國找不出第二個人像他這樣藐視法紀。」

最後，被本仁太太把一張呈詞扔進車上的那位法官走向前來，把紀亨利推了開去；他走到那伸出雙手的本仁太太面前。

「倘若我們釋放你的丈夫，他肯不肯停止講道呢？倘若他肯停止，你可以叫他來見我們。」

她眼中飽含着眼淚，由於在她心中的自尊心和絕望二者猛烈衝突；她說話時不免吞吞吐吐。

「大人！他一天有舌頭說話，就一天不敢停止講道。」

法官兩肩聳了一聳，表示沒有與她繼續爭辯的價值，就轉身繼續喝他手中的那杯酒。

「那末，繼續辯論有何用處？」

「大人！我們有這種需要，我有四個不能夠維持自己生活的孩子，其中的一個而且是瞎的。我們家無隔宿之糧，每天只靠着一些慈善的人們之調濟。」

海爵士在椅子上轉了過來，拿起眼鏡看本仁太太。

「你這麼年青，就有四個孩子？」

「大人！我只是他們的繼母，我與本仁結婚還未到兩年。」

海爵士讓他的眼鏡掛了下來，嘆了一口氣說：「哎！

你這可憐的婦人！」

另外一位法官笑他這樣表露同情之心，用拳頭在桌子重敲了一下，所有的酒杯都震了起來。

「這番描寫貧乏情形的話，不過是一個掩護，你的丈夫發現：到各處來往講道，可比作手藝有更多的收入。」

海爵士叫這位同事走開；他的同情心豈能這樣容易被打動？

他問說：「你丈夫的手藝是甚麼？」

有五六個人一同回答說：「大人！是個銅匠！」然後一同哈哈大笑。

本仁以利莎伯的眼睛，透過眼淚而發出大的光輝，說：「大人！是的，就因為他是一個銅匠，而且是一個窮人，所以他被看輕；所以不能夠得着公正的判斷。」

海爵士揮手表示不同意她這說法：「太太！真正的原因並不是這樣；你必需向國王上訴，或申請一張誤判證。」

紀亨利覺得這句話是對他的法律判斷之一種批評；趕快站起，走向前來，把拐杖在地板上亂敲，大聲說：「大人！我們在貝德福認識這個人；他堅持要講道，並且作他喜歡作的任何事情。」

本仁太太很文雅地反駁他說：「他除了聖經以外，未曾傳揚任何別的道理。」

這句話是另外一個法官所認為奇恥大辱的。這位法官自以為詳知慣作狂言的傳道人之一切。他站了起來舉起拳頭向着本仁太太走去。以利莎伯向後退去，碰到一張椅子

就趴在椅子上了。這位法官站在那椅子的旁邊，彷彿是想打她的樣子。

「他傳揚聖經的道理嗎？其實他來來往往專門為害地方呢！」

純潔的愛使本仁以利莎伯剛強有力，她坐了起來，坦然無懼地正視這個威脅她的法官，大聲說：「不是，不是這樣，神知道他；神已經使他作過許多善工。」

那位法官充滿憎恨，獐笑說：「神！他所傳的教義，乃是魔鬼的教義！」

以利莎伯聽見這句褻瀆神的控告，面色立刻轉白。但她很莊嚴地站了起來，使這位法官看到，也不得不退後一步。然後她轉過身來，背向着這位說褻瀆話的法官，而面對海爵士用很鎮靜的，但全體能夠聽見的聲調說：

「大人！當那一位公義的審判官來到世界，祂會使我們知道，我丈夫所宣揚的教義並不是魔鬼的教義。」

餐廳之中，當時靜到沒有一點別的聲音；甚至河水衝擊岸邊的聲音都清楚可聞。本仁以利莎伯屈膝行了一個禮，然後就轉過身來，挺胸昂首，離開了那間餐廳。同時努力制止自己的眼淚，不准眼淚在大眾面前流下來。但她的控制力失敗了；那些眼淚竟流了下來，而且她大大的哭了一場。但她的眼淚並不是為她自己而流的；也不是為了她所引為莫大光榮的丈夫而流的；乃是為了那些盲目而不認識真理的人們而流的。她這次營救本仁約翰的努力又告失敗！可憐她竟不知道她這次大大的失敗，將成為了何等光榮的一個勝利。

第十篇 從獄中出來的傳道人

那個在茅舍門外敲門的人，並不等候裏面答應就旋轉門走了進去；彷彿是有很緊急和重要的事。那家的主婦正在火爐上面煮吃的東西，她回轉身來看見這位來客後，面容上顯出愉快的驚奇。這位客人是浸禮會的一個執事。那些浸禮會教友，在那些日子也不得不採取秘密聚會的方式。這位主婦看見了那來客面上的表情，就知道他是帶來了好消息。

雖然只有他們兩個人在廚房裏，他還是用很低的聲音講話，彷彿是怕給別人聽見；他說：「從貝德福有好消息傳來：杜雷谷先生又調任為獄吏；他已經承諾本仁主教：他出獄三天來看望我們這些教會。」

主婦和應說：「願神給他大的賞賜；並保護本仁約翰不墜入仇敵的手中。」

「阿們！神若准許，本仁先生定於月圓的禮拜四晚間，在本仁谷講道。這件事不可以對神家庭以外的人透露；因為這地方還有許多人甘心作那惡者的耳目，而我們並不想在貝德福監獄中過生活。」

那婦人柔聲說道：「本仁先生被囚禁在貝德福監獄裏面，已近六個年頭了。」她好像對於光陰的迅速飛逝覺得很驚異似地：「而且自從蘇希理作獄吏後，反倒更不自

由！」

執事答覆並解釋：「蘇希理是紀亨利的爪牙！但現在杜雷谷先生既然回任，因為他一向對本仁主教非常敬愛，所以本仁的獄中生活一定會比從前好得多。前次杜雷谷任獄吏時，他屢次私放本仁約翰出獄，而且每次都給本仁好幾天的時間，以便他為聖徒們作工，願神祝福你。你認識那個地點，你也知道怎樣去法，萬一有人注意你，你就留在家裏不可以去。」

帶信的人舉手敬禮，就走了，而這位主婦也趕快繼續煮飯。

在這些日子，法律要人們只在教區轄下的禮拜堂裏守禮拜，不准他們在任何別的地方敬拜神；村莊裏面那些小型聚會所都被封鎖了起來。有一次愛教會的兄弟姊妹仍然抽出時間去打掃那地方，修理屋頂和門窗；他們存着一種希望，希望有一天法律再准可他們在裏面敬拜神。但在目前，他們是不能在那裏聚會了。倘若有些人要在一個田莊的廚房裏，或古老的穀倉裏聚會，那一定是一個離開貝德福很遠的地點；而且一定是燈光很暗，窗簾完全放下；但大多數這種禮拜是在戶外的隱蔽所舉行。參加禮拜的人必需走一些荒蕪人跡的小路，到那些地點去。甚至在這種地點，他們還得要派出幾個人來，站在適當地點，放哨警戒預備萬一有國王的兵丁到來時，可以通知聚會的人們趕快散開。有許多已經好幾百年棄置不用的，當基督教受大逼迫時期，教會首領們在山野中的藏身地點，現在又被這些不奉國教的傳道人們如本仁等所使用；這真是最初設計建

造這些藏身之所的人們所意料不到的事。

* * * *

一輛裝載着許多空穀袋的馬車沿着大路，從貝德福鎮慢慢地向村莊行進中，駕車人徒步在牲口群旁走着。在駕車人身旁，有另一個身體結實的中年人一同走着。那人滿臉塵土，不辨面目。從他的黑帽子裏面漏出幾股已經夾雜灰白的紅髮出來。他肩上披着一個空的穀袋，彷彿是他衣服單薄不能抵抗那峭厲的寒風似的。他偶然也對他那個同行駕車人講了一兩句話；但大部時間他是默然地走着，而自己思想各種的事。

當駕車人對他講話時，那種恭敬的態度，顯然越出了勞工階級的禮貌範圍。

駕車人說：「本仁先生！……。」

另外那人舉手叫他留心：「住口！我現在是施提亞約翰！請不要忘記隔牆有耳這句俗語。倘若有人知道我是到了監獄外面，呼吸自由的空氣，在貝德福那位肯憐憫我的好弟兄，或者會有大的麻煩。」

駕車人同意。於是乎二人完全不再談話，只靜默地在那秋天的黃昏中行去；沒有多久時間，就進入一個佈滿稻草的場地。

本仁谷是處於一個大樹林中的小小空地。那樹林生得十分茂密；雖當月明之夜，天空偶有雲層飛過，掩蓋月光，則林中頓時黑暗如深夜。參加禮拜的人們，靜默無聲，像影子一般，沿着蜿蜒羊腸小徑，踏在軟草和落葉之上，三三兩兩地從各方面來到，男子和婦人全披上黑色的

衣服；雖然當雲破月時，也偶然可以看見一兩個婦女的衣服，是有着白色的領子。在上面的山頂，站着好幾位曾經在克倫威爾手上擔任過放哨工作的年老武士，擔任守望工作。連一個狐狸或貓頭鷹的動作，也逃不過他們的銳利眼光。他們巴不得去換取坐在谷內其他的人們一同聽道的權利。但是他們稍遲一會兒，也自然會享受到他們的份兒。因為本仁約翰無論在講道時說過些甚麼話，那些話總是人們所不能忘記的。那些曾聽他講道的人，後來總是喜歡再三把這些話轉述給別人聽。而且他們在擔當着守望時知道：那些人因為他們曾負責本仁和他們所愛護的人們之安全，也一定會把本仁的講章覆述給他們聽。這是大家很喜歡，而且被認為很寶貴的一個機會。

在駕車人身邊走着的那個人，現在走進了月光所照耀的空地內。皎潔的月光照耀他頭髮和面部，他的臉現在已經洗乾淨了；顯出蒼白之色；以致那些坐得離他很近的人們不禁顯出憐憫和憂傷的長嘆聲；他高舉雙手對到會的人說：「讓我們一同禱告！」

男子都脫下帽子，而婦女也低下頭來；於是本仁約翰在禱告中把這一小群的人交托給神，求神保守；因為他自己不再能夠服事他們和餵養他們了。他為了那些因為福音的緣故與他一同被囚禁的人們禱告，為了那些受到大試探而離棄了主，而逃避開去的人禱告；為了那些眼睛從未睜開看見真理的人禱告；為了那些逼迫他的人禱告，祈求神赦免這些人的無知，而引導他們認識真理。

本仁開始講道，那些穿黑衣服的人更加圍得他緊一

些，為的要聽見他所講的每一句一字；他說：「上一個禮拜日，在清晨敬拜時，與我同獄的兄弟們要我把聖經經文介紹給他們；但我不知道應當介紹那一段經文。我一同低頭禱告；神的這幾句話忽然來到了我的心中。」

他繼續講下去，講述啟示錄最後幾章裏面所講的新耶路撒冷之異象說：「看哪！那座城有十二個城門；東、西、南、北各有三個城門。這事顯出：神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有祂的百姓在那裏。而且表示，無論從世界的任何一角落和任何地方，有人到來尋求生命，生命的門就在這些人的面前開放給他們。……那將是一個黃金的世界……今天散漫地見於各地各事的恩典，到那個日子，這些恩典必定集中在那照着真道而行的天城——教會——之中。這天城在建造完成時所顯出的榮耀和華美，必成為君王們的最大勝利；但這天城必需在地上的君王與她發生愛情以前先行完成……」

本仁這樣繼續講他的信息。聽眾們男的女的都忘記了時間的消逝，忘記了秋夜的蕭瑟寒風，也忘記了其他的一切事情；他們都專心一志聽那位對他們談到永生問題的人講話。禮拜結束了；人們從注意和呆定姿勢中站起來；仍像來時那樣靜默無聲地消散在樹林的黑影中。而講道人則由一位朋友陪伴到一個防衛嚴密的住處去過夜；只給那些愛戴他的人知道他的行蹤。

第二天晚上，他按着約會，在離開貝德福鎮不遠的一個村莊裏面講道；那一次禮拜也安然結束了。不過後來有幾個人談論說，在講道時，本仁似乎心裏不安，似乎裏面

掛念着甚麼事；他們當時沒有怎樣注意。老實說一個人在宣誓而暫時被從監獄釋放出來的情形下，心裏不安，這本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那天晚上，他本來計劃到貝德福，在他自己家裏過夜。禮拜一散，他就趕路回家去。他蹣跚獨行，以減少引起外界注意，行路時把寬邊的毛毯帽拉得很低，半遮住自己的面貌。

當他敲門的時候，那座茅舍的門立刻敞開，桌子上點着蠟燭，擺着簡單的晚飯。火爐裏面的柴火燃燒着；這在一個久居牢獄的人看來，真是有一點天堂的氣味了。當他太太擁抱他時，他也用力擁抱他這位勇敢的青年妻子，熱烈吻她；表示自己也對她的欽佩和摯愛。然後他向可憐的瞎女兒瑪利表示親愛；瑪利向來是在他心中得着一個特別地位的。他在火爐旁邊的一個椅子上坐下來；他似乎非常疲乏，疲乏到連脫下外衣的氣力都沒有。

他的妻子關切地問說：「約翰！你身體不舒服嗎？是否這次行程太長了，或你染到熱病嗎？」

他沮喪地搖頭，然後說出他的痛苦：「今天晚上，我必需趕回獄中。」

大家立刻發出失望的悲聲，瑪利哭了出來；本仁太太不能置信地說：「今晚！但你得着許可，准你在明天晚上回去。」

這位傳道人點頭。「但是神給予我一種感覺；今晚回獄中去，對我較為有利。」

「但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見你了；除非是透過監獄的鐵欄杆看見你。今天晚上在家裏住一宿；明天天破曉時回

去吧。」

他仍然搖頭，他雖然是一個剛強的男子，也不禁悽然淚下：「親愛的！這樣離開你們，我真感覺到好像把我的肉從骨頭上撕了下來時那種痛苦！我覺得好像把自己的房子拆塌，讓屋頂壓在我妻子兒女頭上一樣；但是我必須這樣作，呀！瑪利，瑪利！」他把那個瞎眼的女孩子抱了起來「若我有自由，我必不准風吹到你，但是我不得不讓你遭受這世界的困苦艱難！雖然離開你們使我覺得心中非常痛苦，但為了神的緣故，我必要犧牲一切。」

一小時後，本仁約翰的茅舍的門敞開了，有一個穿黑衣服的人走了出來，踏上那月光照耀的街道。他儘可能躲在兩旁房子的陰影中向前走去，最後他來到監獄外面，在大門上敲門。他用力敲門；敲門的聲音在他聽來，彷彿是要把全鎮的人在睡夢中喚醒那麼大聲。但他還得兩次三次重覆地敲，然後才聽見那位睡眠矇矓的獄吏從裏面走出來。杜雷谷把柵門拉開，高舉手中的燈籠，看是誰在深夜來打擾他的睡眠；他滿以為是一個放哨兵。

他驚呼說：「本仁約翰！我不是准可你明天晚上回來嗎？」

「先讓我進來，以後我再解釋。」

杜雷谷用了好幾把鑰匙，移動了好幾條鐵的門門才把監獄的大門拉開；於是本仁約翰走到了裏面。

他解釋說：「神給予我一種感覺：若我今天晚上回來，對於我和你都好。」

那獄吏沒有回答甚麼；這些事是他所不能明白的；但

他非常尊敬他這位囚犯。他渴睡無力地開了那間本仁約翰和其他六個囚犯同住的宿舍，讓本仁約翰進去。然後鎖上門。回到自己床上去睡覺；他無法明白：一個人何以如此愚拙，要比限期提早一天回獄。

翌晨東方剛現出魚肚白色，就聽見有人在監獄大門外用力敲門的聲音，那人並且大聲呼喊說：「我奉英王之命！叫你趕快開門。」

獄吏開了外面的柵門；一看，原來是法庭的一位高級官吏站在門外，問他說：「全體囚犯都在這裏嗎？」

「大人！是的！」

「本仁約翰在嗎？」

「大人！當然在，當然在。」

獄吏從睡夢中尚未完全清醒的腦海中，忽然間記起本仁所說過的「神給予我一種感覺」這句話。

「大人要進來親自點一次名嗎？本仁約翰是在那個小房間裏，與其他囚犯在一起。」

兩個人穿過了院子。當獄吏想到他是何等僥倖，能安然逃過這場風波時；他那握着鑰匙的手不禁戰慄起來。

他把鎖開那扇門。

他大聲喊叫說：「本仁約翰！」

這位傳道人從他躺在上面睡眠的那張稻草墊上坐了起來，說：「杜雷谷先生！我在這裏。」

那位官吏所看見的已經夠了，他既然已經遭遇失敗，就轉身走了出去。但是那個人告密曾看見本仁約翰昨夜進入自己家中，說得非常把握。那個人一定是喝了過量之

酒，在月光之下把人影當作本仁約翰吧。

那天下午，杜雷谷對他這位囚犯說：「本仁約翰！以後你可以隨便在你想出去的時候，出去活動；因為你比我更清楚知道：最好是在甚麼時候回獄中來。」

第十一篇 一次遭圍捕的禮拜

「你確實知道有一個傳道人正從貝德福趕路到這裏來，而我們能把這些不法份子一網打盡？」王族羅傑爵士在那張大椅子裏面坐得更舒服一些，把腿伸向火爐旁邊，而眼睛望了一望站在幾尺以外的那個告密人。他望那告密人時，眼光中充滿了一種不喜歡和看不起的表情。

那個告密人所站立的地方離開他兩碼多。很侷促不安地用手指緊緊抓着自己的黑毡帽邊，又向着羅傑爵士走近一點；羅傑爵士對他揮手說：「嘿！退後！我不喜歡你這種東西所發出的氣味；趕快把你所要講的話講完吧。」

那個告密人是一個濃眉鼠目，眼光兇惡，而鬚髮蓬亂的人。面容滿呈貪婪之相；當他看見羅傑爵士用手去拿身邊那張桌子上的一杯酒，他用舌頭舔自己的嘴唇；然後說他曾參加過不奉國教的基督徒們之聚會，所以知道了他們聚會的地點和他們的暗號；現在他很願意把這些不奉教的人出賣給當局。

羅傑爵士最後承諾說：「倘若這一次圍捕成功，我們給你賞金十鎊。」

告密人把自己的帽子在手裏面翻來覆去一次，用舌頭再把嘴舔了一次，說：「報告大人知道：在伍金翰地方有一個人告密，得着了十五鎊賞金，我作過很多工作；冒了

許多危險才能夠今天來告密。」

羅傑爵士很冷酷地回答說：「你所冒的最大危險，就是絞刑架上那條繩子所給與你的危險；但我看你還是逃不過那條繩子。我說，倘若圍捕成功賞金十鎊，倘有發現虛報，你要負枷鎖示眾十天。」

告密人有一點戰慄。他帶枷的經歷很不愉快；他把帽子再轉了一次，同時也變更了他自己的站立點：「大人！可否請你寫張條子給我？免得貴人善忘，口講無憑。」

羅傑爵士咆哮說：「我的記性不會忘記甚麼，現在你可以滾出去了。」他把座位旁的一個小鈴搖了幾下，一個聽差進了來。

「帶這個人出去，倘若他不肯快走，就把他踢出去。」

那個聽差不住點頭。看起來，他很像要把握這個機會，服從他主人的意思。羅傑爵士又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把酒杯再斟滿了酒，自言自語說：「要我們貴族玷污了手來管這種事情，真是可恥之至；但這些不法份子對於國家和對於教會都形成一個很大的危險。若是不管，怎麼行呢？」

* * * *

那天晚上，天空佈滿烏雲，一點星光都沒有。受逼迫的不奉國教的基督徒們時時用作聚會地點——處於勒定郊外的那座木屋，窗簾密密地蓋住所有的窗子，沒有一點燈光透露出來。那些沿着泥濘難行的小路前來聚會者的腳步聲，完全被附近河水衝擊兩岸的聲音所掩蓋了，房子裏面

約有一二十人坐在硬板凳上，只有一盞小小的油燈掛在牆上；雖然今天晚上是「本仁主教」要來對他們講道的日子，他們的人數也沒有怎樣增多。有一些人已被拘禁在獄中了；還有些人因為財貨不斷地被政府沒收，弄到一無所有，而已經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了。

燈光閃爍飄搖，照着這些默默無言的人們。他們的面容嚴肅、憂鬱，而剛強，並沒有笑容，他們也不互相說甚麼問候的話；連續地門外有神秘的敲門聲。凡有人這樣重復敲門兩次，那位守門的高身材老者就輕輕地小心把門開了。於是乎又有一個人輕輕地走了進來，坐到位子上去，而那扇門立刻又被關上，一條很堅固的大木頭立刻被放下來，代替了平常的門門。

時間一分又一分地過去，人們也稍為變動坐的姿勢，那位傳道人應該早已來到了；但總是說不定的。有許多事情可能在他到達以前發生；本來大家所存着的希望，認為他可以被釋放出獄幾天這種希望可能成為泡影；他可能被人在路上出賣，而被仇家所拘捕了；他也可能在那些紛歧難行的交叉路口走錯了路。但最後門外又有人敲門；聚會的人都振作了起來，留心靜聽；門開了，有兩個人進了來。當那條特別粗大的門門放下時，二人中間稍矮的那一位舉起一隻手來，說：「願平安臨到這個地方！」

其餘的人都說：「阿們！」來答覆他，然後都透出了一口感謝和如釋重負的長嘆聲；本仁終於來到了。他穿過他們的座位，站在那張權充講經桌子和聖餐桌的方桌旁邊。當他這樣站着禱告時，他們看出他因為久居在缺乏日

光和新鮮空氣的監獄裏面，面色非常蒼白；前額之上和兩頰之上佈滿了很深的皺紋；彷彿他曾飽經困苦和作過許多的思想工作；他頭上修潔的紅髮已經迅速地轉為灰白。當他脫下那件黑色的大衣時，他們看見了他靴子上面滿是他來時所經過的小徑和街道上的爛泥。

他們不敢唱詩，免得引起任何迷途的旅客之懷疑。本仁朗誦了一篇詩篇；這詩篇的作者，當時也像他們這樣，隨時有被追拿處死的危險：「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那裏呢？』」然後，本仁提醒他們，一個夙夜匪懈奔跑天路的人所必需面對的各種危險，和他們所必需表現真正勇敢的性質。他告訴他們會遇見何等樣的仇敵——那些是自己家庭中的仇敵、自己心裏面的仇敵；他又告訴他們：人們若要在這樣一場爭戰中得勝，就必需穿上甚麼盔甲。他告訴他們：這條通往天城的道路上，何處是崎嶇難行，隱伏着懸崖和深谷。人們在這條天路之上；能夠遇見些甚麼肯幫助他的人，以及行完這條路程而到達天城時，可以得着甚麼大的獎賞。

當他這樣繼續講述時，聽眾們的面容略為顯出笑容。他們差不多要為基督徒奔跑天城的即將成功，而露出滿意的微笑。

講道人忽然在一句話的中間突然停止。人們都凝神屏息、靜聽。小屋外面有一陣耳語聲，夾雜着輕微的腳步聲。聚會的人們你望我，我望他，彷彿是互相問訊：是否已經準備應付就要發生的局面。跟着，有人在門外輕輕地敲門；所敲的就是他們的暗號；但沒有一個人去開門。

外面除了河水衝擊兩岸澎湃聲外，不再有其他的聲音了。門外的人又照着暗號再一次敲門；人們悄悄地拿起各人的大衣和帽子。門外忽然有人重重敲門，並發怒地大大呼喊說：「奉英王命！我叫你們開門。」

人們開始向着後面的一扇小門走去；那扇小門通往河邊。

外面的聲音再度怒叱着說：「開門！否則我們就破門而入了。」

他們靜默地，毫不慌張混亂，魚貫而出，進入外面的黑暗之中。同時那些來圍捕他們的人，用了很大的力氣撞擊前門，那扇門已經開始破裂。

有一個來參加禮拜的人，抓住講道人的手臂低聲說：「前面有一道橋，雖然不過是一條橋板，但已足夠我們過河之用。」

最後離開聚會處的一個人，想得頗為周到，把那盞油燈帶了出來，扔到河水裏去。這盞燈已經不再能夠幫助他們；但反倒可以幫助後面的追兵。他們剛剛把後門關上，前面的大門已經倒了下來，前來圍捕的兵丁，通過那門洞而衝進了房子；但裏面已經空無一人。

那領導他們前來圍捕的奸細，高呼說：「跟我來，他們已經逃到河邊的草地去了；那裏有一條小橋可以過河。」

這個追捕的隊伍聽見他這樣說，就穿過聚會處，高舉手中的燈籠，跳過那些散佈在地板上的長凳，出了後門，奔向河邊。那告密者手裏拿了一盞燈籠，快步地向河邊有

橋過河的那個所在。在河的對岸，有兩個穿黑色衣服的人，正在靜默地用力要把橋板挪開，以切斷追捕者與他們自己之間的交通線。當這告密人上橋時，那橋板已經預兆不祥地動搖了。但他很怕這次圍捕不成就會交臂失去那筆獎金或甚至自己被枷鎖示眾；所以大聲叫別人快跟他來，而自己還是奮勇過河。剛剛在他到達橋板中心時，那兩個逃亡者拆橋成功了。這告密人害怕至極！他把手中的燈籠扔下，以使全力躍回岸上。但已經太遲了；橋板和告密人同時落到河水裏面，發出「撲通」的巨聲。而同時，對面兩個黑影早已消失在夜的黑暗之中；要繼續追捕，已不可能。在半英哩之內，沒有其他橋樑可以過河。跌在河裏急流之中那個奸細，一面全力掙扎，一面高呼救命。羅傑爵士發出一陣很難聽的咒罵之言，然後轉身走了開去。

他發脾氣地說：「不要理他，或者河水能夠稍稍洗去他的卑污。」

最後這告密人總算爬上了河岸，全身是泥，而且喝飽了水。他再也不敢在勒定市上露面了。他並不怎樣害怕那晚被他出賣的人對他報復，乃是十分害怕那晚目擊他跌落河中的狼狽情形者要訕笑他，使他難堪。

翌日，羅傑爵士坐在車上回貝德福去。在車中他想到前一晚圍捕不奉國教的基督徒，不幸失敗，非常不高興。他低頭皺眉，搓着雙手，無論如何，只有無理咒罵旁邊那個持鞭在手，在污泥中步行的駕車人一番，以洩胸中怒氣。這個駕車人，雖然被他咒罵，還是很很有禮貌地向他行禮。羅傑爵士連作夢也想不到：這個在泥濘中步行的駕車

人，就是前一晚在他領兵圍捕時從他手指縫中逃走了的那個貝德福傳道人。

類此的冒險經歷，足以代表本仁約翰和那些與他抱同一信仰的人們嘗試逃避統一信仰法案，要照着自己的信仰敬拜真神時，所遭遇到的莫大危險。本仁在很長的期間內，才能偶然得着一次這樣的自由；而且自由的期間非常短暫。但這很難得的短暫的幾天時間，已經足以給予本仁約翰一個很大服事主的機會，並且足以使他能夠大大安慰和幫助那些被逼迫的弟兄們，並加強那些弟兄們的信心。

第十二篇 十二年後

這樣的生活一年一年地過了下去，這位囚犯的靈巧手指所織出來的花邊之數量，跟着時間的消失而益為增多。這花邊的出產，稍微補助了那些好心的人們之調濟工作。很可能，當他們遭遇到極度的窮乏時，瞎眼的瑪利也忙着織花邊；而留下三個孩子，也一個一個都長大了，而都能夠出力稍為增加家庭的收入。本仁約翰在獄中的那些年間，寫成了十一本書和小冊子，這些書籍和小冊子大部分都很暢銷，很能夠幫助本仁太太得着每日的靈糧。但是這十一本書之中，除了《豐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一書外，現在已經不再有人閱讀了。這些書籍至少足以證明：本仁約翰所說，他的身體雖被囚禁，而他的靈裏則仍享有自由這句話，是真實的。

「雖然人們把我的軀殼，
困在鎖鍊和鐵欄杆的後面，
但是因着我對基督的信心，
能飛升得比星辰還高一些。」

本仁在監獄中如同一隻被關在籠中的雲雀那樣，總是勇敢而快樂地唱詩。但是他知道自己是困在籠中；也知道是神使他翱翔於諸天之上，用他的詩歌充滿道個世界。要他這樣一個人消耗自己十二年最壯年有為的黃金光陰，於

污濁不堪的英國監獄裏面，對他一定是一件很苦很苦的事。他已經承認過：使他與妻子兒女分開，這給予他很大的痛苦。雖然如前幾章所敘述，他也偶然能夠離開監獄幾天，享受很短暫之自由——同時又無時無刻不被籠罩在可能被發現及被捕的恐懼中——這些機會是很少很少的，而且為時極短。人們覺得：本仁約翰在那些年間所受的損失，乃是一種永遠無可補償的損失；但是本仁還能夠唱出以下的詩歌：

「在這裏，我有俯仰無愧的良心和平安，
 我的衣服是完全潔白的。
 在這裏，雖在囹圄，我仍享有自由；
 吃人的罪惡對我毫無能為。」

「當他們談到充軍，
 或處死，或其他類似的事情時，
 仁慈的神就賜給我在靈裏的滿足，
 像甘泉一般永不乾涸的滿足。」

那些年間，在英國或在貝德福監獄中都有許多政變。國會為了強逼全體百姓依照安立甘教會的規條敬拜神，就通過了三個法案。一六六一年所通過的「統一信仰法案」強逼一切教區的聖職人員使用《禱告書》。差不多有五分之二的聖職人寧可棄絕自己的家庭和教會，受囚禁，或過流亡生活，也不肯服從這法案。一六六五年所頒佈的「五英哩法案」禁止被革除聖職人員在學校教學，或在任何城市或彼等前此曾任聖職的教區之五英哩內定居。一六六四

年所頒佈的「宗教秘密聚會法案」禁止四人以上的公眾或私人聚會，禁止不奉國教者舉行敬拜儀式。政府希望借助於類此的法令，可以把不奉國教者的勢力完全消滅。萬想不到：這些法令反倒幫助不奉國教者的力量奠定了基礎，並且更為擴展開去。

最後，因為國內的政局和國際的局面都迫使英國政府對不奉國教者採取較為寬大的態度；因此，查理二世就在一六七二年簽署了「信仰自由宣言」。未來的事情，通常是可以預測的。貝德福的不奉國教信徒預測到英王將要採取如此政策，而本仁不久即可得着釋放，所以「一六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貝德福獨立堂舉行聯席會議。席上經過懇切禱告，等候神的指示，和再三討論以後，一致（用舉手方式）通過；選召我們的弟兄本仁約翰為牧者或長老。」似乎當時本仁也曾參加那次會議；否則，就是由聚會的長老們把此項邀請傳達到獄中去；因為這次會議的記錄繼續記載着：「他接受了此項邀請，就獻身擔任此項職事，服事基督和基督的教會；並且接受長老們為他施按立禮。」

幾個月後，本仁從獄中被釋放出來，立刻就申請特許講道證；那張特許證中寫着「一六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的日子，准許他「以公理會牧者的資格，在貝德福羅富德的家中，或英王所特許的任何其他地點或房屋中教訓人。」羅富德的房子，乃是弟兄們在本仁得釋以前已經購進作聚會之用的房子。很可能，本仁獲釋出獄後，立刻在那座房子裏面舉行第一次禮拜；又過了好幾個禮拜，他才得着了

那張特許講道證。

我們不難想見那一個春季的禮拜天上午的情形，羅富德的穀倉牆壁未經粉刷，屋頂的粗糙橡木樁子也未經油漆，實在沒有多少禮拜堂的氣氛。春天的太陽光透過屋瓦間的裂縫射了進來，這些光線穿過了層積的蜘蛛網和拋棄不用的鳥巢，而照耀在那些衣衫襤褸，坐在長板凳和木凳上那男女信徒臉上，大多數婦女戴着小帽，而男子的高頂帽子則放在泥地之上。他們雖然是嚴肅的清教徒，但因為心中充滿了喜樂和得勝，他們的面容差不多呈現愉快之色。

約翰的父親，本仁多瑪斯現在已過七十高齡，也從艾斯圖村被迎接到這裏來。他坐在講台之下最前面的那條長凳上，雙手緊握他的行杖；頭上的稀疏白髮，形成一個圍繞着他禿頂周圍的光圈。他雙耳已聾，聽不見那次的講道詞。但只要能夠看見他這位已經成名了的兒子約翰主領禮拜，他那一天就可以重溫自己青年時代的美夢；誰料得着他這個頑皮的孩子，居然成為一個這樣的傳道人？

本仁以莉沙伯坐在老本仁的身邊。她的外貌蒼老得超過她的實在年齡；因為十多年來，她飽經憂患，負擔沉重。但今天恰巧有一些陽光照在她的臉上，使人看見她的心中是充滿了寧靜與平安。她額上那些代表憂患的皺紋，好像是消失了；她的面容充分呈出她對那位年來艱苦與共的丈夫之愛的光輝。她這十二年來，一向是欣然與她丈夫同嘗辛苦，同一的信心、同一的希望。那個「瞎眼的孩子瑪利」就坐在以莉沙伯的右邊；她的視而不見的眼睛，

是朝着她父親要進門的方向望着；她用耳朵留神靜聽，以便知道她父親的進入禮拜堂來。她現在已經是一個二十二歲的成年少女，但身材還不及她那位二十歲的妹子高大。她妹子以利莎伯面容很像她父親，皮膚白皙，長着滿頭紅色而生硬，不肯在小帽子內欣然就範的頭髮。再旁邊是小約翰，還不過十幾歲；但好幾年來已經是家中的男子漢。「銅匠本仁約翰」，為了他兒子的技巧和工作精神而覺得滿意。有許多賢德的主婦都要他常常到她們那裏去修補各種用具；而且當他作工時常常與他談到他父親修補家庭用具的高水準技巧，和要從事傳道工作的火熱。全家最小的弟弟小多瑪斯，剛剛在那由兒童變為成人的發育的年齡；他完全不能記得他的父親曾在家中住過，所以他現在正等候得着那種奇異的經歷；他無法知道那種經歷對他會有甚麼意義，會使他的生活有何變更。

在他們後面的那些長凳，很快地就坐滿了人；有許多人是從許多英里以外的邊遠鄉村趕來，對這位他們所非常愛戴，這位對他們生命有過很大幫助的傳道人致敬。由於人數眾多，互相擁擠，他們坐得很不舒適。有些青年們不得不坐在窗洞裏；但還有許多人繼續來到；凡能立足的地方也站滿了人，但是人們還是陸續到來。雖然三月間的風，還是寒氣襲人，威脅果園中的白色桃花花瓣，但禮拜堂的百葉窗全被拉開了，窗子外面和門的周圍都站滿了人，想要儘量聽這次的講道詞。

傳道人從禮拜堂の後門走進禮拜堂，步上講台。他那天穿了一件全黑的外衣，領子上稍有花邊；褲子襪子也是

黑色；只有他皮鞋上面的鋼扣把他衣服的暗晦憂愁之色稍稍調劑了一兩分。他先用有節拍的聲調朗誦一篇詩篇。他一行一行地唱出那篇詩篇，到會的人也用節拍的聲調同聲跟着他朗誦歌唱，在那些很少人藏有書本，而且很少人識字的日子，除了這樣朗誦外，根本沒有其他辦法。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人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作夢的人；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

那天的禱告和講道詞，全部充滿了這種使人驚嘆的感恩音符；毫無疑義地，本仁約翰那天的論題是：「神對於最大的罪人施了無限的恩典。」

以後的三年間，由於逼迫教會的恐怖已經消除，不奉國教者的教會，在英國各地方如雨後春筍般組織了起來；紛紛邀請本仁前往講道。他每日所想到的，就是怎樣牧養所有的教會。管理那些隸屬於貝德福公理會的教會，已經需要他的全部精神和力量了。但本仁似乎還有時間來牧養每一個信徒的靈，諄諄勸導那些剛愎頑固的人，時刻監督那些向着歧途走去的人，常常加力量給那些向最高目標奮進的人。對於他所引導的那班行走天路的弟兄姊妹，他就是《天路歷程》中所記的那位智仁勇先生。本仁能夠常常駁斥世智先生所持的論調，警告別人趕快改變他們的邪惡行為，並且在盡忠受到絕大試煉時鼓起他的勇氣。本仁也能夠用許多探險性的故事，使兒童們聽得棄絕一切，而且能夠擊殺任何危害奔跑天路者的人們。

一世紀後，人們恰巧地選擇了本仁自己在《天路歷程》中描寫那位忠心的傳道人之一段文字，刻在貝德福為

他所立的銅像之下說：本仁在這次出獄後和再次下獄前，乃是一個「手中拿着世界最寶貴的一本書，站在那裏，口中說着真理，似乎在規勸人，背朝着世界，而頭上卻戴着金冠。」

自由的歲月，不久便成為過去。本仁的仇敵對於本仁和那些與他一同思想，一同敬拜的人們，咆哮威脅，冷眼看待，靜候報復機會的來臨。忿怒的國會終於通過了改變政策。英王查理二世又親手撕毀了「信仰自由宣言」，而在一六七五年三月間發出拘捕狀，要拘捕「一個銅匠本仁約翰！該本仁藐視英王陛下的完美的法例，在小型聚會中藉口運用信仰自由，而擅自講道和教訓人。」

數星期內，本仁再次被捕入獄，失去了行動自由。這一次，不再是囚禁在白銀街的監獄中，乃是在貝德福大橋上的地方監獄。

第十三篇 橋上的監獄

本仁約翰第二次被囚，曾在其中度過六個月的貝德福的地方監獄，處於那橫跨奧斯河的橋上。這條橋樑，在那些交通稀少的日子，本身已經嫌窄；但政府又在兩頭添造了兩座門樓，佔去一些地方，使這條橋窄一些，這兩座門樓的用意，一則為保護那條橋樑，一則為徵收過橋的路費和捐稅。橋南端的門樓樓上被用作軍隊的貯藏所；而北端的門樓樓上，則被用作地方監獄，那監獄僅有十四尺見方的大房間一個，是在門樓中靠東的一邊。下面有些石級，通到一個小島之上；那小島在河水不太深時，總是滿長着青草和小樹的。

這個大房間既是囚犯們白天活動的地方，也是他們夜間睡覺的房間。所有囚犯不論他們犯罪的輕重和前此身份怎樣不同，都同被拘禁在一處。那些只是為了替自己的信仰作見證而被下獄的男子和婦女，就被與那些成為社會上最兇惡不法的份子拘禁在一起。獄中的空氣，從道德方面講，或從衛生方面講，都是污濁不堪。像本仁約翰這樣一個人，竟能在這樣一個地方在這種情形之下，寫出像《天路歷程》這樣一本書來，真是世界一大奇事！

在那個監獄中，從來沒有可被稱為休息和安靜的時刻。東樓下面有車馬行人，絡繹來往所不斷發出的喧囂

聲；帶貨物者與收稅人爭論付稅數額的爭論聲，和日夜存在的河水衝擊橋洞橋柱所發出的澎湃聲。

本仁在獄中也有幾個同道中人為了義的緣故而被拘禁的朋友，但當他們聚集在一個牆隅，一同禱告和討論真理時，幾步以外就有另一群囚犯，為了一場賭博而互相爭論、互相咒罵。責備那些如此爭論咒罵的人，是沒有用處的。大部分時間，這種責備的話反倒被他們用作藉口而爭論得更大聲，咒罵得更厲害。本仁為了善用光陰並賺取少許金錢以幫助家中度日，就從新開始織造花邊。但由於荒廢已久，手指動作生疏，工作進行甚慢。同時，他的頭腦也在很忙碌地想到其他的事情，他的思想正翱翔於遙遠的境域中。

獄中囚犯互相爭競得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把手伸出鐵欄杆外，向過路的人們討錢財；而獄吏總是在旁邊冷眼觀看。過了一會兒，那個獄吏來叫本仁，說有他教會裏的兩個執事來到監獄看他，他們是想請示於他，怎樣處理教會所面對的幾個紀律問題。他們要這位牧者寫信給那不守教規的某某信徒，勸他們痛改前非。他們談話的時候，感覺到非常困難。本仁常常被其他要伸手到門外行乞的囚犯推到一邊去；那兩位執事也屢次被他們當作行乞的對象；而行乞不遂後又被那些囚犯惡聲咒罵，備受紛擾。但那件事情最後總算是討論完畢了，而且他們也在那些囚犯叫囂喧嘩聲中道別了；於是乎本仁存着沉重的心情，走到那個小島上去，想要在那稍為清靜的地方把他從神裏面的信息寫出來。

在那些日子，本仁會考慮到寫一本新書，他曾根據哥林多前書第九章二十四節：「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着獎賞。」這節經文他也曾講過一次，而講題是「天路客」，那次講道給予聽眾很深的印象。本仁繼續想到這節經文時，那题目的意義和聯想都加增了起來，所以他就想到，甚有可能把它寫成一本書；他說：「那獎賞就是天城，倘若你要進入天城，就必須在天路上奔跑。」但過了不久，他的看法漸漸由賽跑而變為旅行；他特別指引並警告我們：在這次旅行中所應當留意的各種事情。

他告訴我們說：「留心避免歧路；留心避免進入那些使你離開正道的小巷；你必須留心，在途中前進時，不必去聽每一個人所對你講的話。」他又說：「十字架乃是一個最好的指路牌；每一個想要進入榮耀的人，都必需經過這十字架。」

所以織造花邊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地停頓；而本仁在那時間就把那掛在腰帶上的墨水瓶揭開，把天路客的故事之另外一頁或另外一章寫了出來。

某一個夏天的晚間，他儘量利用夕陽的餘輝，在鐵窗之下寫那本書。其他的囚犯那天也很歡喜，忘記了他們的飢餓、憂慮，和睡夢中的恐懼；那天晚上，監獄中是清靜的。最後陽光完全退去，而本仁也再看不見自己在紙上所寫的各种記號了；因此他不得不停止寫作。

他就臥倒在地面的稻草上，心中仍然在想到那次天路行程的經歷，想了許久他才睡着。但在睡眠之中，他心中

還是在想白天所想的、天路行程。他見到那個到天城去的旅客在他的困難旅程中進行着。他自己生活中的經歷，與自己屢次講道所引用的意思混合在一起了。他又是一次為着自己的靈性而打仗，他好像一個人，沉沒在艾斯圖村附近的一個沼澤之內。在夢中，他覺得那種危險非常真切，所以全力掙扎；逼得身體前後搖動才能繼續呼吸。在夢中他又身陷監獄之中了，他害怕自己會被問絞刑，而且害怕在被問死刑時自己會成為一個懦夫。想到這一層時，他不禁冷汗浹背而下；幸而他終於從這種危險裏面被拯救了出來。但在夢中，他也曾夢見一些愉快的地方，如樂山和王在路旁所建給旅客休息的美宮。這位睡眠不安的牧者，現在能夠安然入睡了，而且在睡夢之中面上呈出了笑容。

清晨的陽光從東面鐵窗裏照了進來，把他從睡夢中喚醒。晚間的那一個夢，印象尚新。天路客的寫作必需暫停；他必需把昨天晚上夢中所見的寫下來；於是乎《天路歷程》就開始了。

「因此我欣然展紙握管，
把我的思想寫成字句。
我既已學得寫作的方法，
一面書寫，一面思潮仍然泉湧而至；
直到我所寫的原稿，
積成你所看見的如此厚冊。」

本仁覺得他必需用這種方式，把他自己的經歷和他自己的想法告訴人們。他記得他怕進入艾斯圖村禮拜堂鐘樓，怕鐘掉下來打死他的那些日子；他是一個從將亡城逃

了出來的人；在睡夢中，他在經過憂鬱潭時，曾如何努力掙扎，和屢次陷入絕望。他的羽毛筆不斷地發出「嗖嗖」聲，在那粗糙的紙張上繼續地寫着。倘若他的筆能夠與他的思想同樣敏捷，那何等好呢！前一天那兩位執事和他談到的那幾個信徒，本仁老是不能忘懷。他們經過憂鬱潭時會是怎樣情形呢？本仁很為他們擔憂；他搖頭，認為他們的前途相當可怕。他認為：只有在一個晴朗光明的日子，易遷才有安全通過的希望；但是易遷竟完全不知道應怎樣作！

其他囚犯的爭論喧嘩，好像車馬隆隆之聲那樣，不再能夠擾亂他的思潮了；他自己已經與基督徒一同行在天路之上。但他所有的紙張業已用完；還有許多意思必須寫下來；否則便有遺忘之虞。本仁忽然得着了一個很有好處的靈感。他賢德的妻子每天早晨送幾瓶牛奶給他，而每次都用些紙捲當作瓶塞。這些紙捲的瓶塞，本仁把它們一一展開；他的羽毛筆因此得以在這些紙張上面繼續寫了下去。於是乎，他那個永垂不朽的夢之另外一章，又脫稿了。

一切事物都給予本仁的偉大之靈以豐富的提示，他正在寫關於啟示之家的故事，和基督徒看見在那座房屋牆壁上所懸掛的美麗圖畫。剛剛獄吏背着一把大掃帚走了進來，他要把監獄裏面打掃一次。當他把那積聚了幾星期的臘頭和稻草碎屑掃向門口去時，他揚起何等討厭的飛塵阿！本仁在那種飛塵之中不禁喉嚨咳嗆而眼睛流淚；他只能夠拿起墨水瓶和紙張飛奔到橋旁的小島上去躲避。他無法明白：何以獄吏不先灑水把飛塵壓下去。本仁走近門口

時，他看見幾個囚犯正在用耙子耙鬆獄吏所掃攏的那堆臟頭，希望從那堆臟頭裏面找到些麵包皮，或甚至於一個失落的銀錢；本仁自己說：「倘若人們尋求天上的冠冕，也能如此熱心，那何等好呢！」

這個場面的涵意，深深地印在他腦海之中。於是乎他寫《天路歷程》時，就用了「啟示之家」，「灰塵堆積的大廳」和「手持犁耙的人」這幾幅圖畫。

本仁是在很奇異反常的情形下寫這本書，很明顯地本仁覺得這件工作是一種愉快而且使他狂喜的工作。當他描寫與亞波倫決戰的一幕時，他的筆法是何等生動！他真實地聽見「亞波倫受着重傷，一邊逃，一邊像龍嘯似的大叫；在基督徒的心中也很憂愁。」

本仁書中的人物無論他們的發言冗長得像「恥善」一樣，或像那個必然是又聾又啞，名叫遲鈍的青年婦女一樣完全是真的人物。倘若他用一句話簡單地描寫一個人，例如描寫底馬說：「我又夢見離正路不遠，銀礦的對面，站着一位像正人君子模樣的人，名叫底馬，呼召一班行天路的人，叫他們去參觀銀礦。」也描寫得栩栩如生。倘若他詳細描寫一個人物，例如他描寫利徒說：「本鄉中的佈道先生，名叫『百舌』，他是我的母舅。所以老實說，我的出身總算高貴；不過我的曾祖父是擺渡出身，船朝着西面進，臉兒卻向着東；我的家產差不多也就是如此得來的……不錯！在宗教上，我們與那些嚴格的人略有出入，不過所差也無幾。第一點，我們從來不做逆風浪的事；第二點，宗教在順利的時候，我們就更加熱心起來，若太陽

高照，我們就願出來與宗教中人同行，一般的路人就會拍手稱讚我們。」

在這段詳細而鋪張的描寫中，也並沒有一句話和一個字是多餘或浪費的。

或者無可懷疑地，當本仁把這個故事一頁一頁地寫了出來時，他立刻一頁一頁地交給本仁太太帶回家保管，以保安全。於是乎在貝德福那座小房子的花園裏面，每天工作既完，全家的人都聚在一處想多織一些花邊時，小約翰就高聲朗誦他父親所寫的那個《天路歷程》的故事。故事裏面的這個人或那個地方，都一個一個地被他們指證出來是真的人物，是真的地方，我想他們有時候也把紡線架停頓下來，因為他們聽見居謙谷或疑寨和絕望大力士的故事時，他們很想知道那次戰爭的結果，和基督徒與盡忠是怎樣能夠逃出疑惑寨主絕望大力士之掌握的。或者本仁在獄中也把他記夢的文章朗誦給其他同獄的人聽，而且在聽了以後說不定會對他的神學提出種種的激烈辯論。在當時沒有一個人夢想得着，而本仁自己尤其夢想不到，他所寫的這本書會成為全世界上，除了聖經以外銷售最廣的書。

夏天的炎熱代替了春天的美麗，因為河水枯乾而污泥發出的臭味，和獄中總是不斷爆發的熱病，使他們覺得監獄生活很難忍受。最後秋天到了，林肯郡的主教才來了一個命令釋放本仁約翰出獄。本仁約翰既回到家中，他這本書就很快地全部完成了。本仁當時並未把這本書看得怎樣重要；他只是很謙卑地請他的朋友判斷它的價值。

「有幾個說，讓書中的人物活着；但也有人主張讓他

們死去。

有些人說，約翰！把這本書付印；也有人說，付印斷乎不可。

有些人說，這書或者對人有益；也有人說，不會，不會！

現在我正處於左右為難之中，實在不能知道，
怎樣作法才是最好的上策。

最後我認為，你們既然意見紛紜，

我不如把它付印，讓世人判定它的價值。」

本仁在翌年帶着全部原稿到倫敦去。這本書終於一六七八年初春由祐德書店出版，定價為一先令六便士。出版後銷路甚暢，一年之中已經再版兩次，而且直到現在，仍然保持着暢銷書中的寶座。

第十四篇 從事善工益加努力

本仁約翰很快地發現：他雖然從監獄裏面被釋放了出來，但並非就此結束他的憂患生活。不久以後，又有一次比從前猛烈加倍的大逼迫運動來到。這時候，雅各王已經繼承了查理二世的王位，而他從即位時起，就存着一種宏願要使英國的教會從新投入羅馬天主教的懷抱。在亨利八世和以利沙伯一世統治時期，英國已經從羅馬天主教改變為耶穌教。現在雅各王下了決心，要運用他的政權和自己的教會元首身份，使英國從耶穌教再改變為羅馬天主教。*

雅各王嘗試取消那些使羅馬天主教無從保持其優勝地位的法律，頒佈了一條新的「信仰自由法令」，把從前施於羅馬天主教徒和不奉國教的耶穌教徒之各種限制完全解除；但他這種辦法終於失敗了。不奉國教者的領袖，如巴克斯或、豪約翰和本仁約翰等，全拒絕與雅各王合作。他們寧可忍受一切危險和困難，也不願意幫助恢復教皇在英國的大權。但無論如何，這個新的「信仰自由宣言」是通過了。所有聖職人員都接到了命令，要在以後的兩個禮

* 雅各王既立意要恢復羅馬天主教在英國的勢力，他便嘗試使不奉國教者與羅馬天主教徒聯成一個陣線，與國家教會對抗。但不奉國教者拒絕與他合作，當然國家（安立甘）教會也抵抗雅各王的攻勢。這事終於造成了一種局面，使雅各二世不得不出奔異國，而讓威廉三世到英國與瑪利二世聯合統治英國；於是英國得以始終奉基督新教（Protostant）。

拜天連續向信徒們宣讀這宣言。結果是：他們全體拒絕服從此項命令。倫敦的大主教和他手下的主教們呈遞了一封指陳理由的抗議書和拒絕書與國王。於是他們被拘捕，被囚禁在倫敦大監獄裏面。他們入獄的那天，情形反倒很像一次凱旋的慶祝。有許許多多民眾來到泰晤士河的兩岸，而且坐着船到來，向這些被拘捕入獄的主教們歡呼，並請求這些主教們替民眾祝福。最後，當這班主教受審時，一個經過特別選擇，被深信為一定會把這班主教定罪的陪審團，反倒宣告主教們無罪，而釋放了他們。羅馬天主教想控制英國的這種陰謀，到雅各王出國逃亡，而威廉二世到英國登基時才被全部粉碎；從那時起，安立甘教會的教徒和不奉國教的信徒才同時得了真正信仰自由。

要知道人們在那次衝突中，怎樣用了宗教的名義而互相憎恨，又以怎樣的殘暴手段來互相對待，這是很難完全解說的。但我們要明白當時本仁約翰和與他存着同樣信仰的一班人曾遭遇到多大的危險，則並不很難。當時固然有平安的日子和安靜的時期，但也常常有大風暴。甚至大風暴過去以後，人心仍惶惶然不可終日，害怕那種大風暴又會再來。本仁約翰被釋放出獄以後，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度過了大部分的餘年。

他們已經另買進一座新的房屋，裝了玻璃窗的簡單建築作聚會處，代替了貝德福鎮羅富德的穀倉。傳道人本仁約翰的名聲越來越大，有許多人特別從很遠的地方趕來聽他講道；所以他們的聚會處房子總是擁擠到非常的程度。每一次禮拜，門外和窗外都站着許多人，要聽這位他們所

深為愛戴的傳道人講道。許多人都在樹底下等候，要看這位傳道人由他的眷屬陪伴着行過。十二年監獄中的生活，在他身體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但他仍然是樂觀和勇敢的。

這樣的情形，只是在平安的時期可以看見。在大風暴來臨時，本仁所慣用的聚會處房屋不敢開鎖；門前和周圍全是荒草滿徑。人們只可以秘密聚會敬拜神，同時等候那大風暴的過去。就是在那時期，他們又恢復了本仁被囚禁時期的講道辦法：他們又恢復在本仁谷一類隱蔽地點舉行禮拜；而通往那些地點的小路，全部派人放哨把守，以便在圍捕的軍警能夠到場以前，通知參加禮拜的人們趕快疏散。有時候，我們看見本仁在信徒們聚會並不受法律禁止的那些日子講道。但那些日子，不奉國教的牧者們，則因為政府發出了拘捕他們的命令，而不得不逃避藏匿。在那種情形之下，聚會的房子裏面，總是有一個特別高的廂座，被緝捕的傳道人可以躲在那裏面主持禮拜，而並不被外人看見。在那廂座背後，又有一個小門，通到一條很冷靜的小巷裏面；為的是在必要之時，傳道人容易逃走。有時而且還備好馬匹，拴在後門外，預備在發生意外時，給傳道人乘坐逃亡。

本仁約翰又有一次假扮駕車人，到倫敦去。誰能夢想得到，那個手持皮鞭，在拉車的牲口群旁邊徒步行走的人，是一個不奉國教的牧者，準備隨時脫下駕車人的服裝，換上傳道人的長袍，或於翌日對某地一個商人住宅中秘密聚會的少數基督徒們講道？你是否疑問；本仁約翰在

這樣化裝到倫敦去的一次旅行中，看見了七位主教被拘捕解往倫敦大監獄去，他會不會記得自己逃亡生活中所受的艱難痛苦，而奉主耶穌的名，向這七位主教高呼，鼓勵他們勇敢樂觀。

逼迫的風暴既過，本仁的一個好朋友，同時也是非常欽佩本仁的一個人，被任命為倫敦市長。他立刻聘請本仁約翰作倫敦市教會的牧者。現在倫敦承諾許多好的條件給本仁約翰；但是失敗了。本仁約翰不肯為了倫敦的聘請，就遺棄他所心愛的貝德福和鄉村的人。但在那些日子，本仁屢次接受邀請到倫敦講道，再沒有其他傳道人能像他這樣大受群眾的歡迎。我們都願意參加一次請本仁講道的倫敦紳商在倫敦市禮拜堂內的禮拜，看看當時的情形。那時候銀行家和大商人在倫敦的住宅，多數有大花園在四周。這禮拜堂是一座很大的建築物，座位是窄的，靠背是直的沒有墊子。每一個廂座都有小門。有些廂座是方形的，以便人們在裏面圈圈坐着。但照現代的標準來看那些座位全不很舒適。禮拜堂裏擠滿了人，雖然那是禮拜天以外的一天，而且又只是早晨七點鐘。城裏的富商與他們的太太都坐馬車來到；他們的車把那狹窄的街道完全阻塞了。男子穿棕色和藍色外衣；婦女則穿着暗色的綢緞；也有少數人不照着不奉國教者近於清教徒的服裝式樣，而穿上特別時髦的衣服。戴假髮的貴族們，和帽子上裝飾美麗鳥毛的婦女們都交雜入座；因為有財產的人和有官爵的人，都到這間禮拜堂來聽一個貝德福的銅匠講道。他們中間一部分人是存着好奇心而來，還有一部分人則充滿希望能夠得着靈

裏上的滿足。

普通平民把那兩面閣樓擠得水洩不通，男子穿着平常工作的服裝，有些還腰扎圍裙，有些是衣服整齊的官員，還有一些是皮鞋匠，碼頭搬運夫，水手，珠寶商的學徒，和賣布店的店員；而且在前排的座位上，坐着許多位倫敦有名的牧者，來聽本仁講道。

傳道人步上那高的講台時，全堂立刻肅靜了下來。他的身體比從前稍為壯健一點；他的頭髮仍然許多，但已完全白了，飄拂在穿着黑色講道袍的兩肩之上，他朗誦了一段長的經文，他的聲浪宏亮而有力，能夠把經文講得生動有力。他帶領祈禱以後便開始講道了，人們都盡力坐得舒服一點；他們知道那篇講章曾長達一小時以上。

本仁之生動的想像力，創造一幅又一幅的圖畫。他說：基督是一艘大船的船主；本仁那天早晨起床時望出窗外觀看，就看見一艘大船。他又描寫那艘大船所遇見的大風暴，和那艘大船把所有貨物安全載達目的地以前所經過的許多危險。當這位傳道人宣告說：「一個人除非準備冒險，就不敢上船出海」時，聽眾中的水手不禁發出贊同的聲音。於是珠寶店的學徒，對這些皮膚曬黑了的船員從此另眼相看了。

「因此，一個要跟從基督的人，必需準備付出代價；一個懼怕溺死的人，不可踏上基督的這艘大船。」那些熟知人生途程中各種危險之意義的人，聽見他這句話，也都點頭表示贊同；本仁繼續說：「但得着靈魂既是一種很有利的生意，失去了靈魂乃是無可補償的損失；所以忽略靈

魂的人是最愚拙的人。人們豈不知拯救靈魂是一件很大的事業，值得我們作任何冒險的事業？因為人的靈魂在只得着這世界的下流而枯燥的事物時，斷乎不能感到滿足。」

禮拜結束了；人們離開了禮拜堂重新去作各人的工作。但這位講道人所給與他們的偉大信息仍在他們耳邊縈繞迴旋，而那偉大的異象也仍在他們眼前不斷呈現。「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有些比較閒暇的人，多停留一會與這位名傳道人握手，再度嘗試勸他離開貝德福的工作，接受倫敦的聘任；但他們的勸誘再度失敗了。兩小時後，本仁便又在大北公路上緩步而行，回到他所非常愛護的本鄉去。

第十五篇 本仁的最後一次旅行

在本仁約翰曾經住過許多年的貝德福鎮上那座小房子，門前石子路上站着幾個人。自從本仁第二次得釋出獄以來，到這時候，又是十一、二年了。使他一舉成名的《天路歷程》出版到這時候，也已經十年過去。本仁年齡還未到六十歲，但許多年困苦的地獄中生活，和出獄後不停地工作，不斷地遭遇危險，這些因素都使他未老先衰；他想要騎上那匹等候他的坐騎，也感到十分困難。

本仁太太看見他這種軟弱的情形，比他自己還要關心而難過：「親愛的約翰！請你聽我的話，等到明天，坐車到倫敦去吧。坐車沒有這樣辛苦；而且你到達倫敦後，也比較適於擔任講道。」

他嘆了一口氣，並且搖頭；他也知道坐車到倫敦去舒服得多，而且也喜歡坐車。

「以利莎伯！但我必需繞道到勒定去一次；我已經告訴你了。」

「當然可以另派一個人到勒定去；否則就等你下一次出門，再到勒定去吧。到那時候，或者天氣比現在好，而你也會比現在更為強壯。」

這位傳道人很嚴肅地看了他的太太一眼，這試探真是太有力量了；但他對他的太太的偉大的愛，使他無法嚴厲

對待他的太太。

「親愛的！倘若我現在不幫助那位在勒定的商人和他的兒子，使他們從新和好；若這位朋友很快就死去，而後來在審判的日子遇見我，對我說：『若你那天到勒定來，我和我的兒子便會從新和好。』我將怎樣回答他呢？你想一想！倘若在這位弟兄逝世以前，而他們兩個人能言歸於好，那豈不是一個很大的喜樂嗎？」

本仁以利莎伯心中對她丈夫的摯愛，比任何理由的力量更大；她說：「約翰！但你已經很軟弱，這次旅行恐怕是你所當不住的。」

他不肯聽她的話而改變計劃，他兩手握着她的手，說：「以利莎伯！我的親愛的！你乃是神所賜給我的各種恩典中最大的一項。耶和華當我在獄中那些年間支持我們、看顧我們；現在祂也必支持我們、看顧我們。」

他與他們全體道別，攀鞍上馬，在那石子路上出發；到那條街的轉彎處，還回轉頭來，揮手招呼。同時，本仁太太也回到屋子裏去，盡力抑制她心中的恐懼——覺得她的丈夫將永遠不能回到貝德福主領聚會的這種恐懼。她嘗試告訴自己，這種恐懼不過是那惡者所給予她的一種試探，或因她經過漫長的雨季後而精神不免恍惚。她盡力想到孩子們，以打消心中的恐懼；但那種恐懼老是存在着，而不能被抑制下去。

一六八八年的夏季，與前一年的冬季同樣多雨；那些未經舖砌的道路，泥濘不堪，與未經耕耘的稻田不相上下；連馬車也沒有辦法在這種極不平坦的道路上迅速前

進。當車輪陷入深的車道和泥潭時，且有傾覆的危險。本仁到達勒定以前，他跨下的馬已經比他還要疲乏；本仁剛到達了他的住處不久，又出門去。除非他這次的使命得以完成，他那顆熱誠的心是不肯休息的。他敲門去訪問的那個商人，看見了這位站在他面前，穿着講道人的黑色長袍，並披着滿是污泥的旅行大衣的傳道人，只能夠不勝驚異地望着他。後來本仁告訴他自己特別從貝德福趕來，為的要替他的兒子向他求情；這位商人便從驚異一變而為忿怒。

那商人大發雷霆地說：「他不是我的兒子了，他不肯照着我替他所計劃的去作，偏偏要作他自己所喜歡作的；現在讓他去吧！我不要再聽見他的消息。」

本仁不理睬那商人的動怒，而回答他說：「先生！這場雨使路上的行人很不愉快，而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到的；可以讓我坐下來，再把我的信息給你嗎？」

那商人很不仁愛地回答：「倘若你喜歡，可以請進來坐；但先生！你的使命是徒勞的；我是一個打定了主意以後不肯輕易改變的人。」

本仁跟着這位勉強招呼他的主人進門時，對自己說：「我也不是一個肯輕易改變主意的人。」

那次的談話時間很長。本仁向他懇求時，指出這懇求是一個將死的人向着另外一個將死的人所提出的懇求。他告訴那位主人說不久以後，他和他對神報告在肉身活着的時期曾作過些甚麼時，他們都需要赦免。「若我們現在不肯赦免，那時候將是怎樣情形呢？」本仁告訴那商人說，

他的兒子已經真心悔改，他的兒子也有很堅固的信心。本仁向他保證，他這個兒子現在已經是他引以自負的一個兒子——只要他肯歡迎這個兒子回到家中來。漫長的夏天已經黑下來許久，本仁才離開了那座房子。他離開時，大雨已停，天空美麗，滿是落日的紅霞。這是應該如此的。那天的晚景，成為那一天最美麗的一個時刻。本仁在這次行程中，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那個商人和他的兒子，父子兩人已經和好如初了。

翌日清晨，這位傳道人又緩緩而行往倫敦去。同時，那商人正為了本仁約翰幫助了自己的兒子從新和好，因而把那孩子從一種比死亡更為可怕的情形中拯救出來——他為了這個而十分感謝神：「因為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的，是失而又得的。」

本仁出發赴倫敦時，天空已經滿佈烏雲，預示大雨將至；但他前一天的疲乏，則因為那種充滿了他心中的大喜樂而完全忘記。那些處於低地帶的道路，十分難走，他那匹馬幾乎每一步踏了下去都是半尺深的污泥；而且不止一次踹進深及於膝的泥潭。不久以後，大雨傾盆而下，不肯稍停。同時又起了大風，彷彿毫無憐憫地用力把水潑到這位傳道人的臉上。本仁聳一聳兩肩把大衣拉得更緊一些；但完全沒有幫助。雨水在他帽子的寬邊上源源流下，他很快就覺得兩肩和兩膝都被水浸透了。雨水浸入了他的長靴，加增了他的不適。他那匹馬垂頭喪氣地往前進行，沒有辦法走得快些；本仁在馬上面直打寒顫。雖然那只是八月初旬的天氣，但他無法制止自己的牙齒不因寒冷而互擊

有聲，但天上的雨還是傾盆地瀉下來，雨勢比前更大。

本仁到達了倫敦外圍時，大風雨已經過去，雲散天晴，異常美麗。但他顫抖得彷彿患發冷病一樣；全身濕透的衣服，完全黏在身上。他那匹馬因為兩日來在大風雨中和泥濘道上不停奔走，竟已力竭倒地。本仁只可以把牠留在倫敦郊外，而自己步行進城；他希望步行可以防止嚴重的後果。他全身四肢十分酸楚，但仍然向前趕路；他的兩腳覺得，那雙濕了的靴子沉重得彷彿是一雙鉛製的靴子。泥濘的道路黏住他的腳步，彷彿是要把他整個身體拖倒下來；他覺得，彷彿他永不能夠到達那次行程的終點了。最後他經過再三的掙扎，才到達了倫敦北區那位朋友的家中；他靠在門框上敲門時，已經是一個就要崩潰倒地的人。

那位主婦立刻動員家中的全部人力物力來服事他、照顧他。雖然還是八月上旬的天氣，他們已在那長形飯廳裏面，特別為本仁約翰生火。他現在穿了乾爽暖厚的衣服，喝熱的飲料；但他上下牙齒還是因為寒冷而互擊有聲；雙膝也不住寒戰互撞。那位主婦說他患了瘧疾，需要請位醫生診視；但本仁婉辭拒絕。他已經承諾那禮拜天在倫敦某聚會講道；他明知：倘若請醫生診視，醫生一定不准他起床。而且他從一件濕衣服內袋中抽出一捆原稿；那是他所寫成的另一本新書《神所喜悅的獻祭》。這本稿子必須在他回貝德福以前給印刷所，而且還需要一番修正；他說，無論身體怎樣，他必須盡自己的本分。

在那位主婦的仁慈服事之下，本仁的熱病幸得減輕。

而禮拜天那天，他竟得依照原定計劃起身講道。但這番工作超過了他所能支持的限度；熱病因而復發。幾天以後，這位奔走天路的旅客，就已經越過那條沒有橋樑的大河，而進入天城去了。

本仁約翰為那位最可敬愛的天路客所寫的幾句話，也確實可被他們引用來稱讚本仁約翰自己：「此後有人傳說，堅忍也被召了；而且也有記號：『瓶子在泉旁損壞』。堅忍知道他的時期到了，便叫齊了他的朋友們，對他們說：『我如今到我父那裏去，雖然經過千辛萬苦，如今我並不悔恨。我的劍給我的繼承者，我的勇敢與技能，可以給那些合格的人。我身上的傷痕，我自己帶去，可以作為我的憑據，我曾經為我主盡力殺過敵。』堅忍的日子到了，他的朋友都送他到江邊，他很勇敢的向江裏走去，口中說：『死阿！你的毒鈎在那裏？』他走到深處時又說：『墳墓！你的勝利在那裏？』堅忍如此的渡江，滿江都聽見角聲，真是威風凜凜。」